中国现代经典散文

庐隐



孤月 舟夜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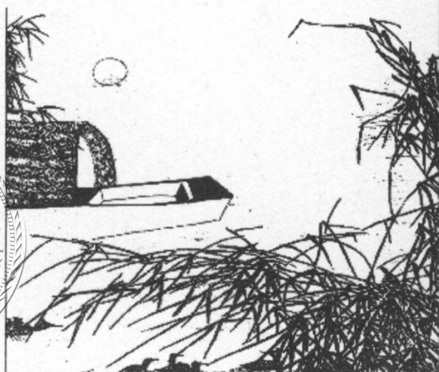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经典散文



月夜孤舟

庐隐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月夜孤舟

庐隐　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月夜孤舟

扶桑印影

花瓶时代

寄天涯一孤鸿

文学与革命

梦幻人生

情倾异云——精典情书选

月夜孤舟

西窗风雨

天边酝酿着玄色的雨云，仿佛幽灵似的阴冥；林丛同时激扬着瑟瑟的西风。怔坐于窗下的我，心身忽觉紧张，灵焰似乎电流般的一闪。一年来蛰伏于烦忧中的灵魂恢弘了元气，才知觉我还不曾整个毁灭，灵焰仍然悄悄的煎逼着呢——它使我厌弃人群，同时又使我感到孤寂；它使我冷漠一切，同时又使我对于一切的不幸热血沸腾。啊！天机是怎样的不可测度！它不时改换它的方面，它有时使杲杲的烈日，激起我的兴奋，“希望”象蜿蜒的蛇般交缠着我的烦忧久渍的心，正如同含有毒质的讥讽。我全个的灵魂此时不免战栗，有时它又故示冷淡，使凄凄的风雨来毁灭我的灵焰。这虽是恶作剧，但我已觉得是无穷的恩惠，在这冷漠之下至少可抑止我的心波奔扬！

正是一阵风，一阵雨，不住敲打着西窗，无论它是怎样含有音乐的意味，而我只有默默的诅咒似的祈祷，恳求直截了当的毁灭一切吧！忽然夹杂于这发发弗弗的风雨声中，一个邮差送进一封信来，正是故乡的消息。哎！残余生命的河中，久已失却鼓舞的气力了，然而看完这一封信，不由自主的红上眼圈，不禁颠覆的念着“寿儿一呕而亡”！

正是一个残春的黄昏里，我从学校回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枯瘦如柴的乡下孩子，穿着一身鸠结龌龊的蓝布衣裳，头光秃秃的不见一根头发，伏在一张矮凳上睡着了。后来才知道是新从乡下买来的小丫头，我正站着对这个倒运的小生命出神，福儿跑来

告诉我说："她已经六岁，然而只有这一点点高，脖颈还没邻家三岁的孩子肥大呢。那一双只有骨架的手和脚，更看不得。"我说："她不定怎样受饥冻呢，不然谁肯把自己的骨肉这样糟践……你看这样困倦足见精神太差了，为什么不喊她到房里去睡？……""哦！太太说她满身都长着虱子，等洗了澡才许她到屋子里，她不知怎样就坐在这里睡着了。"我同福儿正谈着，邻舍的阿金手里拿着一块烧饼跑过来，一壁吃着一壁高声叫："快看这小叫化子睡觉呢。"这乡下孩子被他惊醒了，她揉揉眼睛，四处张望着，看见阿金手里的饼、露着渴求的注视，最终她哭了。福儿跑过去，吓她道："为什么哭？仔细太太来打你！"这倒是福儿经验之谈，（她也不过七岁买来的，现在十七岁了。）不过我从来没用过丫头，也不知道对付丫头的心理，这时看见这小丫头哭，我知道她定是要想吃阿金手里的饼。如果是在她自己母亲跟前，她必定要向她母亲要求，虽是母亲不给她，她也终至于哭了，然而比这时不敢开口的哭，我总觉是平淡得多。我想若果是我遭了不幸，我的萱儿也被这样看待，我将何以为情！我想到这里不由得十分同情于那小丫头，因拿了两个铜元叫福儿到门口买了一个烧饼给她，她愁锁的双眉舒展了，露着可怜的笑容在那枯蜡般的两颊上。我问她："你家有什么人？"她委委缩缩的往我跟前挪了两步。我说："走过来，不要怕，我不打你，明天还买饼给你吃呢。"她果然又向前凑了凑。我又问她："你爹和你妈呢？"她说："都死了！"那么你跟什么人过活……"她似乎不懂，看着我怔怔不动，我又问她："谁把你卖了？"她摇摇头仍然不回答。"唉！真是孺子何罪？受此荼毒！"我自叹着到屋里。

萱儿这时正睡醒，她投到我怀里，要吃饼。福儿把炖好的牛奶和饼干都拿来了，她吃着笑着，一片活泼天机，怎么知道在这世界上有许多不幸的小生命呢。

过了两天，这个乡下孩子已经有了名字，叫寿儿。于是不时听见“寿儿扫地”的呼唤声，我每逢听到这声音，总不免有些怀疑，扫帚比她的身量还高，她竟会扫地？这倒有些难为煞人了！那一天早晨，她居然拿着扫帚到我房里来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喘吁吁的，不自然的扫着。我越看越觉得不受用，因叫她不用扫了，但她一声不响，也不停止她的拿扫帚的双手，一直的扫完了。我便拉住她的手说：“我不叫你扫，你为什么还在扫？”她低着头不响。我又再三的问她，才听见从咽喉底发出游蜂似的小声道：“太太叫我扫，不扫完要挨打。”她这句话又使我想起昨天早晨，我还没起床的时候，曾听见她悲苦的声音，想来就是为了扫地的缘故吧！但我真不忍再问下去，我只说道：“好，现在你扫完了，可以去吧！”实在的，我不愿我灵魂未曾整个毁灭之先，再受这不幸的生命的伤痕的焚炙。我抚摸着萱儿丰润的双颊，我深深的感谢上帝！然而我深愧对那个寿儿的母亲，人类只是一个自私的虫儿呵！

桌上放着的信，被西风吹得飘落地上，我拾了起来。“寿儿一呕而亡！”几个字，仿佛金蛇般横据于我灵区之中，我仿佛看见那可怜的寿儿，已经用她天上的母亲的爱泪，洗清她六年来尘梦中的伤污了，上帝仍旧是仁爱的，使她在短促期间内，超拔了自己，但愿从此不要再世为人了！我不住为寿儿庆幸。

这时西窗外的风雨比先更急了，它们仿佛不忍劫后的余焰再过分的焚炙。不过那种刻骨悲哀的了解，我实在太深切了，欢乐是怎样麻醉人们的神经，悲哀也是同样使人神经麻醉，况且我这时候既为一切不幸的哀挽，又为已经超脱的寿儿庆幸，唉，真是说不上来的喜共愁——怎能不使我如醉如梦，更何心问西窗外的风雨，是几时停的呵！

春的警钟

不知哪一夜，东风逃出它美丽的皇宫，独驾祥云，在夜的暗影下，窥伺人间。

那时宇宙的一切正偃息于冷凝之中，东风展开它的翅儿向人间轻轻扇动，圣洁的冰凌化成柔波，平静的湖水唱出潺溅的恋歌！

不知哪一夜，花神离开了她庄严的宝座，独驾祥云，在夜的暗影下，窥伺人间。

那时宇宙的一切正抱着冷凝枯萎的悲伤，花神用她挽回春光的手段，剪裁绫罗，将宇宙装饰得嫣红柔绿，胜似天上宫阙，她悄立万花丛中，赞叹这失而复得的青春！

不知哪一夜，司钟的女神，悄悄的来到人间！

那时人们正饮罢毒酒，沉醉于生之梦中，她站在白云端里敲响了春的警钟。这些迷惘的灵魂，都从梦里惊醒，呆立于尘海之心，——风正跳舞，花正含笑，然而人类却失去了青春！

他们的心已被冰凌刺穿，他们的血已积成了巨澜，时时鼓起腥风吹向人间！

但是司钟的女神，仍不住声的敲响她的警钟，并且高叫道：

“青春！青春！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

它有美丽的翅儿，善于逃遁，

在你们踌躇的时候，它已逃去无踪！

青春！青春！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

世界受了这样的警告，人心撩乱到无法医治。
然而，不知哪一夜，东风已经逃回它美丽的皇宫。
不知哪一夜，花神也躲避了悲惨的人间！
不知哪一夜，司钟的女神，也不再敲响她的警钟！
青春已成不可挽回的运命，宇宙从此归复于萧杀沉闷！

夏的歌颂

出汗不见得是很坏的生活吧，全身感到一种特别的轻松。尤其是出了汗去洗澡，更有无穷的舒畅，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歌颂夏天。

其久被压迫，而要挣扎过——而且要很坦然的过去，这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吧，——春天是使人柔困，四肢瘫软，好象受了酒精的毒，再无法振作；秋天呢，又太高爽，轻松使人忘记了世界上有骆驼——说到骆驼，谁也忘不了它那高蜂凹谷之间的重载，和那慢腾腾，不尤不怨的往前走的姿势吧！冬天虽然是风雪严厉，但头脑尚不受压轧。只有夏天，它是无隙不入的压迫你，你每一个毛孔，每一根神经，都受着重大的压轧；同时还有臭虫蚊子苍蝇助虐的四面夹攻，这种极度紧张的夏日生活，正是训练人类变成更坚强而有力量的生物。因此我又不得不歌颂夏天！

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拼命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夏天是人类生活中，最雄伟壮烈的一个阶段，因此，我永远的歌颂它。

夜的奇迹

宇宙僵卧在夜的暗影之下，我悄悄地逃到这黝黑的林丛，——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山隙中的流泉潺潺溅溅的悲鸣，仿佛孤独的夜莺在哀泣。

山巅古寺危立在白云间，刺心的钟罄，断续的穿过寒林，我如受弹伤的猛虎，奋力的跃起，由山麓窜到山巅。我追寻完整的生命，我追寻自由的灵魂，但是夜的暗影，如厚幔般围裹住，一切都显示着不可挽救的悲哀。吁！我何爱惜这被苦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我发狂似的奔回林丛，脱去身上血迹斑斓的征衣，我向群星忏悔，我向悲涛哭诉！

这时流云停止了前进，群星忘记了闪烁，山泉也住了呜咽，一切一切都沉入死寂！

我绕过丛林，不期来到碧海之滨，呵！神秘的宇宙，在这里我发现了夜的奇迹！

黝黑的夜幔轻轻的拉开，群星吐着清幽的亮光，孤月也踯躅于云间，白色的海浪吻着翡翠的岛屿，五色缤纷的花丛中隐约见美丽的仙女在歌舞。她们显示着生命的活跃与神妙。

我惊奇，我迷惘，夜的暗影下，何来如此的奇迹！

我怔立海滨，注视那岛屿上的美景，忽然从海里涌起一股凶浪，将岛屿全个淹没，一切一切又都沉入在死寂！

我依然回到黝黑的林丛，——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山隙中的流泉潺潺溅溅的悲鸣，仿佛孤独的夜莺在哀泣。

吁！宇宙布满了罗网，任我百般扎挣，努力的追寻，而完整的生命只如昙花一现，最后依然消逝于恶浪，埋葬于尘海之心。自由的灵魂，永远是夜的奇迹！——在色相的人间，只有污秽与残刻，吁！我何爱惜这被苦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总有一天，我将焚毁于我自己郁怒的灵焰，抛这不值一钱的脓血之躯，因此而释放我可怜的灵魂！

这时我将摘下北斗，抛向阴霾满布的尘海。

我将永远歌颂这夜的奇迹！

玫瑰的刺

当然一个对于世界看得象剧景般的人，他最大的努力就是怎样使这剧景来得丰富与多变化，想使他安于任何一件事，或一个地方，都有些勉强。我的不安于现在，可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且无时无刻不想把这种个性表现在各种生活上，——我从小就喜欢飘萍浪迹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当我中学毕业时虽然还只有十多岁的年龄，而我已开始撇开温和安适的家庭去过那流浪的生活了。记得每次辞别母亲和家人，独自提着简单的行李奔那茫茫的旅途时，她们是那样的觉得惘然惜别，而我呢，满心充塞着接受新刺激的兴奋，同时并存着一肩行李两袖清风，来去飘然的情怀。所以在一年之中我至少总想换一两个地方——除非是万不得已时才不。

但人间究竟太少如意事，我虽然这样喜欢变化而在过去的三四年中，我为了生活的压迫，曾经俯首贴耳在古城中度过。这三四年的生活，说来太惨，除了吃白粉条，改墨卷，作留声机器以外，没有更新鲜的事了。并且天天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唉！在这种极度的沉闷中，我真耐不住了。于是决心闯开藩篱，打破羁勒，还我天马行空的本色，狭小的人间世界，我不但不留意了，也再不为它的职权所屈伏了。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是浪迹湖海——看过太平洋的汹涛怒浪，走过繁嚣拥挤的东京，流连过西湖的绿漪清波。这些地方以西湖最合我散荡的脾味，所以

毫不勉强的在那里住了七个多月，可惜我还是不能就那样安适下去，就是这七个月中我也曾搬了两次家。

第一次住在湖滨——那里的房屋是上海式的鸽子笼，而一般人或美其名叫洋房。我们初搬到洋房时，站在临湖的窗前，看着湖中的烟波，山上的云霞，曾感到神奇变化的趣味，等到三个月住下来，顿觉得湖山无色，烟波平常，一切一切都只是那样简单沉闷，这个使我立刻想到逃亡。后来花了两天工夫，跑遍沿湖的地方，最终在一条大街的弄堂里，发现了一所颇为幽静的洋房；这地方很使我满意，房前有一片苍翠如玉的桑田，桑田背后漾着一湾流水。这水环绕着几亩禾麦离离的麦畦；在热闹的城市中，竟能物色到这种类似村野的地方：早听鸡鸣，夜闻犬吠，使人不禁有世界外桃源之想。况且进了那所房子的大门，就看见翠森森一片竹林，在微风里摇掩作态；五色缤纷的指甲花，美人蕉，金针菜，和牵牛，木槿都历历落落布满园中；在万花丛里有一条三合土的马路，路旁种了十余株的葡萄，路尽头便是那又宽畅又整洁的回廊。那地方有八间整齐的洋房，绿阴阴的窗纱，映了竹林的青碧，顿觉清凉爽快。这确是我几年来过烦了死板和繁嚣的生活，而想找得的一个休息灵魂的所在。尤其使我高兴的是门额上书着“吾庐”两个字；高人雅士原不敢希冀，但有了正切合我脾味的这个所在，谁管得着是你的“吾庐”，或他的“吾庐”？暂时不妨算是我的“吾庐”，我就暂且隐居在这里，何尝不算幸运呢？

在“吾庐”也仅仅住了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中，曾有不少值得记忆的片段，这些片段正象是长在美丽芬芳的玫瑰树上的刺，当然有些使接触到它的人们，感到微微的痛楚呢！

一 捉 贼

当我们初到一个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容易感到兴趣，但也最容易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疑惧，好象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多少总有些猜不透的感想。

当天我们搬到"吾庐"来——天气正是三伏，太阳比火伞还要灼人，大地生物都蒸闷得抬不起头来。我们站在回廊下看那些劳动的朋友们，把东西搬进来，他们真够受，喉咙里想是冒了火，口张着直喘气，额角上的青筋变成红紫色，一根根的隆起来。汗水淋着他们红褐色的脸，他们来往搬运了足足有二十多趟，才算完事。他们走后，我同建又帮着叶妈收拾了大半天，不知不觉已近黄昏了，——这时候天气更蒸闷，云片呆板着纹丝不动，象一个严肃无情的哲人面孔。树木也都静静的立着，便是那最容易被风吹动，发出飒飒声音的竹叶，也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气压非常低，正象铅块般罩在大地上。这时候真不能再工作，那些搬来的东西虽只是安排了个大体，但谁真也不想再动一下。我们坐在回廊的石栏杆上，挥动大芭蕉叶，但汗依然不干。

吃过晚饭时，天空慢慢发生了变化。不知从那里来了一股不合作的气流，这一冲才冲破了天空的沉闷。一阵风过，竹叶也开始歌唱起来，哗哗飒飒的声响，充满了小小的庭园。忽然一个巨大的响声，从围墙那里发出来，我们连忙跑去看，原来前几天连着下雨，土墙都霉烂了。这时经过大风，便爽性倒塌了。——墙的用处虽然不大，但总强似没有。那么这倒了半边的墙，多少让我们有点窘；墙外面是隔壁农人家里的场院，那里堆了不少的干草，柳荫下还拴着一头耕田的黄牛。"呵，这里多么空旷，今夜

要提防窃贼呢!”我看到之后不由对建和自己发出这样的警告。建也有同感，他皱紧眉头说：“也许不要紧，因为这墙外不是大街，只是农人的家，他们都有房产职业，必不致作贼。再说我们也是穷光蛋……不过倘使把厨房里的锅和碗都偷去，也就够麻烦的。”“是呵，我也有点怕。”我说。

“今夜我们留心些睡，明天我去找房东喊他派人来修理好了。”建在思索之后，这样对我说。这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大家都安然回到屋子里去。

“新地方总有些不着不落的，”我独自低语着。恰巧一眼又看到窗外黑黝黝的竹林，和院子中低矮而浓密的冬青树，这样幽怪的场所，——陡然使我想到一个眼露凶焰，在暗陬里窥望着我们的贼，正躲藏在那里。“哎呀!”我竟失声的叫了出来。建和同搬来的陈太太都急忙跑来问是见了什么?”

我不禁脸红，本来什么都没见，只是心虚疑神疑鬼罢了，但偏象是见了什么。这简直是神经病吗？承认了究意有点不风光。只好撒谎说是一只猫的影子从我面前闪过，不提防就吓得叫起来了。这算掩饰过了，不过这时更不敢独自个坐在屋里，只往有人的地方钻。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抱着满肚子鬼胎的，不住把眼往黑漆的角落里望，很怕果真是见到什么。但越怕越要看，而越看也越害怕。最上的方法还是闭上眼，努力的把思想用到别方面去，这才渐渐的睡熟了。

在梦中也免不了梦到小贼和鬼怪一类可怕的东西。

恍惚中似有一只巨大的手，从脑后扑来，撼动我的头部。“糟了!”我喊着。心想这一来恐怕要活不成，我拼命的喊叫“救命!”但口里却发不出声音来，莫非声带已被那只大手掐断了吗?想到这里真想痛哭。隐隐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用力的睁开

两眼一看，原来是建慌张的站在我的面前，他的手正撼动着我的头部——这就是我梦中所见到的大手。但时候已是深夜，他为什么不睡却站在这里，而且电灯也不开，我正怀疑着，只听他低声说：

“外面恐怕来了贼！”

“真的吗，你怎么晓得？”我问，

“我听见有人从瓦上走过的声音，象是到我们的厨房里去了。”“呀！原来真有人来偷我们的碗吗？”我自心里这么想着，但我说不出话来。只怔怔的看着建，停了一会儿，他说：

“我到外面看看去。”

“捉贼去吗？这是危险的事，你一个人不行，把陈喊起来吧！”我说。——陈是我们的朋友，他和夫人也住在我们的新居里，他是有枪阶级，这年头枪是好东西，尤其捉贼更要借重他。建很赞同我的提议，然而他有些着慌，本打算打开寝室的门，走过堂屋去找陈，而在慌忙中，门总打不开。窗外的竹林飒飒的只是响，颓墙上的碎瓦片又不住哗哗的往下落，深夜寂静中偏有这些恼人心曲的声响，使我更加怕起来。但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这使得我们都有些觉得可笑。他走到陈的住房门口敲门，陈由梦中惊醒问道：“什么事呀！”

“你快点起来吧！”陈听了这话，便不再问什么，连忙开了房门，同时他把枪放在衣袋里。

“我们到院子里看看去，适才我听见些声响！”建说。

“好，什么东西，敢到这里来捣乱！”陈愤然的说。

陈的马靴走在地板上，震天价响，我听见他们打开堂屋的门出去了。我两眼望见黑黝黝的窗外不禁怕起来，倘使贼趁他俩到

外面去时，他便从前面溜进来，那怎么好？想到这里就打算先把房门关上，但两条腿简直软到举不起。于是我便作出蠢得令人发笑的事情来，我把夹被蒙住头，似乎这样便可以不怕什么了。

担着心，焦急的等待他们回来，时间也许只有五分钟，而我却闷出了一身大汗，直到建进来，我才把头从被里伸出来。

“怎么样，看见贼了吗?”我问。

“没有!”建说。

“你不是说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吗?”我问。

“真的，我的确是听见的，也许我们出去时，他就从缺墙那里逃去了!”建说。

“不是你作梦吧?”我有些怀疑，但他更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说道：“没有的话，我明明听见的，我足足听了两三分钟，才叫你醒来的。”

“园子里到处都看过了吗？莫非躲在竹林子里吗?”我说。

“绝对没有，我同陈到处都看过了，竹林里我们看过两次，什么都没有看到，除了一只黑猫!”建说。

“没有就是了！……不然捉住他又怎样对付呢?”我说。

“你真傻，这有什么难办，送到公安局去好了!”建说。

“来偷我们的贼，也就太可怜，我们有什么可偷？偷不到还要被捉到公安局去，不是太冤了吗?”我说。

“世界上只有小贼才是贼，至于大贼偷名偷利，甚至于把国家都偷卖了，那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大人物，公安局的人连正眼都不敢觑他一觑呢!”建说。

“你几时又发明了这样的真理!”

建不禁笑了，我也笑了，捉贼的一幕，就这样下了台。

二 池 旁

这所新房子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在竹林的前面的墙角边，今天下午我们才发现了。池塘中的水似乎不深，但用竹篙试了试以后，才晓得虽不深，也有八九尺，倘若不小心掉下去，也有淹死的可能呢！

沿着池塘的边缘，石缝中，有几只螃蟹在爬着，据叶妈说里面也有三四寸长的小鱼——当她在那里洗衣服时，看见它们在游泳着。这些花园，池塘，竹林，在我们住惯了弄堂房子的人们从来只看见三合土如豆腐干大小的天井的，自然更感到新鲜有生机了。黄昏时我同建便坐在池塘的石凳上闲谈。

正在这时候门口的电铃响了一阵，我跑去开门，进来了两位朋友，一个瘦长脸上面有几点痘瘢的是万先生，另外一位也是瘦长脸，但没有痘瘢，面色比较近似褐色的是时先生。

万先生是新近从日本回国，十足的日本人的气派，见了我们便打着日语道“ンハラクデタ”意思是久违了，我们也就象煞有介事的说了一声“イラヅシセイ”意思是欢迎他们来，但说过之后，自己觉得有点肉麻，为什么好好的中国人见了中国人，偏要说外国话？平常听见洋学士洋博士们和人谈话，动不动夹上三两句洋文，便觉得头疼，想不到自己今天也破了例，洋话到底是现代的时髦东西咧！

说到那位时先生虽不曾到过外洋，但究竟也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因此说话时夹上两三个英文名辞，也是当然的了。

我们请他们也坐在池塘旁的石凳上。

——这时我的思想仍旧跑到说洋话的问题上面去：据我浅薄

的经验，我永不曾听见过外国人互相间谈话曾引用句把中文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中国话一定要夹上洋文呢？莫非中国文字不足表达彼此间的意思吗？——尤其是洋学士大学生们——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的程度是强煞一般民众，不过在从前闭关时代，就不见得有一个懂洋文，那又怎么办呢？就是现在土货到底多过舶来品，然则这些人永远不能互相传达思想了，可是事实又不尽然——难道说，说洋话仅仅是为了学时髦吗？“时髦”这个名辞究竟太误人了，也许有那么一天，学者们竟为了“时髦”废除国语而讲洋文，……那个局面可就糟！简直是人不杀你你自己杀，自己往死里钻呵！……

我只呆想着这些问题，倒忘记招呼客人，还是建提醒说：“天气真热，让叶妈剖个西瓜来吃吧？”

我到里面吩咐叶妈拿西瓜，同时又拿了烟来。客人们吸着烟，很悠闲的说东谈西，万先生很欣赏这所房子，他说这里风景清幽，大有乡村味道，很合宜于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住的。时先生便插言道：

“很好，这里住的正是一位小说家，和一位诗人！”

我们对于时先生的话，没有谦谢，只是笑了一笑。

万先生却因此想到谈讲的题目，他问我：

“女士近来有什么新创作吗？我很想拜读！”

“天气太热，很难沉住心写东西，大约有一个多月，我不曾提笔写一个字，听说万先生近来很译些东西，是哪一个人的作品？”我这样反问他。

“我最近在译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这是一篇哄动日本现代文坛的新著作，”……万先生继续着谈到这一位女作家的生平……

“真的，这位女作家的生活是太丰富了，她当过下女，当过

女学生，也当过戏子，并且嫁过几次男人。……我将来想写一篇关于她的生活的文章，一定很有趣味！”

叶妈捧着一大盘子的西瓜来了，万先生暂时截断他的话，大家吃着西瓜，渐渐天色便灰黯起来。建将回廊下的电灯开了，隐隐的灯光穿过竹林，竹叶的碎影，筛在我们的襟袖上，大家更舍不得离开这地方。池塘旁的青蛙也很凑趣，它们断断续续的唱起歌来。万先生又继续他的谈话：

“林芙美子的样子、神气，和不拘的态度都很象你。”他对我这样说。

“真的吗？可惜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去看看她，……我觉得一个人的样子和神气都能想象，是太不容易碰到的事情，现在居然有，……我倘使将来有机会再到日本去，一定请你介绍我见见她。……”

“她也很想见你。”万先生说。

“怎么她也想见我？……”我有些怀疑的问他。

“是的，因为我曾经和她谈过你，并且告诉她你在东京，当时她就要我替她介绍，但我在广岛，所以就没有来看你。”

谈话到了这里，似乎应当换个题目了，在大家沉默几分钟之后，我为了有些事情须料理便暂时走开，他们依然在那里谈论着，当我再回到池塘旁时，他们正在低声断续的谈着。

“喂，当心，拥护女权的健将来了！”建对我笑着说。

“你们又在排揎女子什么了？”

“没有什么，我们绝不敢……”时先生含笑说。

“哼，没有什么吗？你们掩饰的神色，我很看得出，正象说‘此地无银三十两’，不是辩解，只是口供罢了！”

这话惹得他们全哈哈的笑起来，万先生和时先生竟有些不大好意思，在他们脸上泛了点微笑。

“我们只是讨论女性应当怎样才可爱，”万先生说。

“那为什么不讨论男性应当怎样才可爱呢?”我不平的反驳他们。

“本来也可以这样说，”万先生说。

“不见得吧！你们果真存心这样公平也就不会发生以上的问题了!”我说。

“不过是这样，女性天生是占在被爱的地位上，这实在是女性特有的幸福，并不是我们故意侮辱女性!”时先生说。

“好了，从古到今女子只是个玩物，等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这是天意，天意是无论如何要遵从的；不过你们要注意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前，男女确是平等的呢!”

“其实这都不成问题，我们不过说说玩笑罢了!”万先生说。

他们脸上，似乎都有些不自然的表情，我也觉得不好深说下去，无论如何，今天我总是个主人，对于一个客人，多少要存些礼貌。——我们正当辞穷境窘的时候，叶妈总算凑了趣，她来喊我们去吃饭。

三　小小的猜忌

我们的新家，不断的有客来，——最近万先生因为喜欢这里的环境好，他就搬到我们的厢房里住着，使这比较冷静的小家庭顿然热闹起来。每天在午饭后，我们多半齐集在客厅里谈谈笑笑，很有意思，并且时先生也多半要来加入的。

有一天，天色有些阴黯，但仍然闷热，我们都不想工作，万先生虽比我们吃得苦，不管汗怎么流，他还伏在桌旁译他的文章，不过也只写了三五行，便气喘着到客厅里来，人人都有些

倦，谈话也不起劲。正在这时，听见铃响，门响，最后是许多细碎的高跟皮鞋走在石子路的声响。我们知道有客来，然而想不起是谁，好奇心驱逐着我，离开沙发走到门口去欢迎。纱门打开后只见时先生领着两位时髦的小姐，走了进来。——这两位小姐都是摩登式的，但一个是带有东方美人的姿态，长发掠得光光的披垂在肩上，身着水绿色镶花边的长旗袍，脚上穿着黑色的带钻花的漆皮鞋，长统肉色丝袜，态度称得起温柔婉媚，只是太富肉感，同时就不免稍嫌笨重。至于那一位呢，面容是比较清瘦，但因为瘦，所以脖颈就特别显长，再穿上中国化的西装，胸部的上端完全露在外面，更使人觉得瘦骨如柴的可怜了，她也是穿的黑皮鞋，肉色长统袜，但是衣服是鲜艳的桃色。时先生呢，还是穿的他那件已经旧了的白色夏布大衫。“究竟女子是被人爱的，”我莫明其妙的又想到这句话，神情呆板的忘却招呼这两位尊贵的来客，而客人竟来和我行握手礼，我有些窘，连忙问好，又请她们坐，仿佛在云端里似的忙乱了一阵。

这两位客人，绝不是初会，所以彼此间谈到别后的情形，竟至滔滔不绝，这一来把万先生和时先生都冷落在一旁，但我觉得他们也还感兴趣，大约这又是两位摩登小姐的魔力了。

天将近黄昏了，西北方的阴云更积得厚起来，两位小姐便站起来告辞，我当然要挽留她们再坐一坐，不过快到夜饭的时候了，家里没有留客吃饭的菜，也不敢着实的留住她们。而万先生和时先生挽留她们的态度就比我诚恳多了。两位小姐就允许明天早些来同我们玩个整天。

客人走后，我们仍旧回到客厅里来。

“你们看这两位小姐够得上几分？建！”万先生说。

“你们说说看，”建不曾具体答复。

“我说那位胖些的芝小姐还不错，可以得个七十五分，菡小

姐呢，太瘦了，并且背似乎还有些驼，最多只得六十五分。”时先生这样批评。

“我觉得她们都很平常，大概也只能得这个分数吧!”建沉思后这样说了。

万先生听见他们两人的谈话，似乎有些不平，他很起劲的站起来，走到放在房中间的圆桌旁，倒了一杯茶喝过之后说：

“我的意思和你们两位正相反，我觉得菡小姐比芝小姐好，芝小姐那么胖，只能给人一些肉的刺激。菡小姐却有一种女性的美，眉梢眼角很有些动人处。”

“当然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呀!”时先生似开玩笑似讥讽的说：“你们不晓得万先生对于菡小姐是一见倾心，他屡次在我面前夸奖她呢!”

“这真笑话，我老万何至于那么无聊!”万先生说。

“你何必说那样的撇清话呢，这个年头谁没有一两件浪漫事儿呢?”时先生打趣般的说。

“好了，老时你为什么不说说你自己的浪漫史呵!”万先生报复的说。

“万先生和时先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你们彼此间的浪漫史，自然谁也不必瞒谁，何妨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呢?”我说。

“你们不晓得老时从前有许多爱人，就是那位玉小姐他也曾爱过。”万先生说。

“既是有过爱人怎么不爱到底呢?”建问。

“大约玉小姐又有了新欢吧?……这个年头的小姐们真不容易对付，因为恋爱不知害了多少好青年!”万先生说。

“不过恋爱到底是富于活跃的生命的，无论怎么可怕，我还是要爱，只可惜现在没有相当的对象，喂，你们也替我帮帮忙呵!”时先生说。

"你是不是想向芝小姐进攻?"万先生问。

"那也不一定……你呢? ……不过你已经有了老婆，当然用不着了。"

"哦，万先生已经结过婚吗? ……那真有点不对，前天晚上，你还要我替你介绍一个老婆，我幸喜还没替你进行! ……"万先生本来说他需要一个老婆，我以为他还不曾结婚呢，时先生今夜无意中泄漏了他的秘密，我又责问他；自然他大不高兴，但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无精打彩的沉默着。

一个小小猜忌的根芽就在这时候种下了。

第二天我们伴着两位小姐去游湖，划子到岳王庙时，我们上了岸，到附近的杏花村去吃饭。

杏花村是一个很有幽趣的所在，小小的园子里有几座灵巧的亭子，我们就在西南的那一个亭子里坐下。伙计在那铺着白色的台布上安放了象牙箸，银匙，酒杯，随后就端了几盆时鲜的雪藕和板栗来。

在吃栗子的时候，万先生剥了一个送到菡小姐的面前说："请吃一个!"

"老万又要碰钉子了!"时先生插嘴说。

果然菡小姐将栗子送了回来说："万先生请自己吃，我们虽是弱者，但剥栗的力量还有。"

"哈哈……"全桌的人都笑了。

万先生真不好意思，由不得迁怒到时先生身上：

"老时你何必专门敲边鼓!"

时先生不说什么，只是笑。万先生也沉默起来，而那两位小姐却高谈阔论得非常起劲。

今夜大家都喝了些酒。时先生格外高兴的同两位小姐攀谈着，只有万先生一声不响的望着湖水出神。

"老万！怎么不说话，莫非见景生情，想到日本的情人吗?"时先生似挑拨般的说。

"真怪事，我老万有没有情人想不想情人，与你老兄有什么关系？何必这样和我过不去!"万先生真有些气愤了。

为了他俩的猜忌，我们也没了兴致。

在回来的路上，建如有所感的对我说：

"女人究竟是祸水，为了一个女人，可以亡国，可以破家，当然也可以毁了彼此间的友谊！何况小小的猜忌!"

四　一阵暴风雨

吃过午饭后建出去看朋友。

万先生陈太太和我都在客厅里坐着。不久时先生也来了，今天那两位小姐还要来——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她们。

始终听不见门上的电铃响，时先生和我们都在猜想她们大概不来了。忽然沉默的陈太太叫道："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万先生抢先的迎了出去，一个面生的女客提着一个手提箱，气冲冲的走了进来：

"这里有没有一位张先生?"

"有，但是他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那我们不清楚！……您贵姓?"万先生问她。

"我吗？姓张。"

"是张先生的亲眷吗？从那里来?"

"是的，我从上海来!"

万先生殷勤的递上一杯茶给她，她的眼光四处的溜着神气不

善，我有些怀疑她的来路，因悄悄的走了出来，并向万先生和时先生丢了一个眼色。他们很机警，在我走后他们也跟了出来。

“你们看这个女人，是什么路道?”我问。

“来路有点不善，我觉得，……你同张先生很熟，大约总有点猜得出吧!”

张先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最近也搬到此地来住。他是一个好心的人，不过年轻的时候，有些浪漫，我曾听他说，当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曾被一个咖啡店的侍女引诱过，——那时他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所房子的三层楼上。有一天他到咖啡店里去吃点心，有一个女招待很注意他，——不过那个女招待样子既不漂亮，脸上还有历历落落的痘瘢，这当然不能引起他的好感。吃过点心后他仍回到家里去。

过了一天，他正在房里看书，只见走进一个女子——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当然使他不由得吃惊，不过在他细认之后，就看出那女子正是咖啡店里注意他的侍女。

“哦，贵姓张吗?……请将今天的报借我看看。”

张先生把报递给她，她看过之后，仍旧坐着不动。

当然张先生不能叫她走，便和她谈东说西的说了一阵，直到天黑了她才辞去。

第二天黄昏时，她又来找张先生，她诉说她悲苦的身世，张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虽不爱她，却不能不同情她没有父母的一个孤苦女儿，——但天知道这是什么运命，这一天夜里，她便住在张先生的房里。

这样容易的便发生关系，张先生不能不怀疑是上了当，因此第三天就赶紧搬到他亲戚家里去了。

几个月之后，那个女子便来找他，在亲戚家里会晤这样一个咖啡店的侍女，究竟不风光，因此他们一同散步到徐家汇那条清

静的路上去。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发觉生理上起了变化。”她说。

“什么生理上起了变化？我不懂你的意思！”但张先生心里也有点慌，莫非说，就仅仅那夜的接触，便惹了祸吗？……

“怎么你不懂，老实告诉你吧，我已经怀了孕。”

“哦！”张先生怔住了。

“现在我不能回到咖啡店去，我又没有地方住，你得给我想想法子。”她说。

张先生心里不禁怦怦的跳动，可怜，这又算什么事呢？从来就没想和这种女人发生关系，更谈不到和她结婚，就不论彼此的地位，我对她就没有爱，但竟因她的诱引，最后竟得替她负责！……

张先生低头沉思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怎么不响？……我预备明天就搬出咖啡店，你究竟怎么对付我？”

“你不必急，我们去找间房子吧！”

总算房子找到了，把她安置好，又从各处筹了一笔款给了她，张先生便起身到镇江去作事。

两个月以后她来信报告说已经生了一个女孩。

这使张先生有点觉得怪，怎么这么快？不到六个月便生了一个女孩，……但究竟年轻，不懂得孩子到底可否六个月生出？因脸皮薄，又不好对旁人讲。

张先生从镇江回来时曾去看她，并且告诉她将要回到北方的家里去。

“你不能回去，要走也得给我一个保障！”那女子沉思后毅然绝然的说。

“什么保障？”张先生慌忙的问。

“就是我们正式结了婚你再走!”那女子很强硬的要求。

“那无论如何办不到！我已经定过婚。”张先生说。

“定过婚也没有关系，现在的人就是娶两个妻子并不是奇事，而且我已经是这个光景，怎能另嫁别人?”

“无论你的话对不对，我也得回去求得家庭的许可才是!”

“好吧，我也不忍使你为难，不过至少你得写一张婚书给我，不然你是走不得的。”

张先生本已定第二天就走，船票已经买好，想不到竟发生这些纠葛。“好吧!”张先生说：“你一定要我写，我就写一张!”

于是他在一张粗糙的信笺上写了：

“为订婚事，张某与某女士感情尚称融洽，订为婚姻，俟张某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时，再正式结婚……”

这么一张不成格式的婚书总算救了张先生的急。

张先生回到北方去后，才晓得那个孩子并不是他的；过了两个月孩子因为生病死了，张先生的责任问题，很自然的解除了。从那时起张先生便和那女子断绝了关系，不知怎么今天她又找了张先生来。……

我同万先生和时先生正谈讲着，那位女客竟毫不客气的，走了进来。

“张先生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万先生道：“那说不定，这里是一个姓陈的军官的房子，我们都是客人。……”

“军官吗，军官我也不怕!”那女子神经过敏的愤怒起来。

“哦，我并没有说你怕军官，事实是如此，我只把事实告诉你……你不是找张先生吗？……但这里也不是张先生的房子，他也只是借住的客人!”万先生有些不高兴的说。

那女客没有办法又回到客厅里去。万先生和时先生也跟了进

去。

“我从早晨六点钟从上海上车到此刻还没吃东西，叫娘姨替我买碗面吃。”她说。

“她真越来越不客气，大有家主妇的神气，”万先生自心里想，但不好拒绝她，便喊娘姨来。可是娘姨的眼光是雪亮的，这种奇怪的女客没得主人的命令，她们是不轻易受支配的。

一个新来的湖南娘姨走了进来。

“万先生喊我什么事?”她说。

“你去给买一碗面来，这位女客要吃!”

“我是新来的，不晓得那里有面卖。而且我正哄着小妹妹呢，你叫别个去吧!”她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万先生无故的碰了一个钉子，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门口响着马靴的声音，军官陈先生回来了。

这位陈军官是现代的军人，他虽穿着满身戎装，但人却很温文客气。

“好了，陈先生回来了，您有什么事尽可同陈先生说，他是这里的主人……”万先生对那个女子说。

“陈先生您同张先生是朋友吧!”她问。

“不错，我们是朋友，”陈先生说。

“那就好办了，唉，张先生太不漂亮了，为什么躲着不见我!”女子愤然的说。

“女子同张先生也是朋友吗？几时认识的?”陈先生问。

“我们呀也可以说是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关系要在朋友以上哩!”

“那么究竟是那种关系呢？……怎么我从来没听张先生说过。”

“这个你自己去问张先生，自然会明白的。”

“那且不管他，只是女士找张先生有什么事？……张先生也是初搬到这里暂住，有时他也许不回来，……我看女士无论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可以替你转达，好吧？”

“不，我就在这里等他，今天不回来明天总要回来了！”女子悍然的说。

“但是女士在这里究竟不便当呵。”

“也没有什么不便当，我今夜就在这里坐一夜，再不然就在院子里站一夜也不要紧！”

“女士固然可以这么作，可是我不好这样答应，不但对不起女士，也对不起张先生的，我想女士还是把气放平些，先到旅馆里去，倘使张先生回来了，我叫他去看你，有什么问题你们尽可从长计议，这样不是两得其便吗？”陈先生委婉的说。

“但是我一个孤身女子住旅馆总不便当，而且我们上海也有许多亲戚朋友，说来不好听。”陈先生听见那女子推辞的话，不禁冷笑了一声，正在这时候门外又走进两位女客，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芝小姐与菡小姐了。她们走进来看了这位面生的女客，大家都怔住不响。

“我想女士还是先到旅馆去吧，一个女子住旅馆并不算希奇的事，你看这两位小姐不也是住在旅馆里吗？”陈先生指着芝小姐和菡小姐说。

“不过她们是两个人呵！”她说。

“住旅馆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时还不是一个人住旅馆，象我们这种离家在外求学的人，不住旅馆又住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的……”

“是呵，难道说她们两位住得，女士就住不得？……而且我这里还有熟识的旅馆可以送女士去。”

最后女子屈服了：“好吧，我就到旅馆去。”她说。“不过倘

张先生不到旅馆来见我，我明天还是要来的。”她说。

“我想张先生再不会不见你的，放心好了！”陈先生说。

陈先生同着这位女客走了，一阵暴风雨也就消散了。

“你们猜要发生什么结果?”菡小姐说。

“不过破费几个钱，把那张婚书拿回来就完，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万先生说。

“对了，我看她的目的也不过要敲一笔竹杠而已。”

——这小庭园里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正如暴风雨过后的晴天一样恬适清爽。

五　她

这几天我正在期待着一个朋友的来临，果然在一天的黄昏时她来了。

——我们不是初见，但她今夜的风度更使我心醉，一个脸色润泽而体态温柔的少妇，牵着一只西洋种的雄狗，款步走进来时，使我沉入美丽的梦幻里。如钩的新月，推开鱼鳞般的云，下窥人寰，在竹林的罅隙间透出一股清光，竹叶的碎影筛在白色的窗幔上，这一切正是大自然所渲染出最优美的色与光。

我站在回廊的石阶旁边迎接她，我们很亲切的行过握手礼。她说：“我早就想来看你，但这几天我有些伤风，所以没有来。”

那只披着深黄色厚裘的聪明的小狗，这时正跟在它主人的身旁，不住的嗅着。

Coming这是小狗的名字，当它陡然抛开女主人跑向园角的草丛时，女主人便这样的叫唤它。真灵，它果然应声跳着窜着来了。我们就在廊下的藤椅上坐下。

成群的萤火虫，从竹林子里飞出来，象是万点星光，闪过蔚蓝色的太空，青蛙开始在池旁歌唱了。“这里景致真好!”她赞美着。

“以后你来玩，好不?”我说。

“当然很好，只是我不久便打算到北平去!”

“作什么去?……游历吗?”

“也可以算作游历……许多人都夸说北平有一种静穆的美，而且又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点，所以我很想到北平去看看，同时我也想在那边读点书。”

“打算进什么学校?”

“我想到艺术学院学漫画。”

“漫画是二十世纪的时髦东西咧!”我说。

“不，我并不是为了时髦才学漫画，我只为了方便经济……你知道象我这样无产阶级的人，学油画无论如何是学不起，……其实我也很爱音乐，但是这些都要有些资本……所以我到如今颇后悔当初走错了路，我不应当学贵族们用来消遣的艺术。”

“你天生是一个爱好艺术，富于艺术趣味的人，为什么不当学艺术?”

“但是一切的艺术都是专为富人的，所以你不能忘记经济的势力。”

“的确这是个很重要的前提。”

我们谈话陡然停顿了，她望着那一片碧森森的翠竹沉思，我的思想也走入了别一个区域。——

真的，我对她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同情与好感，也许是因为把她介绍给我的那一位朋友，给我的印象太好。——那时我还在北平，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挂号信，信的字迹和署名对我都似乎是太陌生，我费很久的思索，才记起来，——是一年前所结识一位

姓黎名伯谦的朋友——一个富有艺术趣味的青年，真想不到他此时会给我写信，我在下课的十分钟休息时间中，忙忙把信看了。里面有这样的一段：

“我替你介绍一个同志的好朋友，她对于艺术有十分的修养，并且其人风度潇洒，为近今女界中不多见的人材，倘使你们会了面一定相见恨晚了，她很景慕北平的文风之盛，也许不久会到到北平去。……”

我平生就喜欢风度潇洒的人，怎么能立刻见到她才好，在那时我脑子里便自行构造了一种模型。但是我等了好久，她到底不曾到北平来，暑假时我也离开北平了。

去年冬天，我从日本回来时，住在东亚旅馆里，在一天夜里，有三位朋友来看我，——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其中就有一个是我久已渴慕着要见的她。

——一个年轻而风度飘逸的少女，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上穿了一件淡咖啡色西式的大衣，衣领敞开的地方，露出玫瑰红的绸衫。左边的衣襟上，斜插着一朵白玫瑰。在这些色彩调和的衣饰中，衬托着一张微圆的润泽的面孔，一双明亮的眼瞳温和的看着我，……这是怎样使人不易消灭的印象呵，但是我们不曾谈过什么深切的话，不久他们就告辞去了。

春天，我搬到西湖来，在一个温暖的黄昏里，我同建在湖滨散着步，见对面走来一对年轻的男女——细认之后原来正是她同她的爱人，我们匆匆招呼着，已被来来往往的人影把我们隔断了。

从此我们又彼此不通消息，直到一个月以前，她同爱人由南方度过蜜月再回杭州来，我们才第二次正式的会面。他们打算在杭州常住，因此我们便得到时常会面的机会。——

“你预备几时到北平去呢？”在我们彼此沉默很久之后我又这

样问她。

“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吧。”

“时间不多了，此次分别后又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聚会……希望你在离开杭州以前再到我这里来一次吧！”

“好，我一定来的，你下半年仍住在杭州吗？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不过太住久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到底嫌太平静单调，你觉得怎样？”

“不错，我也就这样的感觉着了，所以我下半年大约要到上海去，同时也是解决我的经济问题！”

“唉，经济问题——这是个太可怕的问题呢，我总算尝够了它的残酷，受够了它的虐待……你大约不明白我过去的生活吧！”

“怎么？你过去的生活……当然我没有听你讲过，但是最近我却听到一些关于你的消息！”

“什么消息？”

“但是我总有些怀疑那情形是真的，……他们说你在和你的爱人结婚以前，曾经和人订过婚！”

“唉，我知道你所听见不仅仅是这一点，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恐怕也不见得十分明白我的过去，老实说吧，我不但订过婚而且还结过婚呢！”

她坦白的回答，使我有些吃惊，同时还觉得有点对她抱愧，我何尝不是听说她已结过婚，但我竟拿普通女子的心理来揣度她，其实一个女子结了婚，因对方的不满意离了婚再结婚难道说不是正义吗？为什么要避讳——平日自己觉得思想颇彻底，到头来还是这样掩掩遮遮的，多可羞，我不禁红着脸，不敢对她瞧了。

“这些事情，我早想对你讲，——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同情心的人不多呢，尤其象你这样了解我的更少；所以我含辛茹苦

的生活只有向你倾吐了。”

实在的，她的态度非常诚恳，但为了我自己的内疚，听了她的话，我更觉忸怩不安起来。我只握紧她的手，含着一包不知什么情绪的眼泪看着她。——这时冷月的清辉正射着她幽静的面容。她把目光注视在一丛纯白的玉簪花上，叹了一口气说：

“在我还是童年的时代，我已经是只有一个弱小的妹子的孤儿了。这时候我同妹妹都寄养在叔父的家里，当我在初小毕业的那一年，我弱小的妹妹，也因为孤苦的哀伤而死于肺病。从此我更是天地间第一孤零的生命了。但是叔父待我很亲切，使我能继续在高小及中学求学，直到我升入中学三年级的第一年，叔父为了一位父执的介绍将我许婚给一个大学生，——他年轻老实，家里也还有几个钱，这在叔父和堂兄们的眼里当然是一段美满的姻缘。结婚时我仅仅十七岁。但是不幸，我生就是个性顽强的孩子，嫁了这样一个人人说好的夫婿，而偏感到刻骨的苦痛。婚后十几天，我已决心要同他离异，可是说良心话，他待我真好，爱惜我象一只驯柔的小鸟，因此他忽视了我独立的人格。我穿一件衣服，甚至走一步路都要受他的干涉和保护，——确然只是出于爱的一念，这也许是很多女人所愿意的，可是我就深憾碰到了这样一位丈夫。他给了我很大的苦头吃，所以我们蜜月时期还没有完，便实行分居了。分居以后我的叔父和堂兄们曾毫不同情的诘责我；但是那又有什么效果？最后我毅然提出离婚的要求，经过了很久的麻烦，离婚到底成了事实。叔父和堂兄宣告和我脱离关系。唉，这是多么严重的局面！不过‘个性’的威权，助我得了最后的胜利，我甘心开始过无告、但是独立的生活。

“我自幼喜欢艺术，那时更想把全生命寄托在艺术上。于是我便提着简单的行装来到杭州艺术大学读书，在这一段艰辛的生活里，我可算是饱受到经济的压迫。我曾经两天不吃饭，有时弄

到几个钱也只买一些番薯充充饥。这种不容易挣扎的岁月，我足足挨了两个多月。后来幸喜遇见了那位好心的女教授，她含泪安慰我，并且允许每月津贴我十块钱的生活费，嘱我努力艺术……这总算有了活路。

“那时候我天天作日记，我写我艰辛的生活，写我伤惨的怀抱，直到我和某君结婚后才不写了。前几天我收拾书籍把那日记翻来看了两页，我还禁不住要落泪，只恨我的文字不好，不能拿给世上同病的人看。……”

“不过真的艺术品是用不着人工雕饰的，我想你还是把它发表了吧！”

“不，暂且我不想发表它，因为自始至终都是些悲苦的哀调，那些爱热闹的人们不免要讥责我呢！”

“当然各人的口味不同，一种作品出版后很难博得人人的欢心。不过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欢乐的事情太少，哪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没有几页暗淡的呢？……将来我希望你能给我看看！”

她没有许可，也不曾拒绝，只是无言的叹了一口气。

那只小狗从老远的草堆中窜了出来，嗅着它主人的手似乎在安慰她。

“我真欢喜这只狗！”她说。

“是的，有的狗很灵……”

“这只狗就象一个聪明的小孩般的惹人爱，它懂得清洁，从来不在房里遗屎撒尿，适才你不是看见它跑到草堆里去吗？那就是去撒尿。……”

“原来这样乖！”

她不住用手抚摸小狗的背。我从来对于这些小生物不生好感，并且我最厌恶是狗，每逢看见外国女人抱着一只大狼狗坐在汽车上我便有些讨厌。但今天为了她，我竟改了平日对狗的态

度，好意的摸了它的头部，它真也知趣，两眼雪亮的望着我摆尾。

这时月光已移到院子正中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几只青蛙在墙阴跳跟。她站起身整了整衣服道：

“我回去了，一两天再会吧！”

她的车子还等在门口，我送她上了车便折回来，走到院子里见了那如水的月光、散淡的花影，恍若梦境。

六　一个沉默的人

我们正预备搬家——可是为了那新房子太大我有些胆小，正在踌躇难决的时候，忽听见扶梯旁马靴声橐橐，走上来一位年轻的武装同志。

“从营里来吗？近来忙些什么？”我问。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这两天特别槽，到处去找房子，都找不着！”

“找房子作什么？”

“昨天接到我太太的快信，就是这几天以内要到杭州来。”

“那好极了，省得你常常闹寂寞呵！”

“好是好，但嫌太忙了些，一时哪里去找个相当的房子？”

“就是你太太一个人来吗？”

“是的，就是她一个人。”

“那么我们请她住到我们新房子里去好不好？”我问建说。

“也好”，建在思索后说：“不过不知道陈先生赞成不？”

“怎么，你们也要搬家吗？”

“对了，我们打算搬家，因为这地方太闹，简直不能写东西，

并且天气热……”

“那么你们房子找到了没有呢?”

“找是找好了，只是房子太多；院子太大，我们单独住，我有些怕，倘使你来那就好了……并且可以借重你的武器壮壮胆!”

陈先生听了我这话，连忙笑道：“只要你们不嫌弃的话，我们就来同住吧！……”

建和我应道：“好，你们就来吧!”

陈先生虽然很年轻，但世故很深，他看见建有些踌躇的情形，他便自动的先把他太太的为人介绍我们。他说：

“我的太太是个中学生，年纪很轻，她顶不喜欢说话，人倒是极老实的。”

“那么是沉默一流的人了，我最喜欢沉默的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沉默，多少都有些伟大不可及的地方。”

“你太过奖了！她只是不懂得什么的一个小孩子，那里说得到伟大。”

“呃，呃，你也不必过谦吧！……我们还是谈谈房子的问题……”建插言说。

“你们打算几时搬?”

“倘使我们商议妥当了，明后天就可以搬。”

“那么你们就规定后天搬，我的太太明天下午就可以到杭州，我想先住一夜旅馆，后天就到新房子去。”

“何必住旅馆，就一直到这里来，将就住一夜，后天就可以一同搬过去了。”

“那也好，只是又麻烦你们。”

“自家人何必那么客气?”

“好吧，我们就决定这么办吧，现在我还要回到营里去料理些事情，今天晚车到上海去接她，……再会吧!”

“好，再会！明天到了就来吧。”

陈先生匆匆的走了，建忙着整理他自己的书籍，我只怔怔的坐在沙发上，揣想那一位不爱说话的陈太太。

——一个中学生，年纪很轻，并且不爱说话，一定是一个深沉而温柔的人儿。这是多么可爱，以后搬到那幽雅的新房子里一定有许多值得人留恋的生活呢！……我这样想着日色渐渐下沉了，夜里躺在凉榻上时，心里还急切的盼望陈太太的来临。

第二天我一面整理衣服箱子，一面看手上的表已经下午五点钟了，我的心更加慌了，“怎么他们还不来？”我对建说。

“总会来的，你着什么急！”

“不是，我想看看那位陈太太。”

“真奇怪，你为什么那样喜欢看她！”

“没有什么理由，我只喜欢沉默的人。”

“沉默比一切都伟大——这是你的哲学是不是？”建有些和我开玩笑。

“真讨厌，什么哲学不哲学，你专门会讥讽人！”

建同我都不禁笑了。

“砰砰砰砰”后门打得山响。

“喂，来了，叶妈，叶妈快下去开门！”叶妈被我催得发了昏，把茶杯放在床上就忙忙跑下去开门。果然是他们来了，橐橐的马靴声和细碎的高跟皮鞋声间杂着直响到楼梯上，我放下手里的衣服迎到楼门口。陈先生笑嘻嘻的领着他的太太站在我的面前。他对他的太太说这位是“黄先生！”我对面的那位太太一声不响的向我鞠躬。我连忙还礼，请他们里面坐。陈先生在这样的炎热天气里还穿着老布的军装，背上被汗水打湿了一片，他便连忙脱衣服到浴室去洗脸了。陈太太真沉默，她静静的坐在一张藤椅上。

“陈太太才从火车上下来吧?”

“是!”她又不说话了。

“天气很热呢!”

“是!”

“我刺刺不休的问东问西，她只应道“是”，别的话再不多说一句，建向我看着笑，我装作看不见，侧转头去。也开始学沉默，不久陈先生从浴室回来了，建便和他计划明天搬家的事情。

吃晚饭了，我请陈太太到下面去，她也只应了一声“哦!”这一来把欢喜说话的我，也变成哑子了。晚饭后天气还是非常热，我请陈太太出去湖滨走走，陈太太依然是沉默的，我们绕着微有波皱的湖水走了大半个圈子。建和陈先生并肩的谈笑着。我同沉默的陈太太跟在后面，还只是沉默着。

晚上的西湖，被浓雾盖住了青山，只见一片黝黑，一片苍茫，在这时候沉默似乎更有意义；我不住揣想沉默的陈太太这时脑子里织些什么剧景，也许她在听大自然的低语，或在看天末的神影……。”到底沉默是伟大的!”我最后自己向自己下了这么个断语。

由湖滨回来时，我对陈太太说：今天你们很累了，早些休息吧!”

“是!”她还只是一个“是”字回答我，当我们回到房里时，我不禁对建赞叹道：“陈太太真沉默。”建没有说什么，只是淡然一笑，我猜不透他的心事，大概又在笑我犯神经病吧!

第二天我绝早就起来了。八点钟，搬运汽车已经开到，我们忙着搬东西。陈太太站在院子里，依然沉默着，在一切喧嚣杂乱的空气中，我似乎更体会到沉默的意义，也更看重沉默的不平凡。搬到新房子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太阳的凶焰，逼得我头疼周身发软，这时候我真懒得开口，只怔怔的靠在还没有安置

好的沙发上，建还没有来，他在料理交代房屋的事情。陈先生营里有公事不能久耽搁，他走后，偌大一所房子只有沉默的陈太太和我留在那里，叶妈还没有来，四境真是同死般的寂静。只有夏蝉拖着喑哑的鸣声穿过竹林，和小麻雀在葡萄架下面吱吱的叫。

中午时，建回来了，他为那些琐碎的事情麻烦得动了肝火，不住的向我唠叨。夏天人们的气分都不大好，我为了他的唠叨也就发起牢骚来。我们高声的谈讲着，而陈太太却默默无言的在收拾她自己的房屋。

搬了新家，有许多朋友不断的来看我们。所以客厅里差不多是每天都坐着客人，大家谈东说西，热闹非常。而陈太太总是默默的坐在沙发上，听那些客人们发狂论。她不答言，也并不露着厌烦，只是沉默的微笑。有时象是在沉思。有时客人来了，她便独自躲到院子里，坐在回廊的犄角上，无言的挥动着芭蕉扇。每天黄昏时，陈先生由营里办公回来，陈太太也只默默的随着陈先生回到房里。有时偶然也听见他俩低声的谈话，但是还是陈先生不断的说，而她只简单的回答。

"这真是一个怪人，我是头一次看到！"建对我说。

"对了，我也觉得她不平常，不过我不知道她的沉默是不是有意义的？"

"你也太神经过敏，世界上哪里有几个伟大的沉默，我看她只是麻木罢了！"

"真是的，你怎么总是这样看不起人？"

"什么看不起人，你只要仔细的观察就明白了！"

"什么！你难道已观察到什么了吗？"

"你看昨天我们都在忙着别的事情，门铃那样响，她站在院子里，动都不动，这不是麻木吗？"建的话果然提醒了我，她的动作有时真象是麻木的。

“不管她，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沉默的人罢了，至于沉默得是否有意义，那又是另一件事。”

“无意义的沉默就是麻木。”建还是不肯让步。

“算了，我不同你多辩。”

“本来用不着辩。”

我们的话有些不投机，最后我也只有沉默了！……

七　时先生的帽子

我们的客厅，有时很象法国的“沙龙”。常来拜访的客人有著作家，诗人，也有雄辩家，每天三四点钟的时候，总可以听见门上的电铃断续的响着。在这样的响声中，走进各式各类的客人，带着各式各类的情感同消息。——炎夏不宜于工作，有了这些破除沉闷空气的来宾总算不坏。

这一天恰巧是星期日，那么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陈先生的缘故，也很有几个雄纠纠的武装同志光临。他们虽不谈文艺，但很有几个现代的军人，颇能欣赏文艺；这一来，谈话的趣味更浓厚了。

“我很想写一篇军人的生活，”我说。

“啊，说到军人的生活，真是又紧张又丰富的，我也觉得很有写的价值，只可惜我们没有艺术的训练！”一位高身材的上校说。

“喂，你们军队里收不收女兵？”我问。

“怎么？你想从军吗？……不过你的体格不够……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同志曾再三要求到军队里来，最初当然不能通过；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商榷，才允许让她来检察体格，但结果是失败了。

而且她的身体真不坏，个子比你高得多呢！可是和男子比起来还是不行！”另一位脸上微有痘瘢的中尉说。

“这样看来，我是没有希望写军队生活一类的小说了。”我很扫兴的说。

“我看也不尽然，当兵你固然没有希望，但作看护妇是可以的。”陈先生说。

“好，将来你去打仗的时候，就收我作看护队队员吧！”

“你何必一定要写军队生活……我看你就替我的帽子作一篇小传吧！”时先生忽然举起他的陈旧的草帽向我笑着说。

“怎么，你的帽子有什么样历史吗?”

“唉，你们作文学的人，难道还观察不出我这帽子有点特别吗?”我听了这话，不禁把时先生的帽子拿来仔细的看了又看——帽子是细草编就的，花纹是四棱形，没有什么出奇处，但是颜色有些近于古铜，很明显的告诉我，这帽子所经过风吹日晒的日子至少在五年以上，再翻过帽子里来看，那就更不得了，黝黑的垢腻，把白色的布质完全掩盖住。

“呵，你从那个古物陈列所里买得这顶帽子?”我说。

“哈，哈，哈，哈，”时先生大笑道：“那也不至于就成了古物吧？你们文学家真会虚张声势；老实说吧，这帽子在我头上盘旋的时候，不多不少，整整六个年头。”

“你真太经济，一顶草帽竟戴了六个年头！”建说。

“不，我并不是经济，只是这顶帽子曾经伴着我，经过最甜和最苦的日子，所以我不忍弃了它。”

“哦，原来如此，那么请你的帽子说说它的汗马功劳吧！”我说。

“好吧，我来替它说，可是有一个条件：我说完你一定要替我写一写。”

“那也要看值不值写！”

“密司黄你就答应他，我晓得那里面一定有一段有趣的浪漫史，……”陈先生含笑说。

“既然如此我就答应你。……请你开始述说吧！”

那几位武装同志，都挺直身子坐在旁边笑眯眯的等待时先生的陈述：

“自从我被命定成了一顶帽子，我就被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一家铺子的玻璃橱里。在我的四周有很多的同伴，它们个个都争奇斗艳的在引诱过往的游人，果然有西装少年，长衫阔少，都停住脚，有的对它们看一看，便走开了。有的摸一摸也就放下了。有的象是对它们亲切些，把它们拿下来摸着看着最后放在头上试了试，但很少能终得人们的欢心，最后依然把它们放在橱里，毫不留恋的去了。我看了这个情形心里很悲哀，不知哪一天才有好主顾呢？正在这时候，只见从外面走进一个身穿夏布大褂的青年来，他站在橱旁把所有的同伴看了又看，试了又试，最后他竟看上了我，他欣然的把我戴在头上，从此我便跟着这位青年去了。

“第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家里，放在他的书桌上，他拿起一根香烟，燃了自来火吸着，他象是在沉思什么，不久他便拿出一张美丽的绿色信笺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友琼。他约她今晚在夏令配克看电影。我晓得今天晚上该我出风头了，我不禁喜欢的跳了起来，不小心几乎掉在地上，幸喜我的主人把我挡住，我才得安然无恙的伏在桌上。

“晚饭后我的主人一切都料理停当——皮鞋擦得雪亮，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对着镜把头发梳了又梳，然后把我戴在头上，意气扬扬的出门去了。

“到电影场时他买了两张头等的入场券，看看时间还早，他便不忙到里面去，只在门口徘徊着。九点钟到了，来看电影人的

接连不断往里走，但还没有看见那位琼女士的仙踪。眼看场里的电灯全熄了，那位琼女士才姗姗的来了。他们在电影场虽然没有谈说什么，可是我也知道主人很爱这位琼女士，因为主人常常侧转头向琼女士好意的注视着。从这一次后，我常常同着主人会琼女士在公园里、电影场，有时也在大菜间里。

“不久秋天到了，一阵阵的凉风吹着，主人便对我起了憎嫌，暂且把我放在帽盒里，在我们分别的一段时间中，我不能知道主人又经过些什么变化。

“第二年的夏天来时，我又恢复了和主人的亲切关系，但是主人那时候似乎遇见了什么不幸的事，他总不大出门，只在书房里呆坐着，有时还听见他低声的叹息。唉！究竟为了什么呢？我真怀疑，便整天守着他，打算探出他的秘密。有一天夜里，全家的人都睡了。只有主人对着窗外的月儿出神。后来他从屉子里拿出一张红色的片子来。……

某月某日某君和琼女士结婚。

“‘呵，这就是了！’我不禁独自低语着：‘怪不得主人那样不高兴呢，原来那位美丽的琼女士竟被别人占有了。’这时主人看着片子，竟至滴下泪来。多可怜那失恋的人儿。

“过了几天我看见主人收拾了书籍衣物，象是要长行的神气。‘到那里去呢？’我怀疑着：‘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可怜的主人近来更忧郁更憔悴了。

“在一天东方才有些发亮的时候，主人就起来，坐在什物杂乱的书案旁，在一张白色的信笺上写道：

‘唉！我走了，走到天之涯地之角去，琼既然是不能给我幸福，我在这里只增加苦恼，反不如远去的好，幸福往往只给走运的人，我呢！正是爱情上失败的俘虏。……’

“主人写了这张不知给什么人的信，他将信压在砚石下就匆

匆拿着简单的行李走了。从此我同着主人过飘流的生活，在南洋的小岛上整整住了三年，主人似乎把从前的伤心事渐渐淡忘了，今年便又回到这里……”

时先生陈述到这里便停住了，所有在坐的人们不禁望望时先生憔悴的面靥，同时也看看那顶值得留存的帽子，大家的心灵上，都微微觉得曾闪过一道黯淡的火花。

夜深了，这时来宾全兴尽告辞，时先生也怅然的拿着他的帽子，穿过那条长甬道去了。……

月 夜 孤 舟

发发弗弗的飘风，午后吹得更起劲，游人都带着倦意寻觅归程，马路上人迹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碧的景山巅上，斜辉散霞，紫罗兰的云幔，横铺在西方的天际，他们在松荫下，迈上轻舟，慢摇兰桨，荡向碧玉似的河心去。

全船的人都悄默的看远山群岫，轻吐云烟，听舟底的细水潺湲，渐渐的四境包溶于模糊的轮廓里，远景地更清幽了。

他们的小舟，沿着河岸慢慢的前进，这时淡蓝的云幕上，满缀着金星，皎月盈盈下窥，河上没有第二只游船，只剩下他们那一叶的孤舟，吻着碧流，悄悄的前进。

这孤舟上的人们——有寻春的骄子，有飘泊的归客，——在咿呀的桨声中，夹杂着欢情的低吟，和凄意的叹息。把舵的阮君在清辉下，辨认着孤舟的方向，森帮着摇浆，这时他们的确负有伟大的使命，可以使人们得到安全，也可以使人们沉溺于死的深渊。森努力拨开牵绊的水藻，舟已到河心。这时月白光清，银波雪浪动了沙的豪兴，她扣着船舷唱道：

“十里银河堆雪浪，
四顾何茫茫？
这一叶孤舟轻荡，
荡向那天河深处，
只恐玉宇琼楼高处不胜寒！
…………

我欲叩苍穹，
问何处是隔绝人天的离恨宫？
奈雾锁云封！
奈雾锁云封！
绵绵恨……几时终！”

这凄凉的歌声使独坐船尾的鞶愔然了，她呆望天涯，悄数陨堕的生命之花，而今呵，不敢对冷月逼视，不敢向苍天伸诉，这深抑的幽怨，使得她低默饮泣。

自然，在这展布天衣缺陷的人间，谁曾看见过不谢的好花？只要在静默中掀起心幕，摧毁和焚炙的伤痕斑斑可认，这时全船的人，都觉得灵弦凄紧。虞斜倚船舷，仿佛万千愁恨，都要向清流洗涤，都要向河底深埋。

天真的丽，他神经更脆弱，他凝视着含泪的鞶，狂痴的沙，仿佛将有不可思议的暴风雨来临，要摧毁世间的一切；尤其要捣碎雨后憔悴梨花，他颤抖着稚弱的心，他发愁，他叹息，这时的四境实在太凄凉了！

沙呢！她原是飘泊的归客，并且归来后依旧飘泊，她对着这凉云淡雾中的月影波光，只觉幽怨凄楚，她几次问青天，但苍天冥冥依旧无言！这孤舟夜泛，这冷月只影，都似曾相识——但细听没有灵隐深处的钟磬声，细认也没有雷峰塔痕，在她毁灭而不曾毁灭尽的生命中，这的确是一个深深的伤痕。

八年前的一个月夜，是她悄送掉童心的纯洁，接受人间的绮情柔意，她和青在月影下，双影厮并，她那时如依人的小鸟，如迷醉的荼蘼，她傲视冷月，她窃笑行云。

但今夜呵！一样的月影波光，然而她和青已隔绝人天。让月儿蹂躏这寞落的心，她挣扎残喘，要向月姊问青的消息，但月姊只是阴森的惨笑，只是傲然的凌视，——指示她的孤独。唉！她

枉将凄音冲破行云，枉将哀调深渗海底，——天意永远是不可思议！

沙低声默泣，全船的人都罩在绮丽的哀愁中。这时船已穿过玉桥，两岸灯光，映射波中，似乎万蛇舞动，金彩飞腾，沙凄然道："这到底是梦境，还是人间？"

颦道："人间便是梦境，何必问哪一件是梦，哪一件非梦！"

"呵！人间便是梦境，但不幸的人类，为什么永远没有快活的梦，……这惨愁，为什么没有焚化的可能？"

大家都默然无言，只有阮君依然努力把舵，森不住的摇桨，这船又从河心荡向河岸。"夜深了，归去罢！"森仿佛有些倦了，于是将船儿泊在岸旁，他们都离开这美妙的月影波光，在黑夜中摸索他们的归程。

月儿斜倚翡翠云屏，柳丝细拂这归去的人们，——这月夜孤舟又是一番梦痕！

碧涛之滨

今天的天气燥热极了，使得人异常困倦。我从电车下来的时候，上眼皮已经盖住下眼皮；若果这时有一根柱子支住我的摇撼的身体，我一定可以睡着了。

竹筠、玉亭、小酉、名涛、秀澄都主张到中国饭店去吃饭；我虽是正在困倦中，不愿多说话，但听见了他们的建议，也非常赞成，便赶紧接下道："好极！好极！"在中国饭店吃了一饱，便出来打算到我们预计的目的地——碧涛之滨去。

一带的樱花树遮住太阳，露出一道阴凉的路来。几个日本的村女站在路旁对我们怔视，似乎很奇异的样子；我们有时也对他们望望，那一双阔大的赤脚，最足使我们注意。

樱花的叶长得十分茂盛；至于樱花呢，只余些许的残香在我意象中罢了。走尽了樱花荫，便是快到海滨了，眼前露出一片碧绿平滑的草地来。我这时走的很乏，便坐在草地上休息。这时一阵阵地草香打入鼻观，使人不觉心醉。他们催促我前进，我努力的爬了起来，奔那难行滑泞的山径。在半山上，我的汗和雨般流了下来；我的心禁不住乱跳。到山滨的时候，凉风打过来，海涛澎湃，激得我的心冷了，汗也止了，神情也消沉了。我独自立在海滨，看波浪上的金银花，和远远的云山；又有几支小船，趁风破浪从东向西去，船身前后摇荡，那种不能静止的表示，好像人们命运的写生。我不禁想到我这次到日本的机遇，有些实在是我想不到；今天这些同游的人，除了玉亭、竹筠、秀澄是三年以来芸窗相共的同学外，小酉和名涛全都是萍水相逢，我和他们在十

日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更说不到同好，何况同到这人迹稀少的乡村里来听海波和松涛的鸣声……

我正在这样沉思的时候，他们忽摧我走，我只得随了他们更前奔些路程。后来到了一个所在，那边满植着青翠的松柏，艳丽的太阳从枝柯中射进来，更照到那斜坡上的群草，自然分出阴阳来。

我独自坐在群草丛中，四围的芦苇差不多把我遮没了；同来的人，他们都坐在上边谈笑。我拿了一枝秃笔，要想把这四围的景色描写些下来，作为游横滨的一个纪念；无如奔腾的海啸，澎湃的松涛 ，还有那风动芦苇刷刷的声浪，支配了我的心灵，使我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写起来。

在芦苇丛中沉思的我，心灵仿佛受到深醇的酒香，只觉沉醉和麻木。他们在上面喊道："草上有大蚂蚁，要咬着了！"但是我绝不注意这些，仍坐着不动。后来小酉他跑在我的面前来说："他们走了，你还不回去吗?"我只是摇头微笑。这时我手里的笔不能再往下写了；我对着他不禁又想起一件事来。前此我想不到我会到日本来，现时我又想不到会到横滨来，更想不到在这碧涛之滨，他伴着我作起小说来；这不只我想不到，便是他恐怕也想不到。天下想不到的事，原来很多；但是我的遭遇，恐怕比别人更不同些。

我无意的下写，他无意的在旁边笑；竹筠更不久也跑到这里来，不住地催我走。我舍不得斜阳，我舍不得海涛，我怎能应许她就走呢? 并且看见她，我更说不出来的感想，在西京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和她的容貌正是一样。现在我们相隔数百里，我看不见她天真的笑容，也听不着她爽利的声音；但她是我淘气的同志，在我脑子里所刻的印象，要比别的人深一些。世界上是一个大剧场，人类都是粉墨登场的俳优；但是有几个人知道

自己是正在作戏，事事都十分认真，他们说人大了就不该淘气，什么事都要板起面孔，这就是道德，就是作人的第一要义；若果有个人他仍旧拿出他在娘怀里时的赤子天真的样子来，人家要说不会作人，我现在已经不是娘怀里的赤子了，然而我有时竟忘了我是应该学作人，正经的面孔竟没有机会板起，这种孩气差不多会作人的人都要背后讥笑呢。想不到他又是一样不会作人，不怕冷讥热嘲，竟把赤子的孩气拿出来了。——我从前是孤立的淘气鬼，现在不期而遇见同调了；所以我用不着人们介绍，也用不着剖肝沥胆，我们竟彼此了解，彼此明白，虽是相聚只有几天，然而我们却作了很好的朋友。……我想到这里，小西又来催我归去，我只顾向海波点头，我何尝想到归去！

竹�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无意回头一看，竟吓了一跳，不觉对她怔视；她也不说什么，用手拊在我的肩上，很温存的对我轻轻说道："回去罢！"这种甜蜜的声浪，使得我的心醉了……

名涛从老远的跑来道："快交卷罢！不交便要抢了！"其实我的笔是随我的心停或动的，而我的心意是要受四围自然的支配的；若要我停笔，止有四围的环境寂静了，那时候我便可掷我的秃笔在那阔无际涯的海波里……。现在呢，我的笔不能掷；不过我却不能不同碧海暂且告别，也不能同涛声暂时违离。我又决不忍心叫这些自然寂寞；碧涛之滨的印象，要同我生命相终始呢！

华 严 泷 下

呵！千辛万苦走尽了层叠不绝的群山，奔腾急湍的瀑布声，推出听觉中的一切声浪而占据了。白云般的急流，从半空中涌出来，细密的水花溅到面部来，一阵阵地微寒沁入心灵里；这时的知觉只有感到沉默和神秘。同游的伴侣乃和对我说："到了这种景地，叫人实在难以描写：四面削立千仞的高山隔绝尘世的一切；现在的思想，已经不是平日我们所有的思想了！现在的四围只有伟大的神秘可以形容他们。"我这时为一种神秘的静寞支配了，我对于乃和所说的话，只有心许，却不能回答她。

我独自沉默着。把心灵交给白云了，交给流水了；我万千的柔情，和沉迷的深恋，也都交给这一刹那的自然了。丞姐她好象是得到宇宙的生机，她永远不受神秘的支配，她从不曾说过灰心的话，她也从不问宇宙是什么，她喜欢活动，她到一个地方，她便想再换一个地方。这时她又在催我们走，她说："看见就完了，我们再到别处玩去罢！"我被她催促了，不知不觉心里一酸，流下泪来，唉！我知道自己的渺小，我更知道尘梦的短促，我何苦离开他作个失恋的可怜人！

乃和胆怯地坐在我的身旁，她悄悄地叹道："人事有完的时候，水流没有竭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更由不得伤心，我忏悔我已往我的种种……唉！这时的心真失却主张了！

丞姐在半山上招手，劝我们更前进，我只懒懒地不愿动。她说："你不是要看华严吗？为什么在那里老坐着不动呢？"我听了

这话仍在踌躇，丞姐又高叫道："唉呀！这真是奇怪极了！在高山时是水：流下来便成了烟了……"她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便随了她又奔了许多羊肠的山路，转弯处果见飞烟软雾中，云织成般的梯子，从山巅下垂，半生梦想的华严果然看见了！我理想中的瀑布，以为只是丝丝流水，却想不到从山巅上涌下来的急水，竟不是水，是一道的飞烟，是无数的白云，几至流到山湾时，因激流激石的缘故，喷出细腻的水花，那水花便随空气四散，因其浓厚，又象是半山罩了白雾。

我不禁迷醉了！怔怔坐在飞泷的对面凝望，忽然从左边山坡上下来几个人——搢绅样的态度，站在我的斜对面，指点评论，我无意中对他们望了望，在他们怅惘怜乞的脸上，使我发觉了一件不幸的认识，我平日觉得人生事业的成功，是有无上的光荣，而这时我总觉成功实在是最伤心的事，并且是最有限的事。当我未到华严之前，我心灵中充满了无限的渴望，这个渴望增我许多生趣；我有时坐在葡萄架下看云天飘渺，我便在云端里造无穷的意象，那时白云作了我温柔的褥子。蓝天作了我遮日的屏风，月亮作了我的枕头；我安静睡在那里，永远不会想到失望的苦痛；——现在呢，华严是在我的眼睛里；和从那烂湿的污泥，爬到高坡上时的艰难；所得到的代价，当时的喜悦，只一声的长叹表示出来了；现在心里所有的除了忏悔和沉闷——间或含着些羞耻和惭愧的念头外，没有更多的思想了。

丞姐依旧兴高采烈，她发起一同照相，作了游华严的纪念；我没什么意见，因坐在乃和的旁边，手里拿着我唯一的良伴——日记本——对着瀑布下面潺潺的细流，寄我无穷的深意，和怅惘的情绪，照相我始终没有在意。

我好思虑的心，这时更跑到绝路上去了！我想到广漠的世界，只有一面真理的镜子是透明的，除了这面真理的镜子外，便

全都有色彩了，无论什么人要是不拿那赤裸裸透明的真理镜子来照，自己是永远不认识自己，也更不认识别人了。

一个人被认识是最不容易的事，也是最不幸的事，我永不希望人们知道我，因为我是流动的，是矛盾的，是有限的；人们认识了我，便是苦了自己。

去年的夏天，一个黄昏里，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正是下过一阵暴雨之后，斜阳从一带深碧的树林里，反射在白色的粉墙上，放出灿烂的金光，映出疏淡的树影；阵阵微风，吹过醉人的玫瑰花香。我独自坐在荼蘼架下，看被雨洗过的树叶，格外显得翠绿，衬着那如美人带酒，娇媚无力的红花，加倍使人迷醉了；那时我的朋友澄如，她从外面进来，拿着雨伞指着我说："这种美景，——在这所房子，除了你谁来享受?"我听了这话很觉不安——我相信多和一个人接触便多一重苦恼。

我有时觉得我的生命太短促，不够我使用；有时我又觉得一天好象一年，实在太长久了，竟没有法子消遣。

吃饭，穿衣服，住房子，真是一件大事！不过若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是为吃饭，穿衣服，住房子，而生活的，"我一定觉得那个人太轻视我了。我一定要为自己申辩，或者还要恨说这个话的人；但是我今天认识我自己了，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服，住房子，我真不知道还为什么？不过在全世界全人类组织体中的一个小我，原值不得什么。

现在我悄悄站在瀑布面前，看那不断的激湍，心里禁不住乱跳，我想若使我把躯壳交给他，这洁白的飞泉里就染上尘垢了！——其实用不到顾及这些，不过没有勇气的我，这一念也未尝不能造成未来万劫之因了！

我自己不自觉，对着那三千尺的华严泷，神往了多少时候；不过最后，在我麻木的心里，又起了变动，我仿佛看见，那飞泷

里，所喷出来的水烟，都含着神秘的暗示；假若我这时是在水烟的中心，身上的污汗一定消涤无余，若再到了飞烟的深处，我的心——尘俗的心，——一定由极热而变到极冷，极浊而变极清，便是那不可捉摸的灵魂，也要同水烟搅和起来，随着空气的激荡，送到未来的许多游客脸上身上，更浸入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消了污汗，息了罪恶之愤火，灭了贪狠的欲望，而投降了伟大的自然。

绵绵不断的思想，忽被冷不防的一击而打断了，回头又见丞姐含笑说："还不让开，有人要在此地照像。"我无奈只得懒懒地走开了，回头看见秀姐还默默地蹲在山涧旁边，玩弄那石缝中的流水，丞姐叫了她两声，她才惊觉，深深地长叹一声躲开了。

那几个游人照完了像，他们不知想起什么来了，跑到我们面前打探我们的来历。我们和他们言语不通，始终不能彼此了解，后来引导我们来的那位山田先生替我们作了翻译。他们听说我们是中国的女学生，脸上的惊奇色，使我们震惊；后来他们拿出一张名片来，叫我们随意写几个字，或几句话作个游华严遇见我们的纪念；其实我真嫌他们多余，我接了片子不知写什么好，沉吟了半天，才随意把我那时的感想，作成一首短诗给他们道：——

"唉！庄严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藐小的更藐小了！
纯洁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尘浊的更尘浊了！
用你的泪洗清了吧！
用你的爱臂环抱了吧！
生命的认识者，向你膜拜了！"

我们拿了片子，离开我们回去了。四面不透日光的深山里，罩上将近黄昏的微雾，更觉得阴深幽秘了。同来的伴侣，也来催

我归去；我不能对她们宣示我心头的隐秘，只得勉强离开灵魂的恋者，受那刺心离别的苦痛了！

我一壁扶着那石缝中的石根，向上攀缘，我竟忘了我这时足所履的地方，是上不接天日，下不着平地，是半山上的险径，两只眼睛，只管注视那多情的碧水，由不得流下泪来！

唉！险径走完了，到了山顶的平地上，要助人惛然的，是那将要下山的斜阳，照着那山阴下几株杜鹃，犹徘徊不忍归去，这情景更摧断我的愁肠，再回头，华严已经又是已往的印象了！

最后的命运

突如其来的怅惘，不知何时潜踪，来到她的心房，她默默无言，她凄凄似悲。那时正是微雨晴后，斜阳正艳，葡萄叶上滚着圆珠，荼蘼花儿含着余泪，凉飙呜咽正苦，好似和她表深刻的同情！

碧草舒齐的铺着，松荫沉沉的覆着；她含羞凝眸，望着他低声说："这就是最后的命运吗？"他看着她微笑道："这命运不好吗？"她沉默不答。

松涛慷慨激烈的唱着，似祝她和他婚事的成功。

这深刻的印象，永远留在她和他的脑里，有时变成温柔的安琪儿，安慰她干燥的生命；有时变成幽闷的微菌，满布在她的全身血管里，使她怅惘！使她烦闷！

她想"人们驾着一叶扁舟，来到世上，东边飘泊，西边流荡，没有着落固然是苦，但有了结束，也何尝不感到平庸的无聊呢？"

爱情如幻灯，远望时光华灿烂，使人沉醉，使人迷恋，一旦着迹，便觉味同嚼蜡，但是她不解，当他求婚时，为什么不由得就答应他了呢？她深憾自己的情弱，易动！回想到独立苍冥的晨光里，东望滚滚江流，觉得此心赤裸裸毫无牵扯，呵！这是如何的壮美呵！

现在呢！柔韧的密网缠着，如饮醇醪，沉醉着，迷惘着！上帝呵！这便是人们最后的命运吗？

她凄楚着，沉思着，不觉得把雨后的美景轻轻放过，黄昏的灰色幕，罩住世界的万有，一切都消沉在寂静里，她不久也被睡魔引入胜境了！

生命的光荣

——叩苍从狱中寄来的信

这阴森惨凄的四壁，只有一线的亮光，闪烁在这可怕的所在，暗陬里仿佛狞鬼睁视，但是朋友！我诚实的说吧，这并不是森罗殿，也不是九幽十八层地狱，这原来正是覆在光天化日下的人间哟！

你应当记得那一天黄昏里，世界呈一种异样的淆乱，空气中埋伏着无限的恐惧。我们正从十字街头走过，虽然西方的彩霞，依然罩在滴翠的山巅，但是这城市里是另外包裹在黑幕中，所蓄藏的危机时时使我们震惊。后来我们看见槐树上，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峰如同失了神似的“哎哟”一声，用双手掩着两眼，忙忙跑开。回来之后，大家的心魂都仿佛不曾归窍似的，……过了很久峰才舒了一口气，凄然叹道：“为什么世界永远的如是惨淡？命运总是如饿虎般，张口向人间搏噬!?”自然啦，峰当时可算是悲愤极了，不过朋友你知道吧！不幸的我，一向深抑的火焰，几乎悄悄焚毁了我的心，那时我不由的要向天发誓，我暗暗咒诅道：“天！这纵使是上苍的安排，我必以人力挽回，我要扫除毒氛恶气，我要向猛虎决斗，我要向一切的强权抗冲……”这种的决心我虽不会明白告诉你们，但是朋友，只要你曾留意，你应当看见我眼内爆烈的火星。

后来你们都走了，我独自站在院子里，只见宇宙间充满了冷

月寒光，四境如死的静默。我独自厮守着孤影，我曾怀疑我生命的荣光。在这世界上，我不是巍峨的高山，也不是湛荡的碧海，我真微小，微小如同阴沟里的萤虫，又仿佛冢间闪荡的鬼火，有时虽也照见芦根下横行跋扈的螃蟹，但我无力使这霸道的足迹，不在人间践踏。

朋友！我独立凄光下，由寂静中，我体验出我全身血液的滚沸，我听见心田内起了爆火，我深自惊讶。呵！朋友！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天在马路上所看见的惨剧，你应也深深的记得：

那天似乎怒风早已诏示人们，不久将有可怕的惨剧出现。我们正在某公司的楼上，向那热闹繁华的马路瞭望，忽见许多青年人，手拿白旗向这边进行。忽然间人声鼎沸如同怒潮拍岸，又象是突然来了千军万马。这一阵紊乱，真不免疑心是天心震怒。我们正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忽听霹拍一阵连珠炮响，呵！完了！完了！火光四射，赤血横流。几分钟之后，人们有的发狂似的掩面而逃，有的失神发怔。等到马路上人众散尽，唉！朋友！谁想到这半点钟以前，车水马龙的大马路，竟成了新战场！愁云四裹，冷风凄凄，魂凝魄结，鬼影憧憧，不但行人避路，飞鸦也不敢停留，几声哑哑飞向天阊高处去了。

朋友！我恨呵！我怒呵！当时我不住用脚跺那楼板，但是有什么用处，只不过让那些没有同情的人类，将我推搡下楼。我是弱者，我只得含着眼泪回家，我到了屋里，伏枕放量痛哭。我哭那锦绣河山，污溅了凌践的血腥；我哭那皇皇中华民族，被虎噬狼吞的奇辱；更哭那睡梦沉酣的顽狮，白有好皮囊，原来是百般撩拨，不受影响。唉！天呵！我要叩穹苍，我要到碧海，虔诚的求乞醒魂汤。

可怜我走遍了荒漠，经过崎岖的山峦，涉过汹涌的碧海，我尚未曾找到醒魂汤，却惹恼了为虎作伥的厉鬼，将我捉住，加我

以造反的罪名，于是我从陡峭山巅，陨落在这所谓人间的人间。

朋友！在我的生命史上，我很可以骄傲，我领略过玉软香温的迷魂窟的生活，我品过游山逛海的道人生活……现在我要深深尝尝这囚牢的滋味，所以我被逮捕的时候，我并不诅咒，作了世间的人，岂可不遍尝世间的滋味？……当我走进刚足容身的牢里的时候，我曾酣畅的微笑着，呵！朋友，这自然会使你们怀疑，坐监牢还值得这样的夸耀？但是朋友！你如果相信我，我将坦白的告诉你说，世界最苦痛的事情，并不是身体的入牢狱，只是不能舒展的心狱。这话太微妙了；但是朋友！只要你肯稍微沉默的想一想，你当能相信我不是骗你呢。

这屋子虽然很小，但它不能拘束我心，不想到天边，不想到海角，我依然是自由，朋友你明白吗？我的心非常轻松，没有什么铅般的压迫，有，只是那未沥尽的热血在蒸沸。

今天我伏在木板上，似忧似醉的当儿，我的确把世界的整个体验了一遍，唉！我真象是不流的死沟水，永远不动的，伏在那里，不但肮脏，而且是太有限了。我不由得自己倒抽了一口气，但是我感谢上帝，在我死的以前，已经觉悟了，即使我的寿命极短促，然而不要紧；我用我纯挚的热血为利器，我要使我的死沟流，与荡荡的大海洋相通，那么我便可成为永久的，除非海枯石烂了，我永远是万顷中的一滴。朋友！牢狱并不很坏，它足以陶熔精金。

昨夜风和雨，不住的敲打这铁窗，这也许有许多的罪囚，要更觉得环境的难堪；但我却只有感谢，在铁窗风雨下，我明白什么是生命的光荣。

按罪名我或不至于死，不过从进来时，审问过一次后，至今还没有消息。今早峰替我送来书和纸笔，真使我感激，我现在不恐惧，也不发愁，虽然想起兰为我担惊受怕，有点难过，但是再

一想“英雄的忍情，便是多情”的一句话，我微笑了，从内心里微笑了。兰真算知道我，我对她只有膜拜，如同膜拜纯洁圣灵的女神一般。不过还请你好好的安慰她吧！倘然我真要到断头台的时候，只要她的眼泪滴在我的热血上，我便一切满足了。至于儿女情态，不是我辈分内事……我并不急于出狱，我虽然很愿意看见整个的天，而这小小的空隙已足我游仞了。

我四周围的犯人很多，每到夜静更深的时候，有低默的呜咽，有浩然的长叹。我相信在那些人里，总有多一半是不愿犯罪，而终于犯罪的，唉！自然啦，这种社会底下，谁是叛徒，谁是英雄？真有点难说吧！况且设就的天罗地网，怎怪得弱者的陷落？朋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该作什么？让世界永远埋在阴惨的地狱里吗？让虎豹永远的猖獗吗？朋友呵！如果这种恐慌不去掉，我们情愿地球整个的毁灭，到那时候一切死寂了，便没有心焰的火灾，也没有凌迟的恐慌和苦痛。但是朋友要注意，我们是无权利存亡地球的，我们难道就甘心作走狗吗？唉！我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哟。

我在这狭逼囚室里，几次让热血之海沉没了。朋友呵！我最后只有祷祝，只有恳求，青年的朋友们，认清生命的光荣……

美 丽 的 姑 娘

他捧着女王的花冠，向人间寻觅你——美丽的姑娘！

他如深夜被约的情郎，悄悄躲在云幔之后，觑视着堂前的华烛高烧，欢宴将散。红莓似的醉颜，朗星般的双眸，左右流盼。但是，那些都是伤害青春的女魔，不是他所要寻觅的你——美丽的姑娘！

他如一个流浪的歌者，手拿着铜钹铁板，来到三街六巷，慢慢的唱着醉人心魄的曲调，那正是他的诡计，他想利用这迷醉的歌声寻觅你，他从早唱到夜，惊动多少娇媚的女郎。她们如中了邪魔般，将他围困在街心，但是那些都是粉饰青春的野蔷薇，不是他所要寻觅的你——美丽的姑娘！

他如一个隐姓埋名的侠客，他披着白羽织成的英雄氅，腰间挂着莫邪宝剑；他骑着嘶风啮雪的神驹，在一天的黄昏里，来到这古道荒林。四壁的山色青青，曲折的流泉冲激着沙石，发出悲壮的音韵，茅屋顶上萦绕着淡淡的炊烟和行云。他立马于万山巅。

陡然看见你独立于群山前，——披着红色的轻衫，散着满头发光的丝发，注视着遥远的青天，噢！你象征了神秘的宇宙，你美化了人间。——美丽的姑娘！

他将女王的花冠扯碎了，他将腰间的宝剑，划开胸膛，他掏出赤血淋漓的心，拜献于你的足前。只有这宝贵的礼物，可以献纳。支配宇宙的女神，我所要寻觅的你——美丽的姑娘！

那女王的花冠，它永远被丢弃于人间！

窗 外 的 春 光

几天不曾见太阳的影子，沉闷包围了她的心。今早从梦中醒来，睁开眼，一线耀眼的阳光已映射在她红色的壁上，连忙披衣起来，走到窗前，把洒着花影的素幔拉开。前几天种的素心兰，已经开了几朵，淡绿色的瓣儿，衬了一颗朱红色的花心，风致真特别，即所谓“冰洁花丛艳小莲，红心一缕更嫣然”了。同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喷鼻醒脑，平板的周遭，立刻涌起波动，春神的薄翼，似乎已扇动了全世界凝滞的灵魂。

说不出是喜悦，还是惆怅，但是一颗心灵涨得满满的，——莫非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不，这连她自己都不能相信；然而仅仅是为了一些过去的眷恋，而使这颗心不能安定吧！本来人生如梦，在她过去的生活中，有多少梦影已经模糊了，就是从前曾使她惆怅过，甚至于流泪的那种情绪，现在也差不多消逝净尽，就是不曾消逝的而在她心头的意义上，也已经变了色调，那就是说从前以为严重了不得的事，现在看来，也许仅仅只是一些幼稚的可笑罢了！

兰花的清香，又是一阵浓厚的包袭过来，几只蜜蜂嗡嗡的在花旁兜着圈子，她深切的意识到，窗外已充满了春光；同时二十年前的一个梦影，从那深埋的心底复活了：

一个仅仅十零岁的孩子，为了脾气的古怪，不被家人们的了解，于是把她送到一所囚牢似的教会学校去寄宿。那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一个五十岁的老处女，对于孩子们管得异常严

厉，整月整年不许孩子走出那所建筑庄严的楼房外去；四围的环境又是异样的枯燥，院子是一片沙土地；在角落里时时可以发现被孩子们踏陷的深坑，坑里纵横着人体的骨骼，没有树也没有花，所以也永远听不见鸟儿的歌曲。

春风有时也许可怜孩子们的寂寞吧！在那洒过春雨的土地上，吹出一些青草来——有一种名叫“辣辣棍虣”的，那草根有些甜辣的味儿，孩子们常常伏在地上，寻找这种草根，放在口里细细的嚼咀；这可算是春给她们特别的恩惠了！

那个孤零的孩子，处在这种阴森冷漠的环境里，更是倔强，没有朋友，在她那小小的心灵中，虽然还不曾认识什么是世界；也不会给这个世界一个估价，不过她总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有些乏味；她追求另一个世界。在一个春风吹得最起劲的时候，她的心也燃烧着更热烈的希冀，但是这所囚牢似的学校，那一对黑漆的大门仍然严严的关着，就连从门缝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只是一个梦想。于是在下课后，她独自跑到地窖里去，那是一个更森严可怕的地方，四围是石板作的墙，房顶也是冷冰冰的大石板，走进去便有一股冷气袭上来，可是在她的心里，总觉得比那死气沉沉的校舍，多少有些神秘性吧。最能引诱她当然还是那几扇矮小的窗子，因为窗子外就是一座花园。这一天她忽然看见窗前一丛蝴蝶兰和金钟罩，已经盛开了，这算给了她一个大诱惑，自从发现了这窗外的春光后，这个孤零的孩子，在她生命上，也开了一朵光明的花，她每天象一只猫儿般，只要有工夫，便蜷伏在那地窖的窗子上；默然的幻想着窗外神秘的世界。

她没有哲学家那种富有根据的想象，也没有科学家那种理智的头脑，她小小的心，只是被一种天所赋与的热情紧咬着。她觉得自己所坐着的这个地窖，就是所谓人间吧——一切都是冷硬淡漠，而那窗子外的世界却不一样了。那里一切都是美丽的，和谐

的，自由的吧！她欣羡着那外面的神秘世界，于是那小小的灵魂，每每跟着春风，一同飞翔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那盛开着美丽的花丛中翱翔着，有时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小鸟，直扑天空，伏在柔软的白云间甜睡着。她整日支着颐不动不响的尽量陶醉，直到夕阳逃到山背后，大地垂下黑幕时，她才怏怏的离开那灵魂的休憩地，回到陌生的校舍里去。

她每日每日照例的到地窖里来，——一直过完了整个的春天。忽然她看见蝴蝶兰残了，金钟罩也倒了头，只剩下一丛深碧的叶子，苍茂的在薰风里撼动着，那时她竟莫明其妙的流下眼泪来。这孩子真古怪得可以，十零岁的孩子前途正远大着呢，这春老花残，绿肥红瘦，怎能惹起她那么深切的非感呢?！但是孩子从小就是这样古怪，因此她被家人所摒弃，同时也被社会所摒弃。在她的童年里，便只能在梦境里寻求安慰和快乐，一直到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一切，她终成了一个疏狂孤介的人，在她三十年的岁月里，只有这些片段的梦境，维系着她的生命。

阳光渐渐的已移到那素心兰上，这目前的窗外春光，撩拨起她童年的眷恋，她深深的叹息了：“唉，多缺陷的现实的世界呵！在这春神努力的创造美丽的刹那间，你也想遮饰起你的丑恶吗?人类假使的连这些梦影般的安慰也没有，我真不知道人们怎能延续他们的生命哟!”

但愿这窗外的春光，永驻人间吧！她这样虔诚的默祝着，素心兰象是解意般的向她点着头。

月下的回忆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满布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漱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

他们两人的争论，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举首问明月，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她的吟声未竭，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互相问道："今天是阴历几时？有月亮吗？"有的说十五；有的说十七；有的说十六，漱玉高声道："不用争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子豪说："既是十六，月光应当还是圆的，怎么这时候还没有看见出来呢？"淡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象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颜色和丹砂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时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

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鹧鸪也吓得飞起来了。

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诵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

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地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专等照这形形式式的电影；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憔悴带黄色的面庞，受压迫含抑闷的眼光，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印入心幕了。

进了课堂，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一个三十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之部”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这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他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这个很自然……

“这是那里来的，不是日本人吗?”靠着我站在这边的两个小学生在那窃窃私语，遂打断我的思路，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过了些时，那个较小的学生说：“这是支那北京来的，你没有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原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不久，我们出了这课堂，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划脚演说："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吗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正和吗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他们已经中了吗啡果的毒了！……

"中了毒无论怎样，终久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是谁开的？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吗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卒业生呵！"

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口里不住的诅咒，眼泪不竭的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邪形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呼啸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象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更奇怪的，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她们那种样子，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她们门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亏他穿的是西装，她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他才得脱了虎口。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从胡同的那一头，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啸的暗号，他回头一看，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

唉！这不是吗啡果的种子，开的沉沦的花吗？

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忽然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

“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

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地海水，放出寒栗的光芒来；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她，好象怜她，又好象恼她；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若没这有形的她，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无形无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

夜深了！月儿的影子偏了，我们又从来处去了。

秋光中的西湖

我象是负重的骆驼般，终日不知所谓的向前奔走着。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这种不能喘气的生涯，不容再继续了，因此便决定到西湖去，略事休息。

在匆忙中上了沪杭甬的火车，同行的有朱、王二女士和建，我们相对默然的坐着。不久车身蠕蠕而动了，我不禁叹了一口气道："居然离开了上海。"

"这有什么奇怪，想去便去了!"建似乎不以我多感慨的态度为然。

查票的人来了，建从洋服的小袋里掏出了四张来回票，同时还带出一张小纸头来，我捡起来，看见上面写着："到杭州：第一大吃而特吃，大玩而特玩……"`真滑稽，这种大计划也值得大书而特书，我这样说着递给朱、王二女士看，她们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来到嘉兴时，天已大黑。我们肚子都有些饿了，但火车上的大菜既贵又不好吃，我便提议吃茶叶蛋，便想叫茶房去买，他好象觉得我们太吝啬，坐二等车至少应当吃一碗火腿炒饭，所以他冷笑道："要到三等车里才买得到。"说着他便一溜烟跑了。

"这家伙真可恶!"建愤怒的说着，最后他只得自己跑到三等车去买了来。吃茶叶蛋我是拿手，一口气吃了四个半，还觉得肚子里空无所有，不过当我伸手拿第五个蛋时，被建一把夺了去，一面埋怨道："你这个人真不懂事，吃那么许多，等些时又要闹

胃痛了。”

这一来只好咽一口唾沫算了。王女士却向我笑道：“看你个子很瘦小，吃起东西来倒很凶！”其实我只能吃茶叶蛋，别的东西倒不可一概而论呢！——我很想这样辩护，但一转念，到底觉得无谓，所以也只有淡淡的一笑，算是我默认了。

车子进杭州城站时，已经十一点半了，街上的店铺多半都关了门，几盏黯淡的电灯，放出微弱的黄光，但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却吵成一片，挤成一堆，此外还有那些客栈的招揽生意的茶房，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才打出重围叫了黄包车到湖滨去。

车子走过那石砌的马路时，一些熟习的记忆浮上我的观念界来。一年前我同建曾在这幽秀的湖山中作过寓公，转眼之间早又是一年多了，人事只管不停的变化，而湖山呢，依然如故，清澈的湖波，和笼雾的峰峦似笑我奔波无谓吧！

我们本决意住清泰第二旅馆，但是到那里一问，已经没有房间了，只好到湖滨旅馆去。

深夜时我独自凭着望湖的碧栏，看夜幕沉沉中的西湖。天上堆叠着不少的雨云，星点象怕羞的女郎，踯躅于流云间，其光隐约可辨。十二点敲过许久了。我才回到房里睡下。

晨光从白色的窗幔中射进来，我连忙叫醒建，同时我披了大衣开了房门。一阵沁肌透骨的秋风，从桐叶梢头穿过，飒飒的响声中落下了几片枯叶，天空高旷清碧，昨夜的雨云早已躲得无影无踪了。秋光中的西湖，是那样冷静，幽默，湖上的青山，如同深纽的玉色，桂花的残香，充溢于清晨的气流中。这时我忘记我是一只骆驼，我身上负有人生的重担。我这时是一只紫燕，我翱翔在清隆的天空中，我听见神祇的赞美歌，我觉到灵魂的所在地，……这样的，被释放不知多少时候，总之我觉得被释放的那

一霎那，我是从灵宫的深处流出最惊喜的泪滴了。

建悄悄的走到我的身后，低声说道："快些洗了脸，去访我们的故居吧!"

多怅惘呵，他惊破了我的幻梦，但同时又被他引起了怀旧的情绪，连忙洗了脸，等不得吃早点便向湖滨路崇仁里的故居走去。到了弄堂门口，看见新建的一间白木的汽车房，这是我们走后唯一的新鲜东西。此外一切都不曾改变，墙上贴着一张招租的帖子，一看是四号吉房招租……"呀！这正是我们的故居，刚好又空起来了，喂，隐！我们再搬回来住吧!"

"事实办不到……除非我们发了一笔财……"我说。

这时我们已到那半开着的门前了，建轻轻推门进去。小小的院落，依然是石缝里长着几根青草，几扇红色的木门半掩着。我们在客厅里站了些时，便又到楼上去看了一遍，这虽然只是最后几间空房，但那里面的气氛，引起我们既往的种种情绪，最使我们觉到怅然的是陈君的死。那时他每星期六多半来找我们玩，有时也打小牌，他总是摸着光头懊恼的说道："又打错了!"这一切影象仍逼真的现在目前，但是陈君已作了古人，我们在这空洞的房子里，沉默了约有三分钟，才怅然的离去。走到弄堂门的时候，正遇到一个面熟的娘姨——那正是我们邻居刘君的女仆，她很殷勤的要我们到刘家坐坐。我们难却她的盛意，随她进去。刘君才起床，他的夫人替小孩子穿衣服。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够使她们惊诧了。谈了一些别后的事情，抽过一支烟后，我们告辞出来。到了旅馆里，吃过鸡丝面，王、朱两位女士已在湖滨叫小划子，我们讲定今天一天玩水，所以和船夫讲定到夜给他一块钱，他居然很高兴的答应了。我们买了一些菱角和瓜子带到划子上去吃。船夫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忠厚老头子，他洒然的划着。温和的秋阳照着我——使全身的筋肉都变成松缓，懒洋洋的靠在长方形

的藤椅背上。看着划桨所激起的波纹，好象万道银蛇蜿蜒不息。这时船已在三潭印月前面，白云庵那里停住了。我们上了岸，走进那座香烟阒然的古庙，一个老和尚坐在那里向阳。菩萨案前摆了一个签筒，我先抱起来摇了一阵，得了一个上上签，于是朱、王二女士同建也都每人摇出一根来。我们大家拿了签条嘻嘻哈哈笑了一阵，便拜别了那四个怒目咧嘴的大金刚，仍旧坐上船向前泛去。

船身微微的撼动，仿佛睡在儿时的摇篮里，而我们的同伴朱女士，她不住的叫头疼。建象是天真般的同情地道："对了，我也最喜欢头疼，随便到那里去，一吃力就头疼，尤其是昨夜太劳碌了不曾睡好。"

"就是这话了，"朱女士说："并且，我会晕车！"

"晕车真难过……真的呢！"建故作正经的同情她，我同王女士禁不住大笑，建只低着头，强忍住他的笑容，这使我更要大笑。船泛到湖心亭，我们在那里站了些时，有些感到疲倦了，王女士提议去吃饭。建讲："到了实行我'大吃而特吃'的计划的时候了。"

我说："如要大吃特吃，就到'楼外楼'去吧，那是这西湖上有名的饭馆，去年我们曾在这里遇到宋美龄呢！"

"哦，原来如此，那我们就去吧！"王女士说。

果然名不虚传，门外停了不少辆的汽车，还有几个丘八先生点缀这永不带有战争气氛的湖边。幸喜我们运气好，仅有唯一的一张空桌，我们四个人各霸一方，但是我们为了大家吃得痛快，互不牵掣起见，各人叫各人的菜，同时也各人出各人的钱，结果我同建叫了五只湖蟹，一尾湖鱼，一碗鸭掌汤，一盘虾子冬笋；她们二位女士所叫的菜也和我们大同小异。但其中要推王女士是个吃喝能手，她吃起湖蟹来，起码四五只，而且吃得又快又干

净。再衬着她那位最不会吃湖蟹的朋友朱女士，才吃到一个的时候，便叫起头疼来。

“那么你不要吃了，让我包办吧！”王女士笑嘻嘻的说。

“好吧！你就包办，……我想吃些辣椒，不然我简直吃不下饭去。”朱女士说。

“对了，我也这样，我们两人真是事事相同，可以说百分之九九一样，只有一分不一样……”建一本正经的说。

“究竟不同是那一分呢！”王女士问。

“你真笨伯，这点都不知道，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呵！”建说。

这时朱女士正捧着一碗饭待吃，听了这话笑得几乎把饭碗摔到地上去。

“简直是一群疯子，”我心里悄悄的想着，但是我很骄傲，我们到现在还有疯的兴趣。于是把我们久已抛置的童年心情，从坟墓里重新复活，这不能说这不是奇迹罢！

黄昏的时候，我们的船荡到艺术学院的门口，我同建去找一个朋友，但是他已到上海去了。我们嗅了一阵桂花的香风后，依然上船。这时凉风阵阵的拂着我们的肌肤，朱女士最怕冷，裹紧大衣，仍然不觉得暖，同时东方的天边已变成灰黯的色彩，虽然西方还漾着几道火色的红霞，而落日已堕到山边，只在我们一霎眼的工夫，已经滚下山去了。远山被烟雾整个的掩蔽着，一望苍茫。小划子轻泛着平静的秋波，我们好象驾着云雾，冉冉的已来到湖滨。上岸时，湖滨已是灯火明耀，我们的灵魂跳出模糊的梦境。虽说这马路上依然是可以漫步无碍，但心情却已变了。回到旅馆吃了晚饭后，我们便商量玩山的计划：上山一定要坐山兜，所以叫了轿班的头老，说定游玩的地点和价目。这本是小问题，但是我们却充分讨论了很久：第一因为山兜的价钱太贵，我同朱

女士有些犹疑；可是建同王女士坚持要坐，结果是我们失败了，只得让他们得意扬扬的吩咐轿班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来。

今日是十月九日——正是阴历重九后一日，所以登高的人很多，我们上了山兜，出涌金门，先到净慈观去看浮木井——那是济颠和尚的灵迹。但是在我看来不过一口平凡的井而已，所闻木头浮在当中的话，始终是半信半疑。

出了净慈观又往前走，路渐荒芜，虽然满地不少黄色的野花，半红的枫叶，但那透骨的秋风，唱出飒飒瑟瑟的悲调，不禁使我又悲又喜。象我这样劳碌的生命，居然能够抽出空闲的时间来听秋蝉最后的哀调，看枫叶鲜艳的色彩，领略丹桂清绝的残香，——灵魂绝对的解放，这真是万千之喜。但是再一深念，国家危难，人生如寄，此景此色只是增加人们的哀痛，又不禁悲从中来了……我尽管思绪如麻，而那抬山兜的伕子，不断的向前进行，渐渐的已来到半山之中。这时我从兜子后面往下一看，但见层崖叠壁，山径崎岖，不敢胡思乱想了。捏着一把汗，好容易来到山顶，才吁了一口长气，在一座古庙里歇下了。

同时有一队小学生也兴致勃勃的奔上山来，他们每人手里拿了一包水果一点吃的东西，都在庙堂前面院子里的雕栏上坐着边唱边吃。我们上了楼，坐在回廊上的藤椅上，和尚泡了上好的龙井茶来，又端了一碟瓜子。我们坐在藤椅上，东望西湖，漾着滟滟光波；南望钱塘，孤帆飞逝，激起白沫般的银浪。把四围无限的景色，都收罗眼底。我们正在默然出神的时候，忽听朱女士说道：“适才上山我真吓死了，若果摔下去简直骨头都要碎的，等会儿我情愿走下去。”

“对了，我也是害怕，回头我们两人走下去罢，让她们俩坐轿！”建说。

“好的，”朱女士欣然的说。

我知道建又在使促狭，我不禁望着他好笑。他格外装得活象说道："真的，我越想越可怕，那样陡削的石级，而且又很滑，万一伕子脚一软那还了得，……"建补充的话和他那种强装正经的神气，只惹得我同王女士笑得流泪。一个四十多岁的和尚，他悄然坐在大殿里，看见我们这一群疯子，不知他作何感想，但见他默默无言只光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景。也许他也正忍俊不禁，所以只好用他那眼观鼻，鼻观心的苦功罢！我们笑了一阵，喝了两遍茶才又乘山兜下山。朱女士果然实行她步行的计划，但是和她表同情的建，却趁朱女士回头看山景的一刹那，悄悄躲在轿子里去了。

"喂！你怎么又坐上去?"朱女士说。

"呀！我这时忽然想开了，所以就不怕摔，……并且我还有一首诗奉劝朱女士不要怕，也坐上去罢!"

"到底是诗人，……快些念来我们听听罢!"我打趣他。

"当然，当然，"他说着便高声念道："坐轿上高山，头后脚在先。请君莫要怕，不会成神仙。"

这首诗又使得我们哄然大笑。但是朱女士却因此一劝，她才不怕摔，又坐上山兜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龙井的前面斋堂里吃了一顿素菜。那个和尚说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我因问他是不是北方人。他说："是的，才从北方游方驻扎此地。"这和尚似乎还文雅，他的庙堂里挂了不少名人的字画，同时他还问我在什么地方读书，我对他说家里蹲大学，他似解似不解诺诺连声的应着，而建的一口茶已喷了一地。这简直是太大煞风景，我连忙给了他三块钱的香火资，跑下楼去。这时日影已经西斜了，不能再流连风景。不过黄昏的山色特别富丽，彩霞如垂幔般的垂在西方的天际，青翠的岗峦笼罩着一层干绡似的烟雾，新月已从东山冉冉上升，远远如弓形的白堤和明净的西湖都笼在沉沉暮霭中。我们的

心灵浸醉于自然的美景里，永远不想回到热闹的城市去，但是轿夫们不懂得我们的心事，只顾奔他们的归程。“唷咿”一声山兜停了下来，我们翱翔着的灵魂，重新被摔到满是陷阱的人间。于是疲乏无聊，一切的情感围困了我们。

晚饭后草草收拾了行装，预备第二天回上海。这秋光中的西湖又成了灵魂上的一点印痕，生命的一页残史了。

可怜被解放的灵魂眼看着它垂头丧气的又进了牢囚。

十一，八日上海

我愿秋常驻人间

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试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滋。"柳永的《雪梅香辞》："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休赋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

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轧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

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汇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常存，而倏忽的生命，譬诸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

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

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极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象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

当霜薄风清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

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之，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丰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

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积垢；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实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星　　夜

在璀灿的明灯下，华筵间，我只有悄悄的逃逝了，逃逝到无灯光，无月彩的天幕下。丛林危立如鬼影，星光闪烁如幽萤，不必伤繁华如梦，——只这一天寒星，这一地冷雾，已使我万念成灰，心事如冰！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和颠连，我具有的是夜莺的眼，不断的在密菁中寻觅，我看见幽灵的狞羡，我看见黑暗中的灵光！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杜鹃的舌，不断的哀啼于花荫。枝不残，血不干，这艰辛的旅途便不曾走完！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深刻惨凄的心情，不断的追求伤毁者的呻吟与悲哭——这便是我生命的燃料，虽因此而灵毁成灰，亦无所怨！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血迹狼藉的心和身，纵使有一天血化成青烟。这既往的鳞伤，料也难掩埋！咳！因之我不能慰人以柔情，更不能予人以幸福，只有这辛辣的心锥时时刺醒人们绮丽的春梦，将一天欢爱变成永世的咒诅！自然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报复！

在璀灿的明灯下，华筵间，我只有悄悄逃逝了！逃逝到无灯光，无月彩的天幕下。丛林无光如鬼影，星光闪烁如幽萤，我徘徊黑暗中，我踯躅星夜下，我恍如亡命者，我恍如逃囚，暂时脱

下铁锁和镣铐。不必伤繁华如梦——只这一天寒星，这一地冷雾，已使我万念成灰，心事如冰！

秋　　声

我曾酣睡于温柔芬芳的花心，周围环绕着旖旎的花魂，和美丽的梦影；我曾翱翔于星月之宫，我歌唱生命的神秘，那时候正是芳草如茵，人醉青春！

不知几何年月，我为游戏来到人间，我想在这里创造更美丽的梦境，更和谐的人生。谁知不幸，我走的是崎岖的路程，那里没有花没有树，只有墙颓瓦碎的古老禅林，一切法相，也只剩了剥蚀的残身！

我踯躅于憧憧的鬼影之中，眷怀着绮丽的旧梦，忽然吹来一阵歌声，嘹栗而凄清，它似一把神秘的钥匙，掘起我心深处的伤痛。

我如荒山的一颗陨星，从前是有着可贵的光耀，而今已消失无踪！

我如深秋里的一片枯叶，从前虽有着可爱的青葱，而今只飘零随风！

可怕的秋声！世间竟有幸福的人，他们正期望着你的来临，但，请你千万莫向寒窗悲吟，那里面正昏睡着被苦难压迫的病人，他的一切都埋没于华年的匆匆，而今是更荷着一切的悲愁，正奔赴那死的途程。这阵阵的悲吟怕要唤起他葬埋了的心魂，徘徊于哀伤的荒冢！

呵！秋声！你吹破青春的忧境，你唤醒长埋的心魂——这原是运命的播弄，我何敢怒你的残忍！

醉　　鬼

黄昏的使者来了，万物立刻笼罩上一层灰白的软幕。那时我们正从火车上下来，疲倦的精神，受一阵寒森森的凉风洗涮了，兴奋不少；我们倚在木桥的两栏，等候过江的火轮。远远一缕白烟，和游龙般在空气中荡漾，渐渐送到汽笛的呜呜声了，在这声音中，告诉乘客们快到的消息，现在他们起始准备了。一个中年妇人提起包裹，更向外挤了挤，站在码头的石阶上。

远远几个男人，仿佛是报馆访员的模样，唱着粗鄙的曲子，嘻嘻哈哈笑着向码头这边来。一个少女，长而黑的眼毛遮住眼珠，在那丛毛的露缝中，时时露出神异的奇光，站在那又宽又深的海滨，沉默地望着起伏的波浪出神，好象在那幽深的碧水里，卜她未来的命运，在那微含笑容的两颊上，表现她生命的潮流，正在不住的奔越。当她正仰头望那火轮的烟囱的时候，那几个少年的访员已到了她的面前，其中一个脸色红紫着，走路十分蹒跚，东西的摇摆着。经过少女的面前，他们便象发了狂似的，轻薄的狂笑起来，又唱起那粗鄙的曲子，后来他们竟动手了，其中的一个说：“美人儿！我们接个吻吧！”少女羞恼得抬不起头来，向一间杂货铺的门里躲避，他赶上一步说：“美人儿不要怕羞！这不值得什么！”一面便把少女抱在怀里，轻薄地吻了一阵放开了，他们的同伴都哈哈地笑着拥他走了。

天上的凉云，一朵朵向东飞去，冷风更吹得利害，马樱花都含羞合拢起来，和乌翎般的树叶刷刷价的响；半圆的月儿，躲在

云彩里，灯光有些惨淡，在那光辉里那个少女仿佛是含着不可告人的羞辱的泪，合掌在那神前，忏悔，两肩不住的耸动。

“啊！来了！来了！醉鬼来了！”我的胆小的同学梅生，惶急地叫着，我也被他吓住了，只有诅咒他们——“灵魂的堕落者”。那是那个少年已越走越近了，这不可思议的命运，——恶劣的含侮辱的命运，眼看就要临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这时不知不觉躲在一位教员的身后，心里象是安慰许多，然而别的同学都在那里焦急着，轻轻地喘着气道“呵！”

…………

在这惶惧的一刹那里，我脑子里忽然起了很大的一个波浪——惊怕的反动——我想，“他们不也是和我一样的人吗？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不！我在万牲园里，看见一个丑陋形状的老虎，摇尾，怒目对我望着的时候，我的心战了，然而他的眼睛没有虎那么大，也没有虎那样斑点的皮披在身上，他是穿着西服的人——是一个人——不过我觉得还比那老虎可怕，他的嘴虽不能把我吃下去，然而他的邪念和热烈的兽欲，是把我的灵魂压在万千钧的大石头下，浸在污臭的沟里，使我感着凄惨不可告人的苦痛和伤心！……他真不如一个猫，我家的花奴和小黑（都是猫的名字），他们常常一齐玩耍，玩到高兴的时候，他们也接吻，他们互相用舌头舐他们的面孔，然而他们是彼此情愿的，若果他们是不相识，他们绝不至这样亲热！他们不是比人类自然得多，道德得多吗？

…………

醉鬼离我们格外近了，我们的教员，拿着一根打狗棒作抵制的武器，东边西边，不住的拦遮，街上的秩序乱了，来看热闹的人，把我们团团围在坎心。

呜呜一声汽笛响了，船到岸了，我们等不得他们下定了锚，

我们便急忙逃上船去，心里默默祷告上帝，请他叫醉鬼不要再来了。

同伴们都拣好地方坐下，大家把惊得发跳的心脉，渐渐捺住了，便把这事作谈话的材料。

“醉鬼为什么会叫人怕得发抖?”同伴中的一个人发出这个问题来，人人都寂然了。过了些时漳文说：“我最怕他那红紫而带兽性犷暴的面孔，和那满了欲火，网着红丝的眼珠，在那眼珠里，含着不利人的恶意，和足以痛心的侮辱。”

“他为什么抱了那不相识的少女接吻，他们有爱情吗?”一个最小的同伴怀疑着这么问。

“你看见街上的野狗吗?他们看见人家厨房里，放着肥美的羊肉，他们便顾不得主人的鞭子的利害，张开那长吻把那肉吞下去了。……这个醉鬼和那野狗是没有多少分别的，他们的接吻，是强有力的欺凌弱小的表示，有什么爱情呢，你不看那少女羞的流泪吗?……他勉强人家，发泄他的兽欲，早把接吻的正义丧失了，只露出那丑恶的下层生活——兽欲冲动的表示——人怎么能忍受呢!”

“这真是无礼极了，他那象脱了美的大衣的猿猴，只叫人感一种说不出来的丑，比那吃人的猛虎还要可怕呢!

“人本来就是兽进化来的，平常谁还是穿着大衣，遮住他们的丑陋，……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高超点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兽性的人类，不过醉鬼是特别显著一点。”

“人类只有在他们跪在自然的女神的面前祈祷的一刹那，好象是纯粹的，是伟大的。在满了浮云的青天，偶尔清朗了，这也是可以多见的事，……除此以外，谁不是笼罩在黑暗和云雾里呢，……人们便靠着这一刹那的纯洁傲视一切了!”碧城谈着这个问题，那种沉着的态度，使我的寒毛管里好象浇了冰水一样。

我们都寂静了，悄悄望着照在海心的月光，银波不住的起伏，被浪头打溅的水花，和繁星般闪烁……拢岸的船渐渐离开码头，向海中飞驰，两岸的青山，懒赖地向后退去；我们的影子都浴在海水里，在夜的静寞的旅行里，忽然又听见扶梯下一阵喧闹，很熟习的笑声，直使得我们起一种不可思议的震吓，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都注视在楼梯下面，那个舱房里，只见他，把衣服脱了，露着青白色的胸膛，用手拍着唱起俚曲来，一边唱着，一边把头放在地板上，把两只脚带起来放在椅子上，忽然又把鞋脱了手舞着两只皮鞋，哈哈一阵大笑，没意识的动作，使得我们又怕又恼，只觉得他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兽类，不知将猖獗到什么地步。

我们的心紊乱极了，要躲无处躲，船这时正在海洋心；不躲实在是危险，谁能保不再勉强第二个弱者接吻呢！懊丧和绝望，立刻搅碎我的心，不禁要咒诅兽一样的人，更咒诅自己为什么懦弱到这个地步，但是咒诅尽管咒诅，战兢的心，仍深深浴在愁泪的苦海里，呵！天上的星！海边的月！以及青的山林，绿的波浪，不是是兽世界的点缀品，又有什么呢？……现在他唱得更高声了，几乎要震碎我脆弱的心。

…………

不久船到岸了，兽——和人一样的兽——他现在用可怕的大眼睛，瞪视着我们……我十分的心寒，但是我没有法子抵抗他，只默默的祈祷说："醉鬼呵！我求你，不要再继续表现你的丑恶了！我的心已经碎了，再碎便要成粉了！可怜我吧！"我仗着祈祷时希望的勇气急忙上了岸，坐上车子，车夫如飞的前奔，才算脱了这个大险！

醉　　后

（最是恼人拼酒，欲浇愁偏惹愁！回看血泪相和流）

我是世界上最怯弱的一个，我虽然硬着头皮说“我的泪泉干了，再不愿向人间流一滴半滴眼泪”，因此我曾博得“英雄”的称许，在那强振作的当儿，何尝不是气概轩昂……

北京城重到了，黄褐色的飞尘下，掩映着琥珀墙，琉璃瓦的房屋，疲骡瘦马，拉着笨重的煤车，一步一颠的在那坑陷不平的土道上，努力的走着；似曾相识的人们，坐着人力车，风驰电掣般跑过去了……一切不曾改观。可是疲惫的归燕呵，在那堆浪涌波掀的灵海里，都觉到十三分的凄惶呢！

车子走过顺城根，看见三四匹矮驴，摇动着它们项下琅琅的金铃，傲然向我冷笑，似笑我转战多年的败军，还鼓得起从前的兴致吗……

正是一个旖旎美妙的春天，学校里放了三天春假，我和涵、盐、琪四个人，披着残月孤星，和迷濛的晨雾奔顺城根来。雇好矮驴，跨上驴背，轻扬竹鞭，得得声紧，西山的路上骤见热闹。这时道旁笼烟含雾的垂柳枝，从我们的头上拂过，娇鸟轻啭歌喉，朝阳美意酣畅，驴儿们驮着这欣悦的青春主人，奔那如花如梦的前程，是何等的兴高采烈。……而今怎堪回首！归来的疲燕，裹着满身漂泊的悲哀；无情的瘦驴！请你不要逼视吧！

强抑灵波，防它捣碎了灵海，及至到了旧游的故地，惨淡白墙，陈迹依稀可寻，但沧桑几经的归客，不免被这荆棘般的陈迹，刺破那不曾复元的旧伤，强将泪液咽下，努力的咽下；我曾

被人称许我是“英雄”哟！

我静静在那里忏悔，我的怯弱，为什么总打不破小我的关头。我记得：我曾想象我是“英雄”的气概，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雌雄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的高峰上，傲然的下视人寰，仿佛说：我是为一切的不平，而牺牲我自己的；我是为一切的罪恶，而挥舞我的双剑的呵！“英雄”，伟大的英雄，这是多么可崇拜的，又是多么可欣慰的呢！

但是怯弱的人们，是经不起撩拨的。我的英雄梦正浓酣的时候，波姊来叩我的门，同时我久闭的心门，也为她开了。为什么四年不见，她便如此的憔悴和消瘦？她愔然的说：“你还是你呵！”她这一句话，好象是利刃，又好象是百宝匙；她掀开我秘密的心幕，她打开我勉强锁住的泪泉，与一切的烦恼，但是我为了要证实是英雄，到底不曾哭出来。

我们彼此矜持着，默然坐夜来了。于是我说：“波，我们喝它一醉吧！何若如此扎挣，酒可以蒙盖我们的脸面！”波点头道，“我早预备陪你一醉。”于是我们如同疯了一般，一杯，一杯，接连着向唇边送，好象鲸吞鲵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一小坛子的酒吃光了，可是我还举着杯“酒来！酒来！”叫个不休！波握住我拿杯子的手说：“隐！你醉了；不要喝了吧！”我被她一提醒，才知道我自己的身子，已经像驾云般支持不住，伏在她的膝上，唉！我一身的筋肉松弛了，我矜持的心解放了。风寒雪虐的春申江头，涵撒手归真的印影，我更想起萱儿还不曾断奶，便离开她的乳母，扶她父亲的灵柩归去。当她抱着牛奶瓶，宛转哀啼时，我仿佛是受绞刑的荼毒；更加着吴淞江的寒潮凄风，每在我独伴灵帏时，撕碎我抖颤的心。……一向茹苦含辛的扎挣自己，然而醉后，便没有扎挣的力量了。我将我泪泉的水闸开放了，干枯的泪池，立刻波涛汹涌。我尽量的哭，哭那已经摧毁的如梦前

程，哭那满尝辛苦的命运，唉！真痛恨呵，我一年以来，不曾这样哭过，但是苦了我的波姊，她也是苦海里浮沉的战将，我们可算是一对“天涯沦落人”。她呜咽着说：“隐！你不要哭了，你现在是作客，看人家忌讳！你扎挣着吧！你若果要哭，我们到空郊野外哭去，我陪你到陶然亭哭去，那里是我埋愁葬恨的地方，你也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那里我们可尽量的哭，把天地哭毁灭也好，只求今天你咽下这眼泪去罢！”惭愧！我不知英雄气概抛向那里去了，恐怕要从喜马拉雅峰，直堕入冰涯愁海里去。我仍然不住的哭，那可怜双鬓如雪的姨母，也不住为她不幸的甥女，老泪频挥，她颤抖着叹息着，于是全屋里的人，都悄默的垂着泪！可怜的萱儿，她对这半疯半醉的母亲，小心儿怯怯的惊颤着，小眼儿怔怔的呆望着，呵！无辜的稚子、母亲对不住你，在别人面前，纵然不英雄些，还没有多大羞愧，只有在萱儿面前不英雄，使她天真未凿的心灵里，了解伤心，甚至于陪着流泪，我未免太忍心，而且太罪过了。后来萱儿投在我的怀里，轻轻的将小嘴，吻着泪痕被颊的母亲，她忽然哭了！唉！我诅咒我自己，我愤恨酒，它使我怯弱，使我任性，更使我羞对我的萱儿！我决定止住我的泪液。我领着萱儿走到屋里，只见满屋子月华如水，清光幽韵，又逗起我无限的凄楚，在月姊的清光下，我们的陈迹太多了！我们曾向她诚默的祈祷过；也曾向她悄悄的赌誓过，但如今，月姊照着这飘泊的只影，他呢——人间天上。我如饿虎般的愤怒，紧紧掩上窗纱，我搂着萱儿悄悄的躲在床上。我真不敢想象月姊怎样奚落我。不久萱儿睡着了，我仿佛也进了梦乡，只觉得身上满披着缟素，独自站在波涛起伏的海边，四顾辽阔，没有岸际，没有船只，天上又是蒙着一层浓雾，一切阴森的。我正在彷徨惊惧的时候，忽见海里涌起一座山来，削壁玲珑，峰崖峻崎，一个女子披着淡蓝色的轻绡，向我微笑点头唱

道：

独立苍茫愁何多？
抚景伤飘泊！
繁华如梦，
姹紫嫣红转眼过！
何事伤飘泊！

我听那女子唱完了，正要向她问明来历，忽听霹雳一声，如海倒山倾，吓了我一身冷汗，睁眼一看，波姊正拿着醒酒汤，叫我喝。我恰一转身，不提防把那碗汤碰泼了一地，碗也打得粉碎，我们都不禁笑了。波姊说："下回不要喝酒吧，简直闹得满城风雨！……我早想到见了你，必有一番把戏，但想不到闹得这样凶！还是扎挣着装英雄吧！"

"波姊！放心吧！我不见你，也没有泪，今天我把整个儿的我，在你面前赤裸裸的贡献了，以后自然要装英雄！"波姊拍着我的肩说："天快亮了，月亮都斜了，还不好好睡一觉，病了又是白受罪！睡吧！明天起大家努力着装英雄吧！"

愧

在整理旧稿时，发现了一个孩子给我的信，那是一颗如水晶般透明的心，热诚的贡献给我；而且这个孩子，正走到满是荆棘的园地里，家庭使他受苦，社会又使他惶惑，他那颗稚嫩的心，便开始受伤，隐隐的滴血。正在这时候，他抓住了我，叫道："老师，你领导我呀，你给我些止血的圣药呀！"唉，伟大，这霎时间，在我心灵中闪光，我觉得我的确充实着力量，而且我很愿意，摧毁一切的虚伪，一样的把我赤裸裸的心，贡献于他。于是两颗无疵无瑕的心，携着手，互相的抚摸安慰。

但恶魔从暗陬里闪了进来，把我灵宫中昙花一现的神光遮蔽了，在渐积的世故人情的威权下，我忽略了那孩子所贡献给我的心，他是那样饥饿的盼望我的救助，而我只是淡淡的对他一瞥便躲开了。

残酷的流年，变迁了一切，这颗孩子的心，恐也不免被渐积的世故人情所污染。这自然未必都是我的错，可是在事隔五年的今天，翻出那孩子所给我心的供状，我的脸不禁火般的灼热，我的心难免颤抖，呵，我怎能避免良心的鞭策？

而且就是如今，我仍继续着，干这残忍的勾当，我不能如我想象般应付那些透明孩子的心，当她们将纯洁的心泪，流向我面前时，只有我受恩惠，因为在那一霎时，我真烛见无掩无饰的人生，而我又给他们些什么呢？

惭愧，我对于一切的孩子的心抱愧，在这谲诡奸诈的社会

里，孩子们从所谓教育家那里所能得到，仅是一些龌龊的人世经验。唉，这个世界上只有孩子才配称得起人们之师吧！

扶 桑 印 影

东 京 小 品

一 咖啡店

橙黄色的火云包笼着繁闹的东京市，烈炎飞腾似的太阳，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光顾着我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经，仿佛是林丛里的飞萤，喜欢忧郁的青葱，怕那太厉害的阳光，只要太阳来统领了世界，我就变成了冬令的蛰虫，了无生气。这时只有烦躁疲弱无聊占据了我的全意识界；永不见如春波般的灵感荡漾，……呵！压迫下的呻吟，不时打破木然的沉闷。

有时勉强振作，拿一本小说在地席上睡下，打算潜心读两行，但是看不到几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的合拢了。这样昏昏沉沉挨到黄昏，太阳似乎已经使尽了威风，渐渐的偃旗息鼓回去，海风也凑趣般吹了来，我的麻木的灵魂，陡然惊觉了，“呵！好一个苦闷的时间，好象换过了一个世纪！”在自叹自伤的声音里，我从地席上爬了起来，走到楼下自来水管前，把头脸用冷水冲洗以后，一层遮住心灵的云翳遂向苍茫的暮色飞去，眼前现出鲜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闭的云海也慢慢掀起波浪，于是过去的印象，和未来的幻影，便一种种的在心幕上开映起来。

忽然一阵非常刺耳的东洋音乐不住的送来耳边，使听神经起了一阵痉挛。唉！这是多么奇异的音调，不象幽谷里多灵韵的风

声，不象丛林里清脆婉转的鸣鸟之声，也不象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声……而只是为衣食而奋斗的劳苦挣扎之声。虽然有时声带颤动得非常婉妙，使街上的行人不知不觉停止了脚步，但这只是好奇，也许还含着些不自然的压迫，发出无告的呻吟，使那些久受生之困厄的人们同样的叹息。

这奇异的声音正是从我隔壁的咖啡店里一个粉面朱唇的女郎樱口里发出来的。——那所咖啡店是一座狭小的日本式楼房改造成的，在三四天以前，我就看见一张红纸的广告贴在墙上，上面写着在咖啡店择日开张。从那天起，有时看见泥水匠人来洗刷门面，几个年轻精壮的男人布置壁饰和桌椅，一直忙到今天早晨，果然开张了。当我才起来，推开玻璃窗向下看的时候，就见这所咖啡店的门口，两旁放着两张红白夹色纸糊的三角架子，上面各支着一个满缀纸花的华丽的花圈，在门楣上斜插着一支姿势活泼鲜红色的枫树，沿墙根列着几种松柏和桂花的盆栽，右边临街的窗子垂着淡红色的窗帘，衬着那深咖啡色的墙，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鲜明艳丽。

在那两个花圈的下端，各缀着一张彩色的广告纸，上面除写着本店即日开张，欢迎主顾以外，还有一条写着“本店用女招待”字样，——我看到这里，不禁回想到西长安街一带的饭馆门口那些红绿纸写的雇用女招待的广告了。呵！原来东方的女儿都有招徕主顾的神通！

我正出神的想着，忽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不免寻声看去，只见街心有两个年轻的日本男人，身上披着红红绿绿仿佛袈裟式的半臂，头上顶着象是凉伞似的一个圆东西，手里拿着铙钹，象戏台上的小丑一般，在街心连敲带唱，扭扭捏捏，怪样难描，原来这就是活动的广告。

他们虽然这样辛苦经营，然而从清晨到中午还不见一个顾客

光临，门前除却他们自己作出热闹声外，其余依然是冷清清的。

黄昏到了，美丽的阳光斜映在咖啡店的墙隅，淡红色的窗帘被晚凉的海风吹得飘了起来，隐约可见房里有三个年轻的女人盘膝跪在地席上，对着一面大菱花镜，细细的擦脸，涂粉，画眉，点胭脂，然后袒开前胸，又厚厚的涂了一层白粉，远远看过去真是“肤如凝脂，领如蝤蛴”，然而近看时就不免有石灰墙和泥塑美人之感了。其中有一个是梳着两条辫子的，比较最年轻也最漂亮，在打扮头脸之后，换了一身藕荷色的衣服，腰里拴一条橙黄色白花的腰带，背上驼着一个包袱似的东西，然后款摆着柳条似的腰肢，慢慢下楼来，站在咖啡店的门口，向着来往的行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施其外交手段。果然没有经过多久，就进去两个穿和服木屐的男人。从此冷清清的咖啡店里骤然笙箫并奏，笑语杂作起来。有时那个穿藕荷色衣服的雏儿唱着时髦的爱情曲儿，灯红酒绿，直闹到深夜兀自不散。而我呢，一双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简直分不开来，也顾不得看个水落石出。总而言之，想钱的钱到手，赏心的开了心，圆满因果，如是而已，只应合十念一声“善哉!”好了，何必神经过敏，发些牢骚，自讨苦趣呢!

二 庙 会

正是秋雨之后，天空的雨点虽然停了，而阴云兀自密布太虚。夜晚时的西方的天，被东京市内的万家灯火照得起了一尺乌灰的绛红色。晚饭后，我们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这时地上的雨水还不曾干，我们各人都换上破旧的皮鞋，拿着雨伞，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矗入云的松林里。林木

中间有一座土地庙，平常时都是很清静的闭着山门，今夜却见庙门大开，门口挂着两盏大纸灯笼。上面写着几个蓝色的字——天主社——庙里面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正殿上搭起一个简单的戏台，有几个戴着假面具穿着彩衣的男人——那面具有的象龟精鳖怪，有的象判官小鬼。大约有四五个人，忽坐忽立，指手划脚的在那里扮演，可惜我们语言不通，始终不明白他们演的是什么戏文。看来看去，总感不到什么趣味，于是又到别处去随喜。在一间日本式的房子前，围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栅栏，里面设着个神龛，供奉的大约就是土地爷了。可是我找了许久，也没找见土地爷的法身，只有一个圆形铜制的牌子悬在中间，那上面似乎还刻着几个字，离得远，我也认不出是否写着本土地神位，——反正是一位神明的象征罢了。在那佛龛前面正中的地方悬着一个幡旌似的东西，飘带低低下垂。我们正在仔细揣摩赏鉴的时候，只见一位年纪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到神龛面前，将那幡旌似的飘带用力扯动，使那上面的铜铃发出零丁之声，然后从钱袋里掏出一个铜钱——不知是十钱的还是五钱的，只见他便向佛龛内一甩，顿时发出铿锵的声响，他合掌向神前三击之后，闭眼凝神，躬身膜拜，约过一分钟，又合掌连击三声，这才慢步离开神龛，心安意得的走去了。

自从这位老者走后，接二连三来了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尚在娘怀抱里的婴孩也跟着母亲向神前祈祷求福，凡来顶礼的人都向佛龛中舍钱布施。还有一个年纪二十多岁的女人，身上穿着白色的围裙，手中捧着一个木质的饭屉，满满装着白米，向神座前贡献。礼毕，那位道袍秃顶的执事僧将饭屉接过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满面欣慰的退出。

我们看了这些善男信女礼佛的神气，不由得也满心紧张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们的权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

群，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山开路，见庙烧香，便可获福无穷了。不然，自己劳苦得来的银钱柴米，怎么便肯轻轻易易双手奉给僧道享受呢？神秘的宇宙！不可解释的人心！

我正在发呆思量的时候，不提防同来的建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声，出窍的魂灵儿这才复了原位。我便问道：“怎么？”建含笑道：“你在想什么？好象进了梦境，莫非神经病发作了吗？”我被他说得也好笑起来，便一同离开神龛到后面去观光。吓！那地方更是非常热闹，有许多倩装艳服，然而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里购买零食的也有，吃冰激凌的也有。其中还有几个西装的少女，脚上穿着长统丝袜和皮鞋，——据说这是日本的新女性，也在人丛里挤来挤去，说不定是来参礼的，还是也和我们一样来看热闹的。总之，这个小小的土地庙里，在这个时候是包罗万象的。不过倘使佛有眼睛，瞧见我满脸狐疑，一定要瞪我几眼吧。

迷信——具有伟大的威权，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倒霉不得意的时候，或者在心灵失却依据徘徊歧路的时候，神明便成为人心的主宰了。我有时也曾经历过这种无归宿而想象归宿的滋味，然而这在我只象电光一瞥，不能坚持久远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童年的时候——我在北平一个教会学校读书。那一个秋天，正遇着耶酥教徒的复兴会，——期间是一来复。在这一来复中，每日三次大祈祷，将平日所作亏心欺人的罪恶向耶稣基督忏悔，如是，以前的一切罪恶便从此洗涤尽净——哪怕你是个杀人放火的强盗，只要能悔罪便可得救，虽然是苦了倒霉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然而那是上帝的旨意，叫他来舍身救世的，这是耶稣的光荣，人们的福音。——这种无私的教理，当时很能打动我弱小的心弦，我觉得耶稣太伟大了，而且法力无边，凡是人类的困苦艰难，只要求他，便一切都好了。所以当我被他

们强迫的跪在礼拜堂里向上帝祈祷时，——我是无情无绪的正要到梦乡去逛逛，恰巧我们的校长朱老太太颤颤巍巍走到我面前也一同跪下，并且抚着我的肩说："呵！可怜的小羊，上帝正是我们的牧羊人，你快些到他们面前去罢，他是仁爱的伟大的呵!"我听了她那热烈诚挚的声音，竟莫明其妙的怕起来了，好象受了催眠术，觉得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在睁着眼看我呢，于是我就在那些因忏悔而痛哭的人们的哭声中流下泪来了。朱老太太更紧紧的把我搂在怀里说道："不要伤心，上帝是爱你的。只要你虔心的相信他，他无时无刻不在你的左右……"最后她又问我："你信上帝吗？……好象相信我口袋中有一块手巾吗?"我简直不懂这话的意思，不过这时我的心有些空虚，想到母亲因为我太顽皮送我到这个学校来寄宿，自然她是不喜欢我的，倘使有个上帝爱我也不错，于是就回答道："朱校长，我愿意相信上帝在我旁边。"她听了我肯皈依上帝，简直喜欢得跳了起来，一面笑着一面擦着眼泪……从此我便成了耶稣教徒了。不过那年以后，我便离开那个学校，起初还是满心不忘上帝，又过了几年，我脑中上帝的印象便和童年的天真一同失去了。最后我成了个无神论者了。

但是在今晚这样热闹的庙会中，虔信诚心的善男信女使我不知不觉生出无限的感慨，同时又勾起既往迷信上帝的一段事实，觉得大千世界的无量众生，都只是些怯弱可怜的不能自造命运的生物罢了。

在我们回来时，路上依然不少往庙会里去的人，不知不觉又连想到故国的土地庙了，唉！……

三　邻　居

别了，繁华的闹市！当我们离开我们从前的住室门口的时候，恰恰是早晨七点钟。那耀眼的朝阳正照在电车线上，发出灿烂的金光，使人想象到不可忍受的闷热。而我们是搭上市外的电车，驰向那屋舍渐稀的郊野去；渐渐看见陂陀起伏的山上，林木葱茏，绿影婆娑，丛竹上满缀着清晨的露珠，兀自向人闪动。一阵阵的野花香扑到脸上来，使人心神爽快。经过三十分钟，便到我们的目的地。

在许多整饬的矮墙里，几株姣艳的玫瑰迎风袅娜，经过这一带碧绿的矮墙南折，便看见那一座郁郁葱葱的松柏林，穿过树林，就是那些小巧精洁的日本式的房屋掩映于万绿丛中。微风吹拂，树影摩荡，明窗净几间，帘幔低垂，一种幽深静默的趣味，顿使人忘记这正是炎威犹存的残夏呢。

我沿着鹅卵石垒成的马路前进，走约百余步，便见斜刺里有一条窄窄的草径，两旁长满了红蓼白荻和狗尾草，草叶上朝露未干，沾衣皆湿。草底鸣虫唧唧，清脆可听。草径尽头一带竹篱，上面攀缘着牵牛茑萝，繁花如锦，清香醉人。就在竹篱内，有一所小小精舍，便是我们的新家了。淡黄色木质的墙壁、门窗和米黄色的地席，都是纤尘不染。我们将很简单的家具稍稍布置以后，便很安然的坐下谈天。似乎一个月以来奔波匆忙的心身，此刻才算是安定了。

但我们是怎么的没有受过操持家务的训练呵！虽是一个很简单的厨房，而在我这一切生疏的人看来，真够严重了。怎样煮饭——一碗米应放多少水，煮肉应当放些什么浇料呵！一切都不

懂，只好凭想象力一件件的去尝试。这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到后院井边去提水，老大的铅桶，满满一桶水真够累人的。我正在提着那亮晶晶发光的水桶不知所措的时候，忽见邻院门口走来一个身躯胖大，满面和气的日本女人，——那正是我们头一次拜访的邻居胖太太——我们不知道她姓什么，可是我们赠送她这个绰号，总是很合式吧。

她走到我们面前，向我们咕哩咕噜说了几句日本话，我们是又聋又哑的外国人，简直一句也不懂，只有瞪着眼向她呆笑。后来她接过我手里的水桶，到井边满满的汲了一桶水，放在我们的新厨房里。她看见我们那些新买来的锅呀、碗呀，上面都微微沾了一点灰尘，她便自动的替我们一件一件洗干净了，又一件件安置得妥妥贴贴，然后她鞠着躬说声サセテナラ（再见）走了。

据说这位和气的邻居，对中国人特别有感情，她曾经帮中国人作过六七年的事，并且，她曾嫁过一个中国男人，……不过人们谈到她的历史的时候，都带着一种猜度的神气，自然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儿呢，但无论如何，她是我们的好邻居呵！

她自从认识我们以后，没事便时常过来串门。她来的时候，多半是先到厨房，遇见一堆用过的锅碗放在地板上，或水桶里的水用完了，她就不用吩咐的替我们洗碗打水。有时她还拿着些泡菜、辣椒粉之类零星物件送给我们。这种出乎我们意外的热诚，不禁使我有些赧然。

当我没有到日本以前，在天津大阪公司买船票时，为了一张八扣的优待券，——那是由北平日本公使馆发出来的——同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卖票员捣了许久的麻烦。最后还是拿到天津日本领事馆的公函，他们这才照办了。而买票找钱的时候，只不过一角钱，那位含着狡狯面象的卖票员竟让我们等了半点多钟。当时我曾赌气牺牲这一角钱，头也不回的离开那里。他们这才似乎有些

过不去，连忙喊住我们，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角钱给我们。这样尖酸刻薄的行为，无处不表现岛国细民的小气。真给我一个永世不会忘记的坏印象。

及至我上了长城丸（日本船名）时，那两个日本茶房也似乎带着些欺侮人的神气。比如开饭的时候，他们总先给日本人开，然后才轮到中国人。至于那些同渡的日本人，有几个男人嘴脸之间时时表现着夜郎自大的气概，——自然也由于我国人太不争气的缘故。——那些日本女人呢，个个对于男人低首下心，柔顺如一只小羊。这虽然惹不起我们对她们的愤慨，却使我们有些伤心，“世界上最没有个性的女性呵，你们为什么情愿作男子的奴隶和傀儡呢！”我不禁大声的叫喊着，可惜她们不懂我的话，大约以为我是个疯子吧。

总之我对于日本人从来没有好感，豺狼虎豹怎样凶狠恶毒，你们是想象得出来的，而我也同样的想象那些日本人呢。

但是不久我便到了东京，并且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了。我就觉得我太没出息——心眼儿太窄狭，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的日本人，当然有些可恨，然而在东京我曾遇见过极和蔼忠诚的日本人，他们对我们客气，有礼貌，而且极热心的帮忙，的确的，他们对待一个异国人，实在比我们更有理智更富于同情些。至于作生意的人，无论大小买卖，都是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现在又遇到我们的邻居胖太太，那种慈和忠实的行为，更使我惭愧我的小心眼了。

我们的可爱的邻居，每天当我们煮饭的时候，她就出现在我们的厨房门口。

“奥サン（太太）要水吗？”柔和而熟习的声音每次都激动我对她的感愧。她是怎样无私的人儿呢！有一天晚上，我从街上回来，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绸衫，因为时间已晏，忙着煮饭，也顾不

得换衣服，同时又怕弄脏了绸衫，我就找了一块白包袱权作围裙，胡乱的扎在身上，当然这是有些不舒服的。正在这时候，我们的邻居来了。她见了我这种怪样，连忙跑到她自己房里，拿出一件她穿着过于窄小的白围裙送给我，她说："我现在胖了，不能穿这围裙，送给你很好。"她说时，就亲自替我穿上，前后端详了一阵，含笑学着中国话道："很好！很好！"

她胖大的身影，穿过遮住前面房屋的树丛，渐渐的看不见了。而我手里拿着炒菜的勺子，竟怔怔的如同失了魂。唉！我接受了她的礼物，竟忘记向她道谢，只因我接受了她的比衣服更可宝贵的仁爱，将我惊吓住了；我深自忏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类除了一部分为利欲所沉溺的以外，都有着丰富的同情和纯洁的友谊，人类的大部分毕竟是可爱的呵！

我们的邻居，她再也想不到她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中给了我偌大的启示吧。愿以我的至诚向她祝福！

四　沐　浴

说到人，有时真是个怪神秘的动物，总喜欢遮遮掩掩，不大愿意露真相；尤其是女人，无时无刻不戴假面具，不管老少肥瘠，脸上需要脂粉的涂抹，身上需要衣服的装扮，所以要想赏鉴人体美，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艺术团体，因为画图需要模特儿，不但要花钱，而且还找不到好的，——多半是些贫穷的妇女，看白花花的洋钱面上，才不惜向人间现示色相，而她们那种不自然的资势和被物质压迫的苦相，常常给看的人一种恶感，什么人体美，简直是怪肉麻的丑像。

至于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太太们，若是要想从她们里面发见人体美，只有从细纱软绸中隐约的曲线里去想象了。在西洋有时还可以看见半裸体的舞女，然而那个也还有些人工的装点，说不上赤裸裸的。至于我们礼教森严的中国，那就更不用提了。明明是曲线丰富的女人身体，而束腰扎胸，把个人弄得成了泥塑木雕的偶像了。所以我从来也不曾梦想赏鉴各式各样的人体美。

但是，当我来到东京的第二天，那时正是炎热的盛夏，全身被汗水沸湿，加之在船上闷上好几天，这时要是不洗澡，简直不能忍受下去。然而说到洗澡，不由得我蹙起双眉，为难起来。

洗澡，本是平常已极的事情，何至于如此严重？然而日本人的习惯有些别致。男人女人对于身体的秘密性简直没有。在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极薄极短的衫裤的男人和赤足的女人。有时从玻璃窗内可以看见赤身露体的女人，若无其事似的，向街上过路的人们注视。

他们的洗澡堂，男女都在一处，虽然当中有一堵板壁隔断了，然而许多女人脱得赤条条的在一个汤池里沐浴，这在我却真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的经验。这不能算不是一个大难关吧。

“去洗澡吧，天气真热！”我首先焦急着这么提议。好吧，拿了澡布，大家预备走的时候，我不由得又踌躇起来。

“呵，陈先生，难道日本就没有单间的洗澡房吗？”我向领导我们的陈先生问了。

“有，可是必须到大旅馆去开个房间，那里有西式盆汤，不过每次总要三四元呢。”

“三四元！”我惊奇的喊着，“这除非是资本家，我们那里洗得起。算了，还是去洗公共盆汤吧。”

陈先生在我决定去向以后，便用安慰似的口吻向我道：“不要紧的，我们初来时也觉着不惯，现在也好了。而且非常便宜，

每人只用五分钱。”

我们一路谈着，没有多远就到了，他们进了左边门的男汤池去。我呢，也只得推开女汤池这边的门，呵，真是奇观，十几个女人，都是一丝不挂的在屋里。我一面脱鞋，一面踌躇，但是既到了这里，又不能作唐明皇光着眼看杨太真沐浴，只得勉强脱了上身的衣服，然后慢慢的脱衬裙袜子，……先后总费了五分钟，这才都脱完了。急忙拿着一块大的洗澡毛巾，连遮带掩的跳进温热的汤池里，深深的沉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来。差不多泡了一刻钟，这才出来，找定了一个角落，用肥皂乱擦了一遍，又跳到池子里洗了洗，就算完事大吉。等到把衣服穿起时，我不禁嘘了一口长气，严紧的心脉才渐渐的舒畅了。于是悠然自得的慢慢穿袜子。同时抬眼看着那些浴罢微带娇慵的女人们，她们是多么自然的，对着亮晶晶的壁镜理发擦脸，抹粉涂脂，这时候她们依然是一丝不挂，并且她们忽而起立，忽而坐下，忽而一条腿竖起来半跪着，各式各样的姿势，无不运用自如。我在旁边竟得饱览无余。这时我觉得人体美有时候真值得歌颂，——那细腻的皮肤，丰美的曲线，圆润的足趾，无处不表现着天然的艺术。不过有几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满身都是瘪皱的，那还是披上一件衣服遮丑些。

我一面赏鉴，一面已将袜子穿好，总不好意思再坐着呆看。只得拿了毛巾和换下来的衣服，离开这现示女人色相的地方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神经似乎有些兴奋，我想到人间种种的束缚，种种的虚伪，据说这些是历来的圣人给我们的礼赐——尤其严重的是男女之大防，然而日本人似乎是个例外。究竟谁是更幸福些呢？

五　樱花树头

春天到了，人人都兴高采烈盼望看樱花，尤其是一个初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他们更是渴慕着名闻世界的蓬莱樱花，那红艳如天际火云，灿烂如黄昏晚霞的色泽真足使人迷恋呢。

在一个黄昏里，那位丰姿翩翩的青年，抱着书包，懒洋洋的走回寓所。正在门口脱鞋的时候，只见那位房东西川老太婆接了出来，行了一叩首的敬礼后便说道："陈样（日本对人之尊称）回来了，楼上有位客人在等候你呢!"那位青年陈样应了一声，便匆匆跑上楼去，果见有一人坐在矮几旁翻《东方杂志》呢，听见陈样的脚步声使回过头叫道：

"老陈！今天回来得怎么这样晚呢?"

"老张，你几时来的？我今天因为和一个朋友打了两盘球，所以回来迟些。有什么事？我们有好久不见了。"

那位老张是个矮胖子，说话有点土腔，他用劲的说道：

"没有……什么大事，……只是……现在天气很，——好！樱花有的都开了，昨天一个日本朋友——提起来，你大概也认得——就是长泽一郎，他家里有两棵大樱花开得很好……他请我们明天一早到他家里去看花，你去不?"

"哦，这么一回事呀！那当然奉陪。"

老张跟着又嘻嘻笑道："他家还有……很好看的漂亮姑娘呢!"

"你这个东西，真太不正经了。"老陈说。

"怎么太不正经呀!"老张满脸正色的说。

"得了！得了！那是人家的女眷，你开什么玩笑，不怕长泽

一郎恼你！”老陈又说。

老张露着轻薄的神气笑道：

“日本的女儿，生来就是替男人开……心的呀！在他们德川时代，哪一个将军不是把酒与女人看成两件消遣品呢？你不要发痴了，要想替日本女人树贞节坊，那真是太开玩笑了！”

老陈一面蹙眉一面摇头道：“咳！这是怎么说，老张简直愈变愈下流了……正经的说吧，明天我们怎么样去法？”

老张眯着眼想了想道：“明早七点钟我来找你同去好了。”

“好吧！”老陈道：“你今天在这里吃晚饭吧！”

“不！老张站起来说：“我还要去……看一个朋友，……不打搅你了，明天会吧！”

“明天会！”老陈把老张送到门口回来，吃了晚饭，看了几页书，又写了两封家信就去睡了。

第二天七点钟时，老张果然跑来了。他们穿好衣服便一同到长泽一郎家里去，走到门口已看见两棵大樱花树，高出墙头，那上面花蕊异常稠密，现在只开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很动人了。他们敲了两下门，长泽一郎已迎了出来，请他们在一间六铺席的客堂里坐下。不久，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郎托着一个花漆的茶盘，里面放着三盏新茶，中间还有一把细瓷的小巧茶壶放在他们围坐着的那张小矮几上，一面恭恭敬敬的说了一声：“诸位请用茶。”那声音娇柔极了，不禁使老陈抬起头来，只见那女孩头上盘着松松的坠马髻，一张长圆形的脸上，安置着一个端正小巧的鼻子，鼻梁两旁一双日本人特有的水秀细长的眼睛，两片如花瓣的唇含着驯良的微笑——老陈心里暗暗的想道：“这个女孩倒不错”，只因初次见面不好意思有什么表示。但是老张却张大了眼睛，看着那女孩嘻嘻的笑道：“呵！这位贵娘的相貌真漂亮！”

长泽一郎道：“多谢张样夸奖，这是我的小舍妹，今年才十

四岁，年纪还小呢，她还有一个阿姐比她大四岁……”长泽一郎得意扬扬的夸说她的妹子，同时又看了陈样一眼，向老张笑了笑。老张便向他挤眉弄眼的暗传消息。

长泽一郎敬过茶后便起来道：“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看樱花吧！”

他们三个一同到了长泽一郎的小花园里，那是一个颇小而布置得有趣的花园：有玫瑰茶花的小花畦，在花畦旁还有几块假山石。长泽一郎同老张走到假山后面去了，这里只剩下老陈。他站在樱花树下，仰着头向上看时，只听见一阵推开玻璃窗的声音，跟着楼窗旁露出一个十八九岁少女的艳影。她身上穿着一件淡绿色大花朵的和服，腰间系了一根藕荷色的带子，背上背着一个绣花包袱，那面庞儿和适才看见的那个小女孩有些相象，但是比她更艳丽些。有一枝樱花正伸在玻璃窗旁，那女郎便伸出纤细而白嫩的手摘了一朵半开的樱花，放在鼻边嗅了嗅，同时低头向老陈嫣然一笑。这真使老陈受宠若惊，连忙低下头装作没理会般。但是觉得那一霎那的印象竟一时抹不掉，不由自主的又抬起头来，而那个捻花微笑的女孩似乎害羞了，别转头去吃吃的笑，这些做作更使老陈灵魂儿飞上半天去了。不过老陈是一个很有操守的青年，而且他去年暑假才同他的爱人结婚，——这一个诱惑其势来得太凶，使老陈不敢兜揽，赶紧悬崖勒马，离开这小危险的处所，去找老张他们。

走到假山后，正见他们两人坐在一张长凳上，见他来了，长泽一郎连忙站起来让坐，一面含笑说道：“陈样看过樱花了吗？觉得怎么样？”

老陈应道：“果然很美丽，尤其远看更好，不过没有梅花香味浓厚。”

“是的，樱花的好看只在它那如荼如火的富丽，再过几天我

们可以到上野公园去看，那里樱花非常多，要是都开了，倒很有看头呢。”长泽一郎非常热烈的说着。

“那么很好，那一天先生有工夫，我们再来相约吧。我们打搅了一早晨，现在可要告别了。”

“陈样事情很忙吗？那么我们再会吧！”

“再会！”老张、老陈说着就离开了长泽一郎家里。在路上的时候，老张嬉皮笑脸的向老陈说道：

“名花美人两争艳，到底是那一个更动心些呢？”老陈被他这一奚落，不觉红了脸道：“你满嘴里胡说些什么？”

“得了！别装腔吧！刚才我们走出门的时候，还看见人家美目流盼的在送你呢！你念过词没有——‘若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真算是为你们写真了。”

老陈急得连颈都红了道：“你真是无中生有，越说越离奇，我现在还要到图书馆去，没工夫和你斗口，改日闲了，再同你慢慢的算帐呢！”

“好吧！改天我也正要和你谈谈呢，那么这就分手——好好的当心你的桃花运！”老张狡狯的笑着往另一条路上去了。老陈就到图书馆里看了两点多钟的书，在外面吃过午饭后才回寓所。正好他的妻子的信到了，他非常高兴拆开读后，便急急的写回信。写到正中，忽然间停住笔，早晨那一出剧景又浮上在心头，但是最后他只归罪于老张的爱开玩笑，一切都只是偶然的值不得什么。这么一想，他的心才安定下来，把其余的半封信续完，又看了些时候的书，就把这天混过去了。第二天是星期一，老早便起来到学校去，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到学校去的那条路要经过长泽一郎的门口的。当他走到长泽一郎家的围墙时，那两棵樱花树枝在温暖的春风里微微向他点头，似乎在说“早安呵，先生！”这不禁使他站着了。正在这时候，那楼窗上又露出

一张熟识的女郎笑靥来，那女郎向他微微点着头，同时伸手折了一枝盛开的樱花含笑的扔了下来，正掉在老陈的脚旁，老陈踌躇了一下，便捡了起来说了一声“谢谢”，又急急的走了。隐隐还听见女郎关玻璃窗的声音。老陈一路走一路捉摸，这果真是偶然吗？但是怎么这样巧，有意吗？太唐突人了。不过老张曾说过日本女人是特别驯良，是特别没有身分的，也许是有意吧？管她呢，有意也罢，无意也罢，纵使“小姑居处本无郎”，而“使君自有妇”……或者是我神经过敏，那倒冤枉了人家，不过魔由自招，我明天以后换条路走好了。

过了三四天，老张又来找他，一进门便嚷道：

“老陈！你真是红鸾星照命呵，恭喜恭喜！”

“喂！老张，你真没来由，我那里又有什么红鸾星照命，你不知道我已经结过婚吗？”

“自然！你结婚的时候还请我喝过喜酒，我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件事忘了，可是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人家一定要打你的主意，再三央告我作个媒，你想我受人之托怎好不忠人之事呢？”

“难道你不会告诉他我已经结过婚了吗？老陈焦急的说。

“唉！我怎么没有说过啊，不过人家说你们中国人有的是三房四妾，结过婚，再结一个又有什么要紧。只要分开两处住，不是也很好的吗？”老张说了这一番话，老陈更有些不耐烦了，便道：“老张，您这个人的思想竟是越来越落伍，这个三妻四妾的风气还应当保持到我们这种时代来吗？难道你还主张不要爱情的婚姻吗？你知道爱情是要有专一的美德的啊！”

“老陈，你慢慢的，先别急得脸红筋暴，作媒只管作，允不允还在你。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一定是碰钉子的，不过我要你相信我一向的话——日本女人是太没个性，没身分的，你总以为我刻薄。就拿你这回事说吧，长泽一郎为什么要请你看樱花，就是

想叫你和他的妹妹见面。他很知道青年人是最易动情的，所以他让他妹妹向你卖尽风情，要使这婚事易于成功……”

“哦！原来如此啊！怪道呢！……”

“你现在明白了吧！”老张插言道：“日本人家里只要有女儿，他便逢人就宣传这个女儿怎样漂亮，怎样贤慧，好象买卖人宣传他的货品一样，惟恐销不出去。尤其是他们觉得嫁给中国留学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留学生家里多半有钱，而且将来回国后很容易得到相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女人也比较自由舒服。有了这些优点，他情愿把女儿给中国人作妾，而不愿为本国人的妻。所以留学生不和日本女人发生关系的可以说是很难得，而他们对于女人的贞操又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日本女人的性的解放在世界上可算首屈一指了，并且和她们发生关系之后，只要不生小孩，你便可以一点责任不负的走开，而那个女孩依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嫁人。其实呢，讲到贞操本应男女两方面共同遵守才公平。如象我们中国人，专责备女人的贞操而男人眠花宿柳养情妇都不足为怪，倘使那个女孩失去处女的贞洁便终身要为人所轻视，再休想抬头，这种残酷的不平等的习惯当然应当打破。不过象日本女人那样毫没有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也是太可怕的，唷！我是来作媒的，谁知道打开话匣子便不知说到那里去了。怎么样，你是绝对否认的，是不是？”

“当然否认！那还成问题吗？”

“那么我的喜酒是喝不成了。好吧，让我给他一个回话，免得人象盼望着。”

“对了！你快些去吧！”

老张走后，老陈独自睡在地席上看着玻璃窗上静默的阳光，不禁把这件出乎意料的滑稽剧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心头不免有些不痛快。女权的学说尽管象海潮般涌了起来，其实只是为人类的

历史装着好看的幌子，谁曾受到实惠？——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如今还只幽囚在十八层的地狱里呵！难怪社会永远呈露着畸形的病态了！……

六　那个怯弱的女人

我们隔壁的那所房子，已经空了六七天了。当我们每天打开窗子晒阳光时，总有意无意的往隔壁看看。有时我们并且讨论到未来的邻居，自然我们希望有中国人来住，似乎可以壮些胆子，同时也热闹些。

在一天的下午，我们正坐在窗前读小说，忽见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子经过我们的窗口，到后边去找那位古铜色面容而身体胖大的女仆说道：

“哦！大婶，那所房子每月要多少房租啊？”

“先生，你说是那临街的第二家吗？每月十六元。”

“是的，十六元，倒不贵，房主人在这里住吗？”

“你看那所有着绿顶白色墙的房子，便是房主人的家；不过他们现在都出去了。让我引你去看看吧！”

那个男人同着女仆看过以后，便回去了。那女仆经过我们的窗口，我不觉好奇的问道：

“方才租房子的那个男人是谁？日本人吗？”

“哦！是中国人，姓柯……他们夫妇两个。……”

“他们已决定搬来吗？”

“是的，他们明天下午就搬来了。”

我不禁向建微笑道：“是中国人多好呵！真的，从前在国内时，我不觉得中国人可爱，可是到了这里，我真渴望看见几个中

国人！……”

“对了！我也有这个感想；不知怎么的他们那副轻视的狡猾的眼光，使人看了再也不会舒服。”

“但是，建，那个中国人的样子，也不很可爱呢，尤其是他那撅起的一张嘴唇，和两颊上的横肉，使我有点害怕。倘使是那位温和的陈先生搬来住，又是多么好！建，我真感觉得此地的朋友太少了，是不是?”

“不错！我们这里简直没有什么朋友，不过慢慢的自然就会有的，比如隔壁那家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建，不知他的太太是哪一种人？我希望她和我们谈得来。”

“对了！不知道他的太太又是什么样子？不过明天下午就可以见到了。”

说到这里，建依旧用心看他的小说；我呢，只是望着前面绿森森的丛林，幻想这未来的邻居。但是那些太没有事实的根据了，至终也不曾有一个明了的模型在我脑子里。

第二天的下午，他们果然搬来了，汽车夫扛着沉重的箱笼，喘着放在地席上，发出邪许的呼声。此外还有两个男人说话和布置东西的声音。但是还不曾听见有女人的声音，我悄悄从竹篱缝里望过去，只看见那个姓柯的男人，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绒布衬衫，鼻梁上架了一副罗克式的眼镜，额前的头发蓬蓬的盖到眼皮，他不时用手往上梳掠，那嘴唇依然撅着，两颊上一道道的横肉，依然惹人害怕。

“建，奇怪，怎么他的太太还不来呢?”我转回房里对建这样说。建正在看书，似乎不很注意我的话，只“哦”了声道：“还没来吗?”

我见建的神气是不愿意我打搅他，便独自走开了。借口晒太阳，我便坐到窗口，正对着隔壁那面的竹篱笆。我只怔怔的盼望

柯太太快来。不久，居然看见门前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穿着一件紫色底子上面有花条的短旗袍，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高跟皮鞋，剪了发，向两边分梳着。身材很矮小，样子也长得平常，不过比柯先生要算强点。她手里提了一个白花布的包袱，走了进来。她的影子在我眼前擦过去以后，陡然有个很强烈的印象粘在我的脑膜上，一时也抹不掉。——这便是她那双不自然的脚峰，和她那种移动呆板直撅的步法，仿佛是一个装着高脚走路的，木硬无生气。这真够使人不痛快。同时在她那脸上，近俗而简单的表情里，证明她只是一个平凡得可以的女人，很难引起谁对她发生什么好感，我这时真是非常的扫兴！

建，他现在放了书走过来了。他含笑说：

“隐，你在思索什么？……隔壁的那个女人来了吗？”

“来是来了，但是呵；……”

“但是怎么样？是不是样子很难惹？还是过分的俗不可耐呢？”

我摇头应道：“难惹倒不见得，也许还是一个老好人。然而离我的想象太远了，我相信我永不会喜欢她的。真的！建，你相信吗？我有一种可以自傲的本领，我能在见任何人的第一面时，便已料定那人和我将来的友谊是怎样的。我举不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不过最后事实总可以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

建听了我的话，不回答什么，只笑笑，仍回到他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我的心怏怏的，有一点思乡病。我想只要我能回到那些说得来的朋友面前，便满足了。我不需要更认识什么新朋友，邻居与我何干？我再也不愿关心这新来的一对，仿佛那房子还是空着呢！

几天平平安安的日子过去了。大家倒能各自满意。忽然有一

天，大约是星期一吧，我因为星期日去看朋友，回来很迟；半夜里肚子疼起来，星期一早晨便没有起床。建为了要买些东西，到市内去了。家里只剩我独自一个，静悄悄的正是好睡。陡然一个大闹声，把我从梦里惊醒，竟自出了一身冷汗。我正在心跳着呢，那闹声又起来了。先是砰磅砰磅的响，仿佛两个东西在扑跌；后来就听见一个人被捶击的声音，同时有女人尖锐的哭喊声：

“唉唷！你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呀！这是怎样可怕的一个暴动呢？我的心更跳得急，汗珠儿沿着两颊流下来，全身打颤。我想，“打人……打死人了！”唉！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然而我没有胆量目击这个野蛮的举动。但隔壁女人的哭喊声更加凄厉了。怎么办呢？我听出是那个柯先生在打他矮小的妻了。不问谁是有理，但是女人总打不过男人；我不觉有些愤怒了。大声叫道：“野蛮的东西！住手！在这里打女人，太不顾国家体面了呀！……”但是他们的打闹哭喊声竟压过我这微弱的呼喊。我正在想从被里跳起来的时候，建正好回来了。我便叫道：“隔壁在打架，你快去看看吧！”建一面踌躇，一面自言自语道：“这算是干什么的呢？”我不理他，又接着催道：“你快去呀！你听，那女人又在哭喊：‘打死人了！……’”建被我再三催促，只得应道：“我到后面找那个女仆一同去吧！我也是奈何不了他们。”

不久就听见那个老女仆的声音道：“柯样！这是为什么？不能，不能，你不可以这样打你的太太！”捶击的声音停了，只有那女人呜咽悲凉的高声哭着。后来仿佛听见建在劝解柯先生，——叫柯先生到外面散散步去。——他们两人走了。那女人依然不住声的哭。这时那女仆走到我们这边来了，她满面不平的道：“柯样不对！……他的太太真可怜！……你们中国也是随便

打自己的妻子吗?”

“不!”我含羞的说道:“这不是中国上等人能作出来的行为,他大约是疯子吧!”老女仆叹息着走了。

隔壁的哭声依然继续着。使得我又烦躁又苦闷。掀开棉被,坐起来,披上一件大衣,把头发拢拢,就跑到隔壁去,只见那位柯太太睡在四铺地席的屋里,身上盖着一床红绿道的花棉被,两泪交流的哭着。我坐在她身旁劝道:“柯太太,不要伤心了!你们夫妻间有什么不了的事呢?”

“唉唷!黄样,你不知道,我真是一个苦命的人呵!我的历史太悲惨了,你们是写小说的人,请你们替我写写。唉!我是被人骗了哟!”

她无头无尾的说了这一套,我简直如堕入五里雾中,只怔怔的望着她,后来我就问她道:

“难道你家里没有人吗?怎么他们不给你作主?”

“唉!黄样,我家里有父亲,母亲,还有哥哥嫂嫂,人是很多的。不过这其中有一个缘故,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替我定下了亲;那是我们县里一个土财主的独子。他有钱,又是独子,所以他的父母不免太纵容了他,从小就不好生读书,到大了更是吃喝嫖赌不成材料。那时候我正在中学读书,知识一天一天开了,渐渐对于这种婚姻不满意。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打算到外面来升学。同时我非常不满意我的婚姻,要请求取消婚约。而我父亲认为这个婚姻对于我是很幸福的。就极力反对,后来我的两个堂房侄儿,他们都是受过新思潮洗礼的,对于我的这种提议倒非常表同情。并且答应帮助我,不久他们到日本来留学,我也就随后来了。那时日本的生活,比现在低得多,所以他们每月帮我三四十块钱,我倒也能安心读书。

“但是不久我的两个侄儿都不在东京了。一个回国服务,一

个到九州进学校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东京，那时我是住在女生寄宿舍里。当我侄儿临走的时候，他便托付了一位同乡照应我，就是柯先生，所以我们便常常见面，并且我有什么疑难事，总是去请教他，请他帮忙。而他也非常殷勤的照顾我。唉！黄样！你想我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哪里有什么经验？哪里猜到人心是那样险诈？……

“在我们认识了几个月之后，一天，他到寄宿舍来看我，并且约我到井之头公园去玩。我想同个朋友出去逛逛公园，也是很平常的事，没有理由拒绝人家，所以我就和他同去了。我们在井之头公园的森林里的长椅上坐下，那里是非常寂静，没有什么游人来往，而柯先生就在这种时候开始向我表示他对我的爱情。——唉！说的那些肉麻话，到现在想来，真要脸红。但在那个时候，我纯洁的童心是分别不出什么的，只觉得承他这样的热爱，是应当有所还报的。当他要求和我接吻时，我就对他说：‘我一个人跑到日本来读书，现在学业还没有成就，哪能提到婚姻上去？即使要提到这个问题，也还要我慢慢想一想；就是你，也应当仔细思索思索。’他听了这话，就说道‘我们认识已经半年了，我认为对你已十分了解，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那时他仍然要求和我接吻，我说你一定要吻就吻我的手吧；而他还是坚持不肯。唉，你想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强得过他，最后是被他占了胜利。从此以后，他向我追求得更加厉害。又过了几天，他约我到日光去看瀑布，我就问他：‘当天可以回来吗？’他说：‘可以的’，因此我毫不迟疑的便同他去了。谁知在日光玩到将近黄昏时，他还是不肯回来，看看天都快黑了，他才说：‘现在已没有火车了，我们只好在这里过夜吧！’我当时不免埋怨他，但他却作出种种哀求可怜的样子，并且说倘使我再拒绝他的爱，他立即跳下瀑布去。唉！这些恐吓欺骗的话，当时我都认为是爱情

的保障，后来我就说：‘我就算答应你，也应当经过正当的手续啊！’他于是就发表他对于婚姻制度的意见，极力毁诋婚姻制度的坏习，结局他就提议我们只要两情相爱，随时可以营共同生活。我就说：‘倘使你将来负了我呢？’他听了这话立即发誓赌咒，并且还要到铁铺里去买两把钢刀，各人拿一把，倘使将来谁背叛了爱情，就用这刀取掉谁的生命。我见这种信誓旦旦的热烈情形，简直不能再有所反对了。我就说：‘只要你是真心爱我，那倒用不着要刀弄枪的，不必买了吧！’他说，‘只要你允许了我，我就一切遵命。’

“这一夜我们就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在那里我们私自结了婚。我处女的尊严，和未来的光明。就在沉醉的一霎那中失掉了。”

“唉！黄样……”

柯太太述说到这里，又禁不住哭了，她呜咽着说：“从那夜以后，我便在泪中过日子了！因为当我同他从日光回来的时候，他仍叫我回女生寄宿舍去，我就反对他说：‘那不能够，我们既已结了婚，我就不能再回寄宿舍去过那含愧疚心的生活。’他听了这话，就变了脸说：‘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学生，虽然每月有七八十元的官费，但我还须供给我兄弟的费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免气愤道：“柯泰南，你是个男子汉，娶了妻子能不负养活的责任吗？当时求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我以后的一切事都由你负责吗？’他被我问得无言可答，便拿起帽子走了，一去三四天不回来，后来由他的朋友出来调停，才约定在他没有毕业的时期，我们的家庭经济由两方彼此分担——在那时节我侄儿还每月寄钱来，所以我也就应允了。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便组织了家庭。唉！这只是变形的人间地狱呵，在我们私自结婚的三个月后，我家里知道这事，就写信给我，叫我和柯泰南非履行结婚的手续不可。同时又寄了一笔款作为结婚时的费用；由我的侄儿亲自来和

柯办交涉。柯被迫无法，才勉强行过结婚礼。在这事发生以后，他对我更坏了。先是骂，后来便打起来了。唉！我头一个小孩怎么死的呵？就是因为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他把我打掉了的。现在我又已怀孕两个月了，他又是这样将我毒打。你看我手臂上的伤痕！”

柯太太说到这里，果然将那紫红的手臂伸给我看。我禁不住一阵心酸，也陪她哭起来。而她还在继续的说道：“唉！还有多少的苦楚，我实在没心肠细说。你们看了今天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到的。总之，柯泰南的心太毒，到现在我才明白了，他并不是真心想同我结婚，只不过拿我要要罢了！”

“既是这样，你何以不自己想办法呢？”我这样对她说了。

她哭道：“可怜我自己一个钱也没有！”

我就更进一步的对她说道：“你是不是真觉得这种生活再不能维持下去？”

她说：“你想他这种狠毒，我又怎么能和他相处到老？”

“那么，我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了，”我说，“你既是在国内受过相当的教育，自谋生计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你就应当为了你自身的幸福，和中国女权的前途，具绝大的勇气，和这恶魔的环境奋斗，干脆找个出路。”

她似乎被我的话感动了，她说：“是的，我也这样想过，我还有一个堂房的姊姊，她在京都，我想明天先到京都去，然后再和柯泰南慢慢的说话！”

我握住她的手道：“对了！你这个办法很好！在现在的时代，一个受教育有自活能力的女人，再去忍受从前那种无可奈何的侮辱，那真太没出息了。我想你也不是没有思想的女人，纵使离婚又有什么关系？倘使你是决定了，有什么用着我帮忙的地方，我当尽力！……”

说到这里，建和柯泰南由外面散步回来了。我不便再说下去，就告辞走了。

这一天下午，我看见柯太太独自出去了，直到夜深才回来。第二天我趁柯泰南不在家时，走过去看她，果然看见地席上摆着捆好的行李和箱笼，我就问道："你吃了饭吗?"

她说："吃过了，早晨剩的一碗粥，我随便吃了几口。唉！气得我也不想吃什么！"

我说："你也用不着自己戕贼身体，好好的实行你的主张便了。你几时走?"

她正伏在桌上写行李上的小牌子，听见我问她，便抬头答道："我打算明天乘早车走！"

"你有路费吗?"我问她。

"有了，从这里到京都用不了多少钱，我身上还有十来块钱。"

"希望你此后好好努力自己的事业，开辟一个新前途，并希望我们能常通消息。"我对她说到这里，只见有一个男人来找她，——那是柯泰南的朋友，他听见他们夫妻决裂，特来慰问的。我知道再在那里不便，就辞了回来。

第二天我同建去看一个朋友，回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七点了。走过隔壁房子的门外，忽听有四五个人在谈话，而那个捆好了行李，决定今早到京都去的柯太太，也还是谈话会中之一员。我不免低声对建说，"奇怪，她今天怎么又不走了?"

建说："一定他们又讲和了！"

"我可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事！并不是两个小孩子吵一顿嘴，隔了会儿又好了！"我反对建的话。但是建冷笑道："女孩儿有什么胆量？有什么独立性？并且说实在话，男人离婚再结婚还可以找到很好的女子，女人要是离婚再嫁可就难了！"

建的话何尝不是实情，不过当时我总不服气，我说："从前也许是这样，可是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呵！纵使一辈子独身，也没有什么关系，总强似受这种的活罪。哼！我不瞒你说，要是我，宁愿给人家去当一个佣人，却不甘心受他的这种凌辱而求得一碗饭吃。"

"你是一个例外；倘使她也象你这么有志气，也不至于被人那样欺负了。"

"得了，不说吧！"我拦住建的话道："我们且去听听他们开的什么谈判。"

似乎是柯先生的声音，说道："要叫我想办法，第一种就是我们干脆离婚。第二种就是她暂时回国去，每月生活费，由我寄日金二十元，直到她分娩两个月以后为止。至于以后的问题，到那时候再从长计议。第三种就是仍旧维持现在的样子，同住下去，不过有一个条件，我的经济状况只是如此，我不能有丰富的供给，因此她不许和我麻烦。这三种办法随她选一种好了。"

但是没有听见柯太太回答什么，都是另外诸个男人的声音，说道："离婚这种办法，我认为你们还不到这地步。照我的意思，还是第二种比较稳当些。因为现在你们的感情虽不好，也许将来会好，所以暂时隔离，未尝没有益处，不知柯太太的意思以为怎样？……"

"你们既然这样说，我就先回国好了。只是盘费至少要一百多块钱才能到家，这要他替我筹出来。"

这是柯太太的声音，我不禁唉了一声。建接着说："是不是女人没有独立性？她现在是让步了，也许将来更让一步，依旧含着苦痛生活下去呢！……"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也实在不敢相信柯太太作得出

非常的举动来，我只得自己解嘲道："管她三七二十一，真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们去睡了吧。"

他们的谈判直到夜深才散。第二天我见着柯太太，我真有些气不过，不免讥讽她道："怎么昨天没有走成呢？柯太太，我还认为你已到了京都呢！"她被我这么一问，不免红着脸说："我已定规月底走！……"

"哦，月底走！对了，一切的事情都得慢慢的预备，是不是?"

她真羞得抬不起头来，我心想饶了她吧，这只是一个怯弱的女人罢了。

果然建的话真应验了，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她还依然没走。"唉！这种女性！"我最后发出这样叹息了，建却含着胜利的笑。……

七　柳岛之一瞥

我到东京以后，每天除了上日文课以外，其余的时间多半花在漫游上。并不是一定自命作家，到处采风问俗，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同时又因为我最近的三四年里，困守在旧都的灰城中，生活太单调，难得有东来的机会，来了自然要尽量的享受了。

人间有许多秘密的生活，我常抱有采取各种秘密的野心。但据我想象最秘密而且最足以引起我好奇心的，莫过于娼妓的生活。自然这是因为我没有逛妓女的资格，在那些惯于章台走马的王孙公子们看来，那又算得什么呢？

在国内时，我就常常梦想：哪一天化装成男子，到妓馆去看

看她们轻频浅笑的态度，和纸迷金醉的生活，也许可以从那里发见些新的人生。不过，我的身材太矮小，装男子不够格，又因为中国社会太顽固，不幸被人们发见，不一定疑神疑鬼的加上些什么不堪的推测。我存了这个怀惧，绝对不敢轻试。——在日本的漫游中，我又想起这些有趣的探求来。有一天早晨，正是星期日，补习日文的先生有事不来上课，我同建坐在六铺席的书房间。秋天可爱的太阳，晒在我们微感凉意的身上；我们非常舒适的看着窗外的风景。在这个时候，那位喜欢游逛的陆先生从后面房子里出来，他两手插在磨光了的斜纹布的裤袋里，拖着木屐，走近我们书房的窗户外，向我们用日语问了早安，并且说道："今天天气太好了，你们又打算到哪里去玩吗？"

"对了，我们很想出去，不过这附近的几处名胜，我们都走遍了，最好再发现些新的；陆样，请你替我们作领导，好不好？"建回答说。

陆样"哦"了一声，随即仰起头来，向那经验丰富的脑子里，搜寻所谓好玩的地方。而我忽然心里一动，便提议道："陆样，你带我们去看看日本娼妓生活吧？"

"好呀！"他说："不过她们非到四点钟以后是不作生意的，现在去太早了。"

"那不要紧，我们先到郊外散步，回来吃午饭，等到三点钟再由家里出发，不就正合式了吗？"我说。建听见我这话，他似乎有些诧异，他不说什么，只悄悄的瞟了我一眼。我不禁说道："怎么，建，你觉得我去不好吗？"建还不曾回答，而陆样先说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们写小说的人，什么地方都应当去看看才好。"建微笑道："我并没有反对什么，她自己神经过敏了！"我们听了这话也只好一笑算了。

午饭后，我换了一件西式的短裙和薄绸的上衣。外面罩上一

件西式的夹上衣，我不愿意使她们认出我是中国人。日本近代的新妇女，多半是穿西装的。我这样一打扮，她们绝对看不出我本来的面目。同时，陆样也穿上他那件蓝底白花点的和服，更可以混充日本人了。据陆样说日本上等的官妓，多半是在新宿这一带，但她们那里门禁森严，女人不容易进去。不如到柳岛去。那里虽是下等娼妓的聚合所，但要看她们生活的黑暗面，还是那里看得逼真些。我们都同意到柳岛去。我的手表上的短针正指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就从家里出发，到市外电车站搭车，——柳岛离我们的住所很远，我们坐了一段市外电车，到新宿又换了两次的市内电车才到柳岛。那地方似乎是东京最冷落的所在，当电车停在最后一站——柳岛驿——的时候，我们便下了车。当前有一座白石的桥梁，我们经过石桥，沿着荒凉的河边前进，远远看见几根高矗云霄的烟筒，据说那便是纱厂。在河边接连都是些简陋的房屋，多半是工人们的住家。那时候时间还早，工人们都不曾下工。街上冷冷落落的只有几个下女般的妇人，在街市上来往的走着。我虽仔细留心，但也不曾看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我们由河岸转弯，来到一条比较热闹的街市，除了几家店铺和水果摊外，我们又看见几家门额上挂着“待合室”牌子的房屋。那些房屋的门都开着，由外面看进去，都有一面高大的穿衣镜，但是里面静静的不见人影。我不懂什么叫作“待合室”，便去问陆样。他说，这种“待合室”专为一般嫖客，在外面钓上了妓女之后，便邀着到那里去开房间。我们正在谈论着，忽见对面走来一个姿容妖艳的女人，脸上涂着极厚的白粉，鲜红的嘴唇，细弯的眉梢，头上梳的是蟠龙髻；穿着一件藕荷色绣着凤鸟的和服，前胸袒露着，同头项一样的僵白，真仿佛是大理石雕刻的假人，一些也没有肉色的鲜活。她用手提着襟的下幅，姗姗的走来。陆样忙道：“你们看，这便是妓女了。”我便问他怎么看得出来。他说：

“你们看见她用手提着衣襟吗？她穿的是结婚时的礼服，因为她们天天和人结婚，所以天天都要穿这种礼服，这就是她们的标志了。”

“这倒新鲜！”我和建不约而同的这样说了。

穿过这条街，便来到那座“龟江神社”的石牌楼前面。陆样告诉我们这座神社是妓女们烧香的地方，同时也是她们和嫖客勾诱的场合。我们走到里面，果见正当中有一座庙，神龛前还点着红蜡和高香，有几个艳装的女人在那里虔诚顶礼呢。庙的四面布置成一个花园的形式，有紫藤花架，有花池，也有石鼓形的石凳。我们坐在石凳上休息，见来往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不久工厂放哨了，工人们三五成群从这里走过。太阳也已下了山，天色变成淡灰，我们就到附近中国料理店吃了两碗荞麦面，那时候已快七点半了。陆样说：“正是时候了，我们去看吧。”我不知为什么有些胆怯起来，我说：“她们看见了我，不会和我麻烦吗？”陆样说：“不要紧，我们不到里面去，只在门口看看也就够了。”我虽不很满意这种办法，可是我也真没胆子冲进去，只好照陆样的提议作了。我们绕了好几条街，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一共约有五六条街吧，都是一式的白木日本式的楼房，陆样和建在前面开路，我象怕猫的老鼠般，悄悄怯怯的跟在他俩的后面。才走进那胡同，就看见许多阶级的男人，——有穿洋服的绅士，有穿和服的浪游者；还有穿制服的学生，和穿短衫的小贩。人人脸上流溢着欲望的光炎，含笑的走来走去。我正不明白那些妓女都躲在什么地方，这时我已来到第一家的门口了。那纸隔扇的木门还关着。但再一仔细看，每一个门上都有两块长方形的空隙处，就在那里露出一个白石灰般的脸，和血红的唇的女人的头。谁能知道这时她们眼里是射的那种光？她们门口的电灯特别的阴暗，陡然在那淡弱的光线下，看见了她们故意作出的娇媚和淫荡的表情的

脸；禁不住我的寒毛根根竖了起来。我不相信这是所谓人间，我仿佛曾经经历过一个可怕的梦境：我觉得被两个鬼卒牵到地狱里来。在一处满是脓血腥臭的院子里，摆列着无数株艳丽的名花，这些花的后面，都藏着一个缺鼻烂眼，全身毒疮溃烂的女人。她们流着泪向我望着，似乎要向我诉说什么；我吓得闭了眼不敢抬头。忽然那两个鬼卒，又把我带出这个院子！在我回头再看时，那无数株名花不见踪影，只有成群男的女的骷髅，僵立在那里。“呀！”我为惊怕发出惨厉的呼号，建连忙回头问道：“隐，你怎么了？……快看，那个男人被她拖进去了。”这时我神志已渐清楚，果然向建手所指的那个门看去，只见一个穿西服的男人，用手摸着那空隙处露出来的脸，便听那女人低声喊道：“请，哥哥……洋哥哥来玩玩吧！”那个男人一笑，木门开了一条缝，一双纤细的女人的手伸了出来，把那个男人拖了进去。于是木门关上，那个空隙处的纸帘也放下来了，里面的电灯也灭了。……

我们离开这条胡同，又进了第二条胡同，一片“请呵，哥哥来玩玩”的声音，在空气中震荡。假使我是个男人，也许要觉得这娇媚的呼声里，藏着可以满足我欲望的快乐，因此而魂不守舍的跟着她们这声音进去的吧。但是实际我是个女人，竟使那些娇媚的呼声，变了色彩。我仿佛听见她们在哭诉她们的屈辱和悲惨的命运。自然这不过是我的神经作用。其实呢，她们是在媚笑，是在挑逗，引动男人迷荡的心。最后她们得到所要求的代价了。男人们如梦初醒的走出那座木门，她们重新在那里招徕第二个主顾。我们已走过五条胡同了。当我们来到第六条胡同口的时候，看见第二家门口走出一个穿短衫的小贩。他手里提着一根白木棍，笑迷迷的，似乎还在那里回味什么迷人的经过似的。他走过我们身边时，向我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诧的表情，我连忙低头走开。但是最后我还逃不了挨骂。当我走到一个没人照顾的半老

妓女的门口时，她正伸着头在叫："来呵！可爱的哥哥，让我们快乐快乐吧！"一面她伸出手来要拉陆样的衣袖。我不禁"呀"了一声，——当然我是怕陆样真被她拖进去，那真太没意思了，可是她被我这一惊叫，也吓了一跳，等到仔细认清我是个女人时，她竟恼羞成怒的骂起我来。好在我的日本文不好，也听不清她到底说些什么？我只叫建快走。我逃出了这条胡同，便问陆样道："她到底说些什么?"陆样道："她说你是个摩登女人，不守妇女清规，也跑到这个地方来逛，并且说你有胆子进去吗?"这一番话，说来她还是存着忠厚呢！我当然不愿怪她，不过这一来我可不敢再到里边去了。而陆样和建似乎还想再看看。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既来了，就要看个清楚。"可是我极力反对，他们只好随我回来了。在归途上，我问陆样对于这一次漫游的感想，他说："当我头一次看到这种生活时，的确心里有些不舒服；不过看过几次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建他是初次看，自然没有陆样那种镇静，不过他也不象我那样神经过敏。我从那里回来以后，差不多一个月里头每一闭眼就看见那些可怕的灰白脸，听见含着罪恶的"哥哥！来玩"的声音。这虽然只是一瞥，但在心幕上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了！

八　井之头公园

自从我们搬到市外以来，天气渐渐凉快了。当那些将要枯黄的毛豆叶子，和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钻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色紫色的野花，在凉劲的秋风中抖颤，景象是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使人兴"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感慨。

这种心情是包含着怅惘，同时也有兴奋，很难平心静气的躲

在单调的书房里工作。而且窗外蔚蓝色的天空，和淡金色的秋阳，还有夹了桂花香的冷风，这一切都含着极强的挑拨人们心弦的力量，我们很难勉强继续死板的工作了。吃过午饭以后，建便提议到附近吉祥寺的公园去看枫景；在三点十分的时候，我们已到了那里。从电车轨道绕过，就是一条石子大马路，前面有一座高耸的木牌坊，上面写着几个很大的汉字："井之头恩赐公园"。过了牌坊，便见马路旁树木浓密，绿荫沉沉，陡然有一种幽秘的意味萦缠着我们的心情，使人想象到深山的古林中，一个披着黄金色柔发赤足娇靥而拖着丝质白色的长袍的仙女，举着短笛在白毛如雪的羊群中远眺沉思。或是孤独的诗人，抱着满腔的诗思，徘徊于这浓绿森翠的帷幔下歌颂自然。我们自己漫步其中，简直不能相信这仅仅是一个人间的公园而已。

走过这一带的森林，前面露出一条鹅卵石堆成的斜坡路，旁边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树，阵阵的青草香从风里吹过来。我们慢慢的散着步，只觉心神爽疏，尘虑都消。下了斜坡，陡见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日本式茶馆，里面陈设着白色的坐垫和红漆的矮几，两旁柜台上摆着水果及各种的零食。

"呵，这个地方多么眼熟呀！"我不禁失声喊了出来。于是潜伏于心底的印象，如蛰虫经过春雷的震撼惊醒起来。唉，这时我简直被那种感怀往事的情绪所激动了，我的双眼怔住了，胸膈间充塞着怅惘，心脉紧急的搏动着，眼前分明的现出那些曾被流年蹂躏过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哟！

那一群骄傲于幸福的少女们，正憬憧于未来的希望中，享乐于眼前的风光里；当她将由学校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曾随着她们的师长，带着欢乐的心情渡过日本海，来访蓬莱的名胜。那时候恰是暮春的天气，温和的杨柳风，和到处花开如锦的景色，更使

她们乐游忘倦了。当她们由上野公园看过樱花的残妆后，便回到东京市内，第二天清晨便乘电车到井之头公园里来，为了奔走的疲倦也曾到这所小茶馆休息过——大家团团围着矮几坐下，酌着日本的清茶，嚼着各式的甜点心；有几个在高谈阔论，有几个在低歌宛转；她们真如初出谷的雏莺，只觉到处都是生机。的确，她们是被按在幸福之神的两臂中，充满了青春的爱娇和快乐活泼的心情：这是多么值得艳羡的人生呵！

但是，谁能相信今天在这里低徊感叹的我，也正是当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残刻的流年哟！它带走了我的青春，它蹂躏了我的欢乐，而今旧地重游，当年的幸福都变成可诅咒的回忆了！

唉！这仅仅是七年后的今天呀，这短短的七年中，我走的是什么样的人生的路？我迎接的是哪一种神明？唉！我攀援过陡峭的崖壁，我曾被陨坠于险恶的幽谷；虽是恶作剧的运命之神，他又将我由死地救活，使我更忍受由心头滴血的痛苦，他要我吮干自己的血，如象喝玫瑰酒汁般。幸福之神，他遗弃我，正象遗弃他的仇人一样。这时我禁不住流出辛酸的泪滴，连忙躲开这激动情感的地方，向前面野草丛中，花径不扫的密松林里走去。忽然听见一阵悲恻的唏嘘，我仿佛望到张着黑翅的秋神，徘徊于密叶背后；立时那些枝柯，都抖颤起来，草底下的促织和纺车儿也都凄凄切切奏着哀乐；我也禁不住全身发冷，不敢再向前去，便在路旁的长木凳上坐了。我用凝涩的眼光，向密遮的矮树丛隙睁视，不时看见那潺湲的碧水，经过一阵秋风后，水面上涌起一层细微的波纹来，两个少女乘着一只小划子在波心摇着画桨，低低的唱着歌。我看到这里，又无端伤感起来，觉得喉头梗塞，不知不觉叹道："故国不堪回首呵！"同时那北海的绿漪清波便浮现在眼前。那些携了情侣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摇着画桨指点眼前倩

丽的秋景，低语款款吧！况且又是菊茂蟹肥的时候，长安市上正不少欢乐的宴聚；这被摒弃在异国的飘泊者，当然再也没有人想起她了。不过她却晨夕常怀着祖国，希望得些国内的好消息呢。并且她的神经又是怎样的过敏呵，她竟会想到树叶凋落的北平市，凄风吹着，冷雨洒着那些穷苦无告的同胞，正向阴黯的苍穹哭号。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呵，北海的风光能掩盖那凄凉的气象吗？来今雨轩的灯红酒绿能够安慰忧惧的人心吗？这一切我都深深地怀念着呵！

连环不断的忧思占据了我整个的心灵，眼底的景色我竟无心享受了。我忙忙辞别了曾经二度拜访过的井之头公园。虽然如少女酡颜的枫叶，我还不曾看过，而它所给我灵魂的礼赠已经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哟！

九　烈士夫人

异国的生涯，使我时时感到陌生和飘泊。自从迁到市外以来，陈样和我们隔得太远，就连这唯一的朋友也很难有见面的机会。我同建只好终日幽囚在几张席子的日本式的房屋里读书写文章——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本分生活，一向所企求的，还有什么不满足；不过人总是群居的动物，不能长久过这种单调的生活而不感到不满意。

在一天早饭后，我们正在那临着草原的窗子前站着，——这一带的风景本不坏，远远有滴翠的群峰，稍近有万株矗立的松柯，草原上虽仅仅长些蓼荻同野菊，但色彩也极鲜明，不过天天看，也感不到什么趣味。我们正发出无聊的叹息时，忽见从松林后面转出一位中年以上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白花纹的和服，拖着

木屐往我们的住所的方向走来，渐渐近了，我们认出正是那位嫁给中国人的柯太太。唉！这真仿佛是那稀有而陡然发现的空谷足音，使我们惊喜了，我同建含笑的向她点头。

来到我们屋门口，她脱了木屐上来了，我们请她在矮几旁的垫子上坐下，她温和的说：

“怎么，你们住得惯吗?”

“还算好，只是太寂寞些。”我有些怅然的说。

“真的，”建接着说：“这四周都是日本人，我们和他们言语不通，很难发生什么关系。”

柯太太似乎很了解我们的苦闷，在她沉思以后，便替我们出了以下的一条计策。她说：“我方才想起在这后面西川方里住着一位老太婆，她从前曾嫁给一个四川人，她对于中国人非常好，并且她会煮中国菜，也懂得几句中国话。她原是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帮忙，现在她因身体不好，暂且在这里休息。我可以去找她来，替你们介绍，以后有事情尽可请她帮忙。”

“那真好极了，就是又要麻烦柯太太了!”我说。

“哦，那没有什么，黄样太客气了，”柯太太一面谦逊着，一面站起来，穿了她的木屐，绕过我们的小院子，往后面那所屋里去。我同建很高兴的把坐垫放好，我又到厨房打开瓦斯管，烧上一壶开水。一切都安派好了，恰好柯太太领着那位老太婆进来——她是一个古铜色面孔而满嘴装着金牙的硕胖的老女人，在那些外表上自然引不起任何人的美感，不过当她慈和同情的眼神射在我们身上时，便不知不觉想同她亲近起来。我们请她坐下，她非常谦恭的伏在席上向我们问候。我们虽不能直接了解她的言辞，但那种态度已够使我们清楚她的和蔼与厚意了。我们请柯太太当翻译，随意的谈着。

在这一次的会见之后，我们的厨房里和院子中便时常看见她

那硕大而和蔼的身影。当然，我对于煮饭洗衣服是特别的生手，所以饭锅里发出焦臭的气味，和不曾拧干的衣服，从晒竿上往下流水等一类的事情是常有的；每当这种时候，全亏了那位老太婆来解围。

那一天上午因为忙着读一本新买来的《日语文法》，煮饭的时候完全"心不在焉"，直到焦臭的气味一阵阵冲到鼻管时，我才连忙放下书，然而一锅的白米饭，除了表面还有几颗淡黄色的米粒可以辨认，其余的简直成了焦炭。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位老太婆也为着这种浓重的焦臭气味赶了来。她不说什么，立刻先把瓦斯管关闭，然后把饭锅里的饭完全倾在铅筒里，把锅拿到井边刷洗干净；这才重新放上米，小心的烧起来。直到我们开始吃的时候，她才含笑的走了。

我们在异国陌生的环境里，居然遇到这样热肠无私的好人，使我们忘记了国籍，以及一切的不和谐，常想同她亲近。她的住室只和我们隔着一个小院子。当我们来到小院子里汲水时，便能看见她站在后窗前向我们微笑；有时她也来帮我，抬那笨重的铅筒；有时闲了，她便请我们到她房里去坐，于是她从橱里拿出各式各种的糖食来请我们吃，并教我们那些糖食的名辞；我们也教她些中国话。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渐渐也能各抒所怀了。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建同我都不到学校去。天气有些阴，阵阵初秋的凉风吹动院子里的小松树，发出竦竦的响声。我们觉得有些烦闷，但又不想出去，我便提议到附近点心铺里买些食品，请那位老太婆来吃茶，既可解闷，又应酬了她。建也赞成这个提议。

不久我们三个人已团团围坐在地席上的一张小矮几旁，喝着中国的香片茶。谈话的时候，我们便问到她的身世，——我们自从和她相识以来，虽然已经一个多月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姓

名，平常只以“**オバサソ**”（伯母之意）相称。当这个问题发出以后，她宁静的心不知不觉受了撩拨，在她充满青春余辉的眸子中宣示了她一向深藏的秘密。

“我姓斋藤，名叫半子，”她这样的告诉我们以后，忽然由地席上站了起来，一面向我们鞠躬道：“请二位稍等一等，我去取些东西给你们看。”她匆匆的去了。建同我都不约而同的感到一种新奇的期待，我们互相沉默的猜想着等候她。约莫过了十分钟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淡灰色棉绸的小包，放在我们的小茶几上。于是我们重新围着矮几坐下，她珍重的将那棉绸包袱打开，只见里面有许多张的照片，她先拣了一张四寸半身的照像递给我们看，一面叹息着道：“这是我二十三年前的小照，光阴比流水还快，唉，现在已这般老了。你们看我那时是多么有生机？实在的，我那时有着青春的娇媚——虽然现在是老了！”我听了她的话，心里也不免充满无限的惆惘，默默的看着她青春时的小照。我仿佛看见可怕的流光的锤子，在捣毁一切青春的艺术。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她简直相差太远了，除了脸的轮廓还依稀保有旧时的样子，其余的一切都已经被流光伤害了。那照片中的她，是一个细弱的身材，明媚的目睛，温柔的表情，的确可以使一般青年沉醉的。我正在呆呆的痴想时，她又另递给我一张两人的合影：除了年青的她以外，身旁还站着一个英姿焕发的中国青年。

“这位是谁？”建很质直的问她。

“哦，那位吗？就是我已死去的丈夫呵！”她答着话时，两颊上露出可怕的惨白色，同时她的眼圈红着。我同建不敢多向她看，连忙想用别的话混过去，但是她握着我的手，悲切的说道：“唉，他是你们贵国一个可钦佩的好青年呢，他抱着绝大的志愿，最后他是作了黄花岗七十二个烈士中的一个，——他死的时候仅仅二十四岁呢，也正是我们同居后的第三年……”

老太婆说到这些事上，似乎受不住悲伤回忆的压迫。她低下头抚着那些像片，同时又在那些像片堆里找出一张六寸的照像递给我们看道："你看这个小孩怎样?"我拿过照片一看，只见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穿着学生装，含笑的站在那里，一双英敏的眼眸很和那位烈士相像，因此我一点不迟疑的说道："这就是你们的少爷吗?"她点头微笑道"是的，他很有他父亲的气概咧。"

"他现在多大了，在什么地方住，怎么我们不曾见过呢?"

"唉!"她叹了一口气道："他今天二十一岁了，已经进了大学，但是，"说到这里，她的眼皮垂下来了，鼻端不住的掀动，似乎正在那里咽她的辛酸泪液。这使我觉得窘迫了，连忙装着拿开水对茶，走出去了！建也明白我的用意，站起来到外面屋子里去拿点心。过了些时，我们才重新坐下，请她喝茶，吃糖果，她向我们叹口气道："我相信你们是很同情我的，所以我情愿将我的历史告诉你们：

"我家里的环境，一向都不很宽裕，所以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便到东京来找点职业作。后来遇到一个朋友，他介绍我在一个中国人的家里当使女，每月有十五块钱的工资，同时吃饭住房子都不成问题。这是对于我很合宜的，所以就答应下来。及至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两个中国学生合租的贷家，他们没有家眷，每天到大学里去听讲，下午才回来。事情很简单，这更使我觉得满意，于是就这样答应下来。我从此每天为他们收拾房间，煮饭洗衣服，此外有的是空闲的时间，我便自己把从前在高等学校所读过的书温习温习，有时也看些杂志，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常去请求那两位中国学生替我解释。他们对于我的勤勉，似乎都很为感动，在星期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便和我谈论日本的妇女问题，等等。这两个青年中有一位姓余的，他是四川人，对我更觉亲切。渐渐的我们两人中间就发生了恋爱，不久便在东京私自结

了婚。我们自从结婚后，的确过着很甜蜜的生活；所使我们觉得美中不满足的，就是我的家族不承认这个婚姻，因此我们只能过着秘密的结婚生活。两年后我便怀了孕，而余君便在那一年的暑假回国。回国以后，正碰到中国革命党预备起事的时期，他为了爱祖国，不顾一切的加入工作，所以暑假后他就不曾回日本来。过了半年多，便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遭难的消息，而他的噩耗也同时传了来。唉！可怜我的小孩，也就在他死的那一个月中诞生了。唉！这个可怜的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小孩，叫我怎样安排？而且我的家族既不承认我和余君的婚姻，那末这个小孩简直就算是私生子，绝不容我把他养在身边。我没有办法，恰好我的妹子和妹夫来看我，见了这种为难，就把孩子带回去作为她的孩子了。从此以后，我的孩子便姓了我妹夫的姓，与我断绝母子关系；而我呢，仍在外面帮人家作事，不知不觉已过了二十多年。……”

“呵，原来她还是烈士夫人呢！”建悄悄的对我说。

“可不是吗？……但她的境遇也就够可怜了。”我说。

建和我都不免为她叹息，她似乎很感激我们对她的同情，紧紧握着我的手，好久才说道：“你们真好呵！”一面含笑将绸包收起告辞走了。

过了两个月，天气渐渐冷了，每天自己作饭洗碗够使人麻烦的，我便和建商议请那位烈士夫人帮帮我们。但我们经济很穷，只能每月出一半的价钱，不知道她肯不肯就近帮帮忙，因此我便去找柯太太请代我们接洽。

那时柯太太正坐在回廊晒太阳，见我们来了，便让我们也坐在那里谈话，于是我便把来意告诉她。柯太太笑了笑道：“这正太不巧，……不然的话那个老太婆为人极忠厚，绝不会不帮你们的。不过现在她正预备嫁人，恐怕没有功夫吧！”

“呀，嫁人吗?”我不禁陡然的惊叫起来道：“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她现在将近五十岁的人，怎么忽然间又思起凡来呢?”

柯太太听了这话也不禁笑了起来，但同时又叹了一口气道：“自然，她也有她的苦痛，照我看来，以为她既已守了二十多年寡，断不至再嫁了。不过，她从前的结婚始终是不曾公布的，她娘家父母仍然认为她没有结婚，并且余先生家里她势不能回去。而她的年纪渐渐老上来，孤孤单单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将来死了都找不到归宿，所以她现在决定嫁了。”

“嫁给什么人?”建问。

“一个日本老商人，今年有五十岁吧!”

“倒也是个办法!”建含笑的说。

他这句话不知为什么惹得我们全笑起来。我们谈到这里，便告辞回去。在路上恰好遇见那位烈士夫人，据说她本月就要结婚，但她脸上依然憔悴颓败，再也看不出将要结婚的喜悦来。

真的，人们都传说，“她是为了找死所而结婚呢!”呵！妇女们原来还有这种特别的苦痛！……

扶桑印影

今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夜里，疏星历落，清光掩映；我们二十个征人乘了一只日本船叫作“长沙丸”的，直奔烟波渺茫的大海里去；在海上过了五天五夜，已到那白云深处的“蓬莱仙岛”了。在岛中小住月余，曾游西京、东京、大阪、神户、奈良、横滨、日光、广岛诸胜地，归途又经釜山、汉城、平壤、大连、旅顺等地，万影灿烂，只可惜我的心幕有限，所印下来的不多，且自从回国以后，事忙心倦，更不知又模糊多少！

昨夜微雨，新凉宜人，幽斋独处，才能把笔略写心头残影；但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什么地方写起，现在为便利回忆起见，拟分门别类，逐件写出，惟不能逐日详载，故不敢作《扶桑纪游》，只作个《扶桑印影》罢了。

（一）风景　日本的风景，久为世界各国所注目，有东方公园的美誉，再加上我爱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己及人，也先把“蓬莱”的美景写出来以供同好：——

（1）西京　西京风景清幽，环山绕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山、大文字山、圆山，四山中睿山最高，我们登睿山之巅，可窥西京全市，而最称胜绝的是清水寺、琵琶湖。

清水寺　在音羽山之巅，山上满植翠柏苍松；在万绿丛中，闲杂几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风过处，松涛澎湃，花影袅娜。我独倚大悲阁的碧栏，近挹清香，远收黛绿，超然有世外感。庙宇之前，有滴漏，为香客顶礼时洗手之用，漏流甚急，

其声潺潺，好像急雨缘屋檐而下。

琵琶湖　琵琶湖是西京第一名胜，沿江共有八景。我们在五月七日的那一天泛棹湖中，时正微雨，阴云四合，满湖笼烟漫雾，一片苍茫，另有一种幽趣；后来雨稍住，雾稍散，青山隐约可辨，远望诸峰，白云冉冉，因风变化，奇形怪状，两眼为之迷离。

后来船到石山寺，我们便舍舟登岸，直奔石山寺。此寺也在高山之巅，仿佛中国西湖之灵隐，寺中多独干老松，高齐庙阁，院中满植芭蕉，被急雨敲击，清碎如弄珠玉。

傍晚雨止雾收，斜阳残照，从白云隙中射出，照在湖面上，幻成紫的粉红的嫩黄的种种色彩。我们坐在船上如观图画，不久斜阳沉入湖心，湖上立刻幂上一层黑幕，青山白云，都陷入黑幕中，但数点渔火，犹兀自含情向人呢。

(2) 日光　日光乃日本景致最好的地方，日本人有句俗话说："不到日光不算见物"，日光的身价可得而知了。日光共有十六景：一、日光国币中社、荒神社；二、日光神桥；三、日光华严泷；四、日光东照宫阳明门；五、日光中禅寺、歌ケ滨观音；六、日光东照宫眠猫；七、日光中禅寺湖大尻桥；八、日光里见泷；九、日光东照宫五重塔；十、日光雾降泷；十一、日光大猷庙唐门；十二、日光东照宫唐门；十三、日光中宫祠湖上野岛；十四、日光中禅寺湖滨；十五、日光杉并木；十六、日光三佛堂及相轮塔。

这十六景中杉并木、中禅寺湖、雾降泷、里见泷、中禅寺湖大尻桥这几个地方，更自然更秀丽，不过最使我不能忘怀的，还要算是华严三千尺大瀑布了。

当日游华严往还走了六十里路，辛苦是最辛苦，而有了这种深刻的印象，也就算值得。在华严泷的背后，还有一个白云泷。

当时我们到了白云泷，看见急水如云，从半山中奔腾而下，已经叹为奇观，及至到了华严泷时，只看见三千尺的云梯，从山巅下垂，云梯之下，是飞烟软雾，那有一滴看出是水。这种奇妙的大观，怎能不引诱人们忘记人间之乐呢？可惜我那时不曾大澈大悟，遂造成未来的万劫之因了。可叹！

(3) 宫岛　宫岛乃日本三景之一，所谓三景是松岛（在北部），天之桥立及宫岛。我们于黄昏时泛舟海上，碧水渺渺，波光耀霞，斜阳余辉，映浪成花，沿海青山层叠，白云氤氲，在海上游荡些时，又登岸奔红叶谷，这时微风吹来，阵阵清香，夹路松杉峥嵘，渡过一架小红桥，就看见红叶如锦，喷火吐焰，真是妙境，便是武陵人到桃源，恐怕还要叹不及此呢！

"蓬岛"称绝的三景，我只到了一处，未免是个憾事，不过在日本住了一个多月，到了八九个地方，无论到那处，都没有感到飞沙扬尘，满目苍凉的况味，就是坐在火车上，也是目不断青山的倩影，耳不绝松涛的幽韵，更有碧绿的麦垄，如荼的杜鹃，点缀田野，快目爽心，使我赞不绝口了。

其实中国江南川北，也何尝没有好风景，何值得我如是沉醉，不过"蓬莱"另有"蓬莱"之景，其潇洒风流，纤巧灵秀，不可与中国流丽中含端庄的西子湖同日而语，所以我虽赞许"蓬莱"之佳，亦不敢抹煞西子之胜，盖燕瘦环肥，各有可以使人沉醉之处呢！

（二）教育　日本的教育，是老老实实要办教育的教育，和中国拿教育作门面迥然不同了。这次在西京看的学校，是帝国大学、寻常小学校、第一女子高等学校、京都府立第一中学、同志社女学校；在大阪看了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小学校；在东京看了音乐学校、学习院、女子大学、东京女子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盲学校、东京

聋哑学校、迹见女学校、女子学习院、东京府立青山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美术学校、东京府立女子师范学校、东京府立第二高等女学校、东京市立玉姬寻常学校。

以上各学校，自然各校有各校不同的性质，其具体的组织，用不着写也不能写，只能由这些具体里抽出日本教育的精神如何，现在可分三方面说：——

(1) 日本教育的优点　日本教育的优点很多，然而也可以用一句话包括起来，就是所谓要办教育的教育，因为日本人知道教育的重要，彻底了解教育的重要，所以有要办教育的决心，有了要办教育的决心，这个办出来的教育，才有好处。日本政府对于他项的经费，可以斟酌添减，惟独教育经费，只有增而无减，中国却不然，第一拖欠是教育经费，相形之下，不知执政者作何感想呵。

就我眼光观察所得的日本教育的最大优点有二：——

①内容充实　走到日本各学校，无论他门面是如何不辉煌，而他的内容却没有不充实，就举一个例来说：帝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头，共藏书五十万册；工业学校仪器室占二十间屋子那么多，而他们的校舍哪有清华学校的华丽，北京大学的庄严呢！但这两个是东京的大学校，内容充实，也不足奇，他如府立寻常小学校理科试验室里的器具和暗室，种种的设备，比较中国最高学府唯一的女高师数理部的东西还多得多，完全得多呢，说到这里，固然太灭自家威风，长他人志气，无如他真好呵！

②办事认真　日本政府和一般人民看教育界的人都很重，办教育人也都为教育而办教育，和中国之因饭碗而混迹教育界的根本不同，所以任职的人，是终身竭诚于教育，不存五日京兆之想。大阪女师范开办二十二年，校长在职亦二十二年，京都府立第一中学创办已五十年，校长亦久于职，其他各校校长在职年

限，总在十年五年，从没有像中国一年一换，一方面是政府不明白教育原理，不重视教育，一方面是任职者没有竭忠为教育的决心，结果自然演出今日的中国教育特色来了。

(2) 日本女子教育　日本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之比例相差太远，名义上固不乏女子高等求学机关，而察其内容，所谓女子大学，所谓女子高等学校，除家事科外，差不多没有更注重的学科了。这种现象，在他们办教育者，固然不能说没有片面的理由，不过他们所根据的女性专宜操持琐事的一点，到了现在的时代，是站不住了。凭心说来，现在没有打破家族主义的时期中，家庭方面，当然须人主持，而女性比较细密，这种责任，比较应多担负些，然而却不能根据这一点，而划定女性发展的范围，贤妻良母，女子未尝不可作，而女子除了作贤妻良母，没有别的责任，这话就未免不进步了。现在日本女子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专让她作贤妻良母，而不叫她作人，在日本今日国家无事高唱升平的时候，女子的责任固然没有中国今日女子所负的责任大，然而间接于人类的幸福，多少也有些阻碍，因为人类的幸福，是根据于大家平等大家自由，而日本女子贤妻良母教育的结果，使女子退居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抹煞她们天赋的自由天赋的人格，在同一世界里同一人类中而分出高低不平的界限，人类还有幸福吗？我所以到京都市立高等女学校参观，看见她们“贞淑”两字的校训，不禁喟然长叹了。

然而日本女学生勤劳耐苦，肯作事，有精神，也未尝不是她们的优点，我们中国女学生可引为模范的。

还有一点，日本女子体育的发达之讲究，真有可以令人奇异的。从前我国人常骂日本为倭奴为小鬼，谁知这次我们到日本看过之后，这种徽号再不敢乱叫，现在的日本女学生，个个雄壮，男子也比从前高大，我们站在他们中间，反不免要惭其弱小了。

日本女学生，不但能作柔软的运动，就是剧烈的运动，她们也能作，她们也能和男子一齐作百码以上的比赛，她们的体操教员，多用男子，有一次我们到迹见女学校参观，她们体操练习跳高，她们大约都能跳过五尺的高度，我在旁边看了，不禁暗想像这么高的凳子，我便爬都爬不过去，慢说是跳。一方面回想我国近来女学校，对于体育简直是不注意，不用功的学生，东跑西跑还不觉得什么，那些用功的，进学校不到一年，什么胃病、肺病都生出来了，究其原因，多半是少运动，我平常也曾想到这里，不过想完也就完了，而这次到日本看了她们那种强壮活泼，回顾自己本国，这个刺激真真永远忘不了，我很希望办女子教育的，和女子本身，要早点觉悟，要明白健全的精神，是寄在健全的身体上呵！

(3) 日本社会教育　日本的小公园非常多，电影院、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到处都是，所以学生们于星期课余之暇，都到公园、电影院、公共体育场游散，到图书馆看书，这种潜移默化的功效，比学校教育还要收效大。日本小小三岛，而能经营如此周到，我国反赶不上他十分之一，偌大一个北京，统共只有一个中央公园，并且里头茶肆酒寮，弄得俗不可耐，哪有一点自然的美趣，，况且还要收入门券，更是叫那贫苦的人没有消散的地方。那一般有钱的，又被那些万恶的游艺场缠住了足，学生们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还不够社会的罪恶破坏呢。有心教育事业的人，不可不注意社会教育了。

(三) 风俗　我在日本日子有限，对于风俗人情的观察，只是浮光掠影，不过我觉得知道一点便写一点罢了。

日本人受儒教的影响很深，东京有孔子大成殿的建设，所以他们风尚也多儒教色彩，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五伦的道理他们十分崇拜。

日本系小家族制度，以夫妇为单位，未成年的子女与父母同居，已成年的子女除去嫡长子系家族相续人有承袭财产权的当然同居外，其余子女都别居，女出嫁，子就给人家作养子，或是作婿养子，不然也分给他一部分财产令他自谋生活，所以人人都不能不想独立了。

日本男女关系极不平等，日本是帝国主义，臣对君的关系极不平等，界限极严，而女子对男子也正如臣子对国君一样，便是作了母亲，也要听儿子的话。我曾听见一个留学生告诉我说，有一次有一个人送礼物给他的一个同学，这同学恰好不在家，就交给他母亲，他的母亲原封放好不敢稍动，因为儿子是男人，应该听他命令，和中国所谓三从——从父、从夫、从子——的旧道德一样。所以日本的女子今日所处的地位，实在可怜，没有人格，没有自由，简直是个奴隶！

公开的男女交际，是为一般人所不许，而背地里的秘密交涉，是到处都有，她们对于贞操的观念，简直没有，并且日本近来生活昂贵，女子又喜虚荣，所以一般女子在高等学校里读书，一方面多与男子发生关系，借着这个弄点报酬补助她们的费用，等到她们正式与人结婚的时候，那时她们就作贤母良妻了。

日本喜沐浴，到处都有汤池，不过日本女子在人前露体不觉羞耻，所以每一个汤池里十余人一共洗浴，亦习为惯，甚至下等社会之女子，尚与男子混浴。

总之岛国风俗，自有岛国人习惯，我等外国人到了那里，没有一件不觉得希奇的。

（四）日本的思想界　日本虽是帝国主义，而思想界却不寂寞，五光十色，倒很有可观，在我们将离东京的前两天晚上，曾听三个人的言论，而这三个人实足以代表日本三个思想界的各方面。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一个是改良派的山田ク力女

士，一个是为第四阶级努力的文学家秋田雨雀。

大杉荣完全主张破坏了再说，他曾用冷讽热嘲的口气对我们说："前年罗素到中国，曾经论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生，要经过两个阶段：（1）是振兴实业，（2）是提倡教育。按此二说对于振兴实业今姑勿论，对于教育吾尚有数说……当罗素倡言提倡教育之一说后，我遇见朝鲜人、中国人都异口同声的赞许，不过我就极力反对教育——今日的教育是什么？教育人们不应当说谎话，而实际上在社会里能说谎话是最有利人生的。历史上差不多没有一天无说谎话的必要，教育又有什么用处！再说教育的根本是什么？不过是抉发人们固有的个性。但现代社会制度无往而非压迫个性及剥夺个人的自由，教育也不过教人服从强权及保护强权的法律罢了。现在教育的使命，应在解放人类固有的个性，用打破现在社会制度，那种手讲指画黑板粉笔的勾当，不过是骗饭吃罢了，那里说得上是教育？"

他这一段话很可以代表他思想的全部，就是先打破现在的制度再说，也就是激烈派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山田クカ是日本女性思想界最稳健的一派，她与山川菊荣的思想正是相反，她讲的题目是"妇人归着点"。她是巩固家族主义的努力者，她所说的话，虽然不少，不过她的结论，是妇人种种问题，皆由家庭为出发点，与其他学者到社会活动的论调正相反对。大杉荣曾骂她是"笨货"，然而她却是那不彻底的改良派的代表呢。

秋田雨雀是文学家，他的态度和他论调的意点，固然不同了，他根据托尔斯泰世界语言统一的四种假想，主张世界语为世界和平的唯一解决方法。

他所主张的文学，是为第四阶级努力的文学。他说："现在日本和中国的情形大约相同，都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了冲

突的时候；文学的趋势也正在冲突式中，一部分人主张第四阶级的文学，一部分的人就来反对；他们的争论很剧烈。但我以为到了今日，文学家的使命，除了助成第四阶级的发达以外，没有更大的工作了。若果第四阶级告了成功，被压的民众抬起头来，文学家便没有负担了。”他的主张可以为努力第四阶级思想界的代表。

这三个代表，差不多可以包罗日本思想界的特色了。

（五）日本最近国民外交的政策　当我未到日本之前，我预料中日连年失和，日人对于我国人一定很轻慢。那末我们到日本去，岂不是要受许多苦痛吗？但是我们自从神户上岸起，一直到了大连上船回国，没有一天不是受他们十分的优待。什么侯爵请我们吃茶点，什么子爵请我们参观他的花园，什么商店送我们味之素、化妆品，什么团体请我们赴宴会，又送我们汽车坐，简直是上宾的待遇。甚至住旅馆也要减价，可谓受尽优礼了！且每一次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提到“中日亲善”。有的说中日同文同种，应当亲善；有的谈中日有唇齿的关系，应当亲善；有的甚至把中日亲善来同日英同盟相提并论。我们在这种环境里不能不自己觉悟，也不能不钦佩他们；——他们的国民和政府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国民的外交政策，可以代表政府的外交政策。

他们这种高唱中日亲善，或者是他们看为对付邻邦智识阶级最好的手段了！其实在在都露马脚，他们优待只管优待，亲善不亲善，还得我们斟酌斟酌呢！

我们在东京女子高师参观的时候，她们的校长曾对我们说：“现在人们常提到中日亲善，其实要亲善须互助敬爱出乎中心，至于口头上之亲善又何足取”。这话真是为那一辈高唱中日亲善的人作个“晨钟暮鼓”。否则，专想利己的中日亲善，恐怕中日

永远没有亲善的一天呢！若专靠着这个为外交手段，不久也是要失败的！假面目永远是要露出来的呢！

关于日本内地所得的印象，大约尽于此。现在再把我回来时沿途所见的略说一二：

釜山　釜山是日韩交界的地方，我们下车以后，也看见许多韩人，然而地方上种种制度，都与日本内地相同。韩人本有的文化，早已不知去所，正所谓“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了！

我们在釜山没有多少时候耽搁，从船上下来以后就在火车站等火车，这时我们曾到车站附近的地方去置东西。朝鲜人一种奇异的装束，最易使人注目——男子头戴斗笠般的黑纱帽，足着船式的草鞋或布鞋；上等人也有着皮鞋的。——然其式仍是两头向上如船，袜乃棉絮补成，纵夏天暑气蒸热，也是穿棉袜。身上穿的是白麻布的长袍，衣服无钮，唯大襟靠右方用带子一根联结起来，女子就着短小上衣，长只到胸部，下而用各彩色的麻布作裙。麻布本硬性 ，穿在身上不易贴服，若再被风一吹，就要蓬蓬然如支营帐，真不美观。劳动妇人头上顶一布制的圈，重物置于其上，负以远行。

街上多日本商店，和日本式的房屋，来往的行人，多半是日本人，但清洁就远不如日本内地了。有如走到朝鲜人住的地方，一种葱韭臭味，令人作呕。他们一种污秽懒散不振的态度，看了真由不得人要心酸叹息致亡之有因了！

京城　我们在京城住了两天，曾到新建筑的李王府和朝鲜故宫改成的博物馆去看，后又到福景宫、北岳山各地方去，这几个地方都使人起无限的回忆！中日之役，袁世凯曾与日兵战于北岳山，叶志超被围于牙山；往事已成劫灰，而登临凭吊之余，仍不免慨然长叹呢！

此地街道清洁，电车轨道如网，交通极便利，房屋多高楼大厦；吾人到了这个地方，如像仍在日本内地，想不到这就是朝鲜的京城呵！

平壤　平壤本箕子所开的都会，他的坟墓也在那里，在二千年前——周时平壤即所谓东海乐浪国，在大同江对面。我们在平壤只住了一天，早晨登箕子墓，东望则大同江如衣带，受日光映射而发银光。后来又到乙密台，乃中日之役马玉昆等败北的地方；我们凭高台而四顾，不禁生“江山如旧人物已非”的感想。在乙密台的壁上题着许多感慨悲愤的诗句，可惜当时仓卒未曾录下来。

下午我们又买棹泛大同江，江水碧绿，青山挹翠，滨江千尺石壁，即所谓清流壁，朝鲜亡国臣僚都在上面题字而殉。有四个朝鲜女学生，也和我们同游，我们曾问她们去年独立运动怎么样？她们只愔然长叹，泪光莹莹，不能更说一句话，我们看了真不忍再往下问了！唉！被征服的民族，满心除了悲哀还有什么呢？

奉天　奉天本是中国领土，而南满铁路沿线二十里的地方都归日本所有了！又有日本租界，我们从南满路下车的时候，看见来往的中国人固不少，而日本人亦居半数，所以奉天实在已入了日人的势力范围了！

我们在奉天住了三天，曾到各学校去参观；那种腐败的情形，可怜亦可笑！那边女师范的教员，和我们谈话，他说：“奉天的女子教育最为黑暗，女师范所用的修身教科书，是由她们第一任校长所编的；内容除了讲三从四德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学生多喜虚荣，奉天军阀最有势力，所以学校的女学生有一部分专喜欢作军官队长的如夫人。这种风气一开，女学校的学生人品，与种种黑暗，唉！那就一言难尽了！不过办事人，校长，监学，却

非常专制，学生不能随意出学校的中门一步，也不能独自去请教男教员的功课。最初的时候，且不用男教员；后来进步些，专用胡须都白了的老头儿。现在又进化一点，用了一个年轻的男教员。然而逢到理化试验的时候，讲堂上派两个老妈子左右分立监察学生们的动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可以说绝无仅有了！

近来有一般女学生，也很觉悟，想要改良，然而校长压得紧紧地，她们是不能活动。所以我们到了她们学校参观，她们就趁机会要求想开欢迎会；藉欢迎会的席上，稍吐她们心头郁积。她们的奋斗精神，很属可佩。但是黑幕太厚，要见阳光非有一番更大的牺牲不可呢。

大连　大连真是一个好地方！不独山清水秀，气候亦非常凉爽，出名的风景有所谓星浦，有所谓老虎滩，都在沿海一带，松柏苍翠，波光灿烂，海上小岛，历落如星，所以叫作星浦。

我们在大连，因为候船，所以竟住了五天。这五天之内，上自学校，下至茶寮、妓馆、大烟馆，都被我们看遍了；所以受的感触也特别深，现在把我们所看见的大略说说：

大连有许多日本人，为他们自己人设立的学校里头，虽也许有两三个中国人，然而这两三个中国人不是有钱的商家之子，或者就是已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了。这种学校的设施，和日本内地一样，此外有一种叫作大连公学校的，是专为大连本地人设立的；我们曾去参观，刚进校门就嗅到一种恶臭薰人的气味。再一看那些孩子身上，衣服褴褛，面容憔悴，和那些日本学校的学生竟有天壤之别了。后来我们又去参观他们的教授，教员都是日本人，所教的科目日语最重要，——他们课程表上写日语为国语，中国的国语就叫做汉语，这种情形不知读者诸君，作何感想？我们当时的愤慨，只觉心酸血沸罢了！

我们目睹的情形如此，后来又听见《泰东日报》的记者——

这报是中国人办的——的报告，他说日本人对于大连子弟的教育，用的方法是纯粹奴隶制。他们只让会说日本话，将来好“助纣为虐”来鱼肉大连的同胞，所以公学校的卒业生所有的职业，不是充当横蛮的警察，就是衙役和暗探。按警察本是保护治安，而大连的警察却是专搅乱治安，欺负小百姓的！

大连暗娼最多，都是这些警察和地棍勾通了日本的警察长，狼狈为奸的办起来，这些暗娼都是大连人或外地拐来的中国人。暗娼的会集地，是在大连西岗子一带，一共三千余家；每逢劳动者和没有什么学识的商人经过那里，都被她们强拉进去，丧身败家的更不知多少人呢！

暗娼之外还有大烟馆，里头都是带辫子的中国人，和死尸般睡在那里狂吸怒抽。我们曾经去看过，一种暗淡的神情，真叫人要痛哭！

就大连种种情形看起来，就可以知道日人对于大连人所用自趋灭亡的方法了！大连不过是租界地，已经有“故国不堪回首”之叹，那已被灭亡的朝鲜、台湾更可想而知了！

旅顺　旅顺也是日本的租界地，从前本属于俄国，经日俄一战，俄国失败就归日本了。然而种种文物都是俄国人所遗，最触目的大红俄国地毯在现在的关东厅的地板上铺着，使人生无限的感想！

在旅顺只停了半天，仍回到大连。由大连一直乘二十六共同丸回天津。倦游之余，不免归心如箭，所有触目惊心的材料，也渐渐减少了！到了北京更糊涂得看不见，怎怪“夜郎自大”呢？可恨我自己喜寻苦恼，使这深刻的印影时时作刺心之痛，所谓“自作孽不可绾”，我惟有自恕（怨）自艾吧！

拉杂写来，读者亦厌我多事否？苍天总没有话，人仿佛都病着哟！我向哪里唤起中国的魂呀！

灵魂的伤痕

我没有事情的时候，往往喜欢独坐深思，这时我便把我自己站在高高的地方，——暂且和那旅馆作别，不轩敞的屋子——矮小的身体——和深闭的窗子——两只懒睁开的眼睛——我远远地望着，觉得也有可留恋的地方，所以我虽然和他是暂别，也不忍离他太远，不过在比较光亮的地方，玩耍些时，也就回来了。

有一次我又和我的旅馆分别了，我站在月亮光底下，月亮光的澄澈便照见了我的全灵魂。这时自己很骄傲的，心想我在那矮小旅馆里，住得真够了，我的腰向来没伸直过，我的头向来没抬起来过，我就没有看见完全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夜里我可以伸腰了！我可以抬头了！我可以看见我自己了！月亮就仿佛是反光镜，我站在他的面前，我是透明的，我细细看着月亮中透明，自己十分的得意。后来我忽发见在我的心房的那里，有一个和豆子般的黑点，我不禁吓了一跳，不禁用手去摩，谁知不动还好，越动着这个黑点越大，并且觉得微微发痛了！黑点的扩张竟把月亮遮了一半，在那黑点的圈子里，不很清楚的影片一张一张的过去了，我把我所看见的记下来：——

眼前一所学校门口挂着一个木牌，写的是："京都市立高等女学校"。我走进门来，觉得太阳光很强，天气有些燥热，外围的气压，使得我异常沉闷，我到讲堂里看她们上课，有的作刺绣，有的作裁缝，有的作算学，她们十分的忙碌，我十分的不耐烦，我便悄悄地出了课堂的门，独自站在院子里，想藉着松林里

吹来的风，和绿草送过来的草花香，医医我心头的燥闷。不久下堂了，许多学生站在石阶上，和我同进去的参观的同学也出来了，我们正和她们站个面对面，她们对我们作好奇的观望，我们也不转眼的看着她们。在她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紫色衣裙的学生，走过来和我们谈话，然而她用的是日本语言，我们一句也不能领悟，石阶上她的同学们都拍着手笑了。她羞红了两颊，低头不语，后来竟用手巾拭起泪来，我们满心罩住疑云，狭窄的心，也几乎迸出急泪来！

我们彼此忙忙地过了些时，她忽然蹲在地下，用一块石头子，在土地上写道："我是中国厦门人"。这几个字打到大家眼睛里的时候，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喜，又含着悲哀的叹声来！

那时候我站在那学生的对面，心里似喜似悲的情绪，又勾起我无穷的深思。我想，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家乡，到此地来，不是孤寂的，我有许多同伴，我，不是飘泊天涯的客子，我为什么见了她——听说是同乡，我就受了偌大的刺激呢？……但是想是如此想，无奈理性制不住感情。当她告诉我，她在这里，好象海边一只雁那么孤单，我竟为她哭了。她说她想说北京话，而不能说，使她的心急得碎了，我更为她止不住泪了！她又说她的父母现在住在台湾，她自幼就看见台湾不幸的民族的苦况，……她知道在那里永没有发展的机会，所以她才留学到此地来，……但她不时思念祖国，好象想她的母亲一样，她更想到北京去，只恨没有能力，见了我们增无限的凄楚！她伤心得哭肿了眼睛，我看着她那暗淡的面容，莹莹的泪光；我实在觉得十分刺心，我亦不忍往下看了，也忍不住往下听了！我一个人走开了，无意中来到一株姿势苍老的松树底下来。在那树荫下，有一块平滑的白石头，石头旁边有一株血般的红的杜鹃花，正迎风作势；我就坐在石

上，对花出神；无奈兴奋的情绪，正好象开了机关的车轮，不绝的旋转。我想到她孤身作客——她也许有很好的朋友，但是不自然的藩篱，已从天地开始，就布置了人间，她和她们能否相容，谁敢回答呵！

她说她父亲现在台湾，使我不禁更想到台湾，我的朋友招治，——她是一个台湾人——曾和我说："进了台湾的海口，便失了天赋的自由：若果是有血气的台湾人，一定要为应得的自由而奋起，不至象夜般的消沉！"唉！这话能够细想吗？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但是我却看见眼前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栗的哀鸣了！

呵！人心是肉作的。谁禁得起铁锤打，热炎焚呢？我听见我心血的奔腾了，我感到我鼻管的酸辣了！我也觉得热泪是缘两颊流下来了！

天赋我思想的能力，我不能使他不想；天赋我沸腾的热血，我不能使他不沸；天赋我泪泉我不能使他不流！

呵！热血沸了！

泪泉涌了！

我不怕人们的冷嘲，也不怕泪泉有干枯的时候。

呵！热血不住地沸吧！

泪泉不竭地流吧！

万事都一瞥过去了，只灵魂的伤痕，深深地印着！

最后的光荣

我从东京到下关的火车上，遇见一个朝鲜人和他的妻——他的面貌，和气中含着刚强，两道剑般的眉毛，时时露出英爽的气概，他的妻眉目清秀，年纪大约只二十三四。

夜深了，车儿仍不住隆隆地前进；车子里的乘客，都露着倦容，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在那里作旅行的梦；车窗的外边，黑漆漆的看不见一颗星斗，四面乌云堆积着，细雨丝丝，敲着玻璃窗，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虽也闭目养神，只为了这种种摧人心肝的雨声，弄得心烦意乱，无论怎么镇静，总是睡不着，无奈何只好睁开眼睛，对着那些乘客怔望，但是看着他们睡觉，更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躁！

行箧打开了。看着这本小说，觉得没意思；再看看那本杂志，也一样的没意思；加着不解人意的风雨，一阵阵大起来，啸啸呼呼的声音，更弄得寸心无主了！

他忽然伸了一个懒腰，站起来了，看见我那种寂寞怅惘的神气，便走过来，和我招手。他用英语和我说，“我很荣幸得见你，和你完全的同伙！”后来他又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告诉他，到了下关，以后要乘船到釜山，由釜山奔京城——他听了很惊喜地道：“呵！好极了！我也正要到京城去，我家就住在那里，”又指着那少妇说：“她是我的妻。”我们招呼了，就此谈论起来，岑寂的长夜，不觉得过来一半了。

我们越说越投机，后来渐渐谈到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上来，不

过这问题，是不能在车上可以任意说的，因而我们两人都拿出笔记本来，接续着笔谈起来！

“去年独立运动经过情形怎么样？”

“唉！可怜！竟死了我们的同胞十万人，……但朝鲜人总不只十万……”

“你们今后的宗旨怎么样呢？”

“女士！我不瞒你说，我尝受铁窗铜栏的监狱生活，已经四次了！最近一次，共关了四年，在那些满面泥垢、容貌憔悴的囚徒当中，我渐渐和他们握手，作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也觉悟，今后所应作的事情，就是求最后的光荣……”

“去年四月间，我的刑期满了，我乃得看见天日，然而我更相信：未了的残生，除了求恢复人格——最后的光荣——是我唯一的宗旨了！”

“你们不打算恢复你们的国权吗？”

“朝鲜同胞所受的痛苦，是意志的不自由，是个性的被戕贼，朝鲜现在所需要的，不是那万恶的威权，只是人类应有的自由，恢复国权——有名无实的国权，于我们的前途是没有什么利益的。”

“你们的计划有把握吗？”

“详细的计划，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至于我们的决心，就是恢复我们的人格自由，女士！你知道吗？现在朝鲜人，在世界上没有希望，没有生趣！精神的粮食，早就干竭了！前途的微光，早就销灭了！”

“这不足轻重的形骸生活，不久我们都要为‘最后的光荣’而牺牲了——朝鲜有志的人，若果能作一个为朝鲜民族恢复人格的流血志士，便是朝鲜人唯一的光荣和希望了！”

“你们觉得现在世界的趋势是怎么样吗？”

“不必问趋势如此，我们知道，在这种灰色生活的旗帜下的世界，无论他表面的高调是唱得如何响亮，或者是已登了天国而实际受残害的民族，仍不能自然的由虎口里解放出来，我们对于这种的环境，只有抱绝大的牺牲去奋斗，朝鲜人是不怕死的！”

他正要再往下写，有几个乘客已经睡醒，他们多事的怅望，不得不打断了我们的笔谈，他叹息了一声，仍慢慢地回到他自己的坐位上去；我无聊赖，只隔着窗子往外看，满天阴霾，雨还是不住的向下洒，淅沥的雨声，和隆隆的机声，互相应和！凄苦的调子，使我脆弱的心，又受一层打激的悲苦了！

海边上的谈话

这里差不多没有什么人常来，因为我们走完了这一片草地，和芦草的长堤，我们差不多没有遇见一个象我们一流的人。只有几个头上包着青布包裹，手里拿着锄头的种地的女人，和那骑在牛背上的顽皮的童儿，脸上是常常涂着黑泥的。

草地过去了，便到了海边，那里的松柏树很多，我们耳朵里时时充满着松涛和海涛的混合声，仿佛吹箫的仙女，和弄笛子的牧童同唱一般。

我们同来的五个人，莹玉是个画家，在她丰神绰约的肩上，背着一副画具，这时她坐在海边，遥望着对面的奇峰，那里迷漫着白云，点缀着苍松，是一个比较最好的画面，她揣度些时，便开始放下她的画具，一笔一笔地描写。翟棠和我捡了一块横柯交叉的松荫下的草地上，悄悄地睡在那里，我们的头正枕着海滨的石头上，潮水冲荡，细沫时时飞溅在我们的面部。这时海上的风很大，浪头和山般涌起来，又落下去，雪白的浪花，好象卧在荷田里的睡莲，被风吹着，懒懒地摇摆着，有时竟藏在大而且绿的荷叶下面了。

我们一边领略飘渺空阔的海的妙趣，一边就闲谈起来了，但是我们谈什么呢？有时从身旁拾起一块清澈的小石子，向海里掷去，起一个小小的波浪，我便有谈说的材料了！忽然一阵笑声换了我们的注意点，离我们两丈远的松林里，明才——一个活泼，时时露着滑稽的笑容的少年——他坐在树干上，两手攀着树枝，

仿佛是个猴子；心绮——比他年纪要小三四岁，最喜欢笑的孩子，这时拿着一根木棒在松树上，作欲击明才的样子，他们互相躲闪着，又互相看着大笑起来。

“你看他真是一个富有生趣的青年呵！就象那春天里最盛开的油菜花一样，鲜黄的颜色映着艳阳跳舞……他大约不明白愁苦两个字的意义吧！”翟棠轻轻地对我如此的说。我很情愿相信这话是真的——不过我把这话略略在脑里浸了一浸，我不幸的心门又开了，那里送出一件强有力，反抗我相信翟棠的话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个恶消息，“我告诉你一段故事吧！”我不觉对翟棠这么说。

“去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和秀生到公园里，那时天气十分清朗，碧蓝的天空，浮着些鲜红的彩霞；荷花池里，——一望碧绿的荷田里——开着美丽的莲花。我们两人坐在池子上面的石阶上，那里离这池子园墙的门有五尺多远，有一座草亭，坐在草亭子里的人若不留心，是很不容易看见我们的。况且我们正都沉默着领略青莲的幽香呢。

“不久我们听见亭子那边有人说话的声音。起初我们并不在意，后来觉得这说话的声音，有些熟习，不由得我们便要注意起来，只听一个女子的声音说：——

“‘这事都怪不得我，你家里的人麻烦，叫我……当初若不是为了那一点不相干的闲话，何至于一定强我回家乡呢？’

“‘呵！现在我只有对你忏悔，……老人家的脑髓里，所构成的思想，全是不可思议！他说你去年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乡里的谣传说你到我们家里——但是你不要气，这话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说这话的是男子的声音，他说到这里止住了，后来又听那女的说：

"'下文是什么？你只管说罢！我……不至于生气。'

"'那么……真的不生气吗？那末我说了……他们说那时你已经到我家作童养媳了，我家里觉得这话很不好听，因而叫你回去了……你回去以后，我恰好从外国回来，家里就要我回家去结婚……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很对你不起！不过那时我没见过你的面，我们还是不相识的路人，我……我终于不愿回去，……'

"'你不回去，……我也不怪你，就是我那时也不希望你回去，也正是因为我不认得你。'

"'不过现在我是后悔了！那时若勉强回去，也不至于把事情耽搁了，现在我为祖母的孝，要守制三年……三年的工夫原算不得长，不过你还有祖母，我还有年迈的父母呢，在我三年以内谁能保定不再出什么变故吗？……若果三年以外再加上三年或者竟再加上六年，那时我们差不多象是开过期的花了……青春和电光般的过去了！谁是上帝能把这退伍的春天，再用暖风唤回呢？……唉！我只有后悔——我不曾预想到礼教的家庭的可怕……唉！现在怎么办呢？'

"他和她的谈话，到了这里便停止了，只听见他和她都从丹田深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时我和秀都耐不住，悄悄从栅栏门里望过去，见他和她正悲苦着，凄然相对。"

"他和她到底是谁呢？……你说半天这与明才又有什么关系呢？"翟棠等不得我都说完，怀疑着这么问我。

这时明才已从树上下来了，他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谈什么呢？"我这时禁不住心里乱跳，不能回答他的话，相怔视了半天，我因问他道，"她有信来吗？"明才的脸不觉得红了，歇了一刻，他叹息了一声说："别提这话了！信来不来，又何补于事实呢？"

"你为甚么不打破这缚束，另辟一个境界呢？礼教的家庭，

本没有什么可尊敬的，这只是看你们自己的决心了。”我对明才这么说，明才点点头说：“自然只有看我们的决心了！有限的青春谁忍眼看着这么轻易过去，看我们的决心吧！”

远远一只火轮，拨开浪头，向我们这边来了，呜呜的笛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看看太阳已经西斜了，莹玉的画稿已经完成两张，最后这一张正在设色，画的是黄昏的海景。碧绿的海水里，加上一层红色，海面上幻成一道道的紫光，和山林里的金光相映掩；天边一弯的淡月笼在稀薄的白云里，一个负薪的樵夫，正从山腰往下去，嘴里象是唱着天真的山歌。我们一面看她的画稿，一面看眼前的景，竟不知是景中的画还是画上的景。大家默默相对些时，暮色已从海里渐渐升上来，莹玉收拾了画具，我们便辞别海上的一切回去了。

1922 年在横滨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我将要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我曾到那位面容瘦长，眼含慈祥气的天才著作家秋田的家里去。他的寓所是在一个很僻静的地方，离热闹的市廛很远，是个城里的乡下，房子的构造和布置都很简单，一共是两楼两底，底下是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住的，上头是他的书房；他书房里的布置，虽然望过去，好象很杂乱的，然而里头却都寓着艺术的美，在那很朴质的墙上挂着一个破轮船上割下来的朽木，然而在那木头上，点缀了两只活泼泼的鲤鱼，这鲤鱼有一只头和尾露在木头的外面，鱼肚子是镶在木头里头；那一只是全体都露在木头外边，头向下仿佛将沉入水里的姿势。这时这块小小朽木，立刻变成汪洋大海，无数的鲤鱼在那里浮沉、游泳，这种艺术美，我不禁为之沉醉了！

我们这次的见面，已经是第二次了。在那间精雅的小书房里，不容留人间的虚伪；我和他，还有一个和我同来的杨先生，我们都赤裸裸地把我们心灵里要说的话都说了。我们谈来谈去，便谈到近代的文学趋势和文学家的使命上了。秋田先生他很滑稽地说："近来的文坛，竟越弄越奇了，他们在下笔以先，自己先套上一个圈子，讲起那一派那一个主义来，其实这些名词，都是后来的批评家，给作家的官衔，作者自身不应当自己限量自己，……我以为掬我内心的热诚，替灰色的人生写照，抉出他们的隐痛，使他们的创痕复原也就够了！……

"现在日本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很相似的：都是在有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起了冲突的时期。文学是时代的产儿，自然也陷入不可调和的漩涡中，一班人倡言第四阶级的文学，一班人就来反对；他们的争论很剧烈，但是我们应该觉悟，文学家的使命，除了帮助第四阶级开花结果，没有更大的工作了！若果第四阶级是告了成功，也就用不着文学家了！”

秋田先生，他对于中国的情形，很隔膜——他心目中的中国，都是书本子上，不长进的中国，所以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很注意我的行动和服装，他曾经奇异地问我道：“女士没有缠足吗?”这话实在最使我难受和羞耻了！只得答道：“这是中国从前的坏习惯，有知识的人早已觉悟，不更受这不自然人道刑罚了。”我说完这话，不觉心里一酸，并且觉得惭愧！那些没有知识的乡下人，不是还在那里缠足吗？人道的光焰不能遍照了她们吗?……我深悔失言，但是不失言又叫我怎么回答呢？……幸亏他不曾再往下追问，我们又换了谈话的目标了。

我们谈得很久了，彼此都有了些倦意，秋田先生便取出许多写真片来指点给我们看，看到中间有一张是日本有名文学家，已故岛村抱月的照片，我们对着这伟大精神的文学家的遗容，生出无限景仰的心来。秋田先生又告诉我们说：“岛村先生是最能创作剧本的作家，他美丽的音调，精巧的结构，曾经一个绝代佳人的珠喉歌过，更是两美并济，使人叹息不易得了！

“那位佳人就是松井须磨子，在当时的艺术座上，她占最重要的位置，她所扮演的剧本，皆是岛村先生心血组织成的，并且也是他亲自教成的。

“这种心灵已经流通了，便不受任何种藩篱的阻隔，岛村和松井须磨子便发生了恋爱的关系，不过岛村先生已经有妇，松井须磨子，已经有夫，在法律上他们是不能再有结合的余地，但是

爱情是不怕法律的，也不爱虚荣的，当时虽受一般人的非难，在他们已经调冶的爱情，是毫不因此而分开的。后来岛村先生死了，松井须磨子便为爱情而自杀，使干枯虚伪的世界上，开了一朵又灿烂又纯洁的花，现在的一座石坟，虽然已成过去的陈迹了，而在暗淡的斜阳中犹受人们的凭吊和回忆。”

他说到这里又指着一张照片，里头有一个修眉朗目的女子说：“这便是伊的遗容……你看伊的容貌怎么样?”我果然细细看了一遍，觉得伊的好处，不在五官端正，而在伊挺拔超越的风采，伊一对眼角微向上吊着，眉梢长而细；和绿鬓差不多相接连；身材亭亭好象孤立的傲竹，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好花已经谢了，不知道掩埋秀骨的荒坟，曾否有满了荆棘的凄凉，恨不得立刻到那边去看……

不久我们便离开秋田先生的书房，向他的住所后边那一块坟地的路线进行。这时候已经六点钟了，天空漫着一层稀薄的雨云，太阳的光线，本来不强，亦被雨云一遮，更现着凄迷闪烁了！并且我们所走的路径，又是很僻静的小路，路旁除了几株榆树，开着细碎的白花，有时发出一阵清幽的香气来，此外没有别的点缀。我很快经过一段竹篱，前面露出一片很平滑的绿草地，有三个青年女子，一个穿着浅紫色的上衣，天青色的罗裙，头上乌云般的柔发，覆着前额；还有两个女子，面向东坐着，看不清楚，并且旁边还放着一把黑色大洋伞，遮住了伊们的全身，只露着白色罗衫的一角罢了！

在这荒野的地方，有她们来点缀点缀，实在可以减去许多寂寞！

经过伊们坐谈的绿草地，又来到一所房子面前，苍碧色的爬山虎，遮住灰色的土墙；一个赤着小胖足的孩子，站在墙根底

下，两颗星般的眼珠，不住对我们望着。秋田先生微笑着说："这个孩子是没有偏狭心理的，因为他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在他的父母心里，已经破除种族和国家的界限了，他父亲和我很熟，我们常在这屋子里见面。"

我们闲谈着，已到了许多荒坟的面前，日本习俗，人死多火葬，所以他们的坟墓很简单，只用一个小盒子，把烧化的残灰藏在里头，埋在地下，在旁边插一颗小松树，安一块木牌或石碑，写着死者的姓名，和死的年月。从远远的地方望过去，只见这一带的林木苍郁，秋田先生指点道："这一带约有五十几个坟墓，都是不知姓名的人，死在大街上或荒野里，经警察所收葬埋在这里；他们才埋的时候，旁边所插的树，不过四五寸高，现在已经长到五六尺了，但是他们早已不明白世界上的一切了！

这几句话，很能使我静止的心涛波动了，因此我们便谈到人生观方面来。秋田先生说："我从前曾走错了路，以为人类是超越万有的，现在我觉悟不对了，其实人类与兽类没有多少差别：只是智慧比较得高些，能创造一切——从前所没有的东西——罢了。虽然我并不觉得没趣味，因为去创造没有过的东西，来满足刹那的欲望，就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过了一带无主的孤坟，又来到一带罪人的墓前。秋田先生叹息着告诉我们道："广漠的世界上，唯有这些人的遗骸是到处充满的，他们为一时兽欲的冲动，结果生下了儿女，这些不幸的小人类，不能光明正大见天日，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人前是事事怕羞的，在法律之下是事事帖服的，所以私生子只能在那黑暗的地窟里，和那些静僻的野草丛中，另辟他们的世界了！

"日本的政府，规定救济私生子的法子，是每一个私生子呈报到政府那里，例有百金的赏格，有些不自爱的人们，一面领了

赏银，一面放弃他们保护那孩子的责任，有的挖个土坑，把孩子活埋了；有的把孩子的脖头用力掐着，闭了气就完了！这些残忍的把戏，有时被人发觉了，便处他们以死刑……这一带共三十多个坟墓，都是犯了这罪致死的人们的遗骸！”

我们只顾指点闲说，不觉得连那反射在远远塔尖的斜阳余辉，也都藏起来；而我们所要看的坟墓还没有看见，因急忙走到那里，两扇极矮的柴门虚掩着，柴门的两旁有两根高石柱，墓上有一块心式的石牌竖在上面，比那石柱还要高。我们来到坟前，推开柴门，墓旁两个插鲜花的筒里还插着两把残余的野花，在地下还放着一个枯干的玫瑰花圈。我站在柴门口，望着荒坟，心里便造成无穷的意象，我想照片上的她已不是真的她了，这孤坟里的她也绝不是活泼泼的她，一个她可以幻成无数的她，然而真的她却只有一个，在我的心里，只有我心的眼可以看得见她，而肉的眼永远看不见她，只看见她的照片。她的坟墓——呵！真是生的惊奇，好象积气的天，飞翔变化的云，永远不可捉摸呢——

秋田先生向看坟人那里买花回来了，他将鲜花换了残花，将整香换了剩香，又叫人把坟前的灰尘打扫干净，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向那坟里的松井须磨子深深鞠了一躬，在这一刹那，我看见人间无穷的伟大了！

离开这里约有五十步的光景，便是岛村先生和他夫人合葬的坟了，但是他的夫人现在还没有死，有人说，不如把松井须磨子的坟，跟他合葬了吧！而一般道德家、法律家，都很惊吓得发起狂来，这些人多余的主张也就打消了，其实不合葬的已合葬了！合葬的中间已竖起三千丈的壁垒，谁又明白这个呢？

我们在那里徘徊凭吊些时才遵旧路回来，不过路虽是旧路，那三个女子不见了！赤足的肥孩子也不见了！只看见一只牛，拴

在那绿草地旁边的大槐树上，在草地的对面，一带松林里，隐隐有一所高台阶的房子，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弯着腰在那里扫地。世界上的东西未曾有一秒钟是静止的，未来的一切谁能预料得到？不过从这里回去的第二天，我的确离开东京了。

东游得来的礼物（外一篇）

当我离开祖国海岸的时候，正是落英缤纷，送春回去；现在我回来了，院子里头的碧桃，已结子了，“光阴草草人事劳动”真不禁怅往前尘！

我这次到了日本，沿途饱赏了海上的生涯，领略了岛国的风光，在我的脑膜上，刻了许多的新影片，时时涌现出来。每逢奔波的余暇常常独自凭栏；听满院的松声，澎湃如涌波涛；有时蕉雨淅沥，滴滴新翠，浸透了我软弱的心，微妙不可名言的情绪之流，占据了我心灵的全部，这时我的纸笔就不免要忙碌了。

我觉得万物都可以任意和我聚散，我对于万物的聚散，也觉得如行云流水，任其自然，在这种淡泊的生涯中，那枝不满三寸秃了尖的钢笔，和无论什么样的纸，却使我深深迷恋，不能有一天离开他，在我苦闷的时候，安慰我；在我兴奋的时候，鼓舞我；任是我用他诅咒人群，任是我用他赞美自然，他都不反抗我，在这广漠的世界上他们总算是我共生死，同患难的好朋友了。这次东游得来的礼物，也都亏他替我携回，我真是永远感激他，用最红的，最热的血，供养着他；更用最清的，最透明的——可以照见人心的泪，浸透了他，才能写出洋洋洒洒美丽的文字来，和人们赤裸裸地心接触，唉！怎样大的工作呵——现在东方微有亮光了——露出鱼白色的光——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到了。

冷酷的海潮

唉！冷冰冰，寒森森，和铁一般青的面孔，和山崩般的呼啸，船身为他惊得飘摇无主；心灵为他起了寒战；在那没有边际的碧波上，软弱人们的胆为他的怒吼吓破了！不敢预想那未来的前途，只有浸在绝望的悲哀里，唉！海潮呵！唯有冷酷是永远的吗?

危险呵！他一些没有怜悯的同情，朋友们！你们知道他窥见什么隐秘了？迷沉的人类，每人腰里都系着希望的带子呵！——是一条又坚固，又绵韧的带子——他冷笑了！他低声讽刺了！他说：“你们系着这条带子——希望的带子——你们可以在那里作发见宝藏的好梦，那里有光明的前途；灿烂的境界，这是很自然的，你们永不至有自杀的决心，我作个小小的游戏，使浪花起得高些，岂不是更把世界点缀得有神了吗?”

不知趣的她——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少妇，长圆式的脸儿，很长的眉毛，微微上掀的嘴唇，露着孩子气的微笑，这时她受海潮的颠簸，她凄苦着脸和她的丈夫——有两撇小胡须年龄三十岁以内的男子说：“唉哟！风浪真恶！我真受不住了!”她的丈夫，微睁开严闭的两眼，很疲苦的对她望着，由不得“咳!”的一声呻吟，侧转身来，用手在她的心口上，慢慢摩挲了半天，她才安静睡了！

同时有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大约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光景；正抱着一个不到五个月的孩子吃奶；因微侧着身体，垂下软弱无力的头，那种勉强支持的苦楚，都从她紧皱的双眉，和嘴角边透示出来了。冷酷的海潮，刷刺刺又是一阵，船身左边沉下约有一

丈的光景，又高起来。乘客都被颠顿得心旌摇摇，那孩子的母亲，禁不住哇地一声吐了深黄色的苦胆汁，污了孩子雪白的衣襟，孩子倒不知晕船，仍用力吸她母亲的乳汁，母亲被她吸得心头更发空，只见她紧皱眉头，勉强从孩子嘴里抽出乳头，无力的睡下了。孩子不知心痛母亲，兀自哇哇的大哭。孩子哭一声，母亲的心便痛一下，凄苦的眉头也要皱一下，后来她低声和孩子说："唉！我真真顾不得你啦。"她的慈母的泪，随着声音滴下来了！

一个不耐烦的少年人，咒骂道："可恨的浪头！……象这样受罪，真不如痛快一下子——"

"唉！别乱说吧！耐着点，反正会到家的，"他的妻很温和的劝慰他。

"耐着！除了耐着，还有什么法想，每年来往两次活受罪，唉！还不知要耐到什么时候是了呢！"少年回答他的妻。妻说："你不用老想这些吧——越想着苦就更苦了——你就想着妈妈怎样盼望我们回来；我们到了家，她老人家够多末喜欢，欢郎弟弟今年也回来了，快活的事多着呢！"

"是的，只有想着这些快活的，不想这个，我便发誓永远不走这条路了！——没得受尽无穷的颠簸！"少年说完便侧转身体，闭上眼睛作他的归梦去了！全船顿时寂静，只有冷酷的海潮，在那里低唱得胜之歌。

花瓶时代

几句实话

一个终朝在风尘中奔波倦了的人，居然能得到与名山为伍、清波作伴的机会，难道说不是获天之福吗？不错，我是该满意了！——回想起从前在北平充一个小教员，每天起早困晚，吃白粉条害咳嗽还不算，晚上改削那山积般的文卷真够人烦。而今呵，多么幸运！住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边，推窗可以直窥湖心；风云变化，烟波起伏，都能尽览无余。至于夕阳晚照，渔樵归休，游侣行歌互答，又是怎样美妙的环境呢！

但是冤枉，这两个月以来，我过的，却不是这种生活。最大的原因，湖色山光，填不满我的饥肠辘辘。为了吃饭，我与一支笔干儿结了不解缘，一时一刻离不开它。如是，自然没有心情、时间去领略自然之美了。——所以我这才明白，吟风弄月，充风流名士，那只有资产阶级配享受，贫寒如我，那只好算了吧，算了吧！

那么，我现在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呢？——每天早晨起来，好歹吃上两碗白米粥，花生米嚼得喷鼻香，惯会和穷人捣乱的肚子算是有了交代。于是往太师椅上一坐，打开抽屉，东京带回来的漂亮稿纸，还有一大堆，这很够我造谣言发牢骚用的了。于是由那暂充笔筒用的绿瓷花瓶里，请出那三寸小毛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是瞪着眼，东张西望，搜寻一个好题目。——这真有点不易，至少要懂点心理学，才好捉摸到编辑先生的脾味；不然题目不对眼，恼了编辑先生，一声“狗屁”，也许把它扔在字纸篓里

换火柴去。好容易找到又新鲜又时髦的题目了，那么写吧。一行，两行，三行，……一直写满了一张稿纸。差不多六百字，这要是运气好，就能换到块把大洋。如是来上十几页，这个月的开销不愁了。想到这里，脸上充满了欣慰之色。但是且慢高兴！昨天刮了一顿西北风，天气骤然冷下来，回头看看床上，只有一床棉被，不够暖。无论如何，要添作一床才过得去。

再说厨房里的老叶，今早来报告：柴快没了；煤只剩了几块；米也该叫了。这一道催命符真凶，立刻把我的文思赶跑了。脑子里塞满了债主自私的刻薄的面像，和一切未来的不幸。……不能写了，放下笔吧！不成，那更是饥荒！勉强的东拉西凑吧。夜深了，头昏眼花，膀子疼，腰杆酸，“唉呀”真不行了，明天再说吧！数数稿纸，只写了四张半，每张六百字，再除去空白，整整还不到两千五百字。棉被还是没着落，窗外的北风，仍然虎吼狼啸，更觉单衾欠暖。然而真困，还是睡下吧。把一件大衣盖在被上，幸喜睡魔光顾得快，倒下头来便梦入黑甜。我正在好睡，忽听扑冬一声，把我惊醒。翻身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小花猫把热水瓶打倒了。这个家伙真可恨，好容易花一块多钱买了一只热水瓶，还没有用上几天，就被它毁了，真叫做“活该”！我气哼哼的把小花猫摔了出去，再躺下睡，这一来可睡不着了。忽见隔床上的他，从睡梦里跳起有半尺高，一连跳了五六下，我连忙叫醒他说：“你梦见什么了，怎么睡梦里跳起来？”他“哎哟”了一声道：“真累死我了！我梦见爬了多少座高高低低的山峰，此刻还觉得一身酸痛！”

“唉！不用说了，你白天翻了多少书？……大概是累狠了?!”他说：“是了。我今天差不多写了五千字吧！”

“明天还是少写点好。”我说。

“不过今天已经十五了，房钱电灯钱都还没有着落，少写行

吗?”

我听了这话不能再勉强安慰他了。大半夜，我只是为这些问题盘算，直到天色发白时，我才又睡着了。

八点半了，他把我喊醒。我一睁眼看太阳光已晒在窗子上，我知道时候不早了。连忙起来，胡乱吃了粥，就打算继续写下去，但是当我坐在太师椅上时，我觉得我的头部，比压了一块铅板还重，眼睛发花，耳朵发聋。不写吧，真怕到月底没法交代；写吧，没有灵感不用说，头疼得也真支不住。但是生活的压迫，使我到底屈服了。一手抱着将要暴裂的头，一手不停的写下去。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纸上画的是什么？——“苦闷可以产生好文艺”，在无可如何之时，我便拿它来自慰！来解嘲！

这时他由街上回来，看见我那狼狈像，便说道：“你又头疼了吧，快不要写，去歇歇呀！——我译的小说稿已经寄去了，月底一定可以领到稿费。我想这篇稿子译得不错，大约总可以卖到十五块钱，屉子里还有五块，凑合着也就过去了。”

“唉！只要能凑合着过去，我还愁什么？但是上个月我们寄出去三四万字的稿子，到现在只收回十几块钱，谁晓得月底又是怎样呢？只好多写些，希望还多点，也许可以碰到一两处给钱的就好了！”

他平常是喜说喜笑，这一来也只有皱了一双眉头道：“你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才辞去教员不干，到这里休养。谁想到卖文章度日，竟有这些说不出的压扎的苦楚！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想充什么诗人艺术家了。……怎么人家菊池宽就那么走红运，住洋房坐汽车，在飞机上打麻雀！……”

“人家是日本人呵！……其实又何止菊池宽，外国的作家比我们舒服的多着呢！所以人家才有歌德有莎士比亚有拜伦有易卜生等等的大艺术家出现。至于我们中国，艺术家就非得同时又充

政治家，或教育家等，才能生活，谁要打算把整个的生命献给艺术，那只有等着挨饿吧！在这种怪现象之下，想使中国产生大艺术家，不是作梦吗？唉！吃饭是人生的大问题，——非天才要吃饭，天才也要吃饭，为了吃饭去奋斗，绝大的天才都不免要被埋葬；何况本来只有两三分天才的作家，最后恐怕要变成白痴了……”我象煞有些愤慨似的发着牢骚，同时我的头部更加不舒服起来。他叫我不要乱思胡想，立刻要我去睡觉。我呢，也真支不住了，睡去吧！正在有些昏迷的时候，邮差送信来了。我拆开一看，正是从北平一个朋友寄来的，他说："听说你近状很窘，还是回来教书吧！文艺家那么容易作？尤其在我们贵国！……"

不错，从今天起，我要烧掉和我缔了盟约的那一支造谣言的毛锥子，规规矩矩去为人之师，混碗饱饭吃，等到那天发了横财，我再来充天才作家吧！正是"放下毛锥，立地得救"。哈哈！善哉！

花瓶时代

这不能不感谢上苍，它竟大发慈悲，感动了这个世界上傲岸自尊的男人，高抬贵手，把妇女释放了，从奴隶阶级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的妇女，大可扬眉吐气的走着她们花瓶时代的红运，虽然花瓶，还只是一件玩艺儿，不过比起从前被锁在大门以内作执箕帚，和泄欲制造孩子的机器，似乎多少差强人意吧！

至少花瓶是一种比较精致的器具，可以装饰在堂皇富丽的大厅里，银行的柜台畔，办公室的桌子上，可以引起男人们超凡入圣的美感，把男人们堕落的灵魂，从十八层地狱中，提上人世界；有时男人们工作疲倦了，正要咒诅生活的枯燥，乃一举眼视线不偏不倚的，投射到花瓶上，全身紧张着的神经松了，趣味油然而生。这不是花瓶的价值和对人类的贡献吗？唉，花瓶究竟不是等闲物呀！

但是花瓶们，且慢趾高气扬，你就是一只被诗人济滋所歌颂过的古希腊名贵的花瓶，说不定有一天，要被这些欣赏而鼓舞着你们的男人们，嫌你们中看不中吃，砰的一声把你们摔得粉碎呢！

所以这个花瓶的命运，究竟太悲惨；你们要想自救，只有自己决心把这花瓶的时代毁灭，苦苦修行，再入轮回，得个人身，才有办法。而这种苦修全靠自我的觉醒。不能再妄想从男人们那里求乞恩惠，如果男人们的心胸，能如你们所想象的，伟大无私，那么，这世界上的一切幻梦，都将成为事实了！而且男人们

的故示宽大，正足使你们毁灭，不要再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在男人面前自命不凡吧！花瓶的时代，正是暴露人类的羞辱与愚蠢呵！

男人和女人

一个男人，正阴谋着要去会他的情人。于是满脸柔情的走到太太的面前，坐在太太所坐的沙发椅背上，开始他的忏悔："琼，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谅解我——第一你知道我是一个天才，琼多幸福呀，作了天才者的妻！这不是你时常对我的赞扬吗?"

太太受催眠了，在她那感情多于意志的情怀中，漾起爱情至高的浪涛，男人早已抓住这个机会，接着说道："天才的丈夫，虽然可爱，但有时也很讨厌，因为他不平凡，所以平凡的家庭生活，绝不能充实他深奥的心灵，因此必须另有几个情人；但是琼你要放心，我是一天都离不得你的，我也永不会同你离婚，总之你是我的永远的太太，你明白吗？我只为要完成伟大的作品，我不能不恋爱，这一点你一定能谅解我，放心我的，将来我有所成就，都是你的赐予，琼，你够多伟大呀！尤其是在我的生命中。"

太太简直为这技巧的情感所屈服了，含笑的送他出门——送他去同情人幽会，她站在门口，看着那天才的丈夫，神光奕奕的走向前去，她觉得伟大，骄傲，幸福，真是那世修来这样一个天才的丈夫!

太太回到房里，独自坐着，渐渐感觉得自己的周围，空虚冷寂，再一想到天才的丈夫，现在正抱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这简直是侮辱，不对，这样子妥协下去，总是不对的。"太太陡然如是觉悟了，于是"娜拉"那个新典型的女人，逼真的出现在她心头："娜拉的见解不错，抛弃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

太太急步跑上楼，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小提箱来，把一些换洗的衣服装进去。正在这个时候，门砰的一声响，那个天才的丈夫回来了，看见太太的气色不大对，连忙跑过来搂着太太认罪道："琼！恕我，为了我们两个天真的孩子您恕我吧！"

太太看了这天才的丈夫，柔驯得象一只绵羊，什么心肠都软了，于是自解道："娜拉究竟只是易卜生的理想人物呀！"跟着箱子恢复了它原有的地位，一切又都安然了。

男人就这样永远获得成功，女人也就这样万劫不复的沉沦了！

灾还不够

每天拿起报纸来，最使我刺心的，就是这里堤决，那里河涨，似乎满报纸上，都漾出了洪水的恐怖，满耳朵里都响着恶涛凶浪，和灾民的悲呼惨号的怪声。

“怎么好？一天到晚，不是天灾，便是人祸，何时是了？”我愤恨的叫着。

一个同事，向我一声冷笑道：“我觉得灾还不够！”

我不由得睁起一双惊奇的眼望着她说：“怎么？灾还不够？你纵不曾亲到过灾区，但你总应当有点想象力呵，你难道没有看见报上的记载吗？田产牛马都被无情的大水冲得干干净净，那些百姓流离颠沛，不死于水，也死于饥寒，这种灾害还小了吗……”

我刺刺不休的诘责她，而她的态度，仍是那样冷漠，似乎笑我，象个孩子，全不懂世故。我被她那态度所征服，竟没有勇气再说下去，只低头敬待她的下文。

果然她态度沉着慢慢的说道：“你看民众，直到现在，仍然是一只绵羊，在那种种的恶势力下求苟安，再不想反抗，也再不想找出路，这难道不是因为灾还不够吗？我以为还应当有更厉害的鞭策，置民众于死地，然后才有从苟安懒惰中觉醒的人群！”

她的话当然不能说毫无理由，可是，我仍不能拜服。我说：“不然，这并不是灾还不够，只是大人物没有受到灾罢了。如果能使大人物一样的受苦，你看河淤了有人开掘没有？堤溃了有人

修理没有？何至于让洪水一次两次的泛滥于中国，……现在却不然，灾害只有使大人物多些升官发财的机会，所以他们乐得多制造些灾来，鱼肉民众了！”

“但是请问，中国是民众占大半数，还是大人物占大多数?”那位同事态度强硬的说：“……为什么以大多数的民众而为几个大人物作奴隶供宰割，这不是自找苦吃？但凡民众能觉悟，国家是民众的，改善国家是自己的责任；大家团结起来，这些魑魅魍魉将不打而自倒了，而民众到现在，还不觉悟，难道不是灾还不够吗?”

唉！我现在只有嘿然了！

屈伸自如

昼长无聊，偶翻十三经至孔老先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及"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失。"不禁掩卷而长叹道："傻子哉，孔老先生也！"怪不得有陈蔡之厄，周游列国，卒不见用！苟能学今之大人先生，又何往而不利？

然则今之大人先生处世之道如何？无他，能"屈伸自如"耳。何谓屈伸自如？即见人之势与财强于我者，则恭敬如儿孙对父祖，卑颜屈膝舐痔拍马，尽其能事而为之，如是则可仗人势，狐假虎威，昂首扬眉，摆摆摇摇，象煞有介事，渐渐而求之，不难为人上之人矣！

至于见无势无财之人，侧傲之，骄之，虎吓之，吹法螺，装腔而作势，威风凛凛，气派十足，使其人不敢仰目而视，足恭听令，因之其气焰蒸蒸焉，灼灼焉，不可一世矣。

"屈伸自如"即有如是之宏功伟业，吾人宁可不鞠躬受教，以自取于灭亡耶？

然操此术者，亦有所谓秘诀者在，即忘记自己是个人，既非人则何恤乎人格？故不要人格是第一秘诀，试看古往今来，愚忠愚孝的傻子，修德立品的呆子，都是太看重自我和人格了，所以弄得"杀身成仁"徒贻笑于今日之大人先生，真真何苦来哉！

时至今日，世变非常，立身之道岂可不变？苟不知应付之术，包管索尔于枯鱼之肆，反之则可以大作其官，大发其财了！

穷小子们觉悟罢，不要被孔老先生所误，什么立功、立德、

立言，这都是隔壁帐，还是练习其“屈伸自如”之本事，与今之大人先生抗衡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岂不妙哉！

监守自盗

听说中国也有法律，法律也是保障民权，制裁人们行为的那一套原理。可是吾辈愚民，所见不广，只觉那法律作怪只会向小百姓瞪眼发威，那些衮衮诸公，何尝把法律这小子放在眼里呢？哦，是了，我想起来了，墨子曾经有这么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

中国法律的效用，既是如此这般，而今甚嚣尘上之"监守自盗"的案件，能不能绳之以法，以昭公允，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崔振华女士究竟太相信正义了，谓予不信，且大睁着眼看吧！虽然某夫人，在挑选皮货时，被崔女士亲眼看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原是因为皮货不能久藏，所以衮衮诸公议决出卖，这一个监守自盗的嫌疑，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有了交代。此外如古字书画籍等，也不是永远不坏的东西，当然也可以那一天随他们的高兴出卖了，但这些有时间性的皮货与字书画籍等，既不能保存于公共场所，却偏能保存于私人箱箧中，岂不令人费解？又岂是买皮货和字画的人，算盘不精吗？而且既是公决出卖，尽可大大方方，为什么要那么门禁森严，玩得那么神秘呢？

哈哈！神秘的中国法律，神秘的中国政治，更神秘的是衮衮

诸公的心肠，吾辈愚民只有向此神秘之神，神秘的膜拜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吹 牛 的 妙 用

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世接物上却是一种刮刮叫的妙用。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的。

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痴，什么事都只讲究脚踏实地去作，这样费力气的勾当，我们聪明的中国人，简直连牙齿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么事都讲究按步就班的慢慢来，从来没有平地登天的捷径，而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看轻的艺术，就如修辞学上不可缺少"张喻"一类的东西一样。象李太白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什么"白发三千丈"，这在修辞学上就叫作"张喻"，而在不懂修辞学的人看来，就觉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实际上说来，吹牛对于一个人的确有极大的妙用。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么奇怪，无论什么事，你若老老实实的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的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认得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军阀的第五位太太是干姐妹"，吹起这一套法螺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贴贴服服的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的请你大吃一顿燕菜席呢！

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那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的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手方面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仰慕文人的无名作家或学生时，而你自己要自充老前辈时，你不用说别的，只要说胡适是我极熟的朋友，郁达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妙你再转弯抹角的去探听一些关于胡适郁达夫琐碎的佚事，比如说胡适最喜听什么，郁达夫最讨厌什么，于是便可以亲亲切切的叫着“适之怎样怎样，达夫怎样怎样”，这样一来，你便也就成了胡适郁达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

如果你遇见一个好虚荣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说你周游过列国，到过土耳其南非洲！并且还是自费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你不但学识阅历丰富，并且还是资产阶级。于是乎你的恋爱便立刻成功了。

他如遇见商贾、官僚、政客、军阀，都不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

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红脸，你虽从来没有著过一本半本的书，但不妨咬紧牙根说：“我的著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烧掉了！”你家里因为要请几个漂亮的客人吃饭，现买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说：“这些东西十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为请客受窘。假如你荷包里只剩下一块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来入圈，你就可以说：“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今天竟匀不出工夫去取！”假如那天你的太太感觉你没多大出息时，你就可以说张家大小姐说我的诗作的好，王家

少奶奶说我脸子漂亮而有丈夫气，这样一来太太便立刻加倍的爱你了。

这一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恋爱不是游戏

没有在浮沉的人海中，翻过筋斗的和尚，不能算善知识；

没有受过恋爱洗礼的人生，不能算真人生。

和尚最大的努力，是否认现世而求未来的涅槃，但他若不曾了解现世，他又怎能勘破现世，而跳出三界外呢?

而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孟子说："食色性也。"所谓恋爱正是天赋之本能；如一生不了解恋爱的人，他又何能了解整个的人生?

所以凡事都从学习而知而能，只有恋爱用不着学习，只要到了相当的年龄，碰到合式（适）的机会，他和她便会莫明其妙的恋爱起来。

恋爱人人都会，可是不见得人人都懂，世俗大半以性欲伪充恋爱，以游戏的态度处置恋爱，于是我们时刻可看到因恋爱而不幸的记载。

实在的恋爱绝不是游戏，也绝不是堕落的人生所能体验出其价值的，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伟大无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丽的象征。

在一双男女正纯洁热爱着的时候，他和她内心充实着惊人的力量；他们的灵魂是从万有的束缚中，得到了自由，不怕威胁，不为利诱，他们是超越了现实，而创造他们理想的乐园。

不幸物欲充塞的现世界，这种恋爱的光辉，有如萤火之微弱，而且"恋爱"有时适成为无知男女堕落之阶，使维那司不禁

深深的叹息："自从世界人群趋向灭亡之途，恋爱变成了游戏，哀哉！"

“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

前几天我在《晨报》上看见郭君梦良的一评《“妇女解放”一国救急方法》的文，就是组织“女子成美会”。这个会的宗旨，是使一般有觉悟而没有能力解放的妇女，达到他们解放的目的。我看完这篇文章，心里忽然发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妇女本身所受的苦痛，为什么妇女本身反不觉得呢？妇女也有头脑，也有四肢五官，为什么没有感觉？样样事情都要男子主使提携。这真不可思议了！

妇女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妇女解放的事实，大半都是失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妇女本身没有觉悟，所以经不起磨折，终至于失败。妇女本身没有觉悟，所以关系本身的问题，不能去解决。而想求那利害关系次一层的男子代为解决，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觉悟的男子，固然很多，然而迷梦不醒的，和那利用妇女解放“冠冕堂皇”名目，施行阴险狡诈伎俩的也不少。妇女本身若不觉悟，只管盲从，不但不能达到解放的目的，而且妇女解放的前途，生无限的阻碍。故我以为妇女解放问题，一定要妇女本身解决。但是解放二字是空洞的，必定要想出具体方法，使解放的理论，进到解放的事实。这个方法也很多：就譬如建设女子职业机关，女子工厂、工读互助团等等，本都是可以帮助妇女解放的具体办法。但是这些办法，都是第二步。因为妇女要作职业，必定先要各种职业的知识；要进工厂，也要有工厂的知识；就是工读互助团，也要有点普通知

识；这种知识缺乏，就不能达到以上种种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算作一个过渡，使这一般有觉悟没有能力的女子渡过去，这渡船就是郭君梦良所说的“女子成美会”的组织，这种组织愈多愈好，因是可以救济我们女同胞“出水火登衽席”，这是与妇女有密切关系的；并且我们要想尊重自己的人格，断不可事事盲从他人。所以我盼望我亲爱的女同胞，快快起来，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是我对于“女子成美会”有厚望于诸姑姊妹们的！

九、二、十五

今后妇女的出路

时代的轮子不停息的在转动，易卜生早已把妇女的出路指示了我们。当然娜拉的出走，是不容更有所迟疑的。不过在事实上，娜拉究竟是极少数，而大多数的妇女呢，仍然作着傀儡家庭中的主角。而且有一些懒散惯的妇女，她们拿拥护母权作挡箭牌，暗地里过着寄生的享乐生活。另有一部分人呢，因为脑子里仍存着封建时代的余毒，认定“男治外女治内”的荒谬议论，含辛茹苦作一个无个性的柔顺贤妻，操持家务的良母。同时许多男性中心的教育家，惟恐妇女有了本事，不利于男人们，便极力的反对妇女到社会上去，什么妇女的智力体力赶不上男人罗，又是贤妻良母是妇女唯一的天职罗，拿这些片面之辞的帽子压到妇女头上，使她们不得不回到家里去。

其结果呢，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二失掉了社会的地位。三埋没了个性。真是为害不浅呢！不信，听我细细说来。

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　妇女回到家里去，她们的世界除了家庭还是家庭，她们所应付的，也仅仅是家庭里的几个人，她们的能力，也仅仅懂得一些琐碎杂务的操持，一旦叫她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来，对于一切都感到陌生，无法应付，结果只好躲在男人背后，受尽他们的支配，任他们去宰割，爱之当宝贝，恶之弃若敝屣；而妇女呢，还得继续受下去，因为她们已失掉了独立的人格。这样结果，便造成畸形的病态的社会了。

二、失掉了社会的地位　不论男女，天经地义的应取得社会

地位。人类对于社会负有义务，当然也应享有权利。而妇女们对于社会似乎不负责任，当然社会的一切权利，设施，也只以男子为对象。但是妇女为什么对社会不负责任？为什么不想享受社会上的权利？不怪别的，只怪她们错误了。她们把自己锁在家里，使男子得有垄断社会事业的机会，使男子的势力膨胀到压得妇女不能喘气，唉，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呢？

三、埋没了个性　妇女的天性，果然有些和男人不同，但不同和同，也要看环境的，如果男女的环境完全一样，其不同之点，与其说是心理上的，不如说是生理上的更多些；而生理上的不同，也可以加以人力，而使之能力方面，无所差别。比如说乡间的妇女，她们能锄地，挑柴。男人呢，也能作裁缝理发等细腻工作，如此看来，人类只有个性的差异，而无男女间的轩轾，所以妇女们虽有喜欢在家庭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但也有许多人是喜欢作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师、医生种种的事业；而既往的妇女，也为了回到家里去，埋没了个性，牛马般的作着不愿意作的工作。这不但是妇女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甚至还是人类的损失呢！

就以上三点看来，主张妇女回到家里去的论调，当然算不得正确。不过在家庭制度还存在的今日，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妇女都到社会上去，置家事于不顾。那么如之何而后可呢？我以为家庭是男女共同组织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应当男女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当男女共负。除了妇女在生育期中，大家都当就其所长服务社会，求得各人经济之独立。男女间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而没有倚赖的生活。

至于对于家务的料理，子女的教养，职业妇女似乎有不能兼顾之弊，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并且也不是绝对没有补救的方法，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性近于家事，而妥当的保姆，替我们整

理家务，保育子女，在她们也是一种职业，不害她们的人格独立，经济独立，个性发展种种方面，这所谓之两不相害而且相成。

所以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

妇女生活的改善

乡村妇女的生活为什么要改善呢？因为现在的一般乡村妇女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一辈子除了操劳作苦以外没有别的事，她们简直没有得到人类应有的生活。她们的生活，仿佛一匹马一头牛的生活，从天刚亮起，一直刻板的劳作到夜，从春天作到冬天，从年轻作到年老，永远是如是。对于身体的健康顾不到；对于子女的教育也顾不到。对于人类正当的娱乐也不曾享受过，而且糊里糊涂好象做梦似的，把青春随随便便的过去了以至于死。她们就没懂得什么是人类的生活啊！

这种情形是很不利于社会国家的，甚至是不利于人类的。因为乡村妇女的生活，只是等于牛马的生活，于是身体失了健康，将来生出许多衰弱的儿女，对于种族问题极有关系。至于不注意儿女的教育，将来的国民，又不免都是些恶劣分子。这些情形，往小里说，有碍于一家一国的健全；往大里说，不也有关于人类的进步吗?！所以改善乡村妇女生活，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乡村妇女的生活，应当改善的种种理由，前面已略说过。现在就根据这些理由，说说改善的各方面。

人类的生活，本来有许多方面，可是归纳起来说，不外精神的，物质的两种：

（一）物质方面。物质方面的生活，不外衣食住的问题。乡村妇女衣食住方面，都十分俭朴，这是一种美德，是应当保存的；不过俭朴勤劳中，不能不注意到以下的两点：

(1) 勤劳。乡村妇女，整天整年，如牛马似的操劳，有时因为过分的劳动，使得身体衰弱，将来生下来的小孩子，都是些弱种，所以勤劳，实在是应当注意的一点。

(2) 卫生。生活无论怎样简直朴素，若能够时时留心卫生，身体一定可以保持健康；所以关于衣服被褥的清洁，厨房厕所的干净，饮食的谨慎，都是应当注意的。

(二) 精神方面。人类的生活，比一切禽兽不同，就因为人类不但有物质的生活，还有精神的生活。乡村妇女应注意的精神生活，约有两点：——

(1) 儿童的教育。儿童幼小的时候，好象一缕纯白的丝，染红便红，染黑便黑，这个染红或染黑的权，都在父母，母亲更甚。这时只看母亲的教育怎样了；如果母亲能修养自己，好好教育儿童，将来这个儿童，一定能达到他所希望的那样子，也必能得到极大的安慰了。

(2) 正当的娱乐。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是整天游手好闲，专寻快乐，那当然是错误。可是一天到晚，一点正当的娱乐都没有，也是不对。因为一个人的精神，不能没有相当的活跃。如果没有娱乐，只是刻板的工作，那种生活，是不完全的。所以正当的娱乐，在人类的生活上，也是很要紧的。

具体办法第一步，就是要组织各种的妇女团体。现在我们先就目前乡村妇女可以办到的说几种：

(1) 家庭生活改良会。在一个村子里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妇女生活改良会，如果村子比较大还可以组织分会，或每十家一个分会也可以；总之，看情形支配好了。各家的妇女都是这会里的会员。每月开一次或两次会，讨论家庭卫生，家庭经济，家政方面种种的问题，就拿所讨论的结果，作为实行的标准。实行的时候，如果觉得还有不妥当的地方，第二次开会可以提出讨论，总

以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为要。

（2）儿童教育研究会。第一项所说是专指家政方面说的，这一项是指怎样使儿童在怀抱之中，就养成良好习惯的种种方法。及到入学年龄，一定要设法送他们进学校受学校教育。在儿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家庭应当与学校合作，才不至于使儿童从学校得来的教训，到家全丢了，这也是极要紧的一件事。

（3）妇女娱乐会。妇女每一天里，至少要匀出一小时的工夫作一种正当的娱乐。如吹弄各种音乐，或谈讲有趣的故事，或到村野散步，或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开茶话会，这些娱乐都可以修养人格，陶冶性情，是人类不可少的生活。除了这几件以外，还有许多别种的方法，不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且是急要做到的。所以希望乡村有志的妇女急起，努力从事组织，以期达到人类完善的生活，不但是乡村妇女本身的幸福，就是国家社会也要受极大的影响。乡村妇女快些努力吧！

思想革新底原因

什么是思想？我们要讲思想革新底原因，不可不知道什么是思想（Thought）这个名词，实质上有种种底解释——

A 字义：《说文》“思字从匈心”。即自胸至心，有一贯底意思。想字《说文》“觊思也”，就是想象底意思。《周礼·眡祲》“十曰想”，想是有所象而思想底。合起来说：思想底作用就是心灵底作用罢了。

B 功能：思想底功能是甚么？就是一切生活以他为基础，学术文艺道德政治以他为根据。

C 性质：思想底性质有三种，（一）是泛想——只是脑筋常起一种不知不觉底活动，没有甚么价值。（二）想象——是有考察推测底态度，比较泛想，已进步，因而他底价值也比泛想高了。（三）沉思——除了推测考察底态度以外，还能寻出一般事物底法则原理，为有系统底发明。学术文艺道德等标准。都是从沉思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思想底定义是——心灵底作用——学术文艺道德政治底根据。但学术道德法政，虽是由思想上发生，思想又由甚么地方发生呢？是不可不知道思想与事实底关系，现在分释如左：

A、思想影响于事实：有一种思想，要发表出来，必定要影响到事实上去。所以当十七世纪底时候，卢梭（Rousseau）倡自然主义，著《民约论》，尊崇立法，就有法兰西底革命。尼采

(Nietysche) 主张超人学说，就有德国底军国主义，日本底帝国主义发生。这就是思想影响于事实底明白证据。

B、事实影响于思想：看A项思想要影响到事实，那么事实就没有影响于思想吗？最近欧洲的大战争，德国以极强权底手段想达到他侵略底野心，但三年结果终归失败，因此就有公理战胜兵威底觉悟，而发生人道主义底思想。所以托尔斯泰（Tolstoy）的学说，就大受世人底欢迎。这就是事实影响于思想底证据。

据以上AB两项看来，事实与思想，是互为影响底了。故思想是要因事实而变迁而事实亦由思想而转移。由此我们就可以“探本溯因”，求得思想革新底原因了。

思想革新底原因！

A、由于物质方面底压迫：俗话说道，“人急智生”，这句话实在可以代表思想，是由外界底压迫，才能革新。因为思想底功能可作一切生活底基础，所以凡物质不合于我们目下底生活，或不能满意，因而生出一种怀疑底心理。因为怀疑，所以就要探他底究竟。如果好可以从此深信不疑；不好，不免就要打破他，想出一种比较满意底代替他。这个比较新底思想，就是思想革新底结果。这是由于物质压迫，所以思想才能革新。

B、由于精神上面底抑制：精神底表现是甚么？就是思想。思想能任意发挥，不受束缚，就是精神不受束缚。若思想不能任意发挥也就是精神不能自由。精神不能自由，人必觉得苦痛，就大不满意，要生一种反动来破坏束缚了。破坏不是容易底，必要想一个精密底方法，作为根据，来反抗破坏。因此从前以为满意底思想，必定变为不满意底，而另产出一种比较从前满意底。于是思想就得了革新底结果。

看以上两种原因，可以知道思想革新底缘故。外界底压迫是有功于思想革新底。不但不能压制我们底思想，束缚我们底思

想，反是促进我们革新底速度。所以国家多事底时候，学术思想，必格外发达，我们中国东周时候，不是极乱的时代吗？所以那时的思想学术，极其“发皇”。今日俄国不也是政弛民困吗？所以他们底文明思想，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我们有心革新思想底人，不要怕外界底高压。因为他愈压得严，将来反动愈利害。反动利害，改革也痛快，而思想革新底度数也大。若果没有外界底压迫，就是没有刺激，就觉得满意了，也就不怀疑，没有进步。因为怀疑是进步底第一步。第一步走到了，才有第二步，第三步底破坏。破坏才能建设。因为陈腐底思想，就象破烂底房屋，不把他根本推翻，永远不能建设出新底来。所以我们要思想革新就不要躲避外界底刺激，因为外界底压迫刺激，就是思想革新底唯一原因。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人不能离群独生，则我以外尚有人，于是除研究我底利害关系之外，还要研究人底利害关系，就叫做“利己”与“利他”。今欲研究这个问题，不可不先定“我”和“他”底界说。我他底界说，因时代不同，解说各异，约言之如左：

一、家庭主义时代。在家族主义时代，所谓我者，就是家族中底宗子；对于他家族说，就叫作他。

二、军国主义时代。在军国主义时代，所谓我者，就是国家底臣民；对他国说，就叫做他。

三、世界主义时代。到了世界主义昌明底时候，所谓我者，就是世界人类中底一分子；对于人类以外底物件，方称为他。

以上所说是他我底界限，因为范围不同，所以界说亦异，利己利他主义底解释，也就不能一样。

家族时代，以利一家一族为利己；军国时代，以利一国为利己；世界主义，一旦流行，就必定要利人类，然后才能叫利己；若到这个时候，利己利他还有丝毫分别么？所以现在人说底利己，不外指家族观念，乡土观念，国家观念，实在是一种偏狭自私底见解，决不是彻底底议论。因为所谓“我”者，有“形体底我”和“精神底我”两种分别。形体底我，是有限底，有幻底，没有理性底，所以能把他我底界限分别很清楚。精神底我，是无在无不在，推而大之，自家族以至于天地万物，“莫非我也”，所以外界各种现象，无论是国家，是社会，是世界，是天地万物，

都不是于我心没有喜戚的关系底。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张模渠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胞物吾与！"陆象山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刘蕺山说："人合天地万物以为人，犹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为心。"这都是说我不是拘于形骸底，是精神底，并且由此可以证明我底范围不仅是一身一家一族一省一国而已，是无处没有"我"底，所以"利己"与"利他"是一样，是互为因果底。兹分数项证明之，——

（甲）由行为底动机与结果言之

(A) 有动机是利己而结果也利他底。凡一行为皆起于一种动机，动机有关系自己利害底，有关系他人利害底，然而无论他底动机，是关系自己，或关系他人，结果必互为影响。所以有动机是利己，而结果也利他底。比如农人种地，他底动机是利己底；但是他的结果，确成为利他底事情了。因为他为谋一己生活起见，所以去种田。他种田底动机，确没有利他底观念，但是收获丰裕，他自己吃不了，就可以售给别人。因此米谷价贱，人民生活程度日见低下，天下人都觉谋生容易。这种结果，岂不是也利他么？

(B) 有动机是利他而结果自己也有利底。人底行为，没有不影响到自己与他人底。详言之，人底行为，有裨益自己，必定也有裨益于他，但利他底结果，仍就影响到自己身上。墨子说，譬如有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都是好吃懒作，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底人那么多，耕田底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底儿子，便该努力耕田。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墨子底"摩顶放踵"，是因为当时底人都是浑浑噩噩底，眼见得就要受沉沦底痛苦了！墨子心里不忍，所以他才出来努力改革。他这种动机，是为一切众生底，但是国家底制度，从此就日渐完善，人人都可以"乐业

安居”，岂不是于墨子也有利么？这就是动机是利他而结果自己也有利底。

(C) 有动机是害他而结果反害自己底。人底行为，不但有裨益于自己底必定也有裨益于他，就是有碍他人底，也就有害于自己。比如我要侵略人底土地，妨害人底自由，这是有碍于他底，但他一定也侵略我，妨害我，以图报复。看春秋时候，吴王夫差灭越，二十年后，越王勾践卒起而灭吴。这就是有碍他人底，亦即有碍于自己底明白证据。

(D) 有动机是自陷而结果也害天下底。古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他的动机不过是自陷。但是结果使天下人底思想受无限底影响，以为忠君就是爱国，互相仿效。这种误谬思想，充满天下，他底害处岂只自陷么？

由以上四项看来，就可以得以下两个结论：

(a) 无论动机是利己或利他，结果一定是“他我共利”。

(b) 无论动机是害己或害他，结果是“他我同受其害”。

(E) 普通误谬底思想。

1. 利己必定谋陷他人；

2. 利他恐怕亏损自己；

3. 妨害他人乃能利己；

4. 利己就不得不倾陷他人。

这几种见解，是完全谬误底，可以据哲学人格论来说。哲学家说人格是甚么呢？乃精神官体并能发挥其固有底人性啊。甚么又叫做人性呢？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人有理性，禽兽没有理性。他的分别，就在这一点。所以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本有生而无知，禽兽无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禽兽之异乎水火草木者，徒以有知觉耳，人之异乎禽兽者，徒以有义理耳。”因有义理，故有种种我之自

觉，因有我之自觉，就可以知道世界无处没有我。我底范围愈大，我底人格愈高。因为觉得我与万物是一体，就没有他与我底分别。没有他我底分别，就没有“他利”“我利”底分别，也没有竞争底事情，与禽兽底弱肉强食才有区别。有了区别，始能称为人，所以泡尔生 paulsen 说“国民各由其仁之观念发展之程度，第其品格之高下。”甚么叫作仁呢？就是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我，万物与我是一体，就叫作仁。孟子说：“仁者人也”。人能自觉有此性，就可以不囿于形骸底我，兢兢与人相争，人格自然日高，否则人与禽兽几希底分别，恐怕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扩大我底范围，待人以我底心，利己利他，一视同仁，利己不必谋陷他人，谋陷他人一定不能利己，杨朱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利他未必亏损自己，看墨子说底爱人不必损己，就可知道了。又可以据生物学底“互助论”来说，人类有天赋底群性，且其所以能驱使万物，就在有互助团结底精神。若必有他我底界限，结果必至互相争斗，“两败俱伤”。

由此看来，我们又可以得以下二结论：——

(A) 亏人以利己，不是真利己；

(B) 亏己以利人，不是真爱人。

必定要——

(A) 不妨害他人而利己，利己就是利他；

(B) 不妨害自己而利他，利他也是利己。

但妨害二字要清楚，当分精神、物质二面说：

(A) 有牺牲物质方面，而利益精神方面底。比如做慈善事业底人，牺牲他底金钱，使一般人受利益，大地上都现着和和熙熙底样子，人我精神上都感一种愉快。这就是牺牲物质方面而利益

精神方面底。

(B) 有牺牲精神方面而利益物质方面底，比如科学家尽他毕生底精力去发明种种器械。哲学家研究人生切要底问题，增长人类的幸福，这就是牺牲精神方面而利益物质方面底。

所以我们又可分几层说，——

(A) 有牺牲自己精神，而使他人物质上得利底，表面好象是损己，实在是利人而且利己。

(B) 有牺牲自己物质，而使他人和自己精神上均得利益底。所谓“杀身成仁”，就是个明白证据，所以我们谈利与不利，不能不量他底轻重，或舍弃物质，或牺牲精神。但苟能因牺牲自己底物质，而使他与自己精神上均得利益，就当牺牲物质，因为形骸底我，是有限底；精神的我，是可以千载不朽底。看中国底孔孟，西洋的耶稣，他精神底我，至今日固仍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人我本没有分别，利我利他是一样底，普通人底家国观念，乡土观念，是偏狭底，误谬底。我们人于此能详为辨明，世界上可以免了种种底惨杀争夺，世界和平就可以实现了。

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

自从达尔文氏 Darwin 底种源论出世以后，“优胜劣败”就成为天演的公例；“弱肉强食”成为必然的趋势；而因此调一倡，人类底互相竞争，也就日盛一日，似乎不如此，就难得到淘汰底效果；没有淘汰底效果，人种永没有改善底希望；这是达尔文氏进化论底中心点，也曾倾倒一时的学者。但从此以后，人生底价值，只是图物质的进步，把人看作一部大机器，天天在那里不息工作，以期达到进化的目的，也就是天天在那里拼命竞争，以期达到“优胜劣败”的境地！而人生的欲望，是无底止的，没有日子可以满足的，从野蛮的时代想到文明的时代，从文明的时代想到比较更文明的时代，世界不断地进化，人类欲望不断地增加，所以人生底价值，只不过是上场的傀儡，被动的机器罢了！那么，人生还有甚么兴趣！有一般“醉生梦死”的，就只管为欲望的奴隶，终日忙碌，心神何尝片刻宁静，镇日为色欲奔走，何曾了解人生底价值，又何尝知道甚么是人的生活！还有一般比较清醒的，就觉得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是苦痛的，但为这“优胜劣败”底天演公例所压迫，不能不在同类竞争底漩涡里讨生活！终至于受物质的驱使，而感精神的苦痛，至于无法可解，惟有自杀了事！

照这样看起来，人生底价值何在？不能尽力发展自己底欲望，而求得人生底乐趣，惟受环境底支配，而牺牲自己底天才，世界虽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也不过增人苦恼罢了！进步究竟有甚

么价值！所以专务物质的进步，不顾人的生活，这种进步是没有价值，是增进人底苦恼，那么，这新村的理想实现了，岂不是可恢复人生底价值吗？

新村底理想，其最大宗旨，是由不是人的生活，用和平的手段，造成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分物质、精神两方面：物质方面，使人得着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能自由发展，免去人类同类中的竞争，大家互相为助，互相依赖，各人发展各人所有的能力，求一个安全的生活，修正“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同类竞争的法则，巩固人类底团体，而与天然物或异类竞争。这个竞争，本是不得已的，因为你不胜他，他必胜你！你不驾御他，他必侵略你！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我们才要和他竞争。至于同为人类，本有互助的必要，哪容互相竞争，以至解体，而为天然界或异类所战胜！果如是，人徒有超物的才智，仍要受物质的支配，岂不失了人的价值吗？而新村底理想，正要挽此流弊，而倡互相和平的生活，使人人有生存的权利，无代价取得衣食住，且各尽对人类——社会——应尽劳动的义务。这在形体方面安全了，而精神方面，又可以自由发展，各按自己底才力发挥出来，谋共同的幸福，人人既不太劳，也不过逸，也不至于“醉生梦死”或自杀了！人生比较的有兴趣，方不至象一部大机器专供物质的驱策了！

由此看来，新村的理想实现，人生底价值方增，不然，这世界上除了惨杀相寻，就是侵夺互见，那有一刻安宁，一分乐趣！那么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岂不是很有关系吗？至于这理想底实现，虽现在还差得很远，不过既有理想，终久总有实现的一天，我们努力前进，人的生活就可立操左券了。

劳心者和劳力者

孟子说道:“劳力者役于人,劳心者役人”,这话很可以代表数千年来,劳力者和劳心者的阶级制度了。这阶级的相差度数,是有一与三四十倍之比,就是劳力者三四十点钟的劳动,只抵得劳心者一点钟的劳动;所以大学教授,每一点钟的代价是三元,或五元,而人力车的劳动者,只得到小洋一角,这是很普通的例子,所以劳力者虽尽他毕生的力量去劳动,也未必能得到温饱,因此社会上的罪恶,惨痛的事情,就一天多似一天了。这都是因为阶级制度的流弊,极不平等极不人道的表现!

劳心的人为甚么能占世界上优胜的地位?他的原因,不外以下所列的几层了。

a. 思想之能力,足以支配万物:劳心者的思想,是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能力,所以可以很安逸的得到物质的依给,和支配一切的劳动者,和奴使一切的人类和牛马一样的!

b. 思想家不易得,故世人多重视之:思想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占优胜的地位!

c. 劳心者的贡献于人类,多过劳力者的贡献;按劳心者的某种贡献于社会,他的效力实在是有千万倍于劳力者,并且没有劳心者的“决策”,劳力者也无所用其劳力,就比如发明水蒸气的运用,然后劳力者才能用其劳力构造种种机械,不然这机械,也无从下手制造了,这又是劳力者,不如劳心者势力的一点,劳心者所以占优胜位置的又一个原因。

以上三项的理由，诚足为劳心者之根据，而取得社会上优胜的地位，并且是劳力者没话可反抗的了，但我们试平心静气想想，这个根据恐怕不是很正当的呢，我们不妨逐层的研究一番，正当不正当就了若观火了！

第一层，我们先就劳心者的“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一句话来说。劳心者固然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思想，但他何以能现出来，成功事实呢？就比如军师“决策定计”极为完密，但不“拨兵调将”就无以用其谋，而从命的兵和将是劳心的呢？还是劳力的呢？设若没兵和将的劳动者替他表现，他这个“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只等于纸上谈兵，又有甚么用处呢？由此看来，劳心者的思想能力，虽是以支配万物，而也因为万物能为所用，那么这个功劳就不独是思想家所应独占的呢！

第二层，思想家固然不易得，因为人的天才不同，这是一个原因，但劳心者的际（机）会比较天才还要紧呢！劳心者，他所以能劳心，因为他得到劳心的际（机）会，而这个际（机）会起初是由一个出类拔萃的天才所独造的，没有甚么不公平，而后来的劳心的人，未必都是天才，而劳力的人，也未必没有天才，不过因为际（机）会的关系，就是有天才，也不免要埋没了，那么这个劳心者，并不是不易得，而际（机）会不许他，如此劳心者的“难能可贵”，不成问题了！我们也用不着因为他“难能可贵”，特别尊重他了！

第三层，劳心者的贡献多过劳力者的贡献，这话确是不错，但是因为他贡献的大，所以要得到比较多的代价，这话似乎也不见得正当，因为劳心者，对于社会的物质是没有直接生产的贡献，并且他的销（消）费要几十倍于劳力者，而劳力者对于社会物质的生产，有直接的贡献；那么劳心者，就是有比较大的贡献于社会，也是应当的，公道的，没有必得特别高的代价的道理。

我们应当知道，社会的组织，不是很简单而有很清楚的界限的，是相助为理的，所以无论是劳力者，或是劳心者，都不能单独的生活，劳心者离开劳力者，无以表现他的思想；劳力者离开劳心者，无所用其劳力。就比如劳心者发明了科学的原理，这功劳是很大的了！而铁路的成功，机械的构造，岂不是那千万数的劳力者，终年苦辛，滴滴血汗构成的吗？更推广说来，这全世界灿烂的物质文明，哪一件不是要费许多劳力者辛苦经营出来的呢？

再者，劳心者，所以有价值的原因，不仅是在他思想的本身，贵在能表现他的思想，使人类能得到他的宝惠，而获得比较安乐幸福，才算有价值，若果无实利于人类，这个思想无论是如何的高超，他的价值也是表现不出来的，纵说他没有价值，也未尝不可呢！而要表现出他的价值，决不是劳心者本身所能作到的，必有待于劳力者的。照这样看来，劳力者的价值和劳心者的价值，是一样，没有高低，是很明了的了！

但是数千年的“役人役于人”的阶级，又如何能打破呢？若在“役人役于人”的本身着手，是不能解决，因为这是不彻底的，“役人役于人”是果，其因则在社会不平等的工资制度，舍本而逐末，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必要从根本上着手，推翻一切不平等的制度，人人本着互助的天性，共同的精神，谋人类的幸福快乐，贡献的多寡，量力而为，总以得到决乐的人生，安宁的社会为目标的。人类的职分是如此，那么没有甚么人可以自居于人类以外，而支配人类种种的报酬，而社会上物质精神的福利，是人类个各应享受的，个各可以任意取得他所应要的，以足用为限，没有“你的”“我的”的分别，也没有你应当吃饭，我不当吃饭的正义，那少数劳心者的垄断，决不是人道所以为正当的，这是我们所当奋斗的努力的！

因为有少数劳心者的垄断，而生出种种阶级制度，流弊所及，不仅劳心者垄断而已，并且不劳力，不劳心，而得到比劳心、劳力的代价高出几十万倍的人，遍国都是，靠得法律上，“我的金钱”，残杀人类，奴使同胞，而一般可怜的劳力者，因为他的钱不是我的，就是劳苦一生，也只能得到最少数的代价，度他们的残喘，这种非人道的，不平等的制度，能使他“万岁千秋而不朽”吗？有头脑的同胞，大家澄心细想，我们对于这种制度应当持甚么态度，大家想罢！仔细的想罢！

月 色 与 诗 人

艺术家固然是一种天才卓绝的人，因为他们的情感特别热烈；想象特别丰富；思想特别精密；直觉的力特别强，这绝不是后天所可培成的。但是无论是怎样多才卓绝的艺术家，他们绝不能躲避环境的影响，所谓环境，一方面是人为的政治风俗教育等，一方面是天然的如清莹之月，蓊蔚之草，旖旎之花，峥嵘之山，凡自然的种种都是。

每个时代代表的作家，他作品里绝没有不含时代色采的，这是关于人为的环境说，至于与自然接触各不同的方面，也绝没有不影响于作家，而表现于其作品。太史公说得好，要想文章有奇特之气，必要多游天下之名山巨川，这就是说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了。

我闲尝翻阅中国古人的诗词，看他们所用为描写的材料，风花雪月，固然是常用的，而其中关于月要特别多些，现在就唐诗的一部分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共看明月应垂泪”——白居易

“松月生夜凉”——孟浩然

“山月映石壁”——王维

“山月静坐编”——李颀

“月色偏秋凉”——李嶷

“浩歌待明月”，

“对此石上月”，

“山月随人归”，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以上皆李白之作。

“中天悬明月”，

“初月出不高”——以上杜甫

“秋月照潇湘，月明闻荡桨”——刘长卿

“缺月烦屡暾”——韩愈

“月下谁家砧”——孟郊

“月明松下房拢静”——王维

“何用孤高比秋月”，

“莫使金樽空对月”——以上李白

“行宫见月伤心色”，

“秋月春风等闲度”，

“别时茫茫江浸月”，

“唯见江心秋月白”，

“绕船明月江水寒”——以上白居易

“夜半月高弦索鸣”——元稹

“明月来相照”——王维

“床前明月光”——李白

“故为待月处”——刘禹锡

“澹月照中庭”——韩愈

“只今唯有西江月”——李白

“虎溪闲月引相过”——释灵一

“江村月落正堪眠”——司空曙

“月照高楼一曲歌”——温庭筠

“秋来见月多归思”——雍关

“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玩月人何在”——赵虾

“多情只有春庭月”——张泌

“明月自来还自去”——崔鲁

“秋月夜窗虚”——孟浩然

“明月松间照”——王维

“客散青天月”——李白

“等舟望秋月”——李白

“风林纤月落”——杜甫

“不夜月临关”——杜甫

“晓月过残垒”——司空曙

“泡江好湮月”——杜牧

“深夜月当花”——李商隐

“沙场烽火侵胡月”——祖泳

“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

“请看石上藤萝月”——杜甫

“西楼望月几回圆”——韦应物

“万里归心对月明”——卢纶

“明月好同三径夜”——白居易

“五更残月莺啼”——温庭筠

以上的例子，不过是一部分，他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还不知有多少。诗人为什么喜欢用风花雪月这些字呢？最大的原因，这些字所包含的内容是很美的，所以诗人多喜欢用他，太史公评屈原的《离骚》有句话说：“其行洁，故其称物芳”就是这个意思了。

况月色的美，和“风花雪”等又不同。月色以青为至色，青是寒色，且是寒色的主体；寒色与暖色不同，暖色如红，看了足使人兴奋，其结果使人生渴怒烦躁之感。而青色是使人消沉平

静，其结果使人得到闲适慰藉之感。

再说到由青色所生的变化色（1）为绿色——和青黄而成——画家谓黄是理想色（主意志变化），绿色使人生希望，故称为希望色。（2）为紫色——和青红而成——紫色画家称为渴仰色。

又月的青色，与其它不同。盖其色淡近白，而光较日暗而带灰，白色则洁无我相，灰色则近黑而消沉，使人不生利禄想，超越的情感遂油然而生，艺术的冲动亦因之而起了。

况且月所照的世界为夜，日为奋斗于生活的时候，而夜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所以日所照的世界，各个自相皆异色而现，不免为外界引诱而此心亦紊乱了，此时只想如何对付事实，绝对没有超卓之想；而月所照的世界，则无自相，使人觉得“实在世界之消失”而忘我相，这时的喜怒哀乐，绝不止以一身的喜怒哀乐为标准。因为在这种纯洁消沉的月光之下，已将人们的小我忘了，而入于大我之境，有限的现实的桎梏，既除去，于是想象波涌，高尚之情鼎沸，艺术的冲动就不可制止了。

因为艺术——无论人生的艺术，或是艺术的艺术，——美总是个必需的条件；月色，既如此的美，那么诗人提笔每联想到月色，或因月色而想提笔，那是很自然的事呵！

由此看来，月色实在能帮助艺术家得到好作品了，又何怪艺术家常喜欢在月下吟咏，和以月色为他们艺术的背景呢？

雪耻之正当途径

雪耻二字实在是含着严重的意义和悲惨的印痕，一个国家到了必要雪耻的时候，人民已受尽了痛苦。所以“雪耻”两个字，绝不仅仅是个名辞而已，望我同胞切莫等闲视之。

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不怕有耻辱，只怕有了耻辱，自己不觉得，仿佛木雕泥塑的偶人，无论受任何重大的打击和压迫，都不生反动，那就真不可救药了。但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我们光明灿烂的历史上，有不少为国牺牲的伟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为什么不能以身许国，而让古人专美于前？现在的中国，真是支离憔悴，令人不忍深说，土地被列强割得东零西落，主权被人剥夺尽净，这重重的耻辱压迫得我国民，不能抬头，简直等于亡国，这是多么伤心的事情！但是最伤心的是国家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而同胞尚梦梦不醒，兄弟阋墙，同室操戈，不但不解倒悬之危，反授人以攻击的余地，唉，同胞！我们中国现在是处在何等可怕的地位？多么危险的前途？不幸终于亡国，那时候再想从新谋独立，那就难了！唉，天下的惨痛，无天日，还有过于作亡国奴的吗？记得昔人有两句诗说“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凄音哀调，怎不令人惊心动魂？天下最伤心的莫过于无国之民。譬如南唐李后主亡国之后，他那种眷恋故国，悲怀往事的热情，在他那首怀旧词里道：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试看他这首词，是如何的悲怆凄楚！而且他那时候所谓亡国，不过仅仅更换一个朝代而已，亡国之后，尚有如许苦痛，若果我们现在要亡国，那是民族的灭亡，其意义要严重得多，我们岂可不努力避免！

或者有人说：中国既然已到今天这种地步，国家的土地，只剩了三分之一，主权又都落在外人手里，大势已是不可为了，还说什么“雪耻”，因此存了一个消极的思想，若果作如是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世界上的民族只要他的心没有死，民气没有消灭尽，不要说还没有整个的灭亡，就是整个的灭亡了，也还有河山重整的可能，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就是意大利重建的事实，当时意大利的国情，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内乱不休，外交失败，第一次被厄于北狄，第二次被厄于回族，第三次被厄于西巴尼亚，第四次被厄于法国，第五次被厄于日耳曼，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列强凌辱；到了十九世纪之初期，山河破碎，东割于法，西隶于奥，中央属于班，这个时候的意大利三个字，仅仅成为地理上的名辞，而不是政治上名辞。后来产了马志尼及加里波的与加富尔三杰以后，惨淡经营历尽艰苦，卒使意大利复兴。

我们看了这一件事实，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人虽受了种种耻辱，都不足使我们一蹶不振，只要人人有“雪耻”的决心，我们不难从列强的高压中挣扎起来，恢复我伟大的中华独立国的威严。

所以“雪耻”两个字的意义，非常严重。我们中国八十年来的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耻辱已经形成一个有力的枷锁，压迫吾

民不能自由，现在我们应当设法把这有力的枷锁毁碎无余，同胞，“雪耻”实在是我国存亡的关键呢。

但是雪耻第一须知道什么是我们的耻辱。我国自从与外人通商，第一次在道光二十二年便惹起鸦片之战，这一战本来是英人理屈，但因我国兵力不济，遂屈服于英人之下，割地赔款损失极大，其后屡次战争屡次失败，再加以国人不善于办外交，没有一次不是吃大亏的，最利害的就是沿海濒口都开了商埠，就给外人以操纵我国经济（的）地步，再加着后来关税不能自主，我国的命脉简直握在外人手掌之中，这都是我们的奇辱大耻，现在我们要决心雪耻，就是把从前所损失的一切都拿回来，换一句话说就是——

一、收回失去的土地与主权

二、恢复健全的经济状况

三、巩固且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四、解除不平等条约

五、增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如果这上面的几件事都做到了，就是已经达到我们雪耻的目的，但是这是怎样重大的工作，便是全国的民众，用全力来奋斗，都还要十年二十年才能够成功，如果仍然是象现在的情形——个个以抢地盘争权利为目的，那么我们只有作“亡国奴”了，“亡国奴”三个字是多么狰狞可怕的名辞，我们若是仔细思量思量要不寒而栗呢！

但是“雪耻”既不是容易的工作，所以必须具备以下几种条件：

a须有团结力　协同和衷的运动，实在是成事的要素，中国所以被人欺凌到这种地步，最大的原因，就在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观念太重而团结力薄弱。有团结力的民众，自能战胜一切。俗

话说得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又如一滴水本来是极柔弱的东西，但积无量数点滴的水，他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使几千吨重的铁船翻覆。现在中国民众如果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区区莫说一个三岛的日本，便是十个日本又何足惧，但是伤心，我们中国的民众，只是一盘散沙，所以我们不想雪耻则已，要雪耻必须有团结力。

b须有坚忍刻苦的精神　事业的成功本要经过许多波折，何况是雪耻复国这种事业更是繁巨艰难，岂可没有坚忍刻苦的精神，并且救国的事业不是专凭血气之勇的事，一方面有了热烈的感情，一方面还应有深邃的计划和坚忍的决心。如果只有热情，那么当他感慨愤激的时候，虽不难沥血淋漓，指天誓日，但是只要碰到一点挫折，就要心灰意懒，这岂能成大事呢？所以意大利的马志尼说，如想都成大事，“当置成败利钝于度外，今日不成以期明日，今年不成以期来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数百年所不辞也，及身不成，期之于子，犹不成，期之于孙，如是乃至曾孙玄孙来孙所不辞也。吾力不成期诸吾友，吾友不成期诸吾友之友，乃至吾党不成期诸他党，所不辞也，惟求行吾志贯彻吾主义而已”。

我们看马志尼坚忍刻苦之力如何，这就难怪他能将破碎的意大利统一了。所以我们不想“雪耻”则已，要想“雪耻”，必须修养成能坚忍能刻苦的精神。

c须时刻不忘国耻　一个人对于一件事只要能专诚致一，梦寤都不忘记，那么没有办不成功的，我们看春秋时越王勾践为雪吴会稽之耻二十年之中，卧薪尝胆刻苦自励，未尝顷刻忘怀，后来到底雪了此耻，如果中国民众都能如勾践之不忘国耻，何至于八十年来国耻日增，到现在丝毫未曾洗耻呢？日本人常讥中国人五分钟热心，有的人或者还要愤恨日本人侮辱我们，但是我以为

他到还是我们的知己呢！这在我们抵制日货过去的历史看来，他这话又何尝说错！唉，惭愧！我国人发表不买日货的宣言不下数十次，但到现在我们的中国依然是日货行销的唯一的商场，日本货依然充斥于中国，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不能时刻不忘国耻，只要事过境迁仍旧认敌为友，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呵！所以我虔诚的希望我同胞，这次的抵制日货，绝不可再蹈覆辙，必须时刻不忘国耻。

以上三种条件具备，以后再应当有雪耻具体的办法。

一、普及国耻教育　教育的力量可以养成国民一致的信仰，一致的政纲与高远的理想，所以马志尼重建意大利以国民的教育为独一的基础，所以我们要雪耻，在民众的脑海中应当深印上国耻的痕迹，使人人都觉得负担着雪耻的责任，这就是必须普及国耻教育的原因，并且在中国今日教育权被侵略的情形下更有普及国耻教育之必要，我们虽无力积极的反抗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但我们可以消极的对付，就是全国人一致不入外人所办的学校，他也就无奈我何，不过，这就须中国的学校能胜过外人的学校，并且要使人人有受教育的机会。

二、力销国货，提倡中国的工商业。中国自从失去关税自主权，遂使入口货多出口货少，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国的金钱都流到外国去，使中国的经济破产，民生苦困，一方面又因开了各商埠之后，在外人的租界地又失了土地管理权，外人任意在租界地设立工厂，这更是吸吮中国金钱一个绝妙方法，破坏中国工商业，使中国永远困在这艰难的境地。在中国今日贫弱的情形之下，我们要想积极的争回关税自主权，或开大工厂和外人争衡，都是势所难能，没有别的办法，唯有消极的抵制，誓不买外货，极力推销中国货。纵使两毛钱所买的中国货不如一毛钱的洋货，我们也情愿买中国货，因为中国货虽贵，这个钱依然是落在自己

家里，外国货虽贱，那个钱却是被外人拿去了，并且如果中国人都用中国货，中国工商业自然可以发达——但恨现在有许多奸商，往往以洋货假充中国货。我们对于这种人除了一方面晓之大义，一方面我们再组织外货调查团，人人都存一个能不用外货就不用外货的决心，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国工商业绝对可以发达，日本的经济同时也必大受打击，到那时节我们自能不费一刀一枪将日本置之死地了。

三、精研科学——充实各种人才。中国之所以落到今日这步田地，科学不发达，也是一个原因，为了科学不发达，种种东西都要向外国购买；为了科学不发达，缺少各种人才，如开矿造铁以及造枪造炮都要仰仗外人，他如税关上的管理员，以及车首及船上的司机，多半都是用的外国人，这不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结果吗？所以马志尼说，“要养成绝大的气魄与识想不可不推本于学力”，学力实在（是）一切事业的有力后盾呢，我们中国如果是想与列强并驾齐驱，确有精研科学的必要。

四、注重体育　西哲有言“健全的精神寄于健全的身体”，况且作大事业的人必须具备充分的才识与坚忍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绝不是所谓白面书生弱不禁风的人所能有的，但是中国历来的观念对于体育极不讲究，称扬女子之美则曰“弱不胜衣”，称扬男子之美则曰“白面书生”，因而养成风气，民族一天比一天羸弱，这种羸弱的民族若再不设法改进，将来必致灭亡，那里还能胜繁巨之任呢？所以将来重建新中国的分子，必须是讲究体育，身体健强的分子，望我同胞努力。

最后还有几句不能已于言的话，要说说：就是关于济南此次的惨剧，我们国民人人肩上都担负着八十年来国耻的重担，早已压得我们背弯腰折了，我们怎禁得起再加上一个很大的重量呢？如果将我们个个都压得瘫软了，再想挣扎起来就更难了，在这种

种情形之下，我们实在有设法使将来再加在我们肩上的分量减轻的必要，那么到底有什么法子呢？我认为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希望国内息争，一致对外。

第二个方法，就是希望列强注意这次的济南的问题，绝不是局部的问题，将来权利冲突的结果，有惹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赶快设法消灭这种危险。

第三个方法，就是希望同胞有坚决的雪耻心，都出之以极冷静的态度，不可恃血气之勇，使日人乘隙进攻，而使外交棘手。

这三个方法能否发生效力，且看我们民众的努力如何了，同胞！国事已急，覆巢之下宁有完卵？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们快从沉酣梦里醒来吧！醒来吧！我伟大的同胞。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

连日翻开报，都看到黄河水涨，势将成灾的消息，心头不禁为之惴栗，但愿能幸免于万一，那知前日报上竟载着黄河决口灾情惨重，沿河村落，竟成泽国，灾民不下三百万，于是各慈善团体，开紧急会议，筹思所以赈济之策。这本是大慰人心的消息，不但是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要额手称庆，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就是我们小民，满心头也充塞着见死不救何以人为的气概，不能不多少减衣省食，蓄积三五元去救助他们。

但是再一看过去的种种事实，我们又不能为了这个赈济的消息，就放心得下。这是什么缘故呢？唉！说起来只是装我们贵国人的幌子。即拿“九一八”以来，民众对于前方抗敌的健儿，所捐助的款项来说吧，据传说共收到民众捐款在两千万元以上，而前方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余万元，日来正闹着什么对经手人的检举，及清查帐目这一类的事，同时又听见说有一部分人，本是住在人家后楼或亭子间的穷光蛋，只因为充了什么会的一员后，不到两三个月，居然租起洋房坐起汽车，讨起小老婆来了。呜呼，这是什么钱，竟忍心往腰包里放，真所谓此可为，天下事孰不可为了！

如果这次对灾民的捐助，不能有一妥善的办法，仍只是为一部分人充实腰包，不但灾民无从得救，就是我们这些捐钱的小百姓，也不愿永远作冤大头，把那辛苦的血汗钱，不明不白的供给

他们作讨小老婆，吃黑饭的开销，结果必致因噎废食，没有人肯捐钱了，那些灾民的前途，还堪设想吗？因此我们又不能不代三百万灾民请命，请办赈济的大人先生们，破格的克己点吧！

郭君梦良行状

君讳弼藩，字梦良，福建闽侯县郭宅乡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任国立政治大学总务长。君为人明敏沉默，幼从陈竹安先生启蒙，勤慎敦笃，极为陈先生所称许。

少长入福州第一中学肄业，每试辄冠其曹，而翁姑望其大成之心至切，恐学校之作业不足，于课余之暇，复为请师补授经史，君亦能善体亲心，日夜苦攻，朝夕侍师于古庙荒斋中，未尝言倦。至新年元日及家祭大典时。始一宁家，而君时年仅十五六耳。

君年十九，卒业于第一中学，即拟负笈京师。时先王姑年已七十晋九，抱孙之念颇殷，必欲使之完婚而行。君不敢违，因于次年六月间与林瑞英（贞）女士结婚。婚后甫一月，即束装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时在民国六年。

君入学后，初以言语不通，颇苦艺之难进，然不期月，已能了解。且君于良师讲授之外，复日埋头图书馆，手披目览，未尝顷刻息，因大有所得，曾著《〈周易〉政窥》等论文，刊于《法政学报》，阅者称积学焉。

民国八年下季，因日人在福州枪杀学生案发生，旅京福建学生闻信愤极，组织福建学生联合会，以为雪耻计，每校例举代表二人，君为北京（大学）代表之一。时庐隐肄业于前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亦被推为代表，因得识君。且君时为《闽潮》编辑主任，庐隐则为编辑员，以此接谈之机会益多。书札往还，不觉竟

成良友。不数月，福建学生联合会以内部风潮解散。吾辈少数同志组织 SR 会，盖寓改造社会之意也。第一次开成立会于万牲园之豳风堂，同志自述已往之生活及将来之志趣。于是庐隐乃得深悉君之家事，融洽益深矣。盖君不但学业精深，且品格清华，益使庐隐心折也。

民国十年暑假，君由京回闽，庐隐则宁家上海，因约同道而行。至沪后，郑君振铎及徐君六几，倡游西湖，遂同往焉。一夕，正星月皎洁，湖水澄澈，六几与振铎凭栏望月，庐隐与君同坐回廊上闲谈，时君忽询庐隐以毕业后之行踪，并曰："吾二人之友谊，当抵于何时?"庐隐闻言，不禁怅触殊深，盖庐隐与君时已由友谊进而为恋爱矣，然君正直，不愿欺庐隐，亦不忍苦林女士，明告庐隐已娶，虽爱庐隐，而恐无以处庐隐，然又恐毕业后，劳燕分飞，不能赓续友谊，颇用怅怅。庐隐感而怜之，因许以精神之恋爱，为彼此之慰安。君喜而赞同，遂于是夕订约，永不相忘。暑假后，仍约同时北上。到京各入学校，每星期辄同游万牲园及西山等处。时君喜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学说，与徐君六几日夜研讨（著作颇多，散见于《京报·青年之友》、《晨报副刊》、《时事新报》之"社会主义研究"）。并以其意见要庐隐批评。于是函札每日不断。

民国十一年，庐隐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暑假后任教安徽。君以回闽路过上海，庐隐与之话别，君不禁泣泪汍澜曰："精神之恋爱，究竟难慰心灵深处之愿望。若长此为别，宁不将彼此憔悴而死耶?"庐隐无以慰之，亦只相对唏嘘耳。庐隐行后，君竟病矣。呜呼，春蚕自束，庐隐实有以致之，更使之忧愁以死，庐隐究竟胡忍！

十二年春，庐隐生母忽而见背，虽有兄嫂，不患无依，而庐隐精神上之慰藉益鲜矣。君不忍庐隐之悲苦，恒彻夜思维慰安之

计，不免失眠，身体衰弱，潜于斯矣。友辈有知其事者，大不以为可，因劝君具体解决。筹思半载，始划一策，盖即以君与庐隐相爱之情形，诉之于翁姑，并恳其许吾辈结婚，卒蒙其赞同。然不可不商之林女士及外家也。此中大费周折，故君之不能成眠者月余。最后虽庆成功，以同室名义与庐隐结婚于上海远东饭店，但已心力交疲矣。且当此时，正张君劢先生与瞿君世英、胡君铁岩，约君创办自治学院。开办伊始，事颇繁巨。且君不善摄养，恒恃脑力之强，夜午始眠。至饮食精粗不择，病根潜伏于不知觉中，而形容日槁。庐隐殊引以为忧，为购鱼肝油及牛肉汁等，君又嫌其味异，屏而不食。庐隐不忍过拂其意，亦惟听之。呜呼，孰知竟因此而陨其生耶?

今春自治学院总务长陈伯庄先生辞职，君因继任。惟恐偾事，事无巨细，必亲自料理，竟至饮食无心，精神益疲。复以学校经费缺乏，筹划应付，苦乃无艺。君曾告庐隐曰:“学校之事，实不易办。若长此以往，必将不支。”庐隐亦然其言，惟责任所在，亦无可如何耳。

今年暑假，君回闽省亲，家人见其瘦骨支离，皆大恐慌，曾劝其珍摄。君亦自认非调养不可，并告庐隐为之将养。及至沪，见校务猥集，复不克稍休养。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忽感风寒，时正疟疾流行，以为亦必是疾为厉，延医诊治，亦云恐系疟疾，遂不以为意，惟服金鸡纳霜数粒，仍照常赴校办事。庐隐虽再三劝其请假一二日以资休养，君则曰:“事多未理，不能请假。”并云微有寒热，不足介意。庐隐无以强之，而心窃忧焉。乃一星期后，热度益高，庐隐五中如焚，不知为计。会金井羊先生颇知医理，见君精神疲茶，舌苔极厚，因惊曰:“此病势非轻，非请医调治不可。”庐隐因恳其代请中医诊治。医云:系伏暑晚发伤寒之症颇重，连服三帖，疾不见减。复改请西医诊治，亦云疾颇棘

手。因劝迁医院为是。因于九月初十日迁入上海宝隆医院。经德医诊断，系肠热病，势极危殆。然庐隐尚不料其与性命有关也。且进院后四五日，热度已渐退，以为无碍矣。乃九月十六日晨，忽大便出血不止，经德医打针止血后，症渐有生机，以为大难已过矣。孰料不可测之人事，竟变生仓卒。十月初六晨，庐隐经按其脉，颇和缓，热度亦渐低，心为窃慰，以为更三四星期，当可出院矣。乃是午后一时，病忽大变，寒战不已，便溺竟污裀褥，肚腹鼓涨，急请德医视之，则曰肠断矣，呜呼！一声霹雳，庐隐心胆皆碎，知君之病不起矣。自顾身后，弱女未曾周岁，寡妇孤儿，将何以度此未了岁月。时庐隐忍痛询君，有无遗言。君方知其疾之危，因曰："生死本不足计，唯父母养育之恩，未报涓滴，殊对不住耳。"次则嘱善视幼女，待其嫁，好事翁姑，以尽其未尽人子之职。整理其所译《世界复古》一书，以之付梓，汇其平日散见各报之论文，刊之成册。庐隐并询其惧死不。君则曰："否。"又问其须待父母来否，则曰："不必待，惟烦尔代吾赎不孝之罪耳。"呜呼，苍苍者天，曷其有亟！君之聪敏忠正，乃未到颜子之年，已短命而死，所谓天道者，可信耶！读君前致庐隐书有曰："你说你自料不是长命之预兆，庐隐如果以天良犹未丧尽的人视我，当知道我听了是如何的难受！若果庐隐必死，我愿与庐隐一齐死去。有后悔者，不是脚色！"呜呼，孰知庐隐未死，而君已弃庐隐而去耶？当君弥留之际，庐隐曾告君愿与君同死，君则曰："奈孺子何？"呜呼，庐隐之心碎矣！然而为君故，不能不强延残喘，任不仁之造物宰割耳。君灵未远，当知庐隐五中之辛酸滋味也。虽然，庐隐亦知死生命也，强之不祥。况君曾有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志，及改良中国政治之雄心。今也不禄，能无遗憾乎？庐隐知君之心，岂忍不为一努力乎？纵不能为君抉其内心所蕴藏者，然不可不为君整理其已成文者，此庐隐亦不敢与

君俱死者也。矧翁姑暮年，既遭君夭折之痛，庐隐何敢更贻其悲媳之惨。呜呼，当君症变之前一日，君尚询以何日可出院，并云：年假拟不回闽，盖恐荒弛校务。并呼庐隐将帐本至。庐隐劝君不可劳神。君尚曰："今日已略好。"则君诚料此疾之不起也。而霎那之间，竟至肠断而死，呜呼，生死只一线之隔耳！庐隐今日虽不死，然而无时无刻不可死，则庐隐与君之别，乃暂别耳！况君曾许再结来世之缘，庐隐宁不能以此自遣，且以自慰耶！虽然，君与庐隐，皆愚迷不悟。今日茹此辛酸之果，尚不知悔，欲造来世之因。呜呼，实自为之，夫复何言！

君脑力之强，实所仅有。当君热度至摄氏四十一度时，尚能阅报，临命之数小时，犹能为幼女题名曰："薇萱"，其用意之深，及神志之清楚，庐隐实不信其将死，终至不起，其隐耶！然三尺桐棺，固赫然在也。庐隐固亲见君仰卧其中也，然则，非梦矣！天乎痛哉！

郭黄庐隐泣述

丁玲之死

前五六年，我在北平常同胡也频来往，以此因缘，我曾见过丁玲两次。那时她还不曾发表过文章，也不曾用丁玲这个笔名，我只晓得她叫蒋冰之，她是一个圆脸，大眼睛，身材不高，而有些胖的女性，她不大说话，我们见了她只点头微笑。

在那时候，我就觉得她有点不平凡，但我可猜不透她负着重大的革命工作。

不久也频和她离开北平到上海来。两个月后，我就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她的处女作《莎菲日记》，署名是丁玲，有人告诉我，这就是蒋冰之的笔名，当时我心里很高兴，我知道我对于丁玲的猜想到底不错。

前几年我正在日本吧，忽然接到朋友的信说："胡也频以共产故被捕"，我得了这消息，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后来我也到上海作事，有时很想看看丁玲，但听说她的行踪秘密，不愿意有人去看她，所以也就算了，不过无论如何，她的印象直到如今，依然很明显的在我心头。

最近忽听到丁玲被捕失踪，今又在《时事新报》上看到丁玲有已被枪决之说，如果属实，我不禁为中国文艺界的前途叹息了。不问丁玲的罪该不该死，只就她的天才而论，却是中国文艺界一个大损失。

唉，时代是到了恐怖，向左转向右转，都不安全，站中间

吧，也不妙，万一左右夹攻起来，更是走投无路。唉，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

吊 英 雄

壮志未酬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襟！

发发飘风，吹来沙漠之黄雾，愁日光薄，沉沉星月，肃森长夜，我将何处招魂！

深深记得七年前绛帐春风，你曾殷勤指示什么是“图腾”！

那一本论文，而今依然卧书箧，你的手泽犹新鲜；但一字字都似凝泪，一行行如溅桃花血更何心重翻读！

英雄呵！断头台畔风凄凄，黄沙漫漫无人迹，英魂何处栖？

英雄呵！你回顾尘寰，杀气蒸腾！只是私怨纠结，只是逐名逐利，谁是为国计民生，谁是为人类幸福！

去吧！英雄！白云深处有仙乡！……想从古到今有几个英雄含笑庆成功：

岳武穆，诸葛武侯，一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一个是壮怀空唱满江红！

呵！英雄去吧！你将长虹比壮志，你将泰山比精神，你是伟大的，你是永久的，你所遗留于人间的烈火不能毁，洪水不能淹，

你牺牲的光荣比日月，你纯挚的热情如火山之焰！

英雄呵！去吧！

不要羁魂在这广漠的空野！悲怆的人间。

白云深处有仙乡！去吧英雄，英雄去吧。

祭献之辞

唉！这是怎样悲惨而深刻的一个伤痕呵！评梅！月色是寒凉如冰，宇宙是深沉静默；你就在那时候悄悄的走了。我记得那夜，我刚睡下，就接到你舅父的电话，说是你病情危急，唉！我的心颤抖了，我的神经紊乱了，直等到森弟叫了汽车来，催我快走，我仿佛恶梦初醒。唉！评梅，我真不信你去得这样决绝，人间诚然是苦海，不过你这二十余年，寄息于其中，难道真没有一点依恋吗！但是天心不可测，我知道你的去，也是一半欢喜一半悲愁呢，是不是？

汽车转瞬到了医院门口，一片寒光，照在那庄严而冷森的大楼上；我感到凄凉了。一直含着泪走到你的病室，远远的已看见看护们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吓极了，心想难道已经完了吗？我深夜赶来，终不能见你最后的一瞬吗！唉！天呵！这时我流着泪忙忙进了那个小门，看护正在给你擦痰，我知道你还在人间；这时我暗暗的祷祝上帝，我求他施出惊人的神通，将你游丝般的生命挽回；那时你喉头的痰，不住的作响，你的气息十分急促；脸色惨白极了，好象枯蜡，眼神也散了，看护将你手拿出来按了按脉，也叹息了，摇头了，她低声告诉我：脉没有了，唉！评梅！上帝是无灵的，命运是不可换回的。我忍着惨痛看着你咽了那最后的一口气。唉！太可怜了！你将头往枕上一放，二十余年的生命便这样收束了，那时我还怔怔站在你的面前，我辨不出是梦是真；我看着你惨白的面靥，低垂的睫毛，和散乱的黑发，这一切

不久都要化为灰尘，但是我愿它们都深深印入我的脑膜，但是医生不容我多看，他叹着气，将白色的被单遮住你的脸。唉！评梅！天从人间夺去了你，医生又从我眼睛里夺去了你，可怜我感到世界的空虚了。我禁不住放声痛哭，你的舅父，森弟也都向着你的尸骸痛哭；但是哭有什么用呢？天是永远不为这悲哀的哭声而动心的呵！一切都只是冷酷尊严的对着我们。后来看护来劝我出去歇歇，并且她还劝我说："你不要太为她悲苦，她得了这病，纵使好了。也要残废的。……这样一想她不是死还快活吗?"不错，她的话很有道理，并且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感到，死比生乐，如果灵魂是不灭的话；你在另一个世界，遇到你的宇哥，也许这时正在高唱凯歌呢。但是评梅你丢下凄苦的清姑隐姊，她们太可怜了！还有你白发婆娑的两老，他们更需要你，你竟忍心放下走了，从此以后，他们接不到你的信；你的慈母到了暑假，也看不见你回去，你想到她老人家含着泪，替你预备床褥时的情景，你真能不动心吗？唉！评梅你纵使看轻这些，不值留恋的恋情；但是你所希望的事业你也决然不顾吗？唉！评梅，这一些疑问，你能答复我吗？而今是人天路隔了，若要相逢，除非梦里，希望你给我一个极清楚的梦吧！可怜我只敢有这一点希望呵！

你死去的消息，传遍以后，没有一个认识你的人，不为你恸哭，最可怜的，是你教的那群天真的小女孩们；她们叫着"先生"不住的痛哭。她们纯洁天真的小心，感到悲哀了。你装殓的时候，她们流着泪替你穿衣服，评梅！这一点应当骄傲了！这一些纯洁的天使，用她们极热烈的真诚之泪，来洗涤你在世的伤痕和劳绩，你大约可以安慰了吧！

现在我再告诉你白屋的情形，我记得从前每次来学校上课，当我开白屋门看不见你时；我心里就不知不觉的怅惘，有时并后悔，我今天来得太早，坐在这白屋里，又凄凉，又寂寞，由不得

想起五六年前，白屋里的种种：那时候我们的交情，还是很普泛的，见面时除非谈些没要紧的话，其余的时候，便互相缄默着，那时我对于你的生平不很了解，我为了自己颠沛的命运；常口艳羡你的幸福。不过有的时候，你一种难言的苦情的表露，很使我惊奇过，但我以为是我自己的误解；所以一直不敢向你动问，并且连我自己，那时纠纷难解决的恋爱问题，也不敢向你迸露一字半句。因此我们只有相视无言，后来我决定走了，决定去作绝大的牺牲了，你才含着凄苦的微笑对我说："隐姊，我佩服你，你是英雄，你胜利了！我真不如你！"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莫非你也处在我这种进退皆难的环境吗？我想问你个究竟，又怕你不愿对我说，我只得不说什么，离开了白屋，第二天我也就离开了北京！你那时还到车站去送我，我看见你含着眼泪……唉！评梅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的灵魂沟通了，在这广漠冷淡的人间，能够无意之中，得到一个知己，也算是幸福了。但是昔日所认为的幸福，就是今日的苦痛，如果我们始终只是普泛的认识，你今日的绝然而去，我也不过说一声"可惜"完毕。现在呢，你的死竟刻上一道极深刻的伤痕，在我创痛的心上，唉！评梅，你的隐姊真太可怜了，你知道我这几年来，所受的苦痛，是接二连三的不断呵！在你病的时候，正是我哥哥，丢下我年青嫂嫂，和幼小的侄子们死去的时候。你想我那时的惨痛，向谁去诉说？还不是咽着眼泪，到学校去上课吗？有时候极想放声痛哭，但是怕别人忌讳讨厌，只得努力的忍下去，到夜深时，悄悄的在枕上流泪。唉！评梅！你从前总觉得你是孤苦的，但是你还有爱你的父母，还有许多了解你爱重你的朋友。说到你可怜的隐姊，那就太悲惨了！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稚小的萱是她的亲人，父母呢，早已抛下她去了！现在爱她的哥哥，了解她的朋友，也都抛下她去了。唉！叫她怎忍回头过去，细想将来！唉！评梅你从前曾允

许为我料理后事，整理遗稿，立碑作传，现在你竟去了，这一切你所应许我的，反倒叫我替你办，天呵！这是怎么个安派呵？——唉！评梅，我每天来到不堪回首的白屋时，我便不禁泣然了，我坐在那长方桌的旁边，我总感觉到你是在我的对面。但是抬头细看，哪里有你的影子呢？有的只是那脑海中的幻影呵！有时我听见门外有高底鞋走路的声音，我总以为是你来了，然而每次我都是因失望而悲哀。有时我照着你常照的那面小镜子，我总觉你站在我的身后呢，于是我急转过身来寻觅；唉！斗室凄清，又哪里有你的影子呵！唉！评梅！这仅仅是一所小小的白屋，但是它装了我们俩悲哀和欢笑，在这小白屋中，你看见过我胜利的微笑；在这小白屋中，你看见过我悄悄流悼亡的泪。唉！仅仅四五年间，我们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滋味，这一次我千里归来，本想和你相依以终。在这悲苦的运命中，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天公虽然刻残，我们也就感谢它，对于我们的意外厚遇了！谁知道，并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最后也只是一场幻梦！唉！评梅！我这样不幸的人，还配更说什么！

本来象我们这样凄苦的生命，早点收束了也罢！不过你呢，曾经为了白发高堂，强饭自爱。我似乎一无所恋了，但是现在我又为了萱努力的扎挣，我几次想到死，但我一想到我死后萱的孤苦可怜，我的心便又软了；我不愿意死了；我要扎挣着，受尽人间的凌虐，看她长大成人，……唉！这岂是容易忍受的磨难；不过天知道！我为萱我愿意咬着牙忍受下去。

唉！评梅，我的哀苦也不愿再向你深说了，现在我再报你一个惨痛的消息，昨天我接到清妹一封快信，她为了你的死，哀痛将要发狂。她说："梅姊的死至少带去我半个生命"！并且她还要从南方来哭你埋葬你。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一直担着惊恐，清妹年来的命运太凄苦，天现在更夺去她的梅姊，她小的双肩，

怎样担得起这巨重的哀愁！……唉！评梅，这几年来，天为什么特别和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女孩过不去呢！使我们尝尽苦恼，使我们受尽揶揄；最难堪的，要算负着创伤的心，还得在人前强为欢笑；在冷酷的人们面前装英雄。睛泪倒流，只有自己知道，唉！评梅你算是解脱了！但是我们呢，从前虽然悲苦，还有你知道，眼泪有时还可以向你流，你虽然也只是陪着我们流泪，可是已足够安慰我们了，现在呢，唉！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评梅，我真恨世界，设如有轮回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不再作人！评梅！我诚然“只有梅花知此恨”，然而梅花已经仙去，你叫我向谁说？

你埋葬的地方，我们知道你一定愿在陶然亭，我们也愿意你在陶然亭，因为那个地方正配你埋魂，并且又有宇哥伴你，你也不寂寞。不过现在我们还不敢把你死的消息，告诉你白发双亲，暂且我们也不敢就决定把你埋葬在那里，但是评梅你放心！我们总当设法使你如愿！

你的稿件，我当和清妹与你整理，作序，付印，将来的版税，自然要交给你的慈母。你的遗物：书，都放在学校的图书馆，留个永久的纪念，其他的东西，都交给你的舅父带回。

唉！评梅你的一切身后事，我们是这样料理的，你满意吗？望梦中告诉我们！

这几天秋风凄厉，万象萧森，也正如你可怜的朋友们的心情。评梅！你知道吗！

今天是死后的三七，我含着眼泪，写这一篇祭献之词，敬献你在天之灵。唉！评梅……“万劫千生再见难，小影心头葬……”天实为之，我复何言！完了！完了！除非地球毁灭，此恨宁有已时！

寄天涯一孤鸿

雷峰塔下

——寄到碧落

涵！记得吧！我们徘徊在雷峰塔下，地上芊芊碧草，间杂着几朵黄花，我们并肩坐在那软绵的草上。那时正是四月间的天气，我穿的一件浅紫麻沙的夹衣，你采了一朵黄花插在我的衣襟上，你仿佛怕我拒绝，你羞涩而微怯的望着我。那时我真不敢对你逼视，也许我的脸色变了，我只觉心脏急速的跳动，额际仿佛有些汗湿。

黄昏的落照，正射在塔尖，红霞漾射于湖心，轻舟兰桨，又有一双双情侣，在我们面前泛过。涵！你放大胆子，悄悄的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接触，可是我心里仿佛被利剑所穿，不知不觉落下泪来，你也似乎有些抖颤，涵！那时节我似乎已料到我们命运的多磨多难！

山脚上忽涌起一朵黑云，远远的送过雷声，——湖上的天气，睛雨最是无凭。但我们凄恋着，忘记风雨无情的吹淋，顷刻间豆子般大的雨点，淋到我们的头上身上，我们来时原带着伞，但是后来看见天色晴朗，就放在船上了。

雨点夹着风沙，一直吹淋。我们拚命的跑到船上，彼此的衣裳都湿透了，我顿感到冷意，伏作一堆，还不禁抖颤，你将那垫的毡子，替我盖上，又紧紧的靠着我，涵！那时你还不敢对我表示什么！

晚上依然是好天气。我们在湖边的椅子上坐着，看月。你悄悄对我说：“雷峰塔下，是我们生命史上一个大痕迹！”我低头不能说什么，涵！真的！我永远觉得我们没有幸福的可能！

唉！涵！就在那夜，你对我表明白你的心曲，我本是怯弱的人，我虽然恐惧着可怕的命运，但我无力拒绝你的爱意！

从雷峰塔下归来，一直四年间，我们是度着悲惨的恋念的生活。四年后，我们胜利了！一切的障碍，都在我们手里粉碎了。我们又在四月间来到这里，而且我们还是住在那所旅馆，还是在黄昏的时候，到雷峰塔下，涵！我们那时是毫无所拘束了。我们任情的拥抱，任意的握手，我们多么骄傲……

但是涵！又过了一年，雷峰塔倒了，我们不是很凄然的惋惜吗！不过我绝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里你抛下一切走了，永远的走了！再不想回来了！呵！涵！我从前惋惜雷峰塔的倒塌，现在，呵！现在，我感谢雷峰塔的倒塌，因为它的倒塌，可以扑灭我们的残痕！

涵！今年十月就到了。你离开人间已经三年了！人间渐渐使你淡忘了吗？唉！父亲年纪老了！每次来信都提起你，你们到底是什么因果？而我和你确是前生的冤孽呢！

涵！去年你的二周年纪念时，我本想为你设祭，但是我住在学校里，什么都不完全，我记得我只作了一篇祭文，向空焚化了。你到底有灵感没有？我总痴望你，给我托一个清清楚楚的梦，但是哪有?!

只有一次，我是梦见你来了，但是你为甚那么冷淡？果然是缘尽了吗？涵！你抛得下走了，大约也再不恋着什么！不过你总忘不了雷峰塔下的痕迹吧！

涵！人间是更悲惨了！你走后一切都变更了。家里呢：也是树倒猢狲散，父亲的生意失败了！两个兄弟都在外洋飘荡，家里

只剩母亲和小弟弟，也都搬到乡下去住，父亲忍着伤悲，仍在洋口奔忙，筹还拖欠的债，涵！这都是你临死而不放心的事情，但是现在我都告诉了你，你也有点眷恋吗?

我！大约你是放心的，一直扎挣着呢，涵！雷峰塔已经倒塌了，我们的离合也都应验了。——今年是你死后的三周年——我就把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你在天之灵吧！

1928 年

寄天涯一孤鸿

亲爱的朋友，这是什么消息，正是你从云山叠翠的天末带来的！我绝不能顷刻忘记，也绝不能刹那不为此消息思维。我想到你所说的："从今后我真成了天涯一孤鸿了，"这一句话日夜在我心魂中回旋荡漾，我不时的想，倘若一只孤鸿，停驻在天水交接的云中，四顾苍茫，无枝可栖，其凄凉当如何？你现在即是变成天涯一孤鸿，我怎堪为你虚拟其凄凉之境，我也不愿你真个是那样的冷漠凄凉。但你带来的一纸消息，又明明是："……一切的世界都变了，我处身其中，正是活骸转动于冷酷的幽谷里，但是我总想着一年之中，你要听到我归真的信息……"唉，朋友！久已心灰意懒的海滨故人，不免为此而怦怦心动，正是积思成痗了。我昨夜因赴友人之召，回来已经十时后；我归途中穿过一带茂密的树林，从林隙中闪烁着淡而无力的上弦月，我不免又想起你了。回来后，我懒懒坐在灯光下，桌上放着一部宋人词钞，我随手翻了几页，本想于此中找些安慰，或能把想你的念头忘却；但是不幸，我一翻便翻出你给我的一封信来，我想搁起它，然而不能，我始终又从头把它读了。这信是你前一个月寄给我的，大约你已忘了这其中的话。我本不想重复提这些颓丧的话，以惹你的伤心，但是其中有一个使命，是你叫我为你作一篇记述的。原文是："……我友，汝尚念及可怜陷入此种心情的朋友吗？你有兴，我愿你用诚恳的笔墨为伤心人一吐积悃……"朋友！这个使命如何的重大？你所希望我的其实也是我所愿意作的。但是朋友，你将叫我怎样写法？唉！我终是踯躅，我曾三番五次，握管

沉思，竟至镇日无语，而只字不曾落纸，我与你交虽莫逆，但是你的心究竟不是我的心，你的悲伤我虽然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我不敢臆断你伤感的程度，是否正应我所直觉到的一样。我每次作稿，描写某人的悲哀或烦恼，我只是欺人自欺，说某人怎样的痛苦，无论说得怎样象，但是被我描写的某人，是否和我所想象的伤心程度一样，谁又敢断定呢？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他们来为我象征之用，是否写得恰合其当，都无伤于事；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于你的嘱托，怎好不忠于其事。因此我再三踌躇，不能轻易落笔，便到如今我也不敢为你作记述。我只能把我所料想你的心情，和你平日的举动，使我直觉到你的特性，随便写些寄给你。你看了之后，你若因之而浮白称快，我的大功便成了五分。你若读了之后，竟为之流泪，而至于痛哭，我的大功便成了九分九。这种办法，谅你也必赞成？

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正是我将要离开学校的头一年春天，你与我同学虽不止一年，可是我对于新来的同学，本来多半只知其名，不识其面，有的识其面又不知其名，我对于你也是如此。我虽然知道新同学中有一个你，而我并不知道，我所看见很活泼的你，便是常在报纸上作缠绵悱恻的诗的你。直到那一年春天，我和同级的莹如在中央公园里，柏树荫下闲谈，恰巧你和你的朋友从荷池旁来，我们只以彼此面熟的缘故，点头招呼。我们也不曾留你坐下谈谈，你也不曾和我说什么，不过那时我觉得你很好，便想认识你，我便问莹如你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之后，才狂喜的叫起来道：“原来就是她呵，不象！不象！”莹如对于我无头无脑的话，很觉得诧异，她说：“什么不象不象呵？”我被她一问，自己也不觉笑起来，我说：“你不知道我的心里的想头，怪不得你不懂我的意思了。你常看见报上 PM 的诗吗？你就那个诗的本身研究，你应当觉到那诗的作者心情的沉郁了，但是对她

的外表看起来，不是很活泼的吗？我所以说不象就是这个原故了。”莹如听了我的解释，也禁不住点头道：“果然有点不象，我想她至少也是怪人了！”朋友！自从那日起，我算认识你了，并且心中常有你的影像。每当无事的时候，便想把你的人格分析分析，终以我们不同级，聚会的时间很少，隔靴搔痒式的分析，总觉无结果，我的心情也渐渐懒了。

过了二年，我在某中学校教书。那中学是个男校，教职员全是男人。我第一天到学校里，觉得很不自然，坐在预备室里很觉得无聊，正是神思飞越的时候，忽听预备室的门呀的一响，我抬头一看，正是你拿着一把藕荷色的绸伞进来了。我这时异常兴奋，连忙握着你的手道：“你也来了，好极！好极！你是不是担任女生的体操？”你也顾不得回答我的话，只管嘻嘻的笑——这情景谅你尚能仿佛？亲爱的朋友！我这时心里的欢乐，真是难以形容，不但此后有了合作的伴侣，免得孤孤单单一个人坐在女教员预备室里，而且与你朝夕相处，得以分析你的特性，酬了我的心愿。

想你还记得那女教员预备室的样子，那屋子是正方形的，四壁新裱的白粉连纸，映着阳光，都十分明亮，不过屋里的陈设，异常简陋，除了一张白木的桌子，和两三张白木椅子外，还有一个书架，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干燥的预备室，都感到一种怅惘情绪。过了几天，我们便替这个预备室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白屋。每逢下课后，我们便在白屋里雄谈阔论起来，不过无论怎样，彼此总是常常感到苦闷，所以后来我们竟弄得默然无言，我喜欢诗词，你也爱读诗词，便每人各手一卷，在课后流览以消此无谓的时间。我那时因为这预备室里很干燥，一下了课便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当我享到家庭融洽乐趣的时候，免不得想到栖身学校寄宿舍中，举目无与言笑的你，因决意去访你，看

你如何消遣，我因雇车到了你所住的地方，只见两扇欲倒未倒的剥漆黑灰不分明的大柴门，墙头的瓦七零八落的叠着，门楼上满长着狗尾巴草，迎风摇摆，似乎代表主人招待我。下车后，我微用力将柴门推了一下，便呀的开了。一个老看门人恰巧从里面出来，我便问他你住的屋子，他说："这外头院全是男教员的住舍。往东去另有一小门，又是一个院子，便是女教员住的地方了。"我因按他话往东去，进了小门便看见一个院落，院之中间有一座破亭子，亭子的四周放着些破木头的假枪戟，上头还有红色的缨子。过了破亭有一株合抱的大槐树，在枝叶交覆的荫影下，有三间小小的瓦房，靠左边一间，窗上挂着淡绿色的纱幔，益衬得四境沉寂。我走到窗下，低声叫你时，心潮突起，我想着这种冷静的所在，何异校中白屋。以你青年活泼的少女，镇日住在这种的环境里，何异老僧踞石崖而参禅，长此以往，宁不销铄了生趣。我一走进屋子里，看见你突然问道："你原来住在破庙里！"你微笑着答道："不错！我是住在破庙里，你觉得怎样？"我被你这一问，竟不知所答。只是怔怔的四面观望，只见在小小的门斗上有一张妃红色纸，写着"梅窠"两字。这时候我仿佛有所发见，我知道素日对你所想象的，至少错了一半，从此我对你的性格分析，更觉兴味浓厚了。

光阴过得很快，不觉开学两个多月了，天气已经秋凉。在那晓露未干的公园草地上，我们静静地卧着。你对我说："我愿就这样过一世，我的灵魂便可常常与浩然之气，结伴遨游"。我听了你的话，勾起我好作玄思的心，便觉得身飘飘凌云而直上，顷刻间来到四无人迹的仙岛里，枕藉芳草以为茵缛，餐美果，饮花露，绝不染丝毫烟火气。那时你心里所想的什么，我虽无从知道，但看你那优然游然的样子，我感到你已神游天国了。

我和你相处将及一年，几次同游，几次深谈，我总相信你是超然物外的人。我记得冬天里我们彼此坐在白屋里向火的时候，你曾对我说，你总觉得我是个怪人，你说："我不曾和你同事的时候，我常常对婉如说，你是放荡不羁的天马。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志趣销沉，束缚维深……"我当时听了你的话，我曾感到刺心的酸楚，因为我那时正困顿情海里拔脱不能的时候，听你说起我从前悲歌慷慨的心情，现在何以如此萎靡呢？

但是，朋友！你所怀疑于我的，也正是我所怀疑于你；不过我觉得你只是被矛盾的心理争战而烦闷，你却不曾疑心你有什么更深的苦楚，直到我将要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你曾到车站送我，你对我说："朋友！从此好好的游戏人间吧！"我知道你又在打趣我，我因对你说："一样的，大家都是游戏人间，你何必特别嘱咐我呢！"你听了我这话，脸色忽然惨淡起来，哽咽着道："只怕要应了你在《或人的悲哀》里的一句话：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当时我见你这种情形，我才知道我从前的推想又错了。后来我到上海，你写信给我，常常露着悲苦的调子，但我还不能知道你悲苦到什么地步；直到上月我接到你一封信说，你从此变成天涯一孤鸿了，我才想起有一次正是风雨交作的晚上，我在你所住的"梅窠"坐着，你对我说："隐！世界上冷酷的人太多了，我很佩服你的卓然自持，现在已得到最后的胜利！我真没有你那种胆量和决心，只有自己摧残自己，前途、结果现在虽然不能定，但是惨象已露 ，结果恐不免要演悲剧呢。"我那时知道你蕴藏心底必有不可告人的哀苦，本想向你盘诘，恐怕你不愿对我说，故只对你说了几句宽解的话。不久雨止了，余云尽散，东山捧出淡淡月儿，我们站在廊庑下，沉默着彼此无语。只有互应和着低微之吁气声。

最近我接到你一封信，你说：

> 隐友！《或人的悲哀》中的恶消息："唯逸已于昨晚死了！"隐友！怎么想得到我便是亚侠了，游戏人间的结果只是如斯！……但是亚侠的悲哀是埋葬在湖心了，我的悲哀只有飘浮在天心了，有母亲在，我须忍受腐蚀的痛苦活着。……

我自从接到你这封信，我深悔《或人的悲哀》之作。不幸的唯逸和亚侠，其结果之惨淡，竟深刻在你活跃的心海里。即你的拘执和自傲，何尝不是受我此作的无形影响。我虽然知道纵不读我的作品，在你超特的天性里早已蛰伏着拘执的分子，自傲的色彩，不过若无此作，你自傲和拘执或不至如是之深且刻。唉！亲爱的朋友，你所引为同情的唯逸既已死了，我是回天无术，但我却要恳求你不要作亚侠罢。你本来体质很好，并没有心脏病，也不曾吐血，你何必自己过分的糟蹋呢。我接到你纵性喝酒的消息，十分难受。亲爱的朋友！你对于爱你的某君，既是不能在他生时牺牲无谓的毁誉，而满足他如饥如渴的纯挚情怀，又何必在他死后，作无谓的摧残呢？你说："人事难测，我明年此日或者已经枯腐，亦未可知！……现在我毫无痛苦，一切麻木，仰观明月一轮常自窃笑人类之愚痴可怜。"唉！你的矛盾心理，你自己或不觉得，而我却不能不为你可怜。你果真麻木，又何至于明年此日化为枯槁？我诚知人到伤心时，往往不可理喻，不过我总希望你明白世界本来不是完全的，人生不如意事也自难免，便是你所认为同调的某君不死，并且很顺当的达到完满的目的；但是胜利以后，又何尝没有苦痛？况且恋感譬如漠漠平林上的轻烟微雾，只是不可捉摸的，使恋感下跻于可捉摸的事实，恋感便将与

时日而并逝了。亲爱的朋友呀！你虽确是悲剧中之一角，我但愿你以此自傲，不要以此自伤吧！

昨夜星月皎洁，微风拂煦，炎暑匿迹，我同一个朋友徘徊于静安寺路。忽见一所很美丽庄严的外国坟场，那时铁门已阖，我们只在那铁栅隙间向里窥看，只见坟牌莹洁，石墓纯白；墓旁安琪儿有的低头沉默，似为死者的幽灵祝福：有的仰瞩天容，似伴飘忽的魂魄上游天国。我们伫立忘返。忽然墓场内松树之巅，住着一个夜莺，唱着悲凉的曲子。我忽然又想起你来了。

回来之后忽接得文菊的一封信说：

> 隐友！前接来信，令我探听 PM 的近状，她现在确是十分凄楚。我每和她谈起 FN 的死，她必泪沾襟袖呜咽的说："造物戏我太甚！使我杀人，使我陷入于类似自杀之心境！"自然哟！她的悲凉原不是无因。我当年和她在故乡同学的时候，她是很聪明特出的学生。有一个青年十分羡慕她，曾再三想和她缔交，她也晓得那青年也是个很有志趣的人，渐渐便相熟了。后来她离开故乡，至北京去求学。那青年便和她同去。她以离开温情的父母和家庭，来到四无亲故的燕都，当然更觉寂寞凄凉，FN 常常伴她出游。在这种环境下，她和他的交感之深，自与时日俱进了。那时我们总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了；然而人事不可测，不久便听说 FN 病了，病因很复杂，隐约听说是呕血之症，这种的病，多半因抑郁焦劳而起，我很觉得为 PM 担忧，因到她住的"梅窠"去访她。我一进门便看见她黯然无言的坐在案旁，手里拿着一张甫写成的几行信稿。她见我进来，便放下信稿招呼我。正在她倒茶给我喝的时候，我已将那桌上的信稿看了一遍，她写的是："……飞蛾扑火而焚身，春蚕作茧以自缚，此岂无知之

虫蛩独受其危害，要亦造物罗网，不可逃数耳！即灵如人类，亦何能摆脱？……”隐友！PM的哀苦，已可在这数行信笺中寻绎了解，何况她当时复戚容满面呢。我因问她道："你曾去看FN吗？他病好些吗？"她听我问完，便长叹道："他的病怎能那么容易好呢！瞧着罢！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终不免因我而死！"我说："你既知你有左右他的生死权，何忍终置之于死地！"她这时禁不住哭了，她不能回答我所问的话，只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只见上面写道：

"PM！近来我忽觉得我自己的兴趣变了，经过多次的自省，我才晓得，我的兴趣所以致变的原因。唉！PM！在这广漠的世界上我只认识了你，也只专诚的膜拜你，愿飘零半世的我，能终覆于你爱翼之下！

"诚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不自然的自己束缚自己。我们为了名分地位的阻碍，常常压伏着自然情况的交感，然而愈要冷淡，结果愈至于热烈。唉！我实不能反抗我这颗心，而事实又不能不反抗，我只有幽囚在这意境的名园里，作个永久的俘虏罢！

F韩

隐友！世界上不幸的事何其多！不过因为区区的名分和地位，卒断送了一个有用的青年！其实其惨淡尚不止此，PM的毁形灭灵，更使人为之不忍，当时我禁不住陪着哭，但是何益！

她现在体质日渐衰弱，终日哭笑无常，有人劝她看佛经，但何处是涅槃？我听说她叫你替她作一篇记述，也好！你有功夫不妨替她写写，使她读了痛痛快快哭一场；久积的郁闷，或可借之一泻！

文菊

亲爱的朋友！当我读完文菊这封信，正是午夜人静的时候，淡月皎光已深深隐于云被之后，悲风呜咽，以助我的叹息。唉，朋友呵，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每当风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赏美景，只知握着一管败笔，为世之伤心人写照，竟使洒然之心，满蓄悲楚！故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岂偌大世界，竟无分寸安乐土，资人欢笑！唉！朋友哟！我不敢责备你毁情绝义以自苦，你为了因你而死的FN，终日以眼泪洗面，我也绝不敢说你想不开。类为被宰割的心绝不是别人所能想到其痛楚，那末更有何人能断定你的哭是不应该的呢。哭罢，吾友！有眼泪的时候痛快的流，莫等欲哭无泪，更要痛苦万倍了。

你叫我替你作记述，无非要将一腔积闷宣泄。文菊叫我作记述，也不过要借我的酒杯为你浇块垒。这都有益于你的，我又焉敢辞。不过我终不敢大胆为你作传，我怕我的预料不对，我若写得不合你的意，必更增你的惆怅，更觉得你是天涯一孤鸿了。但是我若写得合你的意，我又怕你受了无形的催眠。——只有这封信给你，我对于你同情和推想，都可于此中寻得。你为之欣慰或伤感，我无从得知，只盼你诚实的告诉我，并望你有出我意料外的澈悟消息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保重罢！

隐自海滨寄

海滨消息

——寄波微

波微！入春以来，连朝阴霉，无聊的我，正“欹枕听新雨，往事朦胧”间，忽接到你寄来的《妇女周刊》，读罢“心海”一栏，知千里外的故人，犹不时深念消沉海滨的露沙，噫！感谢你深情厚意！把我从寒冰千尺，冷潮百丈中，超拔起来，使那已经灰冷的灵焰，终至于复燃了！

忆念中不可或忘的美丽秋晨，劲松冷柏的园中，正闪烁着澹澹的秋阳，清利的微风，悄悄掀动额前覆发，吹起薄抱襟角，而勇气正旺的你我，迎风高歌，意趣洒落，不知不觉间，来到黄花圃旁；那傲骨嶙峋的秋菊，正向你我含笑点头，你默然无语的凝视天容，涉想玄越中忽低吟道：“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当时我曾笑答道：“它原是古井无波，你又何必平地翻浪？无意识的黄花，将从此魔高千丈了！”——这几句话虽是当时戏言，而如今深味，何尝不足感慨系之呢？……

自从别后，你羁旅燕北，饱尝冷漠，我呢？消沉江南，心花亦几何不日趋枯萎，提什么游戏人间，不过欺人自欺罢了！

试悄听心弦的微音，那哀楚的音徵，何曾顷刻停止，天地原来不仁，万物都为刍狗，当我们紧闭心房，讴歌理想生活时，虽不是有意的自骗，也逃不了勉强自遣的苦楚！不用说为人类为国家，所起的一种“蒿目时艰”、“哀怜众生”的伟大同情，足以捏

碎人们脆弱的心灵？便是我们一身直接所受事物的束缚，所有灵魂上的疮痍，已足使我们狱门紧闭，翻身无日了；何曾丝毫超脱？何尝四大皆空，怎配说“万缘都寂”呢！

弱小的露沙，原是理想国中的失望者，当日的“女儿英雄”，“名士风流”而今徒留些残痕败影，滋你凭吊嘘唏，增我不少痛苦的回忆罢了。谢你多情提及，但又不无怨你多事提起！我自南来后时时留恋昔日的生活，且因留恋而下泪！最近几至麻痹的境地；忽然经你旧话重提，满罩云雾的心海，忽然透澈青天的光明，不由得浪翻波涌了。唉！安乐绝不足使我忘却前尘，澈悟亦何能抛却前途，如今的我，只如旅行者踯躅于荒漠之地，只有失望凄惶罢了。唉！亲爱的朋友，我将对你说什么？你希望越深，我越对你无言呵！

你要我为一般的可怜女子负些责任，我自然不能反对；但仔细想来我又知道些什么？我又何尝比她们先觉？况且她们正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何忍把那一层薄幕给她们掀破？使他们发觉自己的不幸呵！人们只知道瞎子们可怜——因为他们看不见一切，其实不瞎者的可怜，正如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言呢！这形形色色的龃龉肮脏，何啻万千的芒刺，时时刺痛脆弱的心田？唉！波微！除却自己迷信自己，强造些美丽的幻境，聊自慰遣，这世界实在不足一日留恋！

你叫我猜你将来欲行的两条路，我固然因猜不到而不猜，其实我也不用猜，因为未来的前途，无论谁都难预料，便是你自己恐怕也正迷惘难决，——并不只你如此，芸芸众生孰能逃此大劫？纵使勉强坚持到底，而内心的伤痕免得了爆烈吗？波微！日月如逝水般悄悄逃去，美丽的幻影梦境，也逐渐的淡漠，终至于前途空洞，除了颓丧的暮气逼迫出来，实在更找不出些什么来！

波微！按理我正青年不应说这些丧气的话，无如我的心弦，

弦弦只作此音，叫我强为欢笑，其实是势所难能罢了！你只当噩梦一场，这不值得深忆的呓语，万勿镌在你活泼泼地心头吧！祝你

逸兴胜昔　　　　　　　　　　　　　　露沙寄自海滨

寄燕北故人

亲爱的朋友们：

在你们闪烁的灵光里，大约还有些我的影子吧！但我们不见已经四年了，以我的测度你们一定不同从前了，——至少梅姊给我的印影——夕阳下一个倚新坟而凝泪的梅姊，比起那衰草寒烟的梅窠，吃鸡蛋煎菊花的豪情逸兴要两样了。至于轩姐呢，听说愁病交缠，近来更是人比黄花瘦，那么中央公园里，慢步低吟的幽趣，怕又被病魔销尽了！……呵！现在想到隽妹，更使我心惊！我记得我离开燕京的时候，她还睡在医院里，后来虽常常由信里知道她的病终久痊愈了，并且她又生了两个小孩子，但是她活泼的精神，和天真的情态，不会因为病后改变了吗？唉！不过四年短促的岁月中，便有这许多变迁了，谁还敢打开既往的生活史看，更谁敢向那未来的生活上推想！

我自从去年自己害了一场大病，接着又遭人生的大不幸，终日只是被暗愁锁着。无论怎样的环境，都是我滋感之菌——清风明月，苦雨寒窗，我都曾对之泣泪泛澜，去年我不是告诉你们：我伴送涵的灵柩回乡吗？那时我满想将我的未来命运，整个的埋没于僻塞的故乡，权当归真的墟墓吧！但是当我所乘的轮船才到故乡的海岸时，已经给我一个可怕的暗示——一片寒光，深笼碧水，四顾不禁毛发为之悚栗，满不是我意想中足以和暖我战惧灵魂的故乡。及至上了岸，就见家人，约了许多道士，在一张四方木桌上，满插着招魂幡旗，迎冷风而飘扬。只见涵的衰年老父，

揾泪长号，和那招魂的罄钹繁响争激。唉！马江水碧；鼓岭云高；渺渺幽冥，究竟何处招魂！徒使劫余的我，肝肠俱断。到家门时，更是凄冷鬼境，非复人间。唉！那高举的丧幡，沈沈的白幔，正同五年前我奔母亲丧时的一样刺心伤神。——不过几年之间，我却两度受造物者的宰割。哎！雨打风摧，更经得几番磨折！——再加着故乡中的俚俗困人，我究竟不过住了半年，又离开故乡了——正是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

去年承你们的盛情约我北去，更续旧游；只恨我胆怯，始终不敢应诺。按说北京是我第二故乡，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和它相亲相近。直到我离开它，其间差不多十八九年。它使我发生对它的好感，实远胜我发源地的故乡。我到北京去，自然是很妥当而适意的了。不过你们应当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去？东交民巷的皎月馨风，万牲园的幽廊斜晖，中央公园的薄霜淡雾，都深深的镂刻着我和涵的往事前尘！我又怎么敢去？怎么忍去！朋友们！你们千里外的故人，原是不中用的呢！不过也不必因此失望，因为近来我似乎又找到新生路了，只要我的灵魂出了牢狱，我便可和你们相见了！

我这一次重到上海，得到一个出我意料外的寂静的环境，读书作稿，都用不着等待更深夜静。确是蓼荻绕宅，梧桐当户，荒坟蔓草，白杨晚鸦，而它们萧然的长叹，或冷漠，都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并且启示我，为俗虑所掩遮的灵光——虽只是很淡薄的灵光，然而我已经似有所悟了。

我所住的房子，正对着一片旷野，窗着高列着几棵大树，枝叶繁茂，宿鸟成阵，时时鼓舌如簧，娇啭不绝。我课余无事，每每开窗静听，在它们的快乐声中，常常告诉我，它们是自由的……有时竟觉得，它们在嘲笑我太不自由了。因为我灵魂永远不曾解放过，我不能离开现实而体察神的隐秘。无论作什么事情，

都只能宛转因人，这不是太怯弱了吗?

有一天我正向窗外凝视，忽然看见几个小孩子，满脸都是污泥，衣服也和他们的脸一样的肮脏，在我们房子左右满了落叶枯枝的草地上，摭拾那落叶枯枝。这时我由不得心里一惊——天寒岁暮了，这些孩子们，捡这枯枝，想来是，燃了取暖的。昨天听说这左右发现不少小贼，于是我告诉门房的人，把那些孩子赶了出去；并且还交代小工，将那破损的竹篱笆修修好，不要让闲杂人进来。……这自然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可对不起那几个圣洁的小灵魂了。我简直就是蔑视他们，贼自然是可怕的罪恶，然而我没有用的人，只知道关紧门，不许他们进来，这只图自己的安适，再不为那些不幸的人们一回顾，这是多么卑鄙的灵魂?除自私之外没有更大的东西了!朋友们:在这灵光一瞥中，我发见了人类的丑恶，所以现在除不幸的人外，我没有朋友。有许多人，对着某一个不幸的人，虽有时也说可怜，然而只是上下唇，及舌头筋肉间的活动，和音带的震响罢了——，真是十三分的漠然，或者可以说，其间含着幸灾乐祸的恶意呢!总之，一个从来不懂悲哀和痛苦真义的人，要叫他能了解悲哀、和痛苦的神秘，未免太不容易!所以朋友们!你们要好好记住，如果你们有痛苦悲哀的时候，与其对那些不能了解的人诉说，希冀他们予以同情的共鸣，那只是你们的幻想，决不会成事实的。不如闭紧你们的口，眼泪向肚里流要好得多呢。

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因为悲哀的纤维，是特别的精细。它无论是触于怎样温柔的玫瑰花朵上，也能明切的感觉到。比起那近于欲的快乐的享受，真是要耐人寻味多了。并且只有悲哀，能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当你用怜悯而伤感的泪眼，去认识神灵的所在，比较你用浮夸的享乐的欲眼时，要高明得多，悲哀诚然是伟大的!

朋友们！你们读我的信到这个地方，总要放下来揣想一下吧！甚或要问这倒是怎么一回事？——想来这个不幸的人，必要被暗愁搅乱了神经，不然为何如此尊崇悲哀和不幸者呢？……要不然这个不幸的人，一定改了前此旷达的心胸，自囿于凄栗之中。……呵！朋友们！如果你们如是的怀疑，我可以诚诚实实的告诉你们，这揣想完全错了。我现在的态度，固然是比较从前严肃，然而我却好久不掉眼泪了。看见人家伤心，我仿佛是得到一句隽永的名句，有意义的，耐人寻味的名句。我得到这名句，一面是刻骨子的欣赏，一面又从其中得到慰安，这真是一种灵的认识，从悲哀的历程中，所发见的宝藏。

我前此常常觉得人生，过于单调；青春时互相的爱恋者，一天天平凡的度过去，究竟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有什么无上的价值，完全不明了。现在我仿佛得到神明的诏示，真了解悲哀才有与神接近的机会，才能与鲜红的热血为不幸者牺牲，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中一定有能了解我这话的人，至少梅姊可以和我表同情，是不是？

我自从沦入失望和深愁浸渍的漩涡中，一直总是颓废不振，我常常自危，幸而近来灵光普照，差不多已由颓废的漩涡中扎挣起来了。只要我一旦对于我的灵魂，更能比较的解放，更认识得清楚些，那么那个人的小得失，必不至使我惊心动魄了。

梅姊的近状如何？我记得上半年来信，神气十分萎靡，固然我也知道梅姊的遭遇多苦；但是，我希望梅姊把自己的价值看重些，把自己的责任看大些，象我们这种个人的失意，应该把它稍为靠后些，因为这悲哀造成的世界，本以悲哀为原则，不过有的是可医治的悲哀，有的是不可医治的悲哀，我们的悲哀，是不可医治的根本的烦冤，除非毁灭，是不能使我们与悲哀相脱离，我们只有推广这悲哀的意味，与一切不幸者同运命，我们的悲哀岂

不更觉有意义吗？呵！亲爱的朋友！为了怜悯一个贫病的小孩子而流泪，要比因自己的不幸而流泪，要有意味得多呢！

神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能够使世界瑰琦灿烂，不可逼视。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实。前天下午，我去看星姊。那时美丽的太阳，正射着玫瑰色的玻璃窗上，天边浮动着变幻的浅蓝的飞云，我走到星姊的房间的时候，正静悄悄不听一点声息。后来我开门进去，只见星姊正在摇篮旁用手极轻微的摇着睡在里面的小孩子，我一看，突然感觉到母亲伟大而高远的爱的神光，从星姊的两眸子中流射出来，那真是一朵不可思议的灿烂之花！呵隽妹！我现在能想象你，那温慈的爱欢，正注射着你那可爱的娇儿呢！这真是人间最大慰安吧。无论是怎么痛苦或疲乏的人，只要被母亲的春晖拂照便立刻有了生气，世界上还有比母亲的爱更伟大么。这正是能牺牲自己而爱，爱她们的孩子，并且又是无所为而爱的呵！母亲的爱是怎样的神圣，也正和为不幸而悲哀同样有意味呢！

现在天气冷了，秋风秋雨一阵紧一阵。燕北彤云，雪意必浓，四境的冷涩，不知又使多少贫苦人惊心骇魄。但愿梅姊用悲哀的更大同情，为他们洗涤创污；隽妹以母亲伟大的温情，为他们的孤零嘘拂。

如果是无甚阻碍，明年暑假，我们定可图一晤。敬祝亲爱的朋友为使灵魂的超越而努力呵！

你们海角的故人书于凄风冷雨之下。

寄　一　星

似游丝荡漾在光影里，如琴弦震动穿过广漠的空野，起伏不定的灵感波痕，正独坐凝想时。

几番打开抽屉，一封封雪笺翻来细读，字字都有泪渍，行行显露悲哀，一星！是你伤离恨别，引起我情感的萧瑟？还是我“无病呻吟”，对月长嗟？

且听我细细地说：“繁密的海棠荫下，和你最后的话别，凄楚中我曾慰你梦里相接。碧水应笑我狂，嗔你痴，而今别已数月，梦曾几接？”

你来信说：“百年梦境，愁苦何必！”一星，我力却愁魔，争耐浪掀波翻挣脱不得！我理会愁苦只是怯弱的表示，但强开笑口，比哭还觉难堪哟！

一星！我的魂灵一天天走向飘碧空虚的花园去，我的躯壳却步步深入人间的地狱，可怜我已是剩余游息的人间奔命者。但这些隐微的衷曲，除了你我向谁诉说？

当年学校园里，背着教员吃烧饼油条，这兴趣而今并韶光消失了！

喜欢高谈阔论的我；而今竟镇日无语了！

什么希奇的音乐，我听了只觉平添多少怅惘！

美而多情的明月，我真怕见她，当她骄傲的逼视着我，只有将被把头严严蒙遮。

这些便是你久别的庐隐，郑重寄你的心弦中弹出的一曲哀音。

呓　语

梅：

别不几时，彼此都有“往事难重省”之概（慨），然而何必深说！抑何忍深说！正所谓“伤心岂独息夫人”？想到家后，心境必差强人意，有父母在好在的撒娇吧！尽情的享受天伦之乐吧！我是无父母的孤零人了，我的母亲所留给我的，只是些暴烈的伤痕，再想她老人家，用轻皱而微颤的手，摸摸我的头，替我整理行装，嘱咐我早些归来，——唉！这些只是“他生未卜此生休”，那三四尺的桐棺，固然尚未入土，然而只此区区之隔，已是人天路遥了，叫我和谁诉苦去？唉！我纵相信母亲的爱，比什么都纯挚，都圣洁，然而何益！午夜人静，独坐思量，也许母亲尚在旁边陪我垂泪，只恨我肉眼凡胎，难接吾母之灵，这空落落的心，终是凄苦的呵！

你前信叫我为《妇女周刊》作些稿子，我自是愿意，无如我近来心境颓唐慵懒已极，当年那些栉风沐雨，挺然不拔的豪兴，都与日月俱逝，但道不关于我的处境，我的处境，在平常人看来或者还要羡慕我呢，只恨我自己生性难改，悲凉心情，今昔犹是！

近两日天气比较凉快，我又不喜早睡，所以倒可作些东西，不过一无统系，只是些狂人呓语，聊寄上补补白吧？

一 我的朋友

我原来不寂寞，斗室方庐虽小，连树儿也没一棵，但隔邻却有一个小花园，住着杨树的秦吉了，叫过了“伏天，伏天”，便是蝈蝈唱着“咯咯！咯咯”！再歇一歇又是夏蝉儿拉着长声“唧唧！唧唧！”一递一声的已经够热闹了，更加上蟋蟀儿的“咄咄！咄咄！”真是声多弦繁呵！作了小宝宝的催眠歌，安慰了我不少的别情离绪。唉！我的朋友——青青的蝈蝈，小蝉儿，秦吉了，更有那蟋蟀儿，你们煞是多情哟！但是谁送你们来的？蓝天上的白云吗？深山里的浪泉吧！唉！真真的不可思议；你们岂是来无踪，去无迹？还是来自有方去自有地？……我原是被天地宰割的一俘虏，对于你们的多情，无力报复，只等金风一起，你们藏的藏，避的避，我有什么法子留你们多住些时，更有什么机会和你们缱缱说情愫呵！天地本来无情，你们的多情只是自误，怨谁呢！

二 北海里的黄昏

这真值得深忆，——最耀眼是那荷露的凝珠，映着斜阳闪烁，三两朵挺立碧水上的红莲迎风含笑，更有那蔚蓝的云天，衬着艳丽的彩霞，极目云深处轻烟缭绕，是碧落？是人间？何暇分辨，我只怔坐荷塘边，看游鱼啄唼，听草虫细语，转眼忽见一株老松旁，倚着一根钓竿；我兴奋的拿了过来，和舟子讨了几个小虫，正是安派香饵钓游鱼，但是我放钓钩很久，而不曾有一个鱼

儿上钩，唉……鱼儿虽蠢，然而比我却聪明得多呢！

风过处银浪翻雪，浪过处霞光万道，此时真是斜曛如醉。坐在北海滨斜曛下的我，真如饮醇醪，何暇更一深念，这刹那的海市蜃楼，转眼便风凄露冷，寒蛩声声，催我归去，此时纵感悟今昔，然而何益！深刻伤痕已铭心镂骨了呵！

三　雨云一瞥

烈日当空，烦燥得紧，不住掠扇，抵不住挥汗，头涨脑肥，但觉心头如炙，解暑汤喝一碗吧，但只过了我口头的渴，扑不灭我心头的火。虽经我默默的褥祝帘幕间，微觉有些凉意，仰视天容，果然有一片——仅仅的一片可以致雨的夏云，唉！多情的碧翁翁！原来还有些不忍人之心，其余的，我对他将如何感激，我怔怔注视这一片雨云，忽而淡，忽而深，有些雨意了，我枯槁的心，有些见苏息之望了，这时未透澈混元大地真相的我，虚拟仙葩开满心田，幻想美果满缀繁枝，微微的含笑，含笑注视天空；谁期一霎的凉意，而今已如堕欢，何处寻觅？雨云恹恹而病，更奄奄以殁，搜罗四空，不见踪迹；只有那毒狠的烈日，骄视大地，唉！雨云呵！你的昙花一现，只使我魔高千丈，何苦呢！

四　相思中的海滨精庐

我原不配自称高人，然而也够不上作俗子，只是一个半悬空的秋千架，有时因风力之便，虽不能与鸿鹄相征逐，然而黄昏的蝙蝠儿；我倒可以和它比比高低呢。我没有唐明皇遨游月宫的狂

志，却有屈老先生行吟海滨之愿望，在我希冀中，只望于海滨辽阔之地，得一傍崖绕溪之区，建两三间茅庐，极自然之趣，朝看海雾幻形，暮听江涛低唱，我之所望已足，然而只此区区之望，而今仍在相思中，无计奈何！只得念念刘克庄的《摸鱼儿》：“叹采药名山读书精舍，此计何时就！”正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愿海滨精庐，化成无形幻梦，使我夜夜随之而游吧！

五 浮家海上的哥哥

自母亲去后，我们兄弟姐妹各走一方，所谓树倒猢狲散，但是这原是聚散无常的大道理，古往今来，谁能独避？最难堪的我那个浮家海上的哥哥，他十年前曾作过覆舟下的逃生者，每提起海上生涯，不免皱眉蹇额，但而今为一百余元的薪米之费，充当海舰上的医生，今日汕头听潮声，明朝又到厦门看浪花，我嫂嫂不能同去，不用说她牵肠挂肚，我哥哥也何尝不望烟云而凄迷呢！便是我要想寄封信给他，也因飘浮无定址，虽有征鸿，而吩咐无从！唉！母亲呵！我有时望你阴灵不远，冥冥之中护佑我们兄弟姐妹们；有时我又怕你真个有灵，看了这一家星散的情景能不心伤吗？唉！今夜月色十分皎洁，我仿佛看见一片汪洋的大海，上接碧落，下底黄泉，这正是不上不下的人间，那其间有对月垂泪的我的哥哥和我的嫂嫂，但是何只他和她的一双泪眼模糊，唉！人生光阴有限，如此的苦捱者，究竟生也何趣，死又何悲呢！

寄梅窠旧主人

在彼此隔绝音讯的半年中，知你又几经了世变。宇宙本是瞬息百变的流动体——更何处找安靖；人类的思想譬如日夜奔赴的江流，亦无时止息。深喜你已由沉沦的漩涡中，扎挣起来了！从此前途渐进光明，行见奔流入海，立鼓荡得波扬浪掀，使沉醉的人们，闻声崛兴，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亲爱的朋友，努力吧！我愿与你一同努力。

最近我发现人世最深刻的悲哀，不是使人颓丧哀啭，当其能泪湿襟袖时，算不得已入悲哀之宫，那不过是在往悲哀之宫的程途上的表象；如果已进悲哀之宫——那里满蓄着富有弹性的烈火，它要烧毁世界一切不幸者的手铐脚镣，扫尽一切悲惨的阴霾。并且是无远不及的。吾友！这固然是由我自己命运中体验出来的信念，然而感谢你为我增加这信念的城堡坚固而深邃！

朋友！你应当记得那瘦肩高耸，愁眉深锁的海滨故人吧！那时同在“白屋”中，你曾屡次指我叹道：“可怜你瘦弱的双肩更担得多少烦悲。”但是，吾友！这是过去更不再来的往事了。现在的海滨故人呵！她虽仍是瘦肩高耸，然而眉锋舒放，眼波凝沉，仿佛从X光镜中，窥察人体五脏似的窥察宇宙。吾友！你猜到宇宙的究极是展露些什么?!……我老实的告诉你，那里只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缺陷，在展露着哟！比较起我们个人所遇的坎坷，我们真太藐小了。于此用了我们无限大的灵海而蓄这浅薄的泪泉，怎么怪得永久是干涸的……我现在已另找到前途了，我

要收纳宇宙所有悲哀的泪泉，使注入我的灵海，方能兴风作浪，并且以我灵海中深渊不尽的巨流，填满那无底的缺陷。吾友！我所望的太奢吗？但是我决不以此灰心，只要我能作的时候，总要这样作，就是我的躯壳变成灰，倘我的一灵不泯，必不停止的继续我的工作。

你寄给我的《蔷薇》，我已经细看过了，在你那以血泪代墨汁的字句中，只加深我宇宙缺陷之感，不过眼泪却一滴没有。自从去年涵抛弃我时，痛哭之后，我才领受了哭的滋味，从那次以后，便永不曾痛哭过。这固然是由于我泪泉本身的枯竭，然而涵已收拾了我醉梦的人生，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从此便不再流眼泪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最近的生活，我去年十一月回到故乡曾在那腐臭不堪的教育界混了半年。在那里只知有物质，而无精神的环境下，使我认识人类的浅薄和自私。并且除了肮脏的血肉之躯外，没有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耳濡目染，无非衣食住的问题，精神事业，那是永远谈不到的。虽偶有一两个特立独行之士，但是抵不过恶劣环境的压迫，不是洁身引退，便是志气消沉。吾友！你想我在百劫之余，已经遍体鳞伤，何堪忍受如此的打击？我真是愤恨极了！倘若是可能，但愿地球毁灭了吧！所以我决计离开那里，我也知道他乡未必胜故乡，不过求聊胜一步罢了，谁敢作满足的梦想！

不过在炎暑的夏天——两个月之中我得到比较清闲而绝俗的生活，——因为那时，我是离开充满了浊气的城市，而到绝高的山岭上，那里住着质朴的乡民，和天真的牧童村女，不时倒骑牛背，横吹短笛。况且我住房的前后，都满植苍松翠柏，微风穿林，涛声若歌，至于涧底流泉，沙咽石激，别成音韵，更足使我怔坐神驰。我往往想，这种清幽的绝境，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

以算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不过太复杂的一生，如意事究竟太少，仅仅五十几天，我便和这如画的山林告别了，我记得，朝霞刚刚散布在淡蓝色的天空时，微风吹拂我覆额乱发。我正坐山兜，一步一步的离开他们了。唉！吾友！真仿佛离别恋人的滋味一样呢，一步一回头。况且我又是个天涯飘泊者，何时再与这些富于诗兴的境地，重行握手，谁又料得到呢！

我下山之后，不到一星期，就离开故乡，这时对着马江碧水，鼓岭白云，又似眷恋又似嫌恨。唉！心情如此能不黯然，我想若到了“往事不堪回首”的江滨，又不知怎样把心魂扎挣！幸喜我所寄宿的学校宿舍，隔绝尘嚣，并且我的居室前面，一片广漠的原野，几座荒草离离的孤坟，不断有牧童樵叟在那里驻足。并且围着原野，有一道萦回的小河，天清日朗的时候，也有一两个渔人持竿垂钓，吾友！你可以想象，这是如何寂静而辽阔的境地。正宜于一个饱经征战的战士，退休的所在，我对上帝意外的赏赐，当如何感谢而欢忭呵！……我每日除了一二小时给学生上课外，便静坐案侧，在那堆积的书丛中找消遣的材料。有时对着窗外的荒坟，寄我忆旧悼亡的哀枕。萧萧白杨，似为我低唱挽歌，我无泪只有静对天容寄我冤恨！

吾友！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暑假到来时，我能和你及其他的朋友，在我第二故乡的北京一聚，无论是眼泪往里咽也好，因为至少你总了解我，我也明白你，这样，已足彼此安慰了，但愿你那时不离开北京。

十五年十二月十七号隐寄自海滨

灵海潮汐致梅姊

亲爱的梅姊：

我接到你的来信后，对于你的热诚，十分的感激。当时就想抉示我心头的隐衷，详细为你申说。然自从我回到故乡以后，我虽然每天照着明亮的镜子，不曾忘却我自己的形容，不过我确忘记了整个儿我的心的状态。我仿佛是喝多了醇酒，一切都变成模糊。其实这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因为你只要知道我的处境，是怎样的情形，和我的心灵怎样被捆扎，那末你便能想象到，纵使你带了十二分活泼的精神来到这里，也要变成阶下的罪囚，一切不能自由了。

我住的地方，正是城里的闹市上。靠东的一条街，那是全城最大的街市，两旁全是店铺，并不看见什么人们的住房。因为这地方的街市狭小，完全赁用人民的住房的门面作店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店铺和住家是怎样的毗连。住户们自然有许多不便，他们店铺的伙计和老板，当八点以后闭了店门，便掇三两条板凳，放上一块藤绷子，横七竖八的睡着；倘若你夜里从外头回来的时候，必要从他们挺挺睡着的床边走过，不但是鼾声吓人，那一股炭气和汗臭，直熏得人呕吐。尤其是当你从朋友家里宴会回来以后，那一股强烈的刺激，真容易使得人宿酒上涌呢！

我曾记得有一次，我和玉姊同到青年会看电影，那天的片子是《月宫宝盒》，其中极多幽美的风景，使我麻木的感想，顿受新鲜的刺激，那轻松的快感仿佛置身另一世界。不久，影片映

完，我们自然要回到家里，这时候差不多快十二点了。街上店铺大半全闭了门，电灯也都掩息，只有三数盏路灯，如曙后孤星般在那里淡淡的发着亮，可是月姊已明装窥云，遂使世界如笼于万顷清波之下似的，那一种使人悄然意远的美景，不觉与心幕上适才的印象，溶而为一……但是不久已到家门口，“赫!”一阵“鼾呼”“鼾呼”的鼾声雷动，同时空气中渗着辣臭刺鼻，全身心被重浊的气压困着出不来气，这才体贴出人间的意味来。至于庭院里呢？为空间经济起见，并不种蓓蕾的玫瑰和喷芬的夜合，只是污浊破烂的洗衣盆，汲水桶，纵横杂陈。从这不堪寓目的街市，走到不可回旋的天井里，只觉手绊脚牵。至于我住的那如斗般的屋子里，虽勉强的把它美化，然终为四境的嘈杂，和孩子们的哭叫声把一切搅乱了。

这确是沉重的压迫，往往激起我无名的愤怒。我不耐烦再开口和人们敷衍，我只咒诅上帝的不善安置，使我走遍了全个儿的城市，找不到生命的休息处。我又怎能抉示我心头的灵潮于我亲爱的梅姐之前呢!

不久又到了夏天，赤云千里的天空，可怜我不但心灵受割宰，而且身体更郁蒸，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因移到鼓岭来住——这是我们故乡三山之一。鼓岭位于鼓山之巅，仿佛宝塔之尖顶，登峰四望，可以极目千里，看得见福州的城市民房栉比，及汹涛骇浪的碧海，还有隐约于紫雾白云中的岩洞迷离，峰峦重叠。我第一天来到这个所在，不禁满心怅惘，仿佛被猎人久围于暗室中的歧路亡羊，一旦被释重睹天日，欣悦自不待说。然而回想到昔日的颠顿艰辛，不禁热泪沾襟!

然而透明的溪水，照见我灵海的潮汐，使它从新认识我自己。我现在诚意的将这潮汐的印象，郑重的托付云雀，传递给我千里外的梅姊，和凡关心我的人们，这是何等的幸运。使我诅咒

人生之余，不免自惭，甚至忏悔，原来上帝所给予人们的宇宙，正不是人们熙攘奔波的所在。呵！梅姐，我竟是错了哟！

一　鸡声茅店月

当我从崎岖陡险的山径，攀缘而上以后，自是十分疲倦，没有余力更去饱览山风岚韵；但是和我同来的圃，她却斜披夕阳，笑意沉酣的，来到我的面前说："这里风景真好，我们出去玩玩吧！"我听了这话，不免惹起游兴，早忘了疲倦，因遵着石阶而上，陡见一片平坦的草地，静卧于松影之下。我们一同坐在那柔嫩的碧茵上，觉得凉风拂面，仿佛深秋况味。我们悄悄坐着，谁也不说什么，只是目送云飞，神并霞驰，直到黄昏后，才慢慢的回去。晚饭后，摊开被褥，头才着枕，就沉沉入梦了。这一夜睡得极舒畅。一觉醒来，天才破晓，淡灰色的天衣，还不曾脱却，封岩闭洞的白云，方姗姗移步。天边那一钩残月，容淡光薄，仿佛素女身笼轻绡，悄立于霜晨凌疏中。隔舍几阵鸡声，韵远趣清。推窗四望，微雾轻烟。掩映于山巅林际。房舍错落，因地为势，美景如斯，遂使如重囚的我，遽然被释，久已不波的灵海，顿起潮汐，芸芸人海中的我真只是一个行尸呵！

灵海既拥潮汐，其活泼腾越有如游龙，竟至不可羁勒。这一天黎明，我便起来，怔立在回廊上，不知是何心情，只觉得心绪茫然，不复自主。

记起五年前的一个秋天早晨，——天容淡淡，曙光未到之前，我和仪姐同住在一所临河的客店里，——那时正是我们由学校回家乡的时候。头一天起早，坐轿走了五十里，天已黑了，必须住一夜客店，第二天方能到芜湖乘轿。那一家客店，只有三间

屋子，一间堂屋，一间客房，一间是帐房，后头还有一个敞厅排着三四张板床，预备客商歇脚的。在这客店住着的女客除了我同仪姐没有第三个人，于是我们两人同住在一间房里，——那是唯一的客房。我一走进去，只见那房子里阴沉沉的，好象从来未见阳光。再一看墙上露着不到一尺阔的小洞，还露着些微的亮光，原来这就是窗户。仪姐皱着眉头说："怎么是这样可怕的所在？你看这四面墙壁上，和屋顶上，都糊着十年前的陈报纸，不知道里面藏着多少的臭虫虱子呢！……"我听了这话由不得全身肌肉紧张，掀开那板床上的破席子看了看，但觉臭气蒸溢，不敢再往那上面坐。这时我忽又想起《水浒》上的黑店来了，我更觉得心神不安。这一夜简直不敢睡，怔怔地坐着数更筹。约莫初更刚过，就来了两个查夜的人，我们也不敢正眼看他，只托店主替我们说明来历，并给了他一张学校的名片，他才一声不响的走了。查夜的人走了不久，就听见在我们房顶上，许多人嘻嘻哈哈的大笑。我和仪姐四目对望着，正不知怎么措置，刚好送我们的听差走进来了，问我们吃什么东西。我们心里怀着黑店的恐惧，因对他说一概不吃，仪姐又问他这上面有楼吗，怎么有许多人在上面呵？那听差的说："那里并不是楼，只是高不到三尺堆东西的地方，他们这些人都窝在上边过大烟瘾和赌钱。"我和仪姐听了这话，才把心放下了，然而一夜究竟睡不着。到三更后，那楼上的客人大概都睡了，因为我们曾听见鼾呼的声音，又坐了些时就听见远远的鸡叫，知道天快亮了。因悄悄的开了门到外面一看，倒是满庭好月色，茅店外稻田中麦秀迫风，如拥碧波。我同仪姐正在徘徊观赏，渐听见村人赶早集的声音，我们也就整装奔前途了。

灵潮正在奔赴间，不觉这时的月影愈斜，星光更淡，鸡鸣，犬吠，四境应响，东方浓雾渐稀，红晕如少女羞颜的彩霞，已择

隙下窥，红而且大的旲日冉冉由山后而升，霎那间霞布千里，山巅云雾，逼炙势而匿迹，蔚蓝满空。唉！如浮云般的人生，其变易还甚于这月露风云呵，梅姊也以为然吗？

二 动人无限愁如织

梅姊！你不是喜欢苍松吗？在弥漫黄沙的燕京，固然缺少这个，然而我们这里简直遍山都是。这种的树乡里的人都不看重它，往往砍下它的枝干作薪烧，可是我极爱那伏龙夭矫的姿势。恰好在我的屋子前有数十株臂般的大松树，每逢微风穿柯，便听见涛声澎湃，我举目云天，一缕愁痕，直奔胸臆。噫！清翠的涛声啊！然而如今都变成可怕的涛声了。梅姊！你猜它是带来的什么消息？记得去年八月里，正是黄昏时候，我还是住在碧海之滨的小楼上，我们沿着海堤看去，只见斜阳满树，惊风鼓浪，细沫飞溅衣襟，也正是涛声澎湃，然而我那时对于这种如武士般的壮歌，只是深深的崇拜，崇拜它那伟大的雄豪。

我深深记得我们同行海堤共是五人，其间有一个J夫人——梅姊未曾见过，——她的面貌很美丽，尤其她天性的真稚，仿佛出谷的雏莺，她从来不曾见过四无天涯涘的海，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了海。她极欣悦的对我说："海上的霞光真美丽，真同闪光的柔锦相仿佛，我几时也能乘坐那轮船，到外国遨游一番，便不负此生了。"我微笑道："海行果然有趣。然而最怕遇见风浪……"J夫人道："吓，如果遇见暴风雨，那真是可怕呢。我记得我母亲的一个内侄，有一次从天津到上海，遇到飓风，在海里颠沛了六七天，幸而倚傍着一个小岛，不然便要全船翻覆了！"我们说到海里的风浪，大家都感着心神的紧张。我更似乎受到什么暗示

般，心头觉得忐忑不安。我忽想到涵曾对我说：星相者曾断定他二十八岁必死于水，……这自然是可笑的联想，然而实觉得涵明年出洋的计划最好不要实现……这时涵正与铎谈讲着怎样为他的亡友编辑遗稿，我自不便打断他的话头，对他说我的杞忧。……

我们谈着不觉天色已黑下来，并且天上又洒下丝丝的细雨来，我们便沿着海堤回去了。晚饭后我正伏着窗子看海，又听见涛声澎湃，陡的又勾起我的杞忧来。我因对涵说："我希望你明年不要到外国去……"涵怔怔的道："为什么?"我被他一问又觉得我的思想太可笑了！不说罢！然而不能，我嗫嚅着说："你不记得星相者说你二十八岁要小心吗？……"涵听了这话不觉嗤的一声笑道："你真有些神经过敏了，怎么忽然又想起这个来!"我被他讪笑了一阵，也自觉惭沮，便不愿多说，……而不久也就忘记了。

涛声不住的澎涛，然而涵却不曾被它卷入旋涡，但是涵还不到二十八岁，已被病魔拖了去。唉！这不但星相者不曾料到，便是涵自身也未曾梦想到呵！当他在浪拥波掀的碧海之滨，计划为他的亡友整理遗稿，他何尝想到第二年的今日，松涛澎湃中，我正为他整理残篇呢。我一页一页的抄着，由不得心凄目眩。我更拿出他为亡友预备编辑而未曾编辑的残简一叠，更不禁鼻酸泪涕。唉！不可预料的昙花般的生命，正不知我能否为他整理完全遗著，并且又不知道谁又为我整理遗著呢！梅姊！你看风神勤鼓双翼，松涛频作繁响，它带来的是什么消息，……正是动人无限愁如织呵！

三　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斜阳满山，繁英呈艳。我同圃绕过山径，那山路忽高忽低曲折蜿蜒。山洼处一方稻田，麦浪拥波，翠润悦目。走尽田垄，忽见奇峰壁立，一抹残阳，正反映其上。由这里拨乱草探幽径，转而东折，忽露出一条石阶，随阶而上，其势极险，弯腰曲背，十分吃力，走到顶巅，下望群峰起伏，都映掩于淡阳影里。我同圃坐在悬崖上，默默的各自沉思。

我记得那是一个极轻柔而幽静的夜景，没有银盆似的明月，只是点点的疏星，发着闪烁的微光。那寺里一声声钟鼓荡漾在空气里时，实含着一种庄严玄妙的暗示。那一队活泼的青年旅行者，正在那大殿前一片如镜般的平地上手挽着手，捉迷藏为嬉。我同圃、德三人悄悄的走出了山门，便听见瀑布潺潺溅溅的声音，我们沿着石路慢慢的散着步，两旁的松香清澈，树影参差。我们唱着极凄凉的歌调，圃有些怅惘了，她微微的叹息道："良辰美景……"底下的话她不愿意更说下去，因换了话头说："这个景致，极象某一张影片上的夜景，真比什么都好，可是我顶恨这种太好的风景恒使我惹起无限莫名的怅惘来。"我仿佛有所悟似的，因道："圃，你猜这是什么原因？……正是因为环境的轻松，内心得有回旋的余地，潜伏心底的灵性的要求自然乘机发动；如果不能因之满足，便要发生一道怅惘的情绪，然而这怅惘的情绪，却是一种美感，恒使我人迟徊不忍舍去。"我们正发着各自的议论，只有德一声不哼的感叹着。圃似乎不在意般的又接着道："我想无论什么东西，过于着迹。就要失却美感，风景也是如此，只要是自然的便好，那人工堆砌的究竟经不住仔细端

相，……甚至于交朋友，也最怕的是腻，因为腻了便觉得丑态毕露。世界上的东西，一面是美的，一面是丑的，若果能够掩饰住丑的，便都是美的可欣羡的，否则都是些罪恶!”唉！梅姊！圃的一席话，正合了我的心。你总当记得朋友们往往嫌我冷淡，其实这种电流般的交感，不过是霎时的现象，索居深思的时候，一切都觉淡然！我当时极赞同圃的话，但我觉得德这时有些仿佛失望似的。自然啦，她本是一个热情的人，对于朋友，常常牺牲了自己而宛转因人，而且是过分的细心，别人的一举一动，她都以为是对她而发的，或者是有什么深意。她近来待我很好，可是我久已冷淡的心情，虽愿意十分的和她亲热，无如总是落落的。她自然时常感到不痛快，可是我不能出于勉强的敷衍，不但这是对良心不住，而且也不耐烦；然而她现在没精打采的长叹着，我有些难受了。我想上帝太作弄我，既是给我这种冷酷而少信抑的心性，就不该同时又给我这种热情的焚炙。

最使我不易忘怀的，是德将要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午饭后，她便忙着收拾行装，我只怔怔的坐着发呆。她凄然的对我说：“我每年署假离开这个学校时，从不曾感到一些留恋的意味，可是这一次就特别了，老早的就心乱如麻说不出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她说着眼圈不觉红了。我呢？梅姊！若是前五年，我的眼泪早涌出来了，可是现在百劫之余的心灵，仿佛麻木了。我并不是没有同情心，然而我终没有相当的表现，使那对方的人得到共鸣的安慰。当我送她离开校门的时候，正是斜阳满树，烟云凄迷，我因冷冷的道：“德！你看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德听了这话，顿时泪如雨下，可是我已经干枯的泪泉，只有愧惭着，直到德的影子不可再见了，我才悄悄的回来。我想到了这里，不觉叹了一声，圃忽回头对我说：“趁好景未去的时候，我们回去吧！也留些不尽的余兴。”梅姊！这却是至理名言吧!”

四　寒灰寂寞凭谁暖　落叶飘扬何处归

梅姊！我这个心终久是空落落的，然而也绝不想使这个心不空落，因为世界上究少可凭托的地方，至于归宿呢，除出进了“死之宫门”，恐怕没有归宿处呵！空落落的心不免到处生怯，明明是康庄大道，然而我从不敢坦然的前进，但是独立于落日参横，灰淡而沉寂的四空中，又不免怅然自问“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了。梅姊！可怜以矛刺盾，转战灵田，不至筋疲力倦，奄然物化，尚有何法足于解脱？

有时觉得人们待我也很有情谊，聊以自慰吧！然而多半是必然的关系，含着责任的意味，而且都是搔不着痒处的安慰，甚于有时强我咽所不愿咽的东西。唉！转不如没有这些不自然的牵扯，反落得心身潇洒，到而今束身于桎梏之中，承颜仰色，何其无聊！

但是世界上可靠的人，究竟太少，怯生生的我，总不敢挣脱这个牢笼，放胆前去。我梦想中的乐园，并不是想在绮罗丛里，养尊处优，也不是想在饮宴席上，觥筹交错。我不过求两椽清洁质朴的茅屋，一庭寂寞的花草，容我于明窗净几之下，饮酽茶，茹山果，读秋风落叶至（之）什，抉灵海潮汐，示我亲爱的朋友们。唉！我所望的原来非奢，然而蹉跎至今，依然夙愿莫偿，岁月匆匆，安知不终抱恨长辞。虽然我也知道在这世界上，正有许多醉梦沉酣的人们，膏沐春花秋月般的艳容，傲睨于一群为他们而颠倒的青年之前，是何等尊若天神。青年们如疯狂似的俯伏她们的足前，求她们的嫣然一笑时，是何等的沉醉迷离。呵！梅姊！你当然记得从前在梅窠时你我的豪兴，我们曾谈到前途和事

业，你说你希望诗神能够假你双翼，使你凌霄而上，采撷些仙果琼葩，赐与久不赏识美味的世人，这又是何等超越之趣，然而现在你却怔立在悲风惨日的新墓之旁，含泪仰视。呵！梅姊！你岂是已经掀开人间的厚幕，看到最后的秘密了吗？若果是的，请你不必深说罢！我并恳求你暂且醉于醇醪，以幻象为真实吧！更不必问到“落叶飘扬何处归”的消息，因为我不能相信在这世界上可以求到所谓凭托与归宿呵！

梅姊！只要我一日活着，我的灵海潮汐将掀腾没有已时，我尤其怕回首到那已经成尘的往事，然而我除了以往事的舍味，强为自慰外，我不知将何物向你诉说！现在的我，未来的我，真仿佛剩余的糟粕，无情的世界诚然厌弃我，然而我也同样的憎厌世界呵！

梅姊！我自然要感激你对我的共鸣，你希望我再到北京，并应许我在凄风苦雨之下伴我痛哭，唉！我们诚然是世界上的怯弱者，终不免死于失望呵！……梅姊！我兴念及此，一管秃笔不堪更续了哟！

给我的小鸟儿们

一

整整两年了，我不看见你们。

世路太崎岖。然而我相信你们仍是飞翔空中的自由鸟。在我感到生活过分的严重时，我就想躲在你们美丽的羽翼下，求些许时的安息。

唉！亲爱的小鸟儿们——你们最欢喜我这样的称呼，不是吗？当我将要离开你们时，我曾经过滤地猜疑你们，我说：“孩子们，我要多看你们几次，使我的脑膜上深印着你们纯洁的印象，一直到我没有知觉的那一天，……”

“先生！你不是说两年后就回来吗？”阿堃诚挚的望着我的脸说。

“不错，我是这样计划着，不过我怕两年后你们已不像现在的对我热烈了。我怕失掉这人间的至宝，所以现在我要深深的藏起来。”

“哦！不会的，先生！我们永远是一只柔驯的小鸟儿，时常围绕着您！”

多可爱，你们那清脆的声音，无邪的眼睛，现在虽然离开了你们整两年，为了特别的原因。我不能回到你们那里，而关于你

们的一切，我不时都能想起。

每逢在下课后，你们牵成一个大圈子，把我围在坎心，你们跳舞、唱歌。有时我急着要走，你们便抢掉我手里的书包，夺走我披着的大衣。阿堃最顽皮，跑出圈子，悄悄走到整容镜前，穿上我的大衣，拿着书包，学着我走路的姿势，一本正经地走过同学们面前，以致惹得他们大笑，而阿堃的脸上却绷得没有一丝笑纹，这时你们有的笑得俯下身体的叫肚子疼，我却高声的喊："小鸟儿们不要吵!"

"是的，大姐姐，我们不再吵了，可是大姐姐得告诉我们夜莺诗人的故事!"阿堃娇憨的央求着。而你们也附和着："大姐姐讲，大姐姐讲，"乱哄的嚷成一片。呵！多可爱的小鸟儿们呀！两年来我不曾听见你们清脆的歌声了，在江南我虽也教着那一群天真的女孩，但是她们太娇婉，太懂世故，使我不能从她们的身上，找出你们的坦白、直爽、无愁无虑，因此我时常热切的怀念你们。

你们所刻在我心幕上的印象太深了，在丰润苹果般的脸上，不只充溢了坦白的顽皮；有时诚挚感动的光波，是盎然于你们的眼里。每当我不响的向你们每个可爱的面孔上看时，你们是那样乖，那样知趣的等待着，自然你们早已摸到我的脾气，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有些严重的话，要敲进你们的心门。唉！亲爱的小鸟儿们，现在想来我真觉得罪过，我自己太脆弱易感，可是我有了什么忧愁和感慨，我不愿向那些老成持重的人们面前申诉，而我只喜欢把赤裸的心弦在你们面前弹。说起来我太自私，因为我把得定这凄音能激起你们深切的共鸣，而我忘记这是使你们受苦的。

那一天我给你们讲国语，正讲到一个爱国童子的故事，那时你们已经够兴奋了，而我还要更使你们兴奋到流泪，我把国内政

治的黑暗，揭示给你们听；把险诈的人心在你们面前解剖，立刻我看见你们脸上的笑容淡了；舒展的眉峰慢慢攒聚起来了，你们在地板上擦鞋底的毛病，也陡然改了，课堂里那样静悄悄，我呢，庄严的坐在讲坛上，残忍的把你们的灵魂宰割，好像一个屠夫宰割一群小羊般。因此每次在我把你们搅扰后，我不知不觉要红脸，要咽泪。唉！亲爱的孩子们，我虽然对你们如是的不仁，而你们还是那样热烈的信任我，爱戴我；有时候你们遇到困难的问题，不去告诉你们亲切的父母，而反来和我商量，当这种时候，竟使我又欢喜又惭愧。在这个到处弥漫了欺诈的世界上，而你们偏是这样天真、无邪，这怎能叫我不欢喜呢？但是自己仔细一想，像我这样寒伧的灵魂，又有什么修养，究能帮助你们多少？恐怕要辜负了你们的热望，这种罪恶，比我在一切人群中，所犯的任何罪恶都来得不容轻赦。唉！亲爱的小鸟儿们呀！你们诚意的想从人间学到一切，而你们实是这世界上最高明的先生。你们有世人久已遗失的灵魂，你们有世人所绝无的纯真。你们的器量胸襟，是与万物神灵相融合的。一个乞丐，被人人所鄙视，而你们看他与天上的神祇没有分别；便是一只麻雀也能得你们热烈友情的爱护。你们是伟大的，我一生不崇拜英雄，我只崇拜你们。

但是残忍的时光，转变的流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剥蚀你们，层出不穷的人事，将如毒蛇般毁灭你们的灵魂。在你们含着甜净的美靥上，刻了轻微的愁苦之纹，渐渐的你们便失去了纯真，被快乐的神祇所摒弃。唉！亲爱的小鸟儿们！你们应当怎样抓住你们的青春？你们不愿意永远保持孩子的心吗？但是你们无法禁止太阳的轮子，继续不断的转，也不能留住你们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是你们可以办得到的，你们永远不要作一件使良心痛苦的事，努力亲近大自然，选择你们的朋友，于春风带来的鸟声

中；于秋雨洒遍田野间。一切的小生物都比久经世故的人类聪明、纯洁。这样你们才能永远保持孩子纯真的心，永远作只自由翔空的鸟儿；并且可用你们大公无私的纯情来拯救沉沦的人类。

亲爱的小鸟儿们，愿秋风带来你们清醇的歌声，更盼雁阵从这里过时，给我留下些你们的消息。

我心弦的繁音，将慢慢的向你们弹；我将告诉你们在这分别的两年中，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更想把江南温柔女儿的心音，弹给你们听。

再谈了，我亲爱的小鸟儿们！愿今夜你们的美羽，飞入我的梦魂！

（1932年）

二

黄昏时你们如一群小天使般飞到我家里。堃和璧每人手里捧着两束鲜花。花束上的凤尾草直拖到地上，堃个子太小，又怕踏了它，因此踮起脚来走着。璧先开口说："大姐！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纪念品！"

"呵！多谢！我的小鸟儿们！"我说过这话，心里真有些酸楚，回头看你们时，也都眼泪汪汪的注视着我，天真的孩子们！我真有些不该，使你们嫩弱的心灵上，受到离别的创伤！我笑着拉你们到房里，把我预备好的许多小画片分给你们，并且每人塞了一块糖在嘴里，你们终竟笑了，我才算放了心。

七点多钟，我们分坐三辆汽车，一同来到东车站，堃和璧还不曾忘记那两束花。可怜的小手臂，一定捧得发酸了吧！我叫你们把它们放在箱子上，你们只笑着摇头，直到我的车票买好，上

了二等车，你们才恭恭敬敬的把那两束花放在我身旁的小桌上。这时来送行的朋友亲戚竟挤满了一屋子，你们真乖觉，连忙都退出来，只站在车窗前，两眼灼灼的望着我。这使我无心应酬那些亲戚朋友，丢下他们，跑下车来。果然不出所料，你们都团团把我围住，可是你们并没多话说。只在你们的神色上，把你们惜别的真情，都深印在我心上了。

不久开车的铃声响了。我和你们握过手，跳上车去，那车已渐渐的动起来了。

“给我们写信!”在人声喧闹中，我听见堃这样叫着，我点头，摇动手巾，而你们的影子远了。车子已出了城，我只向着那两束花出神，好象你们都躲在花心里，可是当我采下一朵半开的玫瑰细看时，我的幻想被惊破了。哦！我才知道从此我的眼前找不到你们，要找除非到我的心里去。

不知不觉，车子已到了丰台站。推开窗子，漫天涌着朵朵的乌云，那上弦的残月，偶尔从云隙里向外探头，照着荒漠的平原，显出一种死的寂静。我靠窗子看了半晌，觉得秋夜的风十分锐利，吹得全身发颤，连忙关上玻璃窗，躲在长椅上休息。正在有些睡意的时候，忽听见一阵细碎的声音，敲在窗上，抬起身子细看了，才知道已经下起雨来，这时车已到天津站了。雨越下越紧，水滴从窗子缝里淌了下来，车厢里满了积水，脚不敢伸下去，只好蜷伏着不动。

在听风听雨的心情中我竟沉沉睡去。天亮时我醒来，知道雨还不曾止，车窗外的天竟墨黑的向下沉，几乎立刻就要被活埋了。唉，亲爱的孩子们！这时我真想回去，同你们在一起唱歌捉迷藏呢！

正在我烦燥极了的时候，忽然车子又停住了。伸头向外看看正是连山车站，我便约了同行的朋友，到饭车去吃些东西。一顿

饭吃完了，而车子还没有开走的消息，我们正在猜疑，忽又遇见一个朋友，从头等车那面走来，我们谈起，才知道前面女儿河的桥被大水冲坏了，车子开不过去，据他说也许隔几个钟头便可修好，因此我们只好闷坐着等。可恨雨仍不止，便连到站台上散步都办不到，而且车厢里非常潮湿，一群群的苍蝇象造反般飞飞。同时厕所里一阵阵的臭味，熏得令人作呕，——而最可恼的是你们送我的那些鲜花，也都低垂了头，憔悴的望着我。

夜里八点了，仍然没有开车的消息。雨呢！一阵密一阵稀的下着，全车上的人，都无精打彩的在打盹，忽然听见呜呜的汽笛声，跟着从东北开来一辆火车，到站停住，我们以为前面断桥已经修好，都不禁喜形于色，热望开车，那晓得这时忽跳上几个铁路的路警，和护车的兵士来，他们满身淋得水鸡似的。一个身材高高，年纪很轻的兵自言自语的道："他妈的，差点没干了，好家伙，这群胡子，够玩的，要不仗了水深，他们早追上来了，吓！乒乓开了几十枪！……"

"怎么，没有受伤吗？"一个胖子护车警察接着问。

"还好！没有受伤的，唉，他妈的，我们就没敢开枪，也顾不得要开车的牌子，拨转车头就跑回来了。"那高身材的兵说。

这个没头没脑的消息，多么使人可怕，全车的人，脸上都变了颜色，这二等车上有从北戴河上来的外国女人。她们听说胡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也许她们是想到那戏台上所看见披红胡子的花脸了吗？于是一阵破竹般的笑声，打破了车厢里的沉闷空气。

后来经一个中国女医生，把这胡子的可怕告诉她们，立刻，她们耸了一耸肩，皱皱眉头，沉默了！

车上的客人们，全为了这件事，纷纷议论，才知道适才那辆车，是从山海关开来的，车上有几箱现款，被胡子探听到了，所

以来抢车，那些胡子都在陈家屯高粱地里埋伏着。只是这时山水大涨，高粱地上水深三尺多，这些胡子都伏在水里，因此走得慢，不然把车子包围了，两下里免不了要开火，那就要苦了车上的客人，所以只好掉头跑回来了。现在这辆车也停在连山站，就是退回去都休想了，因为上一刻绥中县也被大水冲了，因此只好都在连山过夜。连山是个小站，买东西极不方便，饭车上的饭也没有多少了，这些事情都不免使客人们着急。

夜里车上的电灯都熄了，所有的路警护车兵，都调到站外驻扎去了。满车乌黑，而且窗外狂风虎吼般的吹着，睡也不能入梦，不睡却苦无法消遣，真窘极了。好容易挨到村外的鸣唱五更，东方有些发白了，心才稍稍安定，——亲爱的小鸟儿们！我想你们看到这里，也正为我担着心呢，不是吗？

我们车上，女客很少，除了几个外国女人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姑娘，一个姓唐的，是比你们稍微大些，可是比你们像是懂事。她是一个温柔沉默的女孩，这次为了哥哥娶嫂嫂，同父亲回奉天参加典礼的。另外的那一个姓李，她是女子大学的学生，这次回家看她的母亲，并且曾打电报给家里，派人来接，因此她最焦急，——怕她倚闾盼望的母亲担心，她一直愁容满面的呆坐着。亲爱的孩子们！我同那两个年轻的姑娘，在连山站的站台上，散着步时，我是深切的想到你们，假如在这苦闷的旅途里，有了你们的笑声歌声，我一定要快乐得多！而现在呢，我也是苦恼的皱着眉头。

中午到了，太阳偶尔从云缝里透出光来，我的朋友铁君，他忽走来说道："恐怕这车一时开不成，吃饭睡觉都不方便，"约我们到离这里不远的高桥镇去，那里他有一个朋友，在师范学校作教务主任。真的，这车上太闷人，所以我就决定去了。

到了高桥镇，小小的几间破烂瓦房，原来就是车站的办公室

了。走过一条肮脏的小泥路，忽见面前河水涟漪；除变成有翅翼的小天使，是没法过去的。后来一个乡下人，赶着一辆骡车来了，骡车你们大约都没有看见过吧？用木头作成轿子形的一个车厢，下面装上两个轮子，用一头骡子拖着走，这种车子，是从前清朝的时候，王公大人常坐的。可是太不舒服了，不但脚伸不直，而且时时要挨暴栗，——因为车子四周围都是硬木头作成的，车轮也是木头的，走在那坑陷不平的道路上，一颠一播的，使坐在车里的人，一不小心，头上就碰起几个疙瘩来。

那个赶车的乡下人对我们说："坐我的车子过去吧！"

"你拖我们到师范学校要多少钱？"我的朋友们问。

"一块半钱吧！"车夫说。

"怎么那么贵？"我们说。

"先生！你不知道这路多难走呢，这样吧，干脆你给一块钱好咧！"

"好，可是你要拖得稳！"

我们把东西先放到车上，然后我坐在车厢最里面，那两个朋友一个坐在外面，一个坐在右车沿上，赶车的坐在左车沿，他一声"吁，得"，骡子开始前进了。走不到几步，那积水越发深了，骡子的四条腿都淹没在水里，车厢歪在一边，我的心吓得砰砰跳，如果稍稍再歪一些，那车厢一定要翻过来扣在水里，这是多么险呀！

这时候车夫用蛮劲的打那骡，打得那骡子左闪右避，脚踝上淌着鲜血，真叫我不忍心，连忙禁止车夫不许打，我们想了方法，先叫一个乡下人把两位朋友背过河去，然后再把东西拿出来，车子轻了，骡子才用劲一跳，离开了那陷坑，我们才算脱了险。

下了车子，一脚就踏进黄泥漩里去，一双白皮鞋立刻染成淡

黄色的了。而且水都渗进鞋里去，满脚都觉得湿漉漉的，非常不舒服。颠颠簸簸，最后走到了师范学校了，可是我真不好意思进去，一双水泥鞋若被人看见，简直非红脸不可。亲爱的小鸟儿们！假使你们看见了我这副形像，我想你们一定要好笑，可是你们同时也一定替我找双干净的鞋袜换上。现在呢！我只有让它湿着。因为箱子没有拿来，也无处找干净鞋子，只把袜子换了，坐在椅子上等鞋干。

这个学校房屋破旧极了，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墙也新塌了几座，不过这里的王先生待我们很忠实，心里也就大满意了。我们分住在几间有雨漏的房子里，把东西放下后，王先生请我们到馆子里去吃饭，可是我们走到所谓的大街上，原来是一条长不到十丈，阔不满一丈的小土道，在道旁有一家饭馆，也就是这镇上唯一的大店了。我们坐下喝了一杯满是咸涩味儿的茶，点起菜来除了猪肉就是羊肉，我被这些肉装满了肚子，回来时竟胃疼起来了。

到了晚上，没有电灯。只好点起洋蜡头来。正想睡觉，忽听见远处哨子的响声，那令人丧胆的胡匪影子，又逼真的涌上我的心头，这一夜我半睁着眼挨到天亮。

一天一天像囚犯坐监般的过去，也竟挨过了十天了。这时忽得到有车子开回北平的消息，虽然我们不愿意折回去，可是通辽宁的车正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没有办法，只好预备先回天津，从天津再乘船到日本去吧！

夜半从梦里醒来，半天空正下着倾盆的大雨。第二天清晨看见院子里积了一二尺深的水，叫人到车站问今天几点钟有车，谁知那人回来说，轨道又被昨夜的大雨冲坏了，——我们只得把已经打好的行李再打开，苦闷的等，足足又等了三天才上了火车，一路走过营盘、绥中等处，轨道都只用沙石暂垫起来的，所以车

子走得像一条受了伤的虫子一般慢，挨到山海关时，车子停下来，前途又发生了风波，车站上人声乱烘烘，有的说这车不往南开了。问他为什么不开，他支支吾吾的更叫人疑心，我们也推测不出其中的奥妙。后来隐约听见有人在低声的说，“关里兵变，所以今夜这车不能开。”过了半点钟光景，我的朋友铁君又得了一个消息说：“兵变的事，完全是谣言，车子立刻就开了！”

果然不久车子便动起来，第二天九点钟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几天，又坐船到日本，……呵！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再想不到我又回到天津了吧！按理我应当再到北平和你们玩玩，不过我竟因了许多困难不能如愿——而且直到今天我才得工夫，把这一段艰辛的旅途告诉你们。亲爱的小鸟儿们，我想在这两年中，你们一定都长高了，但我愿你们还保持着从前那种纯真的心！

赠李唯建

心爱：

血与泪是我贡献给你的呵！唯建！你应看见我多伤的心上又加了一个症结！自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对我的真诚我不该再怀疑，然而呵，唯建，天给我的宿命是事事不如人，我不敢说我能得到意外的幸福，纵然这些幸福已由你亲手交给我过！唉，唯建！唯建！我是从断头台下脱逃的俘虏呵，你原谅我已经破裂的胆和心吧！我再不能受世上的风波，况且你的心是我生命的发源地，你要我忘了你，除非你毁掉我的生命。唉！唯建！你知道当我想象到将来有一天，我从你那里受了最后的裁判时，我不能再苟延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丢下一切走，我不能用我的眼睛再看别人是在你温柔的目光里，我也不能听别人是在你甜美的声唤中！总之，我是爱你太深，我的生命可以失掉，而不能失掉你！我知道你现在是爱我的，并且你也预备永远爱我，然而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有时在你觉得不经意的一件事，而放在我的身上便成了绝对紧张和压迫了。唯建，你明白的告诉我，我这样的痴情，真诚的心灵中还容不得你吗？人生在世上所最可珍贵的，不是绝对的得到一个人无私的忠挚的心吗？唉，唯建！我的心痛楚，我的热血沸腾，我的身体寒战，我的精神昏沉，我觉得我是从山巅上陨落的石块，将要粉碎了！粉碎了呵！唯建！你是爱护这块石头的，你忍心看他粉碎吗？并且是由你的掌握之下，使他粉碎的呵！唉！你！多情多感的唯建！我知你必定尽全

力来救护我的，望你今后少给我点苦吃，你瞧我狼狈得还成样子吗！现在我的心紧绞如一把乱麻，我的泪流湿了衣襟，有时也滴在信笺上，亲爱的唯建呵！这样可怜的心要吐的哀音正不知多少，但是我的头疼眼花手酸喉哽，我只有放下笔倒在床上，流我未尽的泪吧。唉！唯建！你是绝顶的聪明人，你能知道我的心，纵使你沉默，你也是了然的！

你可怜的庐隐书于
柔肠百转中
（1929年）

寄 波 微

波微！

昨天刮着拔树摧林的狂风，沙土迷漫着宇宙，你大约不到冰场上去了吧？我猜想你会也是掩定门窗，默坐火炉旁……不过那时节，你也念及咫尺天涯的云音吗？

波微！近来我们又由扎挣的路上，各自回到不同的歧途去了。几次看完你的《偶然草》，我便不禁暗暗的咽泪。唉！波微！你太颓唐了，为什么就这样毫无波浪的奔向死路去呢？但是波微！我也知道你现在的心情，要比较平坦淡漠，灵的火焰，潜伏在幕之深处，……一切只有平淡，其实这也未尝不是安置你自己的好办法呢！

说到我，那就更可怜了！便连这一点悲惨的安定，都得不到！近来更深切的感到人生的苦痛了。波微！这几个月里，我们不常见面，也不通音讯，每次在白屋中遇见时，彼此除了惨笑，便是相对悲叹，——仅仅只是这一点表示，而已经很够了，这一种不可说的深愁，我们已心心相照了。波微！我似乎不必更向你述说什么。不过，波微！你知道我连日体倦神昏，将要入于病的状态中了，什么事是都懒作，什么人都懒见，镇日兀坐思维，头脑好像将炸裂，便是睡着了，梦也不安稳，总是显示着可怕的将来。昨夜我梦见浴血在一个广漠的沙滩之上，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自然也没有一个人同情我，大家走到我的面前，如同目无所见似的走开了。波微！这些人多么残酷呵，我除了向苍冥的天号

哭，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正在凄惶着，忽然梦醒了，……那时正狂风后，屋里的一切都洒着黄土，玻璃窗也是尘封灰锁，那冷月瘦影，就在这不清洁的玻璃片上，映射进来，好像泪眼看花，使人不忍逼视。

我将脸转向里壁去，那上面梅花的影子，照得清楚极了……唉！波微！我知道春天不久依然要来临人间。但是我这久困于风霜冰雪中的蛰虫，还有复活的希望吗？

波微呵！我告诉你吧，世界上的人，只看见风霜冰雪中的蛰虫是僵伏着不动，便说那是一堆冷静的东西，然而他那内里的生机，潜伏着呢，何尝是根本没有，一旦感到阳和之气，他依然是要发生的，但是谁明白他呢？永远以风霜冰雪的盖子，将他紧紧的盖住，他也只得以冷严的面目在人间扎挣了！可怜他内心里的灵焰，悄悄的焚着，只有他自己感到灼炙的痛苦，有谁能谅解他？啊！波微！我们不幸都是这种的蛰虫呢。除了让他尽量焚燃，把这可怜的心焚燃成灰以外，将永没有得救的日子呢！波微！我真如同怒狮般的发着狂，但是我的力量究竟薄弱，依然将那风霜冰雪的盖子，紧紧的保持着，唯恐他失掉，被无情的人们，看见那内在的火焰，——因为他们若是看见了这奇异的火焰，他们将吓得疯狗似的乱咬人呢！波微！这是多么不幸呵，而我们偏偏遭际着！唉……

波微！近来你在那金迷纸醉的歌舞场中，竟能和那些少女争奇斗艳的高歌畅舞；我有时羡慕你的兴致比我好，但是再一深想，我便立刻看见你咽着泪惨笑的狞容之可怕，我禁不住发抖了！波微呵！你为什么就忍这样的哄骗你自己呢？你为什么不跑到我的跟前，让我们毫不顾忌的痛哭呢？好象孩子在娘面前诉说委曲的痛哭呢？波微呵！你的造作，为什么不再巧妙些呢？每次让我看到破绽！——那是多么惨酷的悲剧哟！

唉！波微！我现在连造作的能力，都渐渐失掉了。不顾人前人后，想到难过的时节，便立刻要发怒，要向人发脾气，似乎害了肺病的人，心火特别旺，自己再也制不住的；有时候心跳得十分利害，这恐怕都不是好兆头。唉！其实又有什么呢？能早些身证涅槃，还算造化呢！波微！我在现在的世界上，本来也不希望什么，因为我已是被人们认为没有资格希望什么的人了，纵使春天特别灿烂，也不过是特别烘托我的萧条，我怎敢再希望做青春的主人呢？波微！既然什么都没有我的份，除了放下一切死去，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路可走吗？

昨天又痴心想望毒醉一次，但是有什么效果呢？酒醒后一切都依然是不安，波微！你的心还能殡葬于冰雪之中，我呢？便这一点都不敢希冀，唯有让恶魔来片片的撕碎，我的心唯有忍着这惨痛，等待最后的死刑了！

云音

十七年一月十二日

文学与革命

创作的我见

甚么是创作？人云亦云的街谈巷议，过去的历史记述，摹仿昔人的陈套，抄袭名著的杂凑，而名之曰“创作”，这固是今日——过渡时代欺人的创作，在中国乃多如“恒河沙数”，不过稍具文学知识的人，对此不免“齿冷”了。

足称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万人一律的，纵使“英雄所见略同”，也不过是“略同”，绝不是竟同，因个性的不同，所以甲乙二人同时观察一件事物，其所得的结果，必各据一面，对于其所得的某点，发生一种强烈联想和热情，遂形成一种文艺，这种文艺使人看了，能发生同情和刺激，就便是真正的创作。

宇宙间的森罗万象，幽玄神妙，——常人耳目所不易闻见和观察不到的地方，创作家都能逐点的把他轻描浅抹的表现出来，无形之中，使人类受到极大的感化，所以创作家的作品，是人类精神的粮——创作家的价值于此可见。

创作家的可贵既如上述，但因其有绝大的影响力，所以他所负的责任也非常大，故我对于创作的意见，不能不略说一二……

创作家的作品，完全是艺术的表现，但是艺术有两种：就是人生的艺术（Arts for life’ s sake），和艺术的艺术（Arts for art’ s sake），这两者的争论纷纷，莫衷一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两者亦正无偏向。创作者当时的感情的冲动，异常神秘，此时即就

其本色描写出来，因感情的节调，而成一种和谐的美，这种作品，虽说是为艺术的艺术，但其价值是万不容否认的了。

今更进而论内容的趋向。人类社会，各种现象，固是千差万别，但总而言之，其所演成者，不外悲剧、喜剧二种而已。喜剧的描写，易使人笑乐，但印象不深，瞬息即杳，因喜乐的事，其性不普遍，故感人不切，难引起人的同情。至于悲剧的描写，则多沉痛哀戚，而举世的人，上而贵族，下而平民，惨凄苦痛的事情则无人无之，所以这种作品平易感人，而能引起人们的反省。况今日的世界，天灾人祸，相继而来，社会上但见愁云惨雾，弥漫空际，民不聊生，人多饿死；但一部分又酣歌醉酒，昏沉终日，贫富不均，阶级森严，人们但感苦闷，终至日趋颓唐，不知求所以苦闷的原因，从黑暗中寻觅光明，遂至苦上加苦，生趣毫无，自杀的青年一天增加一天，其悲惨真不忍细说！所以创作家对于这种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言描写出来，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

不过人们当苦痛到极点的时候，悲剧描写的同情固可以慰藉他，但作品之中不可过趋向绝望的一途，因为青年人往往感“生的苦闷”，极易受示唆，若描写过于使人丧胆短气，必弄成唆使人们自杀的结果，所以必于悲苦之中寓生路——这是我对于创作内容倾向的意见。

我的创作经验

我虽过了十年创作生活；在这十年之中世变无穷，就是文坛也是花样几翻，时而浪漫文学，时而写实文学，时而普罗文学，真是层出不穷，一个作家站在这种大时代的旗帜之下，有时真不免惶惶然不知何所适从。

不过这仅仅是浮面的形象，——据我个人的意见，一个作家必具有几项根本条件，这些根本条件是亘古不变的，是永远的真理，那么这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兹略举如下：

甲、一个作家必具有“诚恳”的态度，美国写实派詹姆士说：“唯诚恳为作者无上之权利，应尽量享受之，占有之，扩大之，宣传之而欣赏之。全人生皆属于汝……”

因为小说家所表现的，是真实的人生，这种真实的人生，不是虚夸的态度，所能表现得出的，所以要作品含有真实性，使读者感受深切，那么作家必具有诚恳的态度，当然毫无疑义了！

乙、作家应具有“忍耐”之条件，佛罗贝尔之言曰：“文学天才仅为长期的忍耐”。这所谓忍耐自然指着修养而言，因为一个作家，要以人间的事实，采为作品的材料，第一对于事物不能无精密的注意，细心的审办，以发现众人所未窥到的另一面；而这种的努力非有忍耐心者不办。

丙、充实个人生活：除以上所说的两项以外，作家还应当充实个人生活，因表现人生，当以作家生活经验为基础，虽然经验有间接的，直接的分别，但无论如何，作家生活经验越丰富，其

作品的真实性也越浓厚，反之则其作品不免空虚无力，——虽然有时想象的真实，会胜过实际的真实，但想象的根据，仍不能离去既往的经验，所以一个优越的作家，其生活经验必定是丰富的。

除了上列几项之外，当然还有，如艺术手腕之训练等，因限于时间，不能详述。总之欲成一个优越的作家，对于自身的生活的充实及人格的修养，与文字的工具的熟练，都不可放松，能如此，即使不是特殊的天才，也应有相当的成就吧！

小说的小经验

小说是甚么？现在虽然没有很的确的解释，但大概说起来，可以说他是：用剪裁的手段，和深刻的情绪，描写人类社会种种的状况的工具；且含有艺术的价值，浓厚的兴致，和自然的美感，使观者百读不知厌，且不知不觉而生出强烈的同情，忘记我相，喜怒哀乐都受他的支配的一种文学。小说应具有的要素系如是，但我们用甚么方法才能作到呢？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决不是没作过小说的人，所能揣想出来的；也不是典籍上可以学得来的；这就是我要作这篇文章的意思。

当我第一次作小说的时候，我对于取材，结构，措辞等，都著著趋于失败；但这时候我对于小说的创作，并不以为难事；只本着《汉书·艺文志》上“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话作起来。当我听见同学某君口述“那个可怜的女子”的时候，我并没甚么感想，只是把他照直平铺直叙的写来；等到写完之后，自己看了一遍，觉得“昏昏欲睡”；但是再拿起莫泊三、佐拉他们的小说一看，便立刻清醒起来，我因此不能不生出一种怀疑心来：“奇怪啊！我作的小说怎么这样没精彩呢?”我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的这样寻思，结果我悟出一点道理来了。——也就是我作小说的一点小经验，现在约略写下一点，或者能给初作小说的同志作一个小小的参考的材料。

灵机是作小说的唯一要素。我们人的灵机有时是潜伏在脑海深处；这时候我们的直觉非常薄弱，对于宇宙的万象，没有特别

的注意，当这时候绝没有作好小说的可能；就是勉强作出来，不过是一篇器械的记录，所以我们作小说凡遇到这种时候，只可放下笔，到空气新鲜的场所走走；看看天上的白云，和鲜红的彩霞，使精神活泼泼地休息些时；潜伏的灵机就渐渐的涌现出来，对于接触于五官的东西，都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和吸引力；将从前已过的印象连环式的勾引出来，这时候思潮便和“骇涛怒浪”般涌起，一种莫明其妙的喜怒哀乐之感，也充满了脑子”这时候提笔直书，便能“一泻千里”，不着痕迹，绝不致于使人看了生倦。不过灵机的发动，与环境有极大的关系；若终日闭住在一所沉闷干燥的屋子里，灵机必不易发动，必要常常和自然界接触，受“自然”的洗礼才可。

灵机是作小说的精髓。取材、结构、措辞少了灵机的发动，都是不能工的。但是灵机是天才不是人力。而取材、结构、措辞是工夫，所以作小说要取材结构之得，当多看多作是唯一的方法，至于措辞，一方面要有强烈的想象力，和直觉力，一方面是对于平日耳闻目见的事，加以细密的观察，如此措辞才能各得其当，不然万口一律，必不能描写得深刻而精当，便难引起观者的同情了。

研究文学的方法

（在今是中学文学会的讲演稿）

(A) 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文化、理想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文艺最可以代表时代精神，他方面又能造出新时代的精神，因此无论那一时代的文学，都有以下两种作用：

(a) 批评的　批评者系指出一时代文化之劣点（即文学乃批评人生之意）。譬如《诗经》：

《陟岵》："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何草不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以上几首诗，可以把周朝长期战争中百姓流离痛苦的生活都表现出来。

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是表现封建制度破坏后。亡国的诸侯卿大夫的苦痛情形。

他如描写贫富不平均的社会状态，有小雅《大东》、魏风《葛屦》等诗。描写政治上的情形，有《南山》、《正月》、《十日之交》，《雨无正》等诗。

所以《诗经》一部书——是周朝的文学，周朝的文化，都可以由这部书里表现出来；它有劣点，也由这部书可指示出来。不过，指示劣点，必有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的后面，一定含有比现在好的一个理想。这就要更进一步。

(b) 创造的　创造的意义，是指示新时代精神的倾向，如法国卢骚，他反对当时的教育理想和制度。他一面攻击，一面著《爱弥尔》一书，提出他的新理想。又如亚勃莱（Rabelais）的《嘉该透亚》一书《教育小说》，他一面痛骂寺院的禁欲的生活，虚礼伪善；一面指示新教育观，新人生观——说人类的真生活，在美与快乐。

(B) 文学在课程中的位置。我们能知道文学各自的价值及对于教育上的功用，自然能估定它在教育上——课程上的地位了。

(Ⅰ) 文学各自的价值就是上文所说表现时代的文化，批评时代的文化，创造新时代的精神。

(Ⅱ) 对于教育上的功用。Inglis 说：人类的文化精神，最好由文学传达于学生。因为文学：

一 能训练高尚享受的能力。

二 养成艺术的兴趣。

三 造成共同的道德观念。

四 提炼人们的感情。

五 提高并充实人们的经验。

六 可使学生了解本国或世界的生活。

七 享受本国或世界上的文化。

八 欣赏本国或世界上的艺术。

所以文学在课程上永远有重要的位置。

(C) 文学的元素。文学的要素，可分四项：

（1）思想　文学家对于他的作品种种材料的施用及选择，都要依靠他的思想，好象依靠他的经验一样。Mosson 教授在他的《英国小说家》一书中曾说道："每个艺术家，无论知道与否，都是一个思想家。"譬如德国的歌德（Gothe），他同时是艺术家，同时又是思想家（歌德生在文艺复兴后的狂飙突进时代，他与西勒 Schiller，与康德斐·希的等同为近代德意理想派思潮之渊源，且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家）。所以作一个文学家，必不能缺少思想——天下都是材料，只在慧心人之摭取。文学家又如裁缝对于材料之选择配合，皆要依靠思想的。

（2）想象　文学家应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做个根据。其次要用周密的想象，作观察经验的补助。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作出一部《水浒传》。因为个人经验有限，所以必有活泼精细的想象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到未知，从经验过的，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到不可观察的，所以想象是文学家的经历、思想和情绪的一种结合力；这种力在文学上也很要紧，譬如悲哀者，乃心灵的一种现象。手不可得而摸，目不得而视；只是外表一些皱眉流泪的表现。这时候或仅仅写这外面的表现，就等于拍照，毫无生命。必须拿自己的经历为根据设身处地的去想象，然后才能写出悲哀的真髓。

（3）感情　感情是人类心灵的锁匙。要想开开内心的宝藏，非感情不为功，譬如描写一篇作品，材料已选取停当，结构也有了谱子，但是没有创作的冲动，这篇东西无论如何是写不来；纵勉强写出来，也不会好。因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叫人知道一件故事而已，还要使人由知道了以后发生共鸣，情感的作用。那么，作品本身若没有充分的感情，又怎能收效呢！

（4）形式——体裁，差不多关于结构布局修辞一方面的工

作，这也十分重要。形式譬如人之肉身，内容譬如人之灵魂。如果要使灵魂充分表现，不得不附丽于肉体；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有了内容，还不能没有形式——形式关于技巧的问题，如人之装饰品，与人很有关系。

（D）研究文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方法，可分两种：

（一）主观的　主观的研究，完全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研究，这其间好象毫无根据，只靠他直觉的觉得好便是好，不过，这也相当附带着一种的条件，就是每每以读者的经验与人生观的异同，而定其欣赏程度与标准。譬如有人喜欢太白的诗，有人喜欢杜甫的诗，其所以然的原因，大半是性情浪漫点的喜欢太白的超然高举的诗，凡性情拘执点的喜欢杜甫的一般正经忧国忧民的作风。

（二）客观的　客观的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不管自己的喜憎如何，只是以冷静的态度来从各方面去研究：

（a）历史的方法　就是文学史的研究，从上古以至近世，每一代文学的变迁，和每一时代的特色及其先因后果。譬如由古典派变到浪漫派，又变到自然派，及象征派等；寻求其中的线索，而得到一些普通原则。

（b）社会学的方法，文学的背景，便是社会；所以在某种社会下产生某种文学，是可以按图索骥的，这就是社会的研究。譬如曹雪芹写《石头记》，是因为其时的社会状况使之然，施耐庵之写《水浒》，亦是因为当时社会使之然。

（c）比较的研究法　将同时代各国的文学收集一起，比较其同异之点，及考寻其所以同异的因果关系。因而文学不仅与社会制度有关系，同地方的环境也有关系。《楚辞》和《诗经》，因为地方南北之不同，其作风也各不同，并且比较的研究法，还可以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譬如中国人对于小说，戏剧都喜欢写团

圆，而西洋人则多悲剧的观念。这种观念，有使人反省，沉默，感动，反抗，讨论的能力。我们可由比较的结果，得到种种高深的方法与观念。

(d) 心理学的方法　作者的精神作用如用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就可知道其所以写这篇作品的原因，如被性的压迫而写出苦闷悲哀的东西，如歌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完全是作者心灵被压迫的呼声。

(三) 折衷的　以上所说主观客观两种研究方法，因各趋极端，所以不是很完满的方法。最好用折衷法以救济之，就是以客观为根据，欣赏的态度来研究，得的结果要比较的持平得多—但这是为研究的人说的，不是为创作家而言。

(E) 研究文学的态度。文学与科学根本是两个东西，科学是叙述的，文学是描写的；科学是叫人知的，文学不但叫人知，而且还叫人感。既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所以研究的态度，也不能不有两样——虽是两者都是求真理，但是在不同的态度下求真理。文学的求真理的态度应当是：

(一) 同情　所谓同情，就是设身处地的去领略作者的真髓。一种作品，绝不仅仅是描写东西的表面而已；对于某件事情的内在精神及作者的判断，这些都藏在事物的背后。所以必须设身处地，予以同情，而后才能体验得出。

(二) 欣赏　文学本来是一种艺术作品，它的韵格及神味，绝不是由分析的方法所能求到。譬如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意味，全在读者的欣赏而后能吟诵，心灵上得到一种愉快，即以愉快的程度而定作品的高下。

(F) 文学乃美的表现。文学乃一种艺术的作品，凡艺术作品，必根据于美，无论诗歌小说，都是以美的感情而发于语言。文字不过其中以诗所含美的元素为最著。所以读诗之时，最能得

到慰藉及感动同情诸作用。但美感之程度，恒视读者透澈作者思想之量的深浅为定。而透澈之量深浅，就以作者的热情，及修辞的程度如何为定。美育在各个的生活中，非常需要。若生活中不能充分实现美的价值，生活必不完全。因为受过感情陶冶。即“美育”的人，才能体验生活，调和生活，均衡生活。高尚的艺术，乃人类文化生活的表征，所以凡人都应当研究文学。

文学家的使命

我是嗜好文学的，也曾多时努力于文学的创作；然而我却不是文学研究家，对于文学，我没有深湛的理论，关于别人的深湛的文学理论，我所涉猎的也极有限。因之我对于文学的知识，与其说是由学习得来的，勿宁说是由经验得来的，更为确切些。

文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究竟负有何种使命？在我平日提笔创作时，对于这个问题，就不曾思索过。我只觉得我要创作的动机；有时是为了回顾既往的生命伤痕，不知不觉发生感喟与悲叹的呼声；有时是为了不满足现实，而憬憧于未来的乐园，写出瑰奇的理想；有时发见生命的真意义，以某种事实为象征，写出极兴奋和突进的生命的波动；有时是为大自然的伟丽所惊吓发出赞美与歌颂；有时为了一种同情而悲哭而狂呼……

将我创作的动机归纳起来，可以说只是为了表现我自己的生命而创作，至于这些作品所收的效果，也许有时要出我意料之外的有意义。譬如说我看见一个人力车夫，在狂风暴雨之下，拉着车子，在那泥泞的路上扎挣，而坐车的人们，还是怒容满面，嫌他拉得慢，我便想到这个人力车夫，他怎么就该这样受苦难？他也有灵魂，他也有智慧，而人们对他为什么特别残刻呢？如果有一天，命运也是一样的播弄我，使我也落到这步田地，其痛苦将如何？——这时我的意识上有了一种极痛苦的感觉，似乎我也正是那个人力车夫，不知不觉心酸落泪，这种的热烈的同情，真占据在我灵魂深处；直到从街心回到我的家里以后，心头还似乎有

所梗塞，无论如何排遣不开，只得坐下来，伸纸拈毫将这件事的印象，——我的灵魂所体验的情绪，不加丝毫掩饰与造作，很忠实的描写出来，当这篇稿子完成的时候，我被压迫的心灵，便渐归平静，并且感到舒适与欢喜。

关于描写一个人力车夫的经过既如上头所说。那么，我的动机当然只是要发泄我自己对于人力车夫的同情而描写而创作，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了。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看我那篇文章的人，有的或者要加我以尊严的头衔，说我这篇文章大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一篇打破社会制度，革命的文学作品，因之我就是最可钦佩的，最时髦的革命文学家了。倘若果真有这么一天，我是被人们这么恭维的时候，我除了受宠若惊之外，还要汗流浃背，因为问良心，我当时就没有这么尊严的想头。

说到这里我不免连带想到我们伟大的作家易卜生来了。他写《傀儡家庭》，当时许多新妇女认为他是为了提倡妇女运动而写那个剧本的，都到他面前大恭维他一顿，但是她们所得到易卜生的回答，可是太出人意外了。易卜生说：“我只为作诗而写《傀儡家庭》的。”那些妇女听了这话，都不免暗暗称奇，然而这却是真正的作家，对于文学的态度呢！

创作只是因为创作，这种原理并不是很神秘而深奥的，只要我们能明白什么是文学，和文学家对于社会人类所负的使命，就知道因创作而创作是很自然的结果。

什么是文学，各家对于文学的定义，说法很多，我们用不着陈列古董似的，逐条例举，只要在各家的说法中归纳出文学几个必具的条件就够了：

一、文学的四要素；

二、文学的普遍性与永久性。

以上两个条件，是文学的基本原则，下文当逐条论之：

一、文学的四要素　就是说凡是文学，不可缺少思想，感情，想象，形式四个要素。所谓思想就是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等，但是一篇作品中，仅有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这只是一种知识，只能使人知，这是哲学科学的职能，而文学乃是使人知而且感的东西，文学是把知的作用的直觉，附贴到情上的，所以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同情，没有同情的作品，是不会与人发关系的，使达人由醒而醉，使俗人由醉而醒，都不过是同情而发出来的奇异的光彩。所谓同情，就是超于自身利害之外的“大我”之情，与拘束于个人得失“小我”之情不同。诗人之作诗是发于情，即诗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个情便是极伟大的同情，乃抉千万人心灵深处共有的情感而唤起，这种情感就是文学的生命，所以看了别人受痛苦，仿佛是自己受一样，这种与宇宙合一的伟大情感而写成的作品，自然具有丰富的感人之力，自然可以成为人我心灵交通的一道桥梁，自然是我与宇宙万有间的一把锁匙了。这种作品，定能使读者有“先得我心”之感了。

文学由感情而成立的，但同时也就是由想象而成立的，因为同情是想象的产物，或副产物。所以王尔德批评列颠狱官的没有同情，而说：“那人连一点想象力也没有的。”意思就说虽然没有受痛苦，但是看了别人的痛苦可以体验出那苦痛的滋味，这种的体验是想象也就是同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密切的。兰斯肯虽分想象为三种：一、联想的想象力，二、洞察的想象力，三、冥想的想象力，然而总须与同情相溶洽，才能写出最优良的文学作品。

至于形式对于文学也极重要，前三者——思想，感情，想象——是文学的内在精神，而形式是属于外表的，这个内在的精神是否能完全表现出来，那就全看外形的巧拙了。

二、文学的普遍性与永久性　文学的四要素中的感情、想象

诸原则，也就是文学的永久性与普遍性的根据点，文却斯德（C. T. Winchester）说“文学是含有不朽的兴味的著作”。这种兴味就是根据于诉于人的感情之力，这种力是随时可以唤起人们的感兴的。所以大文学家优良的作品，可以百读而不厌，这就是文学的永久性；然而这种诉于人类的感情之力，绝不是特殊的个人之私情，乃人类共通的情。文却斯德又说：“各人的感情是瞬间的，个别的，而人类一般的感情却是共同的东西，所以为共同者就是超越时间空间，以及人人都能共感共有的话。”所以千古常新的文学，一定不是某种主义的奴隶，也不是某种思想的工具。

文学的本质是打破一切因袭与束缚，是完成自由的东西，它是要努力，将重重物欲所遮掩的真相，暴露于人间的，所以它才能万古常新，不然荷马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到今日还是一样的使人感兴呢？韩退之的《秋怀》诗说：“……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这也是文学有永久性的证明。

文学如果只有时代兴味，而没有越超时间空间及国民性等的独立精神，这种文学就失去它万古常新的效能，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永久性与普遍性了。这种文学就象一株凌霄花，将随它所倚附的禁种树而并逝，——离去它的时代，它就没有存在的可能。譬如英人 Pamfret，他是为时代的趣味而作诗的人，当然虽然是名重一时，被人尊重为最伟大的诗人，但不过百年就寂然无闻。

我们对于什么是文学——即文学的根本原则既然明白了，那末文学家对于社会究竟应当负有何种使命，当然也可以迎刃而解了。

文学家诚然是社会的先驱者、预言家，他与时代发生极密切关系，他可以统一人的感情，并引导着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譬如意大利之所以能收统一之效，有人归功于但丁（Dante）的

一部《神曲》。法国的卢梭与福禄特尔对于法国革命也有极大的影响；他如歌德对于德国帝国之成立，其力量不亚于俾士麦，这些事实我们都不能否认。但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先驱者，预言家，必须有独立不拔的精神，才能不受社会的因袭之束缚，不为利害而顾虑，并且努力打破一切的因袭与束缚，抛却一切利害的顾虑，在这虚伪残刻的社会，而培植上美丽的生命之花，、这就是文学家唯一的伟大的使命，否则宛转因物，又怎配作先驱者、预言家呢！

世俗的一般人，对于文学家不是把他们崇拜如一尊神秘的偶象，就是把他们看成一个不足轻重的吟风弄月的骚人墨客，——只为风雅点缀而无益于社会，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有一些虚伪的文学家，他们实在有可以予人攻击的弱点，他们不是作些无病呻吟的假文学，就是引人到堕落的路上去的满足粗鄙的肉欲的作品，再不然就是迎合时好，作些应时小卖的作品去投机，这种人根本他自己就没有认识他自己的灵魂，他又怎么配表现自己的人格呢？他们的灵魂正在阴影中麻木的睡着了，他们所发出来的欢喜与悲伤，都不是从他们灵魂深处抉发出来的，只是些浮浅的含糊的梦呓，这种梦呓当然没有活跃的生命力的，要想发生诉于人的感情之力的效果，又怎样可能呢？

这一种人，他们自甘堕落，固可勿论。还有一种人，他们倒也并不甘于灵魂的堕落，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文学，因之他们不从文学的根本上努力、培植，唯注意文学的形式派别，什么写真，浪漫，理想等主义的分歧。这种思想便占据他们的全心灵，每一举笔，先把自己安放于某种主义的束缚之中，而不能充分的发展自己的灵性。这种作家绝不能作社会的先驱者，预言家，他只是忠于模仿别人的创作，而自己不能创作，这是有貌无神的作品，所以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心里，绝对没有主义没有派

别，他们只知为创作而创作。

自然，作家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又焉能不受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无论翻开哪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从那作品里看出作者的时代，作者的地方，以及作者的国家，然而这并不与越超时间空间的问题相矛盾的，因为前者所说的是文学的基本原则，后者所说的是作品自然发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不期然而然的，这种的表现是无害于根本的共同的情感，而永久存在于日光之下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打一个譬喻来说明，例如有甲乙两个人，一个是极富一个是极贫，这两个人的形式上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怎样差别，根本上他们都是人，这句话谁也不能反对吧，同时他是某甲，同时他也是人；同时他是某乙，同时他也是人。文学家所取的材料，不妨有各种各式，并且越要描写得特别真切，特别恰合，所描写的每个人越有区别越有个性越好。但是切不可忘了他们都是人，他们有人共有的情感，作家若果明白这一点的奥妙，那么他创作的时候，自然不甘拘虚于某一种方式之下，而甘为某一种主义所屈伏了，也不甘为某种主义工具了，并且越不存心宣传什么，只赤裸裸的表现自己的生命，表现自己的全人格，而他的效果，也许具有绝大的动人的力，越与人类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作品，乃是因纯粹的艺术冲动而创造出来的，不受浮沉时代表面的小潮流和漩涡所卷没。这种作品可以使我们忘记我们窒息的时代，消失我们不纯洁的观念，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活更向上去努力，这才是实感与表现混合结晶，是向上的优秀的艺术。

因之，我们有志于文学的人们，又应当努力的去生活，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力扩大起来，对于社会的真实的要求，加以充分的体验，有了相当的涵养，自然而然可以产生最好的文学。

并且我们还应当注意对于真正的文学的阻碍力，正似乎魔鬼般，变幼出种种迷人的色彩，极力的引诱我们，使我们极自由的灵魂，被拘于人间极残刻的牢狱中，就是一般人，所呼号的文学应有主义，文学应当加上革命的头衔，使凡作家都困顿于这种时代趣味之下，满纸都只是造作的不真实的痕迹，把文学独立的上进的精神完全埋煞，不去努力更伟大真实的作品 ，只是与浅薄的人间厮混，这是人类文化的大劫运。——自从世界商业化之后给予文学的毒害，已经是不浅了，若果再加上些别的束缚与桎梏，文学的前途将更黯淡了，所以我们爱好文学的人，应当把文学从那可怕的漩涡中救出来，而使它恢复原有的光耀，而增进它的光耀，这就是文学家唯一的使命了。

著作家应有的修养

所谓著作家，当然不仅是文学的著作家而已，其他如社会科学，哲学等著作者亦统称之为著作家。但本文所说的著作家，是专指文学的著作家而言，而且还是指文学创作的著作家而言，当然我不是学者，我仅仅是个努力创作的人而已，我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我的本行了。

但是文学创作者与学者，究竟有什么不同之点呢？简略说起来，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不模仿，不造作，情之所至，意之所极，然后，发为文章，其效用则在安慰人生，刺激人生，鞭策人生。

至于学者呢，正处于相反的地位，是重理智，要客观，凭借于系统的研究考证诸家之言，博览群书，然后整理之，增补之，另成一家之言，其效果使人不费若干心力，而能知古往今来一切事实，增加人类知识。

二者的异同如此而已，但亦有例外，即文学创作家亦有略带学者气味，而学者亦有略带文学创作家之精神者，如莎士比亚的历史戏剧，不得不以历史为背景，故必须研究历史事实；又如易卜生的问题剧，乃以社会问题为背景，既不能不研究当时挪威的社会情形，尤其带学者气味而创作者，即儿童文学家，第一须知儿童的心理，及当时教育的情形，同时亦须有诗的灵魂，美的辞藻，而后才告厥成。

又如英国罗素的《数理哲学》，即给我们人类正确数上的观

念；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历史的方法，推绎整理中国古哲学之学说，予吾人一个清楚的观念。

但是一个大学者能成一家之言者，亦略有创作之成份，如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有一章说到未来的世界与文明，这是根据以前的事实而推测想象未来的世界，唯此与艺术家的创作略有所不同。又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以其个人的人生观来解释《红楼梦》的内容，及其真正的价值。

文学创作家和学者的界限，既已说明，其次就要说到创作家在文化上所占的地位了。

人类的文化的内在的活动，是在思想方面，其他如政治军事等都不过是这思想的表现，所以欲改革时代，第一须改革思想。创作家譬如在人类心灵上建筑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活动比什么都猛烈，如卢骚写的《民约论》，《爱米尔》、《新爱路意司》，于是促成法国的大革命；又如歌德的《少年维持之烦恼》，其影响于当时青年的思想极大；又如美国的Stowe夫人，著《黑奴吁天录》，是在林肯时代出版的，因此引起林肯及各国人士的同情，而有“南北”战争，黑奴竟得以释放。又如俄国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杜斯朵也夫斯基，他的小说中，有描写资本家压迫平民的，因此而激起共产革命。

照上面的话看来，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上种种的进展，变化，走到山穷水尽时，都由几个有力的作家，引导群众，另辟一条新路，因之由几个创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来，——这当然为了创作家的感觉特别灵敏，同情特别深，所以有此功效。

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歌》中，有一句话道：“愿你当我是一只喇叭，将新思想吹向人类。”这很可以证明创作家在文化上所占的地位，如何重要了。

文学的特质，既已说清楚了，现在该说到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了。我以为创作家的修养，可分两方面来说：

一、内质方面的修养。

二、外形方面的修养。

内质方面的修养，可分为思想，想象，感情三种。

思想方面，创作家的思想，不但直接影响其作品的本身，同时也能影响到社会上的群众，所以一个创作家应当怎样磨砻其思想，应如何尽量吸收社会种种的现象，作为对社会批评的准则，及引导人类而开辟一条新路径，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例如有许多作家，他们很能忠实的观察人生，也能很有技巧的表现人生，但能给我们以一条新路的，究竟还是太少，所以创作家尤应在这一点上努力修养。

想象方面，根据既往的经验，而成功一个新的意象，这就是所谓想象，——而想象力是组织一篇文章必要的元素，如果有了很好的思想，也有了象征这思想的人物，而作者缺少想象这些人物的个性的能力。那么这作品必有不真切的描写，和矫揉造作的弊病了；同时也必失掉文学感人之力，想象力之重要可想而知。所以创作家必努力修养其丰富的想象力，——这当然一部分还是要靠天才，不过果能忠实的生活，细密的生活，也未尝无助于想象力。

感情方面，这一点要比以上的两点，与文学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学的特征，譬如思想，想象，就是哲学家，科学家，也缺少不得的，只有感情，是文学所特别需要的，而是哲学、科学所抛弃的。

感情对于文学既有如是密切的关系，然则创作家对于感情如何修养呢?

在过去的文学上，我们可以找出作家永远不朽的感情，那不

是小我自私自利的情，而是大我的同情，如郑板桥，苏东坡，杜甫这一类的人，那一个不是富于同情心的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塞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及郑板桥，于淮安舟中寄弟墨书说："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东坡一生觉得世人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的好处。……

这些无猜忌，无偏私的博爱的同情心，正是文学家所需要的。如果文学家缺少了同情心，他的作品也就缺少了灵魂，永也不能引起人间的共鸣，慰藉人生，鼓励人生的功效也要抹煞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文学创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彻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有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的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

这本不是很容易成功的事。一个作家，能作到这一步，恐怕要尽他毕生的岁月在修养，在努力，最后才能有与日月争光的作品，贡献于人间，著作家勉力吧！

其次当然要讨论到外形的方面来了。外形虽然仅仅是技巧问题，但也不是可以忽略的问题，一个作家内在的精神，能够表现到几分，那就要看他的技巧有几分了。你如有十分的技巧，当然可以表现你十分的内在精神；否则你纵有好思想，好材料，而没有剪裁的能力，结构的方法，调协音律的功夫，便不能引人入胜。好象一个乡下的土财主，他纵有几千几万的财产，但他不会运用，只是挖个土窖，把财产埋在里面，谁又知道他是个大财主呢！创作家只有内在的精神，而无表现的能力，也正如土财主不会运用他的财产一样的可惜。

技巧既然如是重要，那么我们的创作家，又应怎样修养呢？我以为除去多写多看之外，还应当多改。修改，对于文字技巧的进步，最极有效的，所以我们的作家托尔斯泰，他每次作稿，总要多次的修改，把一章原稿，改得几乎都看不清了。然后经他的夫人替他誊清，放在他的书桌上，预备他第二天寄出去，哪晓得他第二天从楼上走下来，把那誊清的稿子，看了一遍，又不知不觉的要改削起来，直改到连自己都觉得对不起替他誊清的夫人了，于是他对夫人说："吾爱！我一定不再改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不久他仍然还是要改的。有时甚至这稿子已经寄出去了，他忽觉得某两字不妥当，便立刻打电报去更正。由此可见他对于文学的技巧，是如何的苦修，又是如何的忠实了。

有了好的技巧，又有好的思想，丰富的想象，热烈的感情，便可以作一个成功的创作家了。有志于文学的人，你们读了这篇文章，当知所努力了吧！

文学与革命

（在爱国中学周会的讲演稿）

承贵校姜先生约庐隐到贵校讲演，因得与诸同学晤言一堂，不胜荣幸之至！唯庐隐事忙，不克有充分之搜罗，谨就平日管窥之见，为诸同学略述一二，不周不备，实所不免，尚希原谅！

今日所讲之题为“文学与革命”，二者骤视，截然两途，然细究之，实有种种之关系，兹分述如下：

文学之要素，有所谓思想（Thought），想象（Imagination）感情（Emotion），形式（Form），而感情且为每一篇作品之唯一冲动力，大有箭在弦上，不发不止之势，故曰文学之出发点，在感情之激冲。《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而革命事业，必具之条件，则有热烈的情感，牺牲的精神，视死如归的勇敢，以上诸点，皆不外高尚之情操为之左右耳。故无真情感之文学，如无灵魂之木偶；无感情之革命，如纸上谈兵，永不能见诸事实，必也。有热烈之感情，高尚之情绪，始能作真正的革命家，或真正之文学家 。

文学又为时代精神之反映，每一时代各有其代表之文学家，盖文学不能无背景，此背景必根据于时代思想及事实，为其思想之中轴，如西欧之莎士比亚（Shakspear），米尔顿（Milton）代

表文艺复兴；但丁（Dantin）代表中代的统一思想；哥德（Goethe）代表启明时代（Enlightenment）。文学既是时代精神之反映，则对于某一时代之社会制度，人类生活，常予以批评，故曰：“文学乃批评人生的，——此即文学对于思想上之反抗，而革命则为现实生活不满足而生的反动，——即积极的实际运动，而其对于一切之不满，实与文学同一意味。”

揆此则吾人可得一断案，即文学与革命实同立于一个相同的出发点也。今更进而论其因果关系：

文学作品往往可以启发一般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发生革命的动机，如俄之屠格涅夫（Turgeniff），托尔斯泰（Tolstoy）因农奴制度之不满，而作《猎人日记》及《黑暗的势力》等，其后遂有农奴释放之运动。他如法之卢梭（Rousseau）之《民约论》，激起法国之革命。马志尼之《人的义务》（The Duties of Man）一书引起意大利之统一运动。但文学只限于思想上之反抗，和思想上对于一切不满之启发。如何能使其所反抗者，归于毁灭，而所理想者终于实现，是则有待于革命家之实际运动。故曰革命可以实现文学家伟大著作中之理想生活。

就上端所言，吾人知有许多文学作品，系对于生活不满足的思想上的反抗，革命是事实上的反抗，但实际运动恒在思想上之反抗，有相当成熟性之后。盖文学之影响人类思想，为渐层的，犹如农人之届春播种，必须经过一定之时期，始能萌芽生叶然后开花结果，所谓相当之成熟性，至少须如已生枝叶之树木，如始下种，使思收成，此缘木求鱼徒受其害耳。

据此以推吾人复可得一真理：即革命乃有些文学的动的方面——因受文学影响之革命，盖思想上之反抗——文学的——则属于静的方面，而实际上的反抗——革命的——斯属于动的方面乃所以实现思想者也。

换言之即有些文学为表明革命的倾向，实际生活之压迫，同时不只一端，则革命又有全部的部分的之别，在部分革命的情形下则往往因文学所表明的倾向不同，革命家恒无形为文学家所左右。此不可免之事实也。

文学与革命既有如是之关系，则国家政治越紊乱，社会秩序越不安定，生活容易发生激变，皆足以酝酿伟大之文学家。盖文学无不以时代为背景，如四海升平，国家无事，社会生活平淡，此时代所出之文学作品率皆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或趋于享乐主义，其气奄奄，诚以生活平淡，感情之海极少波浪，自无如荼如火之热烈。作品产出，揆之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之学说屈原之《离骚》等勃然蛰兴，皆不外时势造英雄，即所谓“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故曰文学可以促进世变，世变可以促进文学，此必然之结果也。

但本此而论中国今日文坛，则不禁令人喟然长叹，中国今日之政治紊乱，达于极点，社会制度，人民道德无不在激变动摇之中，在可使吾人感觉不满意，理应有许多伟大之作家及真正之文学作品出现。然环观中国沉默有如阴森黑夜，不但无皎月朗照，即是光亦隐蔽无见，青年人只知发无谓之牢骚，作神秘之幻梦，不但无东方托尔斯泰产生，即降格而求西欧之第三等作家，亦绝无仅有，宁不令人慨乎言之。夫文学家乃人类之先驱者，苟有伟大之文学家，以热烈的情感，为百宝匙开辟个个人深锁的思想之门，而予以正当之导引，中国历史上文坛上，安知不同时开一朵璀灿光耀之花。

虽然，已往不谏，来者可追，偌大使命，其唯望于青年之有志者，愿与诸同学共勉焉！

读诗偶得

年来以心为形役，未尝不惆帐而独悲，唯生于今日工商业发达之世，欲不为中腹之累，悄然远行，势有所不可能者，无已则忙里偷闲，于口耕舌种之余暇，闭户焚香，细品清茗，读古人佳作，俾此心暂入“悠闲”之境，亦扰扰人世中之一乐事也欤?

近读古人诗，偶有会心处，辄拉杂书之，今以公之同好，不知亦有当否?

（一）诗不可学，然亦不能不学。盖不可学者，诗人锐敏之感觉，热烈之情感，丰富之想象耳。而不能不学者，则其描写之技巧，如音调之铿锵，声律之和协等，皆由于锻炼而成。

学古人诗有二法：(1) 客观方法学诗，即每家一体，分而学之。如王湘绮是。(2) 主观方法学诗：以自己为中心，无论何诗，皆当前后一调，成为自己独具之风格。李太白学诗亦分而学之，如其五言诗、拟古诗学刘心干，写景学谢玄辉。以太白大才尚分而学之，则吾人学诗尤不能不揣摸各家之长，俟既得之矣，则不难融化而自成风格。

又学诗应以“清新”为主。“清新”二字见于杜诗：去重谓之清，去除意谓之新，故唐人诗多描写女性，多“比兴”之法，而宋人则多描写男性（表现自己之人格)。按诗之正宗，则以“比兴”为尚，但宋人以为如此，不过多赠古人数诗耳，故必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盖诗之上乘，应具有时代精神，不应唯学古代之躯壳。虽初学时，不能无所取法，但终必须自成格调，所谓

始于模拟，终于创造也。

（二）作诗绝不可绳之以逻辑。盖诗人造句，率在感觉所得来一瞬之情感耳，非从考虑上得来，其不通处，正是其绝妙处，如王昌龄之《送魏二》："辞别江楼桔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此诗之"梦里长"三字即有不通之妙。

又王昌龄之《听流入水调子》："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此诗盖作于昌龄因不护细行，谪于汶州之时。汶州地近蛮荒，瘴烟瘴气，至足惹人愁思，故听鸣筝而下泪也。按理"雨痕"自多于"泪痕"，但诗人只以其感觉所得而书之，故不计事实上之雨痕深于泪痕否也。

（三）作诗有因景生情者，如王涯之《宫词》："碧绣檐前柳散垂（此写景也）/守门宫女欲攀时/曾经玉辇从容处/不敢临风折一枝"（此由景生情也）。

又如杨巨源之《折杨柳》："水边杨柳曲尘丝（此写景也）/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水中吹"（此因景生情也）。

但因景生情，第一须先造景。夫景何能造？即以特殊之境界而移其感想也。如一样月色，因人地之不同，其所生之感想亦异也。

（四）作绝句最应着力于一开一合，即以二不同之境界相贯而一之。如李白之《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将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

此诗有二不同之境界，上三句为一境界，写得如荼如火，而第四句一转，——另换一境界，将上面之境界，收拾干净，真有千钧之力。

又元　之《刘阮妻》:“芙蓉脂肉缘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恋人间。”

此诗乃元　代刘阮妻，送刘阮回天台所作，前三句极写天台之佳，而结尾一转，则三句皆抹煞净矣，此种诗前三句应每句一意，极力开拓，使力量堆积雄厚，然后用一句翻转，则不至于松懈无味矣。

（五）作诗贵用衬托之笔，如刘禹锡之《金陵五首》之一: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此诗为怀古伤今之作，即怀其变迁而吊之，然另一方面，则必衬之以不变化者始能动人，故以“旧时月”而衬“空城”也，“还”字寓有无限感慨。

又岑参之《山房春事》:“梁围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夜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此诗亦以不变之花，而衬出已变之梁围，此“还”字亦同前诗寓有无限之感慨也。

又顾况之《赠远》:“暂出河连思远道/却来窗下听莺声/故人一别几时见/青草还从旧处生。”

此诗亦以不变之境界，而衬出已变之境界，与上二诗同一笔法，唯以不变之物衬出已变之物，尤应使目前之物，成为极妍丽明媚者，始能形容他方之寂寞荒凉来，如王安石《送客因寄女》诗:“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风沙继绿/一如看汝过江时。”此乃变“春草还从旧处生”之调。

（六）诗人应有忘小我而存大我之超然情感，宋末谢皋羽《晞发集》（《西台恸哭记》）论作诗:“当其运思，身与天地俱忘”，有如是超然情感，然后能以无生命之物，视为有生命者，即加以人格化，如李白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

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此诗之“明月”、“清风”皆由无知无情，而变成有知有情矣。

又诗人恒能破除人间所谓宽阔远近之见解，如戎昱之《旅次寄湘南张郎中》：“寒江近户漫流声/竹影临窗乱月明/归梦不知湖水阔/夜来还到洛阳城。”

洛阳乃唐之东都，湖者洞庭湖也，其中相距虽远，而诗人能破除之。此亦即所谓超然之情感也。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

绪　论

人类是一种情感动物，喜怒哀乐，悲欢恐惧，都不过是情感的冲动。这种冲动的表示，必有所凭借，或宣之于口，或现之于面，或用手足的表演。借这个发抒感情的动作，取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作为表演的材料；用明确的言语，模拟的态度，间以铿锵悦耳的音乐，作为表示的精神，这种含规谏和探索，有组织的艺术，就是戏剧，戏剧的精神既在讽刺规谏，及促人觉悟，或解决人生某项问题，予人以探索研究的引力；所以戏剧是活的文学，随时代精神而变迁。自有戏剧以来，其中的趋势已屡变而不一变，最初希腊古典剧如爱斯基尔（Aiskhylos525—456），莎福克力斯（Sophokles496—406），岫梨比德斯（Enripides 480—406）诸人，皆此时代戏剧的代表。第二时代是近世古典剧，如法人拉西英（Rocine1639—1699），意大利亚尔裴安里（Alfieri1740—1803）诸人是。第三时代是近世浪漫剧，如英人莎士比亚（Wiliam Shakespeare），德人盖安德（Goethe1749—1833），西班牙加尔特伦（Pedro Calderon）等是。第四时代为现代写实剧，如马德林（Martelli），伊孛生（lbsen1828-1906）等是。更近则德人苏特曼（Audermann1857—）及霍甫特曼（Hanpt-

mann1792—1868）诸人，复倡新浪漫派的戏剧。此五时代戏剧趋向的不同，都由于社会的情形不同。按从前社会组织阶级极严，都是贵族当权，平民无与，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所以那时候文艺界的作品，除了君主贵族的遗事，和英雄豪杰的纪录外，没有别的。所以古典派的文学，有典雅，沉静，均齐，调和之趣味，含着贵族华丽的色彩。到了后来，民众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政治上社会上都是平民占重要的地位，文学也就由古典派一变而为浪漫派，含着神秘诗歌传奇的趣味。且文学从前多流于空想，其所描摹的人生，也都是奇形怪状，就是所谓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其后科学的方法日渐昌明，思想起了最大的影响，于是写实剧就应运而生了。写实主义的文艺，有不加修饰，有实际及客观的趣味。就以上诸点看来，文学的趋势，是由时代精神而变迁，戏剧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一种，其变迁更为明显。故吾人欲知近代戏剧的新倾向，不可不着眼于现代的精神；明白现代精神，则于近世戏剧的新倾向，也就了若指掌了。

第一节　戏剧的起源

戏剧的起源可分历史上和心理上两方面说：

A 历史上　当古希腊的时候，戏剧已经萌芽。Aristotelês 说悲剧起于 Dithyrambas，为 Diouysos 日者，市民假妆为 Satyroi 歌舞以娱神；一转而为歌队；再转而为戏剧。而喜剧则起于村社。西洋戏剧的起源是如此。反观中国，其原因也正相同，看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曾引《楚语》说：“古者民神不离，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神明降，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说文解字》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又《商书》说："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郑氏《诗谱》说："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这就是中国古时用巫祭神，而祭神时必用歌舞的证据了，和希腊正同出一辙，为后世戏剧的起源。

B心理上　歌舞起初是用为祭神的，但究竟神是甚么东西？为甚么要祭他？这又源于当时人民心理上的迷信，和感情的发抒。盖原始民族知识浅鄙，不知宇宙一切现象，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以为冥冥之中，必有一物，其权力乃至广漠，足以主宰万物；吾人的生死祸福，皆操诸其手；因不能不媚之以求福利，种种祭祀典礼，如迎春赛秋诸仪式，都应运而兴。至于祭神之时，何以必用歌舞？这就是因为心理上的喜怒哀乐悲欢疑惧的感情，蕴蓄五中，要想发泄出来，不能不凭借于歌舞，就是《诗序》所说的"情动于中则形于言；言之不足则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则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是歌舞的起源。

第二节　戏剧的趋势

戏剧的趋势，从古代到现在，共分四期：—

（1）希腊古典剧；

（2）近世古典剧；

（3）近世浪漫剧；

（4）现世写实剧；

以上四种时代的历史，兹略分述如下：—

（1）希腊古典剧　当纪元前（600—700）之间，是希腊文艺全盛的时代，沙福克力斯（Sophokiês）、爱斯库尔斯（Aiskhy-

los)、岫梨比德斯（Euriepides）三大作剧家，并于其时出现于希腊雅典的戏坛上，他们戏剧有四大特色：(1）戏剧的效果，能圆满实现；(2）表现宗教的精神，其擅长处常表现于宗教与艺术的交叉点；(3）含有典雅之趣味；(4）以合唱为主，不重作工而重歌唱。

(2）近世古典剧，当中世纪的时候，法意诸国也盛行宗教剧，采取《新旧约》上的事情，作为材料，在教堂表演。但此时的戏剧，反不如古代希腊时。到了十六世纪，才有戏剧大家意人亚理哇史德氏（Iodovice Ariosto1474—1533）及十八世纪初叶，意国大剧家麦否氏（Scipione Maffei1575—1655）出，《梅陆和浦》的曲名，乃流行于世。后来又由意国传播于法国，及至意国的亚尔弗里氏（Alficri）出，此派的潮流，就达到极点。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意大利近世悲剧制曲家亚儿弗里氏为第一人，并且集近世古典剧的大成。

(3）近世浪漫剧　当希腊戏剧全盛时代，——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七世纪前半期，——英国伦敦剧场中亦放一异采，空前绝后的莎士比亚乃于此时出现，此派戏剧趋重自由，富兴趣，有绘图性质，与希腊戏剧的贵整齐，重崇高，含雕刻性质的正相反对。

(4）现代写实剧，写实剧最盛于近七十年中，此派重自然及客观的描写，打破从前种种的束缚，此时代发生二大潮流：一表现极端理想主义，如德人李罗银（Lessing1729—1781）及马德林等的神秘剧；其一则偏于极端的写实主义，如伊孛生等的社会剧。

第三节　戏剧与时代的关系

亚理斯多德说："人生幼年，就有模仿他人的本能。"而演剧就是一种自然的模仿。所以每一时代的戏剧，其所模仿的，都是各时代的风俗习惯；戏剧的趋势，恒依社会情形而变迁。今将其变迁的大略分述如下：

A 由贵族进于平民　从前社会的组织极简单，文人生活的范围极小，他们所注意的，只是君主贵族一班特别阶级的生活，和英雄豪杰的特殊事业，所以这时代的文学是贵族的。到后来民众的势力日渐扩张，政治上社会上平民皆着着争先，和那些贵族争衡。文人加以鼓吹，所以大家不再注意贵族的生活，来从平民的生活上着眼；文学的趋势，也就由贵族的而变为平民的了。

B 由空想进于现实　从前的文学所描写的都是些"无稽之谈"和"怪诞不经"的情节，只重空想，不计是否合于事实。所有的文学如"神女赠佩"，"刘阮上天台"种种故事，出人意料以外。迨至近代科学日渐昌明，那种神怪的言论，不复有存在的价值；于是文学取材和思想，不能不趋于实际生活方面。

C 由奢移进于实用，前者文学家看文学为一种奢侈品，供人娱乐的，所有文章法式，只求"华丽装璜""堆叠填砌"用以献媚贵族，供他们的玩赏；或遁世嫉俗，遣自己的胸怀。至于切近人类生活的问题，大家反以为琐碎细故，不屑措意。其后因实业革命，生活程度逐渐增高，平民生际日益艰苦，一般文人以悲天悯人为念，不能不把奢侈的文学化除，而变为实用的文学了。

第四节　近世戏剧的趋势

就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戏剧与时代的关系的密切；那末，我们要知道现代戏剧的新倾向，第一不可不知道时代的精神。自法国革命以后，直至欧战终止，百余年间，世界潮流的变迁，有一日千里之势。思想界的改革，和社会上的组织，也都由束缚的地位而进于解放和自由的地位。其最著者如美洲的“黑奴解放”，俄罗斯的“农奴解放”，和“博尔雪维克”主义的实现，都是亘古以来未有的大举动。他如欧战残杀的结果，人类才觉悟战争的罪恶，而向人道主义的方向进行。世变既如此的剧烈。文学安能不受其影响？于是近世戏剧的趋势，也就可得而说了。

近世戏剧前半期是写实主义的作品，如伊孛生的《公民之敌》、《傀儡家庭》和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其他如“劳动问题”的《每日面包》，“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等问题剧，及法国的莫泊三（Maupassant1850—1893）、左拉（Emile Zola1840—1902）等的作品，皆是描写社会或人生片段的黑暗情形，提出种种问题，求大家解决，是主张“艺术的人生化”。但其专描摹人生表面的事实，为尽其能事，以科学的眼光，悲观的态度，解释生命问题，因而不免趋于极端的物质方面，使人生一种愁苦惨凄的人生观；所以法国的文学家路得（Rod）说：“写实派——自然派——的文学，只能描写‘不变’的和‘肉体’的情状，和现在的潮流不合。”因此写实主义。渐不为一般学者所信仰，新浪漫主义的戏剧乃起而代之。此时象征主义遂盛极一时，如苏特曼，霍甫特曼，都弃了他们以前的写实主义，而从事于象征主义的作品。他们是主张纯艺术的，因艺术有他高尚的目

的，不是仅可利用于一时的。比利时人梅德林克（Maetre-linck1860——），著《麦伦公主》，《群盲》，《绿鸟》等剧，皆取象征主义，连爱尔兰的文艺复兴派，也趋向这种主义上，于是新浪漫派的戏剧，遂于二十世纪舞台上别开一生面了。中国旧戏亦间含象征派的观念，如戏台上全不用布景，又扬鞭作马，持楫为船，这也含象征意味，但不尽合理。美国小说家 Garland 说："今日欧美戏剧毫无生气，参以中国的戏剧，或可另开生面，而导引观者的兴趣。"由此就很可以看出象征主义的戏剧，在今日所占的优势了。这就是今日戏剧的新倾向。

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

一国文学，从他诞生，以至现在，其中历程是很长的，且又因果相生，而形成今日的文学，所以新文学与旧文学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要想创造新文学，所以不能不先知道旧文学。而中国的旧文学，向无系统的历史，如挚虞《文章流别论》虽系论文章源流的专书，不但现在已失传了，且其亦未能包括从古至今的文学统系；他如《文心雕龙》论文学的源流正变很详，但也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史；唯有《文史通义》一书，其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知其宗旨，但又非纯粹文学史；至于近年里新出刊的文学史，其中固也有很可取的，但求其能以科学精神，把吾国破碎的、零片的文学，成为一贯不紊的历史，似尚未有，所以现在有志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文学的渊源，及其因果得失，很难得到正确的知识，而文艺界热心的诸君，对于创造新文学的提倡，唯恐不力；而对于旧文学的整理竟置于不理，遂使创造新文学的，唯以崇拜外国文学为事，大有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所谓创造新文学，又大半是模拟外国的，这一方面固是中国人缺乏创造的精神，而安于因袭的故智；而一方面实因其未尝了解中国旧文学的真面目，要想创造真正的中国新文学自是不可能的事。

当我们作一件新衣服的时候，旧衣服固然可以弃掉了，不要了。不过我们要想作的新衣服，没有那件旧衣服原有的毛病，或者长了，短了，太大了，太小了，这时候我们对于旧衣服的毛病在哪里，我们总得先完全明白，不然所作的新衣服，仍不免要有

旧衣服的毛病，这个比喻，我们很可以用在创造新文学，必先要明了旧文学的得失；而要晓得旧文学的得失，必须先整理旧文学，不然我们中国的文学，既杂且多，又复散佚不整，要是没有一部分人用他们的精力，把他整理出来，要想研究旧文学的人，必大感困难，终至于落得“白首穷经”的不经济及痛苦，因此也许要减少创造新文学的量，及变劣其质了。

因此我们就很可以明白，创造新文学固然重要，而整理旧文学也不是可以轻视的事。而在今日中国的情形，整理旧文学，实比创造新文学更要紧，但是我并不希望热心文学的诸君全数致力于整理旧文学，但也不希望热心文学的诸君全数致力于创造新文学。因为这两件实在是应并重的呵！

石评梅略传

天是这样的阴沉——暗淡凄凉，好像是故意形容我吧！唉！这失了群的悲雁呵！在落叶的呻吟里咽泪，在秋风萧瑟里抖颤——然而我正忆念着那与世长辞的评梅呢！咽泪值得什么？抖擅值得什么？我从惨痛中暂且逃了出来，我按定我颤动的心弦，我正襟危坐，郑重的来写评梅哀艳清幽的一生——这仅是短短的一生。但是我所写的，是否评梅所希望于我的，我就没有十分的把握了。唉！评梅我唯有秉我一片的忠诚，努力的去写，——这一点当能使你在天之灵满意吧！

一　评梅的故乡与家庭

评梅是生在山西平定的一个山城里，据她平常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她的故乡，是一个隔绝世尘的幽雅所在，四面都是青翠的山环绕着，虽是那地方缺少大河流。但涧泉细细，更饶一番清妙的趣味。在她的日记中也有一段说到她的山城：——

"……午餐后，同昆林上窑顶，望远山含翠，山坡上有白羊数只，游憩其间，有水，有山，有田地，有青草原，有寺院，有古塔，有磬钹声。……"

"……在黄昏时登楼一望，见暮云笼翠，青山一线，如镌天边，地上青草寸余，如铺翡翠毡，最妙的高低布置，参差起伏，

各尽其趣。……”

评梅的故乡既是这样美妙的所在，自然对于她后来的文学兴趣，有深切的影响了。

再说到评梅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一个中等家庭，组织也很简单，父母兄嫂和一个小侄女，一共六口人，但是据她自己说："我家虽然不是大家庭，但人心不同，意见纷歧，亦大不幸事。"照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她对她的家庭是不满意的，至于所以会有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一因为她的父亲性格刚强固执，她的母亲有时感到苦痛，而评梅是最同情她的母亲的，常常为了母亲的悲苦而落泪，她日记里说："……母亲在这清静的夜幕下，常常弹弄着凄切的声调，常使我在一夜枕上，流许多伤心泪。"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评梅的母亲是续弦的，她的哥哥却是嫡母生的，——这种的关系，在中国的家庭里，本来容易发生芥蒂。但是她的哥哥对于她的母亲，表面上据说还不错；不过他长年在外，往往三四年不回家，至于她的嫂嫂呢？一个青春少妇，带着一个幼小的女孩儿，周旋于两老之间，那心情也就很够可怜了。自然这家庭中，是不免有冷寂的空气；而评梅又是天生的神经敏锐的人，她怎么看不出这深藏的阴云呢！

二　评梅的生活

评梅的生活，虽然比较的单纯，但是也可以分为几个时代来说：

A童年时代　评梅童年的生活，一半是在家庭里，受严父的教育，她自幼聪明。父母自然极爱她；同时所希望她的也极大。所以当她没进小学的时候，她父亲每天在公事完竣以后，便教她

识字，并且他是非常认真的教她；有时她没认熟，虽然夜深，也不许去睡，这时她的母亲，就在旁边伴着，安慰她，直到她念熟了，才一齐去睡。所以她童年的生活，一半是生活在慈母的温嘘中；一半是生活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之下。后来她进了小学，白天在学校里，跟许多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齐上课，一齐玩耍，精神更比在家里活泼了。不过晚上放学回来以后，她的父亲仍然教她念四书、诗经等，所以她的国文根底，比一般的同学好。

B中学时代　评梅在她省城的师范附属小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升入师范学校。这时候她的常识和思想，都有长足的进步；再加着家庭教育的关系，所以她在学校里那功课，比一切的同学都好；每一次考试必列前第，而且她也很有干才，每逢学校里开会，她总是主持一切的一分子。她的性情很喜欢音乐，她能弹得很娴熟的风琴，她既然是各方面都能出人一头地；自然她的声誉很高，她省里的人，都认她是省里的一个才女。而且她是很有担当的人，有一次她们学校，因为学校问题闹风潮；她是很有力的分子，后来风潮平定了；学校里照章要开除她，以示惩戒。但是因为舍不得她的才学，最后又把她恢复了学籍。——在这几年中学校的生活里，她是很快乐的度过。并且父母看了她的成就，也很安慰，这时候，父亲的年纪比较大了，性情也比较慈祥了；在课余的时候，常常和她谈心，她也很能色笑承欢，所以这时候要算是她一生的黄金时代了。

C大学时代　评梅在山西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就到北京来升学，这在她的生活里，是第一个大变化；不但是离开家庭，亲爱的父母；去过飘泊的游子生活，而且她苦痛的运命也从此开始了。

她来北京的时候，年纪很轻，仅仅是十八岁的少女，不但她的父母不放心；她自己也觉得怅惘恐怖，——她想到自己是一个

天真的小孩，来到这情形复杂的北京；而且又是人地两疏的北京，她的心情真仿佛是依人小鸟。自然很容易将一颗纯真的心，贡献于或人了。况且她是初出笼儿的小鸟，她没有经验；她不知道人情的险诈，在这种的情形下，她第一步就走到不可通的荆棘道上来了。

她到北京是预备考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但是那一年，恰巧女高师不招文科，她一方面自然很失望，但另一方面她想不进文科也好，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国文根底，很可以自己学习，不如进别的科，或者可以求得他种的技能，和多得些科学知识，因之她就考进女高师的体育科了。

当她考学校的时候，多亏了几个同乡照顾。不过她的父亲很不放心，因托了一个朋友，写信给在京的朋友照应她，当这时候，有一个少年 W 君就到女高师去看评梅——这就是她父亲辗转所托请的人。评梅见了 W 君之后，心里很得到一种安慰，凡关于不明白，或难解决的事情，都去请教他。——不过这位 W 君是住在一家公寓里，评梅觉得不便去找他；所以最初总是 W 君到学校去看评梅。——这样的过了几个月，在冰雪严寒的一天，她忽然鼓起勇气，到公寓去看他，但是不幸评梅处女纯净的心，就在这一天划上一道很深的伤痕。——当他和她从漫漫的谈话，进而为亲密的友谊的请求时；评梅稚嫩的心，不禁颤动。况且她原有善感的天性，不忍使人过于难堪的天性。她看见这位素常照应她的青年，忽然声泪俱下的。要请求她答应作他一个永远的好友；她纯真的少女之心，又怎能不为他感动呢？当时就答应了。然而评梅天生又有一种神秘的思想；她愿意自己是一出悲剧中的主角，她愿意过一种超然的冷艳的生活。因此她也希望她的朋友，也是这么一种人，但是不幸 W 君绝对不是这种人。而且 W 君又是已经有妻子的人，他对于评梅只不过游戏似的，操纵

她处女的心，自然评梅是初出笼的小鸟，很容易的，就把一颗心交给他了。到评梅发觉她的理想，完全是梦的时候；她的心是伤透了。怎么样都难使她恢复，从此评梅就由她烂漫黄金的天国中，沉入愁城恨海中了。她这时了解什么是悲哀，后来虽然是咬着牙和 W 君绝交，而这种深刻的伤痛，是永远存在着。

正在这咽着眼泪，强为欢笑时，不幸又遇见一个青年天辛君——是她父亲的学生。评梅在故乡的时候，就听见他的名字，来到北京以后，最初没有见面的机会，所以都没有来往。后来在评梅将要毕业于女高师的那一年，在山西同乡会里才认识了他，彼此谈起话来，才知道是她父亲的学生。于是就缔了淡淡的友谊，但天辛君和评梅来往不久就觉得评梅是一个思想才情都很可取的女子，不由得就坠入情网了，对待评梅十分恳挚。评梅本是富于情感的女子，对于天辛的忠诚，焉能毫无所动？不过她为了 W 君的伤痕故，她不愿意接受别的爱了。她在日记中说“……我不幸有 W 君伤心之遭运，奈何天辛偏以一腔心血溅我裙前？……人生岂真为苦痛而生耶！”虽然天辛并不能了解她一番心迹。所以他想用极忠诚的情来感动她，不过天辛也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他既向评梅求爱，他先要找立脚的地步。并且他还疑惑评梅之所以不接受他的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资格。所以他竟在一年的暑假中回到家里，和他的妻离了婚。离婚以后，他曾有一封详细的信，报告评梅，评梅接到他的信后，在日记上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接天辛信，详叙到家后情形，洋洋洒洒，像一篇小说，真的！并且是确实，他已得到她的谅解，而粉碎了他的桎梏，不过他此后恐连礼教上应该爱好的人也没有了！我终久是对不住他！”

评梅既把她的秘密，——不能接受天辛之爱的秘密，泄漏了之后，天辛如同陡然听见半空里的一个霹雳。受了绝大的刺激，顿时肺管破裂，病倒在医院里，评梅听见了这个消息，非常悲痛，当时就到医院去看天辛，看见他那凄白的面容，很觉得难过。极力的安慰他，并且告诉他："你若果能静心养病，我们的问题，当在你病好时解决。"天辛听了这话，果然静心的养病，并答应评梅将来为了她，就连他的事业也可以改变，——因评梅曾对于他冒险的事业，是表示不满。评梅在这种情形之下，真是九转回肠，苦痛万状，然而为了他的忠诚，也就顾不得什么了！那时候天辛简直已经可操左券了。但是不幸W君这时忽然给她写一封信……里头说到她和天辛的事，他说："一方面我是恭贺你们成功；一方面我很伤心，失掉了我的良友……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所可以安慰我的只有你，所以你一天不嫁，我一天有安慰。……评梅接到这封信时，又勾起既往的伤痕，痛哭了一场，立刻又到医院告诉天辛，推翻她所应许他的结合。在天辛当然又是一番打击，他就因此失了康健，不久就加上盲肠炎，病死于医院中了，他死后，评梅在他的遗书中，发见他所以死的原因，是为了评梅拒绝他的爱。评梅这时候的悔恨，真到了万分，在这痛楚之中，她就决定了她自己悲惨的命运。直到她死，她没有一时一刻放下这件事的。而且她又是一个高傲性格的人，她虽是满身都负荷着不可忍的惨痛，然而她还是人前欢笑，努力的扎挣着，直到她这凄艳的一生结束了，——同时她也把这悲哀带到坟墓里。唉……

三　评梅的事业

评梅一直受的是师范教育，所以她的事业，也多半是在教育方面。她自民十二女高师毕业以后，就在师大附中，担任女子部主任，兼体育教员。民国十六年，她又兼任国文教员，及女一中、若瑟、师大各学校教员。她在教育上有很大的贡献，尤其在师大附中她的教育成绩最昭著。师大附中自民十，开始男女同校，——这是一种很冒险的试验，因为在学理上固然是利多弊少，但也要看办理的人，措施如何。如果是指导得法，当然可以在教育的制度上，别开生面。倘若所任非人，不但得不到好处，还要生出许多的枝节来。况且中国社会，又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在这新旧过渡的时代，更是不易处理得宜。但评梅自民十二到附中任女子部主任以来，一方面她用一种理智的指导法，来指导她们，一方面用一种坦白热烈的真情，来感化她们。所以学生们对她，不是怕而守规则，而是心悦诚服的，受她的指导，有时学生作错了事，她总是极忠诚的开导她们，以至于声泪俱下。真仿佛一个温和的大姊姊，对待她的小妹妹似的。所以没有一个学生不受她的感化的。因此师大附中的女子部，自从创办以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的事。而且养成一种正大的优美的学风,她于学校的管理的方面。有如此的成功。现在再说到她教授方面,她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尽方法,使学生得到益处。她平常担任的钟点很多,但是她无论怎样劳碌,从没有对于学生的课业敷衍过,常常在深夜里,替学生改卷子,而第二天绝早,又到学校去上课了。真可以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所以她在教育的事业上,虽仅仅是短短五六年,然而她的贡献,实在是值得我们钦佩纪念的。

四　评梅的作品

评梅除了在教育上努力而外，同时她还努力于文学。她作文章的时期很有几年；在她初到北京的时候，她就开始写诗，——多在京报、社会日报的副刊上发表，后来她也写小说，及短篇的散文，偶而也写剧本。文章已经整理好，而未出版的有《心海》《涛语》，都是短篇的散文。《祷告》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有两本诗集，与民十三至十六的几年日记——这日记记得非常妙，有文学的价值，将来也可整理出版。在这几种以外，在《妇女周刊》及《蔷薇周刊》上，还有不少的作品，将来也可以收集成册。

现在更就她的作品上，——思想方面，——艺术方面，用我窥管的见解，稍说几句：

A 思想方面　在她的作品里，我以为她的思想有三个不同的时期。在她作梅窠漫歌一类诗的时期，是第一个时期。她这个时期的思想，是比较的浅薄，——这自然是因为她生活的关系。她这时候的生活，还是学校与家庭单调的生活。还不曾了解什么是人生，就感情也是一种浮浅的热情。所以她这时候的作品，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等到她作《心海》和《涛语》的时期，那是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她这时候的生活，比较第一时期充实多了。她了解什么是人生，她了解深刻的悲哀。她懂得社会是怎样一个东西了。但是因为她的遭遇太驳杂，所以形成她一种悲哀的人生观，因之她赞美死，她诅咒生。同时她的理智，和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她一方面，想作一个以人间为游戏的玩世者。同时她又宛转于感情的桎梏之下。她一

边手拿慧剑，一边手可是不放松情丝，弄得左右为人难。这一点在她平日的对付人，就可以看出来。她一方面要对付得每一个人欢喜，但同时她又觉得这是太无聊。这种的思想，无论在《涛语》和《心海》里，都可以找到证据。到她作《红鬃马》《匹马嘶风录》的时期，这是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她的思想，是由悲哀中找到出路了，她已经能从她个人的悲海里跳出来，站在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她这时期作品，不但是替她自己说话，同时还要替一切众生说话。这在她的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更向上的好现象。在她临病之前，她写了一篇小说，名叫《林楠日记》。她那篇东西，对于被压迫的妇女，充满了同情。然而不幸，上帝就在这时候，把她接引了去。这一朵色香俱足的蓓蕾，不及开放，就萎谢于萧瑟的秋风里了！

B 艺术方面　评梅的作品，有一种清妙的文风，她所采用的字句都是很美丽的。在她短篇的文章里，往往含有诗意，这是她的长处。她的缺点是在字句方面，有时失之堆砌。长篇小说的布局，有时失于松懈。不过大体上已经很有成就了。若果天再假之以数年，当然有更大的成就的，但是“天若有情天应老！”——这杳茫不可究竟的苍天，我们又有何说呢！

唉！评梅的生命收束了，我替她写这短短的略传，来纪念她吧！

《曼丽》自序

生命之流，时刻不停止的奔逝；灵海波涛，忽起忽落的激荡，不知不觉又在人间留下不少的痕迹！

这本小册子——《曼丽》——出世了。这仅仅是一个没有成熟的稚嫩生命，但既已孕育了，又不愿摧毁于无痕，只得让它，带着稚嫩的羞惭，和人们相见。

其中共有十几篇作品，大半都是最近四五个月出产的，是我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自然是光芒微弱！但是这星星弱火，只要努力扎挣，也许有势可燎原的一天；真的，这实是我一点的奢望呢！

这本小册子是冰森替我编辑的，又承菊农替我作序，我应当向他俩深深致谢！

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庐隐序于燕北

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年刊发刊词

这是一片荒凉的园地，经我们垦植以来，忽忽两年了。两年的时间不算长，这被垦植的园地，当然不会有很多的收获。生命的幼稚，也是理所应尔。但是幼稚的前途是壮健成熟，我们正可因其幼稚，而充满了未来的希望。

而且这幼稚的生命，也正有着它的泼辣与活跃，那仅有的一些纯真的表现，也有贡献于世人的价值。它所给人们的印象，如同一个聪明的孩子所给母亲的印象一样。不错，它是不成熟的。但是从那不成熟的表现中，可以看到它无穷的将来。

我们本了这种精神，所以就在我们的学校作两周岁时，把我们这幼稚的孩儿，赤裸裸的抱出来给世人一看，正如一般人，作汤饼会时，试试孩儿的啼声，是否其音宏亮，前途远大的英物？而且我们对于这幼稚孩儿的养育上，或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希望关心我们的人们予以教正和帮助，务使这个新生命的各方面——如德、智、体、美各育——都能平衡的发展，成一个健全的人物。

同时也正如我们开放了这新垦植的园地，诚恳的请世人来看看我们园里所栽种的花草果树，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嫩芽，——不过就仅仅这个嫩芽，已能推测出，它们的生命力了。我们更希望许多有经验的园丁花匠，能帮助我们这个新辟的园地，一天一天茂盛灿烂起来，使这一片荒凉的园地，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果园。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黄庐隐

梦 幻 人 生

庐隐自传

童年时代

当一个成人，回忆到他童年的时代时，总有些眷怀已往的情绪吧！——本来一个人的最快乐的时代要算是无责任，无执著的童年时代了。但是我却是个例外，我对于我的童年回想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

我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我的母亲是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在我诞生之前，我母亲已经生了三个男孩，本来我的出世很凑巧，正是我父母盼望生一个女孩的时候。可是命运之神太弄人，偏偏在我生的那一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为我是个不祥的小生物，无心哺乳我，只雇了一个奶妈把我远远的打发开，所以在我婴儿时代，就不曾享受到母爱的甜蜜，据说我小时最喜欢哭，而且脾气拗傲，从不听大人的调度。这一来不但失掉母亲的爱抚，就是哥哥们也见了我讨厌，加着身体多病，在两岁的时候，长了一身的疮疥，终日号哭，母亲气愤得就差一棒打死我。还是奶妈看着我可怜，同我母亲商议，把我带到她家里去养，如果能好呢，就送回来，死了呢，那也就算了，母亲听了这个提议，竟毫不踌躇的答应了。

我离开家人，同奶妈到乡下去，也许是乡村的空气好阳光充

足吧，我住在乡下半年，疮疥竟痊好，身体也变强壮了。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因此接我回去。这时一家人都欢天喜地的，预备跟着父亲去享荣华富贵，只有我因为舍不得奶妈，和她的小女儿，我心里是悒悒的，终日哭声不止。父亲看见我坐在堂屋里哭，向我瞪着白眼怒吼道："哭什么，一天到晚看着你的哭丧脸，怎么不叫人冒火，再哭我就要打了。"我这时，只得忍住哭声，悄悄的躲到门背后去。

当我们坐着船到长沙去时，我幼小的心灵，不知为了什么伤损，终日望着海面呜呜的哭，无论哥哥怎样哄骗，母亲怎样恫吓，我依然不肯住声。这时父亲正同几个师爷，在商议办一件什么文案，被我哭得心头起火，走过来，抱起我，就向那滚滚碧流里抛下去，谁知命不该绝，正巧和一个听差的撞了个满怀，他连忙抢过我逃开了。——这一件事情，当时因为我仅仅三岁，当然记不清楚了，不过后来我年纪较大，母亲和姨母们偶尔谈起，我才知道，同时不免激起我一种悲楚的情流，假使那时便葬身于江流，也就罢了，现在呢，在人生的路途上苦挣扎，最后还是不免一死，——这一双灰色的眼镜戴上后，使我对于人生的估价是那样无聊消极。

我六岁的那年正月，父亲得了心脏病，不过十天就去世了。那时，母亲才三十六岁，而最大的哥哥仅仅十五岁，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才四岁。这一群无援无助的寡妇孤儿立刻被沦入愁河恨海之中了。母亲是一个忠厚人，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狼狈局面，简直无法应付，幸喜还有一个忠心的老家人，和父亲的同僚们把父亲的丧事将就办了；一方面把父亲历年所存下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都变卖了，折成两万块钱的现款，打了一张汇到北京的汇票——因为我外祖家在北京，我舅父见父亲死的消息，立刻打电报，接我们到北京来。

在我父亲七满以后，我的大哥哥同那个老家人，运父亲的灵柩回福建祖茔安葬，我母亲带着我二哥哥——这时三哥已经去世，同我们两姊妹，还有两个婢女，一个女仆，坐船到汉口，换京汉车到北京——正好半路遇见黄河水涨，堤决水奔，顷刻间平地水深三尺，铁路车轨，也浸坏了，火车停在许州，母亲这时因为哀伤操劳过度，身体感觉不舒服。车既不能前进，旅馆又都被大水冲坏了，长困车上，就是没病的人也受不住，何况是个病人呢。这时我同二哥哥只围在母亲跟着哭，母亲呢，神志昏沉，病势似乎不轻。后来幸喜这地方的站长李君也是福建人，而且大家谈起来，他们和我舅父很相熟，所以便请我母亲搬到站长家里去小住，等水退时再作行计——站长的房子位置在一座小山上面，水所淹不到的地方。李站长的母亲，是个极慈善的人，她看见我母亲遭了这样的大不幸，孩子们又小，所以非常亲切的对待我们，不过他那里房子有限，我们的人太多，势不能都住在他家，因此便叫女仆和两个婢女，带着我，另住在离站不远的唯一的客栈里。我那时对于母亲的病，还不懂得着急，每日同婢女们，玩玩闹闹。有一天中午，我去看母亲，只见她如同发了疯，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丢在地上，就是那件放汇票的贴肉的衬衫也剥了下来，幸好李老太太看见了，连忙替她收了起来，不然我们一群幼弱真不知此后，如何生活呢！

母亲的病势一天重似一天，李老太太替她各庙里烧香求佛，但是苍天不仁，百唤不应，眼看得不济事了。李站长忽听见朋友们说，有一个名医，从京来由这里路过，现在也被水阻在这里，所以连忙派人请了来。诊察的结果，他说母亲虽不是什么大病，只为了忧伤过度，又加着受了些感冒，所以内热不清，并且身体也虚，必要长期保养，才能望好。

母亲自从吃了这位医生的药，病势渐渐的轻了，在许州整整

养了三个月，才好了。这时黄河水势已退，我舅父派我的二表兄到许州来接我们，母亲也急着要走，所以还等不到身体大复原就起身了。

到了前门车站时，我的三表姐四表姐，和大表哥都来接我们。我记得她们招呼我们在接待室里，吃了一些点心，然后让我们上车——那时正在光绪末年，北平的交通用具，除了骡车还是骡车，这种车子，既颠簸，又碰头，我坐在车里，左边一个爆栗，右边一个爆栗，碰得我放声大哭，好容易才到了舅舅家里。——舅舅这时候作的是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很大！并且还有一座大花园；表姊妹总在二十人左右，她们见我们来，都跑来看，黑压压拥了一屋子人，舅舅进来了，母亲望着舅舅挥眼泪，舅舅不住摇头叹气，我同哥哥因为认生，躲在母亲背后，不敢见人，后来我的四表姊来，拿了许多糖果，才把我哄到里面套间里去，同小表弟们玩，——从此以后我们便在舅舅家里住下了，母亲所带来的两万块钱，舅舅替她放了一个妥实的钱庄里，每月可拿两百元的利息，因此我们的生活比较安定了。

第二年舅舅请了一个先生，教我表兄和哥哥读书，我呢，便拜姨母为师——虽然她也不曾进学校，可是一向经我舅舅教她，也能读《女四书》一类的东西，请她教我这一字不识的蒙学生，当然是绰绰乎有余了。

读书对于我，真是一种责罚，每天姨母把一课书教好了，便把那间小房子的门反锁上，让我独自去读。我呢，东张张西望望，见这屋里除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外，一无所有，这使我内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凉，简直对于书一些趣味都没有，站起来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或捉迷藏玩，我的心更慌了，连忙把书丢在一边，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

去，用口水把窗纸沾湿了，戳成一个洞，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他们笑我也跟着笑；他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等到十一点多钟时，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这一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漩涡里去，如一只见了猫的老鼠般，伏贴的坐在书案旁，姨母走进门，拿过我的书，沉着脸说："过来背书！"唉，可怜，我连字还认不清，又从哪里背起呢！我闭着嘴，低着头，任她怎样逼我，只给她一个默然，这使得姨母的怒火冒了丈把高，一把拖过我来，"怎样，你是哑巴吗？不然就是聋子，叫你背书，怎样一声不响！"我偷偷举眼瞟了姨母一下，晓得无论如何，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只得放小声音说道："我背不出！"

"你怎么这样笨！一课书统共不到三十个字，念了一早晨，还背不出！……那么念给我听！"姨母是要藉此下台，所以这样说。但是天知道，我是连念也念不上来呢，可是又不敢不试着念，结结巴巴念了一句，倒念出三个别字来。这一来，姨母可真忍不住了，拉我的手心，狠狠的打了一十下，一面叹息着说："你这该子真不要好，你看哥哥妹妹哪个不比你强；你明天若果再这样不用心，就不许你吃饭！"

姨母托着水烟袋，怒容满面的走了，我揩干眼泪，走到母亲房里，谁知又是冤家对头，偏偏碰见姨母也在这里向母亲面前告我呢。所以母亲一见我，便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厉色厉声骂道："天生成的下流东西，你还有脸跑来见我，为了你念书，不知叫我生多少气！"母亲越说越有气，拿起门后头的鸡毛帚子，按在床上，拚命的抽了一顿，姨母见打得凶了，才过来劝开，我负着痛躲在帐子里啜泣。可是我心里总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虐待我。有时也想从此改了吧，用点心读书，可是到了第二天一走进那间牢狱般的书房，我从心里厌倦，我情愿把白粉墙上的粉，一

块块剜了下来，再不愿意去看那本短命的书，结果呢，自然又不免一顿毒打了，有时候也真因念不出书挨饿，可是这种刻毒的责罚，再也不能制服我这拗傲的脾气。

母亲看见我，永远没有好脸色，同时一家人都觉得我这孺子真不足教，亲戚们都觉得我是个笨货，而我呢，因为众人的无情，也不愿见他们，每天除了被关在那间牢狱里的大半天外，我只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和枝头的鸟儿土里的虫儿为伍。

我这么一个笨得出了名的小厌物，在这家庭中就连个婢女都不如，可是我也不管那些，每天依然是任着性要念书就念，不念——就是挨了打还是不念。有一次我这个笨孩子，居然使得这个家庭里的人大大的惊奇了，那又是一件什么故事呢?

有一天我姨母照例的教我念书，教完以后，她不知忙些什么，匆匆的走了，竟把她的一只表，忘记拿去，这可是对于我绝大的恩惠，我拿起这只表，先细细把玩它的表面，这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于是把盖子弄开了，把内部的机器，一件一件的拆下来摆满了一书桌，各式各种的机器真有趣，我独自开了一个小小的五金行，细细的赏鉴了，后来我恐怕姨母要来责罚我，因此慢慢仍旧照这些机件的原样安置好，除了拗断了法条外，一切都如原来一样，我依然把表放在原来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姨母果然想起，便急急的来找。这时我当然怀着鬼胎，一声不响的静待发作，可是真巧，姨母拿起表便走了，她居然没有看出破绽来，我很高兴的跑去吃饭，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玩，忽听姨母在屋里说:“唉，奇怪，我这表怎么开来开去开不满呀，莫非法条断了吧，这可是怪事，早晨还走得好好的呀!”

我小小的心，怦怦的跳着，不知怎么办才好，因想快躲起来吧。我不管一切的跑到花园里去，躲在那座假山洞里。过了一刻果然听见有人高声叫我呢，我细听听，认得是我二哥哥的声音，

我再不敢答应，心想一定他们已发见我的秘密。后来哥哥叫了一阵，见没有人答应，便又退出花园去。我觑着他已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

渐渐的夜幕垂了下来，园子里冷清清，几阵风拂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小小的心镇静不得，纵是要挨打，也只好任命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再不能留下去，一溜烟跑出园子。刚进了院子，只见妹妹大声叫道："妈妈，姐姐在这里呢！"我想不好了，正预备再逃，已被母亲一把拖住了，先不问情由，捶了我几下，然后拖我到屋里，姨母也来了。起初她们问我表是不是我弄坏的，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瞪着眼，怔望着她们。后来母亲说若再不说话，要拿针来缝我的嘴，叫我永远不得说话，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承认了，并把我怎样拆，又怎样装的事实，告诉他们。母亲怒狠狠的骂道："正经读书教死也不会，倒有这种鬼本事，毁坏东西。今天非要把她关在黑屋子里，饿她一天，看她以后还这样坏不?"母亲说完果然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去，那里头，堆着一些破椅子，煤炭一类的杂东西，一股潮湿的臭气，实在难闻，但是一个无抵抗能力弱小的我，也只能忍受了。

在这种虐待下，我除了哭，竟想不出别的办法。同时我对于生命，开始了厌恶。在我小小的心灵中，虽然没有自杀的清楚意识，不过我也模糊的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这活着快乐吧。我觉得家里所有的人，都是可恨的，便是那个小妹妹，她也是可恨的，虽然有时妈妈打我的时候，她也会抱着妈妈的腿哭，可是她也常在妈妈面前告发，我一举一动都失掉了自由。

我一直坐在柴堆上，肚子又饿，心里又气闷。后来不知怎么哭来哭去竟哭得睡着了。我倒在柴上，象一只落难的小鸡。大约是表姐们看不过意了，央求了妈妈，才把我放了出来。从此以后我更变成怯老鼠，一见人就逃开。

又过了两年，我已经九岁了。母亲永远对我是冰霜满面的，她是从心里憎厌了我，而我也真怕了她。夜里和女仆同睡在一个肮脏的房里，白天呢，就躲在花园里。这时我的心，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

每逢舅舅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者请客，母亲总把我锁在另外一个院子里，不许我出来见人，说我这种不要好的嘴脸，会使她们丢脸，而哥哥妹妹们打扮得象小天使般的，在人群里飞翔。我起初为了这事很伤心，但后来也惯了，随他们怎么摆布，我都处之漠然。因此下流、愚笨，这时便成了我人格整个的象征了。

在我九岁的下半年，我舅母因为在妇婴医院看病，打听到医院对面，有一所教会学校，学费便宜，而且可以住堂，每年只有年假和暑假可以回家——如果我肯信教，便连学费都可以省了，每年只要缴十二元大洋，住吃读书便都有了，母亲便决定送我到那里去。

在暑假后的一天，我的舅母同我的表兄两个人，便送我到那所教会学校去。在我这时的生命中，我从不知什么是快乐，而且我对于家庭的环境，已经够憎厌了，所以这所陌生的教会学校，对于我除了阴沉的感觉外，别的什么都没有。

这所教会学校，建筑是很考究的，一进门便看见一片广大的草坪，上面铺着翠碧的青草毡。也有花畦，正盛开着各色的花朵儿，这些花朵在我生命中，刻了很深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能清楚的回忆到。经过草坪，来到一所庄严冷森的楼房面前，上了五六层石级，便到了校长的公事房，那是一间小小整齐的办公室。所谓校长也者，是一位头发已经斑白了的美国妇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我对于这种人，心里任何印象都没有。不过我看了这位美国女人，又庄严又神秘的脸，我小小的心又禁不住在跳动了。

我舅母把我领到她的面前。说道："朱太太，这是我的外甥女，她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可怜的女孩，所以我想送她到这里来读书。"那位朱太太，拉着我的手端详了一会问道："她信道理吗?"

"哦，她现在不信道理，不过她是会相信的。"舅母这样说。

"好，她现在几岁了?"朱太太问。

我舅母踌躇了一下问道："这里顶小的学生几岁?"

"十岁!"朱太太说："她的年龄恐怕不到十岁吧?"

"不，她的身体长得小，实在她已经十一岁。"舅母随机应变的回答了。

朱太太很诧异的看着我道："呀，已经十一岁了吗?"我被她这样一问，就想告诉她我只有九岁，但是舅母低声用福建话阻住我不许说，我只好随着她道："是十一岁。"

朱太太举出一张纸，把我的名字，年岁都写好了，沉吟了一下又对我舅母说道："如果你们愿意把她送到我这里读书，一切的事情都要依照我们的规矩，比如说'信道理，守规则'，……每年只能年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

我舅母想了一想说道："别的事都可以照办，只是婚姻问题我须得回去问问她的母亲。"

"那么也好，不过她现在还不能算是教会里的人，每年应出三十六块钱的学膳费，请你把这张志愿书带回去给她家里的人看，如果能一切都照我们的意思办呢，那么就算是正式的学生，不然只能算是在这里附读。"

"很好，我明天再来回话，……她今天就在这里吗?"

"这随你们的便，就在这里，或者明天再来，都一样。"朱太太说。

"那就让她在这里吧!"舅母说完，又回头对我说："你好好

在这里读书，一切事都要听朱太太的话。”又指着一口小竹箱道：“那里面是你的衣服，此外还有两块钱，你留着零用。”她说完便把两块亮光光的钱递在我手里，这两块钱竟提起我的兴趣来，在我这小生命里，这是第一次有两块整洋钱，——当然并不是我家里穷得连两块整洋钱都没有。不过我这个小厌物，母亲从来不肯给我这些钱的。

舅母和表兄都走了，我孤零零的站在朱太太的办公室里，起先玩着洋钱，还不觉得怎样，后来玩厌了，才晓得我现在是来到一个生疏得可怕的地方，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寂寞，眼泪便禁不住流了下来，朱太太看着我哭得可怜，便柔声说道：“哦，小孩子不要哭，这里很好，有许多朋友和你一同读书作事，玩耍。”朱太太说着便去按铃，不久进来一个中国妇人，约四十岁年纪，她恭敬的向朱太太问道：“朱太太叫我什么事？”

“你去叫一个大学生来，把孩子交给他照应。”那妇人答应着开门出去，朱太太低头不知在写什么呢。我站在窗子旁，看见草坪边上，种着许多蝴蝶兰，金钟罩，这时正盛开着，在微风里摇摆，四境静悄悄不闻声息，一股寂寞的陌生的情绪，使我怔住了。正在这时，忽听有人敲门的声音，朱太太扬起头来道：“进来！”门开了，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戴着银边的眼镜，向朱太太鞠躬道：“您叫我吗？”

“哦，秦瑞玉！这个新来的小学生，你带她去安置了吧！”

秦瑞玉答应着走近我的旁边说道：“你跟我来。”她牵着我的手由朱太太办公室出来，经过一条颇长的甬道，又有一扇门，出了门便看见一所大院子，直立着一排楼房，那是一座建筑得和寺院似的，不讲究的房子，而且这个院子虽很大，但没有一株树，也没有一些花草。我走了进去，竟莫明其妙的感到阴森空虚，再看那些学生们，身上都穿得非常破烂，有的土布衣服上，还补了

补钉，而脸上的气色也是枯黄少生气，她们看见我，都围了上来，向秦瑞玉探问，后来知道我是新学生，没有什么新闻，才慢慢的散去，秦瑞玉领我走进楼下的一间房子说道：“你在这屋子里睡觉，一切的事情都要听我的话，我就是这屋子里的室长。”我听了这话，怯老鼠似的低声答应着。举眼观察这房间，空落落的只有一张大木榻，上面铺着竹席子，其余有一只嵌在墙里的大木柜，柜旁有一张白木小桌子，桌下放着一张方凳，也没有箱笼，也不知道被褥都藏在什么地方，这真有点神秘。后来我的衣箱和被褥，由那个中年妇人送来了，只见秦瑞玉，把那木榻的席子掀开，又掀起一块木板来，才看见那里面放着几床蓝色土布的被褥，她也把我的被褥放在里边，仍旧盖上木板，铺上席子。至于那个衣箱呢，她想了半天才把它放在木桌下面，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她们都没有箱子呢？当时胆小到底不敢问，过了几天才知道这些人，都是道地的无产阶级，她们所有的衣服，一块白的或蓝的土布包袱，已经够用了，所以我这只破旧的小箱子，到了这个地方，竟变成唯一尊贵的东西了。

这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到处都显露着贫瘠的、阴黯的空气。据说这些学生，都是从各乡村贫寒的教友家里送来的，不但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读书吃饭住房子，同时便连暑假回家的来往路费都是学校供给——而学校当局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这一群天真的孩子信教，他们是抱着宣传宗教的绝大信心，来吸收这些为了利益而信教的教徒，所谓耶稣的人格精神，究竟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该就难说了。同时呢，养成一群奴隶性的教徒。这些人毕业了，便分发到各乡村，各教堂，再依样炮制，于是洋奴便一天多似一天了，——当时我虽没有这种感觉，不过现在想来，还不免要掷笔长叹呢！

我进了这所学校，精神上真受了不少异样的压迫，因为她们

都欺侮我年纪小，不管我有多少力量，一铅桶水一定要逼着我从楼下提到楼上去，如果不照办的话，有的就说别在这里充小姐了，我们作得的事，你也应当作。有的就说你要不提上去，我便告诉朱太太说你不听话，被她们逼得没法，只好含泪提上去，谁知到底力量太小，不知怎么把左脚的筋拗了一下，从此那脚便痛得不能走，第二天到医院去看了，糊了一些药，依然止不住痛，——这时我虽只读了半年书，可是我居然读得很好，而且会写白话信了，当我从医院回来，我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告诉她我在这里太苦，每天的老米饭，窝窝头，同不放油的老咸菜，我实在吃不下，而且现在又生了病。脚痛不能走路，希望她们接我回去。

这封信寄出去后，果然发生了效力，第一我母亲希奇的说，这孩子那么笨，怎么进了半年学校，便会写信了，想是别人替我写的，不过看了那歪来斜去的几个字，又象是我写的。她们不知是为了怜悯，还是好奇，星期六便到学校来看我。那时母亲身上穿得很讲究，舅母又带了许多东西来送给朱太太，希望她对我另眼看待。许多同学在接待室里看见了她们，大家便窃窃私议道："黄某家里并不是没钱，为什么她不吃小厨房里的饭，也跟着我们受罪呢?"有的又说："恐怕她不是那位太太亲生的女儿吧!"大家在窗外只顾谈论，不想已都被舅母听见了，觉得心里过不去，便对我母亲说："我听她们说这里的饭有两种，一种好些，一种坏些，外甥女既是吃不下那坏的，你就让她吃好的吧。"母亲听了这话，便问我道："吃好的，要多么钱?"

"一个月三块钱!"我说着，不知怎么竟忍不住哭起来了，母亲看了这可怜的样子，便应许让我吃小厨房的饭，从此对于吃饭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正走着厄运的我，真是不要希望快乐之神，会降福于我的。

过了几天，我发现我的脚肿起来，到医院去看，医生说要开刀。又说我身体不好，也许会变成骨节痨，必得好好的保养。——幸喜这所医院，也是教会里开的，凡是这里的学生去看病都不要钱。我不久就搬到医院去住，这一住整整半年多。那脚也真怪，接连不断的肿烂，一个疮口才好了，跟着又长出了第二个疮，一只脚面上，长了三疮，简直不能走路，两胁下夹着两只拐，几乎成了一个残废人。

在医院里，不知吃了多少鱼肝油补血丸，才慢慢好起来。但是忽然间肺管又破裂了吐起血来，整整又养了半年，我简直被病痛磨折得没了生趣。

我病好的时候，正遇到学校里，因为“复兴会”每天要到礼拜堂作三次礼拜，我也被强迫的去了。她们跪在地板上，嘴里喃喃的祈祷着，忏悔着，有的放声痛哭着，简直象发了狂。我这时虽然也跟着她们跪下，可是我不信教。我也不祷告，只是睁着眼，东望望西溜溜。正在这时候，那位校长朱太太，轻轻的来到我的身边也跪下，用着诚挚颤抖的声音劝我道：“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我说：“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那里！”

“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无时刻离开你的，……譬如说我口袋里有一块手帕，你相信吗？”朱太太说。

“那我相信。”我说。

“好孩子，你信上帝，也应当象相信我袋里手帕一样。”

这话，我仍然莫明其妙，朱太太见我不信，她便颤声祷告道：“主呵！你用你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在世界上受了许多痛苦，但是她不知道求你救她，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祷告得哭起来

了。

唉！我那时弱小的心，是多么空虚，我的母亲不爱我，我的兄弟姊妹也都抛弃我，我的病痛磨折我，因此我为了这些而哭，我感动的哭，我这空虚的心，在这时便接受了上帝。我含泪对朱太太说："我信了，我真的信了！"朱太太见我答应信教，她欢喜得流着眼泪，她又跪下替我祷告了半天，便领我到牧师那里登记，在复兴会完结了后，我便也成了教徒了。

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在这种心理作用中我受惠不少。当暑假放学的时候，朱太太给了我许多印了像的圣经上的故事，叫我回家好好对家里人宣传，我也情愿的接受了。

我开始对哥哥们宣传，我说："上帝是这世界上的唯一救主，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被上帝逐出乐园，所以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也都有罪，除了信耶稣，不能逃出地狱。"哥哥们听了这话，开始大笑，他们竟笑得先仰后合。我呢，那时虽仅仅才十岁的孩子，并不胆怯，他们越笑，我越宣传得热烈。于是他们不仅用笑来对付了，还把那些圣经撕得粉碎，丢在痰盂里，并且鼓着掌高声说道："什么耶稣救主！简直是一匹猪，一只狗！"他们一面说，一面哄堂大笑；我急得流泪，可是他们依然不睬。每到吃饭作祷告的时候，他们便围着我开玩笑，这个摸一个鼻子，那个扯一个耳朵，把我弄得没办法，此后只好偷偷的祷告。

真的，那时节我为了哥哥们的毁谤耶稣，流过非常痛心的泪呢，我常常偷着替他们祷告，这时我是不问所釉然的虔信宗教——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宗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暑假后我又回到那所学校里去，同时又带来了两个表妹——那也是一对可怜虫，没有父母，跟着伯伯过日子，而且一个又有

肺病，在她们姊妹之间，也常是罩着阴霾的。

我们进了学校不到两个月，革命军就在武昌举义，那时家里人都逃到天津租界上去，直到后来校长朱太太不肯负责任时，我家里才派人接我们回去。我们这三个可怜虫坐在一辆骡车里，只见街上冷落无人行，有几株白杨树上，挂着没有头的尸身，地上也是横七竖八的躺着死尸，用席子盖着，我们不敢睁眼看，都蜷作一圈，幸喜他们不知什么地方弄了一个护照，所以没有人为难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到处都是空洞洞的，只有一个表兄，和听差在看家。我们觉得母亲们太残忍了，竟这样抛下我们，自己逃难去。想到这里，那桌上摆着的饭，我们简直吃不下了。我倚在一根柱子旁边哭，和我同岁的那个表妹呢。伏在风琴上呜咽，那个只有九岁半的表妹，她看见我们哭，她便也端着饭碗流泪。

我们三人哭了一顿，到底忍不住肚子饿，经表兄一劝，也都不哭去吃饭了。

晚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半夜里听见狗叫，和隐隐的排枪声，表兄不敢睡了，进来把我们从梦中叫醒，都躲到土窖里去——这是他们最近掘的，预备躲枪炮的。

这样担惊受怕的过了三天，才也到天津去。在天津住了半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我们全家又回到北京。母亲的意思还要送我们到那教会学校去。我对于那学校死气沉沉的生活，和那些洋人高压的气焰，我实在不愿再忍受了，但我又不敢说不去。那时我大哥哥已由福建回来了，他对于我还好，我便同他商量，他允许替我帮忙，悄悄的教我作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作短文，作了几篇之后，就大胆的去考高等小学。如天之福，我居然考上了。母亲因为大哥的恳请，看见我考上了高小，所以也就不坚持她的主张。从此我就在高小读书。读了一学期，我拚命的

用功，竟大大的进步了。母亲和亲戚们都觉得奇怪，认为我整个的换了一个人格，从前笨小鸭的我，现在居然有聪明之誉了。我受了这些奖励，更加起劲，一天到晚不肯歇息的读书作短文，大哥哥也真肯给我改。年假后这个小学，打算扩充，开办一班师范预科，我听了这个消息，就同大哥商量，打算去试考，如果能取上，不但有官费，而且更使母亲她们想不到的惊奇，可是我不敢相信自己，因此又只得悄悄改了名字去考，除了大哥哥不给任何人知道——哪里晓得居然又考上了。回来我自己喜欢得还以为是作梦，家里的人也以为我在说谎。直到我搬进学校去住，她们才点头叹道："想不到这孩子，竟有出息！"

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直到现在回忆到童年，我仍不能不惘怅满怀呀！

中学时代

我十三岁的时候，考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五年。这五年中我的生活也有许多值得写的：

第一，我变了童年时的拗傲孤独的坏脾气。大约是环境的关系吧，在学校里，我们是最低的一班，而我又是这班中最小的一个，不但岁数小，身体也小，因之我处处被优待——这时候的教育正是极力模仿日本的时代，学制上，学校设备上，甚至学生的装饰上也都仿效日本，所以一切的学生，都梳着高棚式的日本头——我认为最难看的一种装饰，穿着墨绿色爱国布的衣裙，这种布新的时候还罢了，如下过两次水后，便变成将枯萎的菜叶的颜

色，穿得每一个人都象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一样。我当时因为太小，不会梳头，就是请人代梳，而那几根半长不短的头发，也实在梳不上去。后来学监和校长商议的结果，特别开恩，准许我仍梳两条辫子，可是绿布衣裙却非穿不可。这一来更把我打扮得三分不象人了。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当时在我的精神上，实在感到压迫，每次走到整容镜前，我看了自己这种怪模怪样，有时竟伤心得哭了。此外学校里的规矩太严，不许这样，不准那样，我处身在这动辄得咎的环境中，简直比进牢狱还难过，每逢星期六放假回家去，就象罪人被赦般的欢喜，出了学校，觉得太阳都特别亮些。从前我是很不喜欢家庭的。这时候却完全变了。一方面固然是我妈妈待我好些，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校压迫太狠了，先生们责备起人来，都是不许问所以然的，否则便要罪上加罪。

在家里象没有笼头的马般，高兴了一天，时光拼命的向前跑，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的上午，似乎在一霎眼间，就过去了。星期日下午四点钟以前，必定要回学校去。只在午饭吃完，我的心就开始紧张起来，“多么可怕的学校生活呀！”我心里总响着这种声音，我只希望我生病，便可借故躲一躲了。

学校里虽然到处布着罗网，可是我们仍然要偷偷摸摸的闯祸，因为无论如何，学监只有两三个，她们总有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藉着这个机会捣乱，调皮，——现在想想都是太没意义的事情。可是在孩子们的心里，都是一种绝大的欢喜，因为只有这时候她们是表现了个性，她们才领受了自由的快乐。

这时候我有五个朋友，年龄都相差不多，一天我们读历史，听先生讲到明季的六君子，我们竟大高兴起来，下了课，就躲到学校里去商量，把六个人的名字，按岁数月份的大小排起，此后便自命为六君子。同班的同学们，最初是讥笑似的叫着，日久叫惯了，我们居然成了大名鼎鼎的六君子了。不但是我们一班里的

六君子，而且是全学校的六君子了。

自从结成了这个小团体，我们调皮的花样更多了。最使人奈何我们不得的便是大笑，不论遇到哪个同学，只要她们的举动上，面孔上，衣服上，有一些不平常的样子，我们就开始大笑，一个笑声接着一个，嘻嘻哈哈有时竟笑到半点钟还不歇，竟把那个人笑得要下泪才罢。因此人们见了我们六君子，都不禁要皱眉头。可是她们也不敢轻看我们，自然我们的团结力，可以吓倒她们。同时呢，我们虽然一天到晚的玩，但都有些小聪明，所以考起来，成绩都在中等以上。有时我们看那些年龄大些的同学，拿着书拚命的读，我们就使促狭，不是抢掉她的书，就是围着她嘻嘻哈哈的笑。

我们这几个捣乱分子，竟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学校，有了生气。我们不怒不叹气，永远只是笑——大笑，狂笑，笑得人哭不得喜不得。就是先生们，也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并不曾犯校规，“难道我们笑也算犯罪吗?”学监只得罢了。同学们虽恨我们，可是又觉得我们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并没有坏心肠，所以有几个还是喜欢招揽我们。

在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这样快乐过去了。这个时期不但是我的年龄上的黄金时代，也是生活上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常，这个黄金时代仅仅只有三年。到了我十六岁的那一年，在我们六君子之间，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情，尤其是我——因为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新同学叫作王岫岚的，她是一个高身材的女子，两颊长着横肉，她有着可怕的笑的姿势，——她们都告诉我她的笑是笑里藏刀的笑。不过我那时毫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管她怎样，只要她和我好，我便也和她好。哪里晓得自从我同她作了朋友以后，我们六君子中的五君子都和我淡了，有时还一群一堆的窃窃的议论我，作许多怪难看的脸子给我看。我莫明其妙，

可是心也不能不跳，渐渐的情形更不对了，她们冷言冷语，骂了我许多话，跟着我又接到一封名叫王汉生的素不相识的男子的来信。信上写着许多肉麻的话，又约我星期六到先农坛的树林里见面。这一来可把我吓昏了。我便把这信给王岫岚看，她便说道："这个人是我的亲戚，他很仰慕你，所以才写这封信给你，我想你就和他交交朋友也没有关系呀!"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以为然，因为在那时候，一个女子，和一个男人交朋友，那简直是自己找着送死，不但学校知道了要开除，就是家里知道了，也以为你作了见不得人的事，不处死，也要软禁起来的，所以我没有接受那个王岫岚的话。星期六回到家里，哭哭啼啼把信给哥哥们看了。他们幸好并没有怀疑我，这才放了心。到学校里，王岫岚屡次的引诱我，又叫我到她家里去玩，我这时也有点疑心她不是个好人，想到她家里探探虚实，因此便答应她。到了她家一所不整齐的破屋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上等人物，我坐了一坐就要走，她又带我到她干妈家去玩，那屋子比较好多了，但是那里面住着的人，除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外，都是些年轻的女子，而且打扮得不三不四的。我虽然年纪小，但心里有点怕，总觉得这地方不妥当，所以便忙忙告辞回去。

自从这一天后，同学们对于我态度更不好了；我独自躲在寝室里哭，我立志再不同王岫岚往来。这样过了几天，那五君子的一个，她看看我太可怜，便悄悄的叫我去，告诉我说："王岫岚的干妈是开咸肉庄的，王岫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并且她在背后说你要同她的亲戚王某人结婚，……我们因此都不理你了。"我听了这话才如梦初醒，想想自己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禁不住伤心大哭，后来她们都知道我冤枉，才又同我和好。在这学期末果然听见王岫岚被开除的话。

自从我遇到这件事后，在我天真的心里，不免有了一些暗

影，我不象从前爱笑了，而且在我家庭方面，母亲觉得我已经是十七八岁的人了，眼看中学就快毕业了，也应当想到我的终身大事。有时便同哥哥们谈起，哥哥有几个朋友，母亲很想在其中选择一个女婿。而我这时对于结婚，没有深切的观念，而且有点怕结婚，觉得这是一件太神秘的事，所以我看见母亲们越急于这个问题，我便越扫兴。

同时，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尽。因此我便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便连家里的人也知道我爱看小说。就因看小说，我又无端惹起了风波。

这时候我母亲和姨母住在一所房子里。姨母有一个亲戚某君，新从东三省来，只有三十岁。他本来在日本读书，后来他父亲在黑龙江病重，喊他回来，他从日本回来不久，他父亲便作古了。因此他不能再到日本去读书，想在北京找些事作，所以投奔了姨母家来。我同他见过几次，偶尔也谈过几句话。他晓得我欢喜看小说，便把他新买来的一本《玉梨魂》借给我看，——这里面所描写的事实，是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情节非常悲婉。我看了竟淌了不少的眼泪，后来我把书还给他时，大约那上面还有斑斑泪痕吧，因此他便从我妹妹那里探听，我看了这书是否哭过。妹妹便说："怎么没有哭……还有一天连饭都不曾吃呢。"他听了这话，也许是觉得我心肠软，多半总是个多情人了，因此便写了一封信给我，那信里委婉的述说着他平生不幸的遭际，他是一个有志的青年，但幼年死了母亲，……跟着父亲过着寂寞的生活，现在连父亲也死了，弄得自己成了一个天涯畸零人，就想读书也无人供给学费等等。幼小无知的我，那时节为了

同情他，真流过不少的眼泪，所以我们渐渐亲密起来。不过我却不曾想到和他结婚的问题——因为那时对于结婚，莫明其妙的憎恶和恐惧，当真的曾打算独身，不过他却极力的向我要求，同时又请人向我母亲说。母亲觉得他太没有深造了，一个中学生将来能作什么事呢，所以便拒绝了他。并且又因为我哥哥另外正进行着别一方面的事，因此他简直是失败了，于是他写了一封非常悲哀的信给我。我看了之后，不免激起一腔义愤来，我觉得母亲们太小看人了；他又怎么见得一辈子不会发迹呢？我这样一想，觉得我有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哥哥的必要，我也写了一封信给母亲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和哥哥深知我是个拗傲人，无可奈何只得由我去，不过他们有一个条件，他非在大学毕业，我们不能举行婚礼。他当时接受了这条件，并且正式签了字。可是求学的经费大成问题，这使我们为难了很久，后来亲戚看见我意志这样坚强，倒不知不觉动了同情心，由一个亲戚拿出两千块钱来，放在银行里，作为某君大学的费用，我们便订了婚。

在这事件发生一年后，我在中学毕业了，我仅仅只有十八岁，——这时候，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也不开放女禁，所以我的出路很少，同时又因为哥哥在外国读书，家里的用款，已经动了本钱，母亲很希望我能挣点钱，帮助家庭。

于是我结束了我中学生的生活，我开始在十字路口彷徨。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

只要一回忆到学生时代的生活，心头便不禁有一种顽皮的跳动，过去的童年，也似乎复活了。

我正是十三岁的那一年秋天，考进了女子师范的一年级，在全级同学的年龄中，我是倒数第一，身材呢，偏偏也是又矮又小，当我拖着两条小辫发，跑进课堂时，同学们都惊奇地望着我，在她们的揣测中，这仅仅是个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怎么会参加她们的集团呢，而我就在她们的猜疑中，安然地坐在第一排的位子上了。

一个中年妇女，据说是学监曹先生，迈着那小脚放大的特有的八字步，神乎其神的走进教室，登上讲台，我们恭敬的起立，鞠躬，坐下，学监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学校规则，上面罗列着森严可怖的校规，最使我刺心的，是学生必须全体住堂，除星期六例假外，不许外出，即使例假外出时，也必有家长盖章的证明书才行，星期日下午五点以前一定要回学校，如果迟误，下星期就不准回家，其次就是不许穿制服以外的任何衣服，——而制服偏偏又是那样难看，夏季的是灰色布衫，灰色山东绸的裙子，新的时候还好，洗过几次之后，颜色灰黯活象一窝老鼠精。至于冬季的呢，那又不如夏季的了，青蛙色的爱国布裙衫，洗得黄不黄绿不绿，谁说不能象征癞蛤蟆的色彩呢？同时头上再梳个日本式高搭凉棚式的头，真是呜呼噫嘻，不像鼠精，也像蛙怪了。这虽然似乎是一件小事，而对于我这个还拖着两条辫发的孩子，简直等

于是一种滑稽的刑罚呢！

自从学监曹先生颁布校规以后，一些天真活泼的女孩，霎时间都变成了日本婆娘，——那时间日本的教育及其他，都正在中国走着极时的红运，所有的教育当局，也大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为了贯彻他们的取法乎日本的主张，便连装饰也必使其逼似。试想那样庞大笨重的凉棚头，顶在一些尚未全成人形的孩子们身上，究竟类乎不类呢？尤其在全级比较最小的我更是个要命的勾当，每逢走过整容镜前，由不得掩面急趋，这一副头大身小，畸形发展的尊容，便连自己，也无勇气看。所以仅仅是一个大棚头，和一身蛙色或鼠色的布裙衫，简直像一副全份的刑具，压迫得我无精打彩，先天所有的爱美情感，都被摧毁了，因此我每个星期六回家时，必作一次欺骗的行为，那就是从学监处领得回家的通知书后，走到门房，放下包裹，先把那大棚头摧毁，仍旧拖两条发辫，这才雇车回家，第二天回学校时，也是偷偷摸摸乘学监不看见的时候，逃到栉沐室，恢复了大棚头，再去交通知书。

在这个中学时期中，本来是我的黄金时代，谁知我的活泼快乐的童年，竟消灭于这如牢狱似的学校生活中，至今想来，对于当时那种专门以压迫手段的学校教育，犹觉不寒而栗了。

对于学校训育法，给我的印象太坏了，至于功课呢，也是不能使人满意，一味的注入，不管你能吸收消化与否，他们只管照着老调唱，因此我对于读书，竟视为畏途，在讲堂里总是想法消遣，不是作打油诗，俏皮先生，便是和同学传递纸条，以为玩笑，只要听见下课铃一响，便没命的逃了。

在这枯燥阴暗的学校生活中，我有时仍然要自寻光明，那就是偷看小说——那时候的学生，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都不许看，小说尤其在严禁之列，如被发觉，轻则学监叫去当面训斥一顿，把小说没收，重则挂牌记大过一次，可是这也禁不断我们，

仍然不断的偷看书，有时我竟躲在讲堂最后一排的椅子上，把小说藏在国文讲义下面，趁先生讲的唾沫乱溅的时候，我已一页一页的偷看下去，有时看到小说中情节太滑稽的部份，我竟忘其所以的噗哧一笑，这就惹下了大祸，先生瞪起铜铃般的眼睛，恶狠狠的叫我到前排来，我连忙把小说往屉子里一塞，垂头丧气的坐到前排位子上，但是心里更急切要想晓得那故事的下文，于是我的精神贯注于那小说的想象中，虽是木然静坐，心早不知飞越到第几世界去了。

有一次，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借到林译小说的全部，这使我发狂的想看，于是就想了个绝妙的方法，跑到学监处，皱紧眉头假称肚子疼，学监叫我到寝室去睡，——平时寝室的门是锁了的，除非生病不到打睡觉铃时，不准到寝室去的，——我这时暗暗的高兴，拿着锁打开寝室的门，放下帐子，拿上两三本小说，睡在床上，大看而特看，到吃饭的时候，学监只派校役，送一些稀饭和咸菜给我，这使我有苦说不出，无可奈何，只好把这稀饭咸菜姑且疗饥吧。我这样装病过三四次，最后一次这个秘密被学监发觉了，以欺骗和违法的罪名，记了我一大过。

但无论如何，学校的生活，实难使我满足，于是不能不另想方法，发泄发泄心头的积闷。有一天读历史，读到十三太保和六君子这两个名词，忽然心血来潮，便向同级的同学提议组织党派，有十三个同学她们特别要好，就要她们作十三太保，而我同另外五个年纪比较小的，叫自号六君子，而十三太保都是比较守校规而用死功的学生，和我们正相反，——我们是全校最顽皮而不用功的学生，因此两方面常起冲突，不过她们为了顾忌校规功课，常常打不过我们。最使她们受窘的是每当考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设法阻碍她们的用功，闹得她们流眼泪，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能对付这个考试，看看考期近了，于是我们便决定开一夜的夜

车，但是学校里的电灯，十点以后就关了，我们商议的结果，是找来三只大饼干筒，把它们放在床上，在饼干筒里点一根洋蜡，我们放下帐子，并以棉被遮住外淹的光亮，拼命读书，这样整整忙了一夜，第二天居然考得不错，发榜的时候，都名列中上，十三太保反有几个不及我们，这简直给她们一个惊吓——以平常从不见摸书本的六君子，怎么能考得出呢，最后，她们只有赞叹我们聪明，我们也以聪明自诩，看见十三太保拼死的啃书本，而加以讥笑，渐渐的我们变成了有毒刺的马蜂了，谁见了我们又头疼，但又不敢惹，而我们只要遇到机会，总想法捉弄人，我们的拿手就是围着一个人大笑而特笑，总想把那个被笑的人笑出眼泪才罢！

除了以上所说的那些以外，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就是闹朋友，只要某人说某人一声好，旁边的同学，就大起其哄，把这两个人拖在一堆，算她们是好朋友，有许多人因为被别人起哄以后，竟不知不觉发生了同性爱，于是一对一对的假夫妻，便充满于学校园与寝室里了，我记得，我也曾被人拖过一次，不过我竟以满不在乎的精神战胜她们，我很无拘束的和那位朋友谈话——不过我们所谈的，却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些私情密意，我们两个都是小说迷，所以我们谈论小说的故事，这竟使她们莫明其妙，只好扫兴而去了。

一年复一年的我们这样生活着，混过四年毕业书骗到手，我的中学生活也就告了结束。

第一次的教员生活

不知母亲同表哥们怎么样活动来的，我这么一个中学才毕业的十八岁的女孩儿，竟居然作了某女子中学的教员。真惭愧，我能教什么呢，国文连封信都写不通，英文程度更浅得可笑，当他们欢喜的报告说："你的事情成功了！"我反吓了一跳，这么一个丑小鸭，竟教我在大庭广众之中，充什么先知先觉。后来我见过校长，他是一个将至五十岁的老头子，——一副酒糟鼻子，最使我起不快之感，他说请我当体操教员兼教几点钟家事园艺——教体操我虽也勉强，不过要要棍棒操操亚铃球杆，我都还学过，回家去悄悄的练习练习，也将就应付得过。至于教家事园艺，这简直是开玩笑，我又懂得什么家事？便连父族母党的称呼我都弄不清，别的更可想而知了。说到园艺，就是种花，莳种，怎样布置庭园的，这些常识我哪里有！就是现在我也拿它没办法呀，可是为了母亲的意思，我不得不接受了聘书。

到了学校里我第一先要看看校长的办公室，那真滑稽，是那么一间杂乱无章的房子，案上也没有公文函件，只堆了许多学生的大小字。——后来一打听，原来这位校长会写字，所以全校的习字都由他教，至于学校的公文呢，倒完全交给一个文书去办，他闲了便满院子里走来走去，在那些中学生的堆中挤。

再走到训育主任的房里呢，看见那位主任先生，正在绣花，大声的和娘姨谈天呢，我起先还以为是认错了，——你想一个四十多岁的旗装妇人，满脸脂粉，满肚皮脂肪的俗物——怎么会是

堂堂女子中学的训育主任呢？不过校长明明是这样介绍的呀。也许是我知识浅经验少吧，我这样想着也就相安无事了。

到了操场里，我上体操课，——幸喜我学的是师范，在第四年级时，我曾实地练习过，所以脸皮还不薄，拉长了声音喊着“立定”，“稍息”，“向右看齐”一类的口号，当时自己觉得颇神气呢，就象军队中的指挥官，趾高气扬的命令着，但是那些学生，身材多半都比我高，就论年龄也有比我大的，当他们排队走过我前面时，我便不免自惭形秽起来。

那虽然心里只管内愧，可是在面子上，我却象煞有介事。在第二年的春天，我和校长商量好，要开一个春季运动会。于是我每天的替他们练习赛跑、跳远，这些硬工夫还好对付，只要学生不断的练习就可以了。最使我为难的，要教她们跳团体舞，那个时节的跳舞，我虽也学过一些，但都是杜撰的，既不是水手舞更不是什么土蜂舞，只不过从梅兰芳那里学来的一些散花舞更参照着一些西洋的步伐，总而言之，我费了一个星期的工夫才编出这一套中西合璧的花圈舞，每一个学生手里举着花圈按着一二三四的琴拍，上下左右的舞了一阵。

这个滑稽的运动会开过了，校长似乎还很满意，因为不论如何，我总替他的学校出了风头。可是我还不曾高兴几天，学生方面又发生了问题，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于我的教书，有点不满意，她们说我念别了字，又是园艺也讲不清楚。这个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我真是如坐针毡，本来我自己就不愿来教书，现在可出了丑，怎么还能装聋作哑的混下去呢。所以在春假完结时，我不得母亲的同意，就悄悄的辞了职。

辞职虽然很轻便，可是我却没有胆子回家去吃白饭。正好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安庆当小学校长，她有信约我去帮忙。我想中学教不了，小学总可以了吧，所以连忙写快信去答应了。

在我一切行装都预备好了，我才回家报告母亲我辞职的经过，并请她原谅我的不得已。母亲听了我的话，怔怔的望着我道："你的哥哥们都还不曾毕业，家里用钱的地方又多，我愿你帮我两年，谁知你到底拗傲成性，一点都不能忍耐。"我受了母亲的责备也无话可答。后来我允许母亲到安庆每月仍寄钱回来，母亲仍然不高兴的叹了一口气道："随你去罢！"当夜我在家里吃过晚饭，便携了一肩行李，只身孤影的走上征途。母亲因为不放心，请表兄送我上火车。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时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我时时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仙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欢喜骄傲，好象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到了安庆时，我的朋友接我暂到她家去住。第二天才送我到学校去——这是一座省立模范小学，已经办了两年了。据说我的朋友办学还认真，成绩很好。我在这里仍然担任体操，和国文、习字、历史、地理等科。这当然我是应付得来的，不但小学的课程老底浅，况且我又有了一学期的教学经验，同时又碰过钉子，所以对于预备功课，不敢马虎，所以我在这里教书的成绩不算坏，有许多学生直到现在提到她们过去的先生黄某人，都心悦诚服的赞叹着呢。

不过在那时候，我的心是浮动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我都不能平静的久住下去。看命的人说我正走驿马运，所以要东奔西跑。我自己虽然不信命相，不过欢喜跑，我是不否认的。所以在

安庆住了半年，我又感到这里的生活无趣，就又携着箱箧回北平去。

这时候恰巧河南女师范要请教员，我就去见我母校的校长，请他荐我去，他答应了。过了几天他叫我到学校去，又介绍我一个同去的同学。——那人姓杨，比我低一班毕业的，我们把一切的手续都办好了，那位校长又替我们开了一个送别会。在会席上，他勉励我们不少的话，当时我们觉得那情形果然严重，真象自己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此去前途必大有作为。哪里晓得，到了河南时，为了环境的腐败，积年的流弊，改无可改。那些学生因为我们的言论比较激烈，认为我们是名教的反叛，是一个可怕的危险物。而那些旧教员，又怕我们占了势力去，所以便怂恿学生们在讲堂上问难我们，把些癖典怪字，拿来考我们。从此日子就太难过了，每逢上一点钟课，就好象站了一点钟的站笼，真够受罪了。但既已[illegible]了聘书又不好撂下就走，同时自己也不服气，又怕别人讥笑，所以只好一天挨一天，好容易杨柳绿了，桃花开了，渐渐地花落叶茂，天气蒸热，暑假到了！我们如同被赦的罪囚，欢天喜地的跳出牢笼，在京汉路上，高歌激云，庆祝我们得以回来。

回来是回来了，暑假以后又怎么办呢？一度一度的流年，这样等闲过去，渐渐有点知道愁滋味了，而且母亲又时时在责备我，说我没有长性，表姊妹们又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一学期先生。

大 学 时 代

唉！厌倦，厌倦，一切都使我厌倦，但更厌倦的是教员生活。在这时期，我有点想着嫁了罢，免得受许多苦，但是某君大学还不曾毕业，所以只得罢了，只好再另找出路，当然母亲还是要我去教书；我呢，受了这一年多的折磨，我深切的了解我的学问不够，我只能再读书，不能再教书了。正巧这时候北京女高师招收学生，我就打算去考，不过母亲极力反对，她说："一个女孩子，已经中学毕业，就很够了，还要读书，作什么？而且我现在也没闲钱来供给你，你自己去细想想吧！"

我碰了这个大钉子后，心里非常难过。我记得为这事，我曾躲在房里哭过几天；我也想不管母亲应许不应许，我偏去考，她又拿我怎么样。不过学费呢？保证金呢？我到哪里去拿！虽然我作一年多的教员，可是我除了给母亲一部分的钱外，其余的也早用完了。现在我是阮囊羞涩，而天下事，没有钱是最没办法的。因此我便写信给我安庆的朋友，她就劝我再作半年事，自己积些钱作为学费及保证金，如再不够呢，她也可以帮我一些。我觉得这办法很好，所以在暑假后又到安庆去，在那里教了半年，省下两百块钱。又是回北京，而女高师已过了考期。幸喜我是本校初级师范毕业生，里面还有几位熟教员，通融的结果才许我考。我想插进第一届的文科去，她们已经读了两年了，现在算是本科二年级。起初校规不许招插班生，只准暂作旁听生，以后看成绩再从新分派。我无法，便以旁听生的资格，交了二十块钱的保证金

和膳宿费——旁听生有膳宿费，正科生全免——搬到学堂里去住。

这个时代的我，因受了一年多的社会磨练，从前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轻狂脾气，完全改了。处处只感觉得自己不如人，所以当我进学校时，看见那些旧学生，趾高气扬的神气，简直吓倒了。并且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又是由各省师范毕业生，或小学教员里选拔出来的，中文都很有根底，所以我更觉得自渐形秽了。记得第一次上作文课时，先生出了一个题目是“礼记内则中的时而后言论”。什么《礼记》，我简直连看都不曾看过。因为我在中学时代所读的只是一些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四书》《五经》中也只读过《诗经》同《孟子》。这个题目已经弄得我莫名其妙，想问问同学吧，又怕被她们笑了去，所以只好自己悄悄跑到图书馆去，找出《礼记》原文，看了，以细细的读了注解，心里才有点明白，花了一天的工夫，才把这篇文章作好，勉勉强强写了一千多字，然而再也不敢交到先生那里去，怕先生骂我不通，因此我就打听一个旧学生，我说：“国文教员他喜欢哪一个类的文章?”

“嘿，”那位旧学生装腔作势的说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位先生书读万卷，渊博得很呢，所以我们作起文章来，每句都是有典故的，他就喜欢言之有物的文章。”

嗳哟！她的这一大串话，真是把我吓矮了半截。什么典故。我满肚搜罗，也搜不出几个典故来。而况每一句话都要用典故，这我哪里作得出来。我当时虽然这么想，但嘴里到底不好意思说出真话来，只唯唯诺诺的离开那位旧学生。我又跑到自修室里，把我自己的文章拿出来看一遍，数来数去，通篇仅仅用了两个典故，我想再加上几个吧，但是可怜贫穷的脑子，到底想不起来。……唉，事到如今，我只后悔小时不曾多记几个典故了。

同学们的文章都交了卷，我还只挨着不交。但是丑媳妇终须见太婆，不交不行，还是老着脸皮交了。自从交卷以后，我是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道先生看了我这无典故的文章，要怎样开发呢。

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作文的时节又到了。那位老先生抱着一叠改好的作文簿子，一本一本的发还我们。我的心怦怦的跳着接了卷子，打开来一看眉批上面写了一个“选”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暂且不管，掀开最后的批语一看，只见上面批写着“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这一段改语在现在看起来，也就平常得很。而那时节，却大大不然，我竟喜欢得手舞足蹈起来。同学们见了我的样子，也都围了上来，要看我的文章，我究竟不好意思，连忙收了起来。正在这时候，只听那位老先生说，“你们都坐好，……前些时候我们不是打算出一本《文艺观摩录》吗？有许多文章可以选进去。所以凡上面有‘选’字的，请你们另纸誊清，将来收集齐了，就可以付印。”我听了这话，心里更觉得高兴，想不到我的文章也有被选的资格。从此以后，我的气焰日高，再不肯受她们的愚弄。而且那些旧学生，反到很看重我们，——这个学期的插班生，只有我同苏雪林两人，第一学期我们是旁听生，在年假大考以后，因为我们的成绩列于最优等，所以立刻升作正班生。

在这个时期，我读书虽然很顺利，可是我的心境却很可悲。最大的原因，是为了母亲不赞成我进大学，所以不但学费不帮忙，还要时时的责备我。每当星期六回家去，总要流眼泪的。这样一来，竟弄得我“等是有家归不得”。眼看着那些同学们，兴高采烈的提着箱箧或包袱回家去，我的心更一剑一剑的被戳着。有些同学偏不知趣的追问我：“黄！你怎么不回家去？”

我苦笑着向她们撒谎，不是说：“就回去！”便说：“要在学

堂里看书。”这些对于人生毫无深刻观察力的同学们，她们哪里会看去我内心的苦衷呢！她们不关痛痒似的唯诺而去，白白的搅得我心乱如麻！

同学一个一个走了。热闹的宿舍讲堂，学校园，这时都变成墟墓般的寂静，冷清。在这种如寺院的环境中，现在所剩下的人，除了我以外，就是那几个家在外省，飘泊异地的游子罢了——不过她们还不至象我那样伤心，仍是安静的料理一些琐事，或和朋友们出去买些零食，回来吃着谈笑。只有我独坐在走廊的木栏杆上出神，有时看着云天过雁滴泪。唉，我开始体验那较深刻的人生，我常感觉得作人无趣。我喜欢读老庄的书，满心充塞了出尘之想。不过这些出尘的意识，究竟太浮浅，遇到高兴的事情时，仍然很起劲。

在我进大学的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我当然是个大变化，各种新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我对于这些新学说最感兴趣，每每买些新书来看，而同学之中十有九是对于这些新议论，都畏如洪水猛兽。我还记得，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的讲恋爱自由，她是一个圆面孔，身材丰腴的女孩儿，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的佩服她，后来她讲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了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的。而那位同学，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咬牙在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后会，我独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新人物，时时被冷讽热骂，有几个更浅薄的同学，常常讥讽我。因为我不懂旧文学，所以只好极力学新的——据她们的脑筋，以为新文学，是用不着学就会的。只有她们满肚皮的死四书五经，是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望

尘莫及——当然我对于这种讥讽也只得承受，无论如何，我肚子里是没有典故的。

我这么个落落难与人合的一个怪人，可是她们只好心里看不起我，面子上她们倒也不敢怎么样。第一因为我心直口快，说话虽说不上尖利，但也不算笨，而且我平常作事，又是什么都不怕，要作什么就作什么。所以我虽是一个插班生，但进去了不久，便被举为学生会的干事。这个时候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不久就有日本人在福州打死了人的事情。这些被压迫几千年才得解放的民众，真如同发了狂似的，今日这一个团体开会发宣言，明日那一个团体请愿，游行大示威。当然这是学生会的事，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府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饭都不吃，觉也不睡的干着。

而在百忙中，福建同乡会，为了本省切身的问题，联络各学校的福建同乡去开会，而我又被举为女师大福建同乡会的代表，到师大北大去开会。那里我认识许多男学生，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同男人们合作。开过几次会的结果，我又被举为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

为了忙于工作，我更不大回家了。有一个星期六，我家里竟写信叫我回去。我正不解什么缘故，到家一问，才知道是那位和我订有婚约的某君，要和我谈谈结婚问题——因为他这时大学已经毕业了。我当时哪里有心肠结婚，便告诉他我也要等大学毕业了才结婚呢。当时他虽没有反对，不过他却劝了我许多话，觉得我一天到晚到外面奔走是可笑的，一个女人何必管那些事呢！这一次的谈话，使我发现他思想的平庸，我心里很不高兴，当晚仍回学校来。

第二天我接到某君的信，虽然满纸温和的话，但是我觉得句

句都使我刺心。我于是写了一封回信，痛言我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思想，和他所建议的那种庸常生活，正相反对。同时我又告诉他，我现在读安那其的无政府主义的书。这封信去后，他又给了我一封信，除了劝我不要太新，他又报告我他要去考高等文官——我看了这信，心里更不高兴，我这时正痛恨官僚政客，而且他本来是学的工程方面的东西，一个工程师要想作文官，这简直太滑稽的可笑。从此我俩的意见一天一天相去越远，感情也日渐恶化。不过他是个忠厚老实人，始终对我极温和，诚挚。偏偏那时候的我，有一点古怪脾气，总觉得一个脾气太好的男人，不是我所需要的。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我感觉得和他结婚，我心里一定不快乐。解除婚约的一念，在我心里渐渐的滋长起来。因此我心情更黯淡了，常常背人垂泪。

这时候我有几个好朋友，她们和我年龄相仿，而且有一点相同——都是志趣不凡，同时也都是喜欢玩笑。因此我们在许多同学中，另成了一个小团体，在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悄悄的传着纸条子，不知怎么谈起战国时的四公子来，其中有一个人，便提议：我们恰巧是四个人，以后就自称四公子吧，她们便封我作孟尝君，其余三人，也各占一份。我们起了这个绰号以后，并给全班同学一个启事，后面署名是四公子同启。因此我们这个绰号，不久便传遍了全校。后来她们提起我们，总是说四公子了。

我们四个人，自从结了这个小团体以后，大家感情也日渐亲密。每每于课余之暇，各诉衷曲。这时四公子中，只有我一个人是订了婚，她们三个人，还是无主名花。所以她们对于我的事情，——尤其是同某君订婚的事情——更感到兴趣，时时探听我们间交往的经过。

有一天正是梅雨天气，窗外杨柳临风摇掩，她们三个人都在

那里商量作一样的衣服，同时要征求我的同意，一回头看见我正怔坐在书案前，她们莫明其妙的都围扰来，追问我为什么发怔。我被她们一问，那眼泪更忍不住滴了下来。她们连忙拉我到操场去，一面劝慰我，一面仍在追问我。我便把我近来心头的忧郁告诉了她们，并且告诉她们，我想同某君解除婚约，我情愿独身，必等他结婚后，我再说。她们听了我这话，都觉得我神经太敏感了。并且又说当初你既那样看重他，不管家里的人反对，和他订了婚，怎么现在又解约，人家不要说你二三其德吗？我听了这话，觉得她们固然有理，但是我一想到结婚后的平凡生活，要毁了我的一切时，我仍不能承受她们的劝告。我说从前我和他订婚时，我年纪还小，并不是对他有深切的了解，不过一股义情的作用。现在他因为我的原因，大学居然毕业了，以后前途正未可量，我这时和他解除婚约，并不是看不起他，只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志愿。我不嫁他，是尊重我的志愿罢了。而且我同他的性情太不相合，纵使勉强结婚，彼此也只是痛苦罢了。所以还是解除了，彼此都好，她们听了这番话，也不好再劝我。于是我便写了封信给某君，委婉的陈说解约的理由；并祝福他将来找一个和他志趣相同的人结婚。他最初不肯，并托亲戚和我解说。但经不起我执意不肯，他也只好答应了。我自从和他解除婚约后，我一直在担心。幸喜没有多久，他已经同一个很有钱的小姐结了婚，我的心才放了下来。

在这时候，我整天的看书，研究社会问题，同时我因为作编辑，和几个男学生，时常有函札来往，渐渐的从泛泛同事，变成朋友。不久闽案了结。同乡会因为种种关系——多半是争权夺利吧，大家解体。其中有几个人，是声气相通的，于是分出来，另外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叫作社会改良派，英文叫作 Social Reform 简称为 SR，一共有十五个人，每星期聚会一次，而地点

都很秘密。我那时节，对于社会的经验既少，所看关于社会科学，和什么主义的书又很少，所以虽然是SR团体中一个会员，但究竟没有什么主张。他们便时常送我些社会主义的书看，并常常和我通信讨论。因此我的思想真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了。我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责任是那么大，从此我才决心要作一个社会的人。

在SR团体中，有两个青年和我特别亲密，其中的一个郭君，比较一切的人都深沉，旧文学很有根柢，他作了很多论文登在杂志上，时常寄给我看。因此我俩的感情认识也与日俱增了。

不久我大学将毕业了，照学校的规则，在修业的最后半年，应当到各地去参观，我们全班商议的结果，想到日本去，而学校每人只肯津贴四十元；而核算起来，每人没有百元之款是不敷开销的，因此我们便商量着演新戏筹款。

新戏这时候，还是个萌芽，没有好剧本不用说，根本便连剧本也没有。而我们却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竟胆敢自己创作剧本，——这事说来真好笑，不过也值得令人惊异，我们差不多都成了天才的演剧家，——怎么讲呢，我们自己创作的剧本，只有故事的架子和分幕，没有对话，就这样派好了人。这几个人把这故事记清楚了，便上台自己想对话。我记得那时候，我演的一出剧是《叶启瑞》——这故事大概有人还记得吧？这是一个大学生，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后来在外面和一个女学生恋爱，便设法把家里的妻子害死了。那个女学生知道他这样没良心，便大骂他一顿，和他决裂了。——我便演那个女学生，在戏台下面我还不曾想好我要说些什么呢，而竟敢卖票，公演。偏偏女学生演戏是创举，所以来的人特别多，我们借的是教育部大礼堂作会场，第一天满座，第二三天便连窗户外都挤满了人。我好象作梦似的，演了三天。结果竟出于意料之外的成功。不但票价竟卖了三千

元，而且报上还给了我们不少的好评，当时我们自然是很得意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汗流浃背。中国枉称古文明国，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幼稚的！

演过戏，我们有了钱，便办赴日的手续。我们四公子更是兴致勃勃的，老早就先跑到天津去，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名义是参观天津的学校，实际呢，是大玩特玩。白天随便到一个学校里，走马看花似的参观一遍，回来后在天津的大街小巷，混逛一顿。晚上就到日本神坛里，睡在芳草地上说天讲地。那时候我的生活比较快乐些。但另一方面呢，我不知什么时候又陷入情网了。同时其他三公子，也都为爱情所困搅着。这时我们大家都有点心事，所以快乐中，不免含着眼泪。

到了日本，第一使我感觉得憎恶的，便是那木屐的繁响，和那些女人屈背弯腰的卑微样子。可是日本人的招待我们的殷勤、周到，真令人佩服，一看就知道是政治清明的国家。无论什么地方都表现着秩序井然，负责有人。不象我们中国只有人拿钱，争权利，而没有人作事，因此我们一面仇恨他们的凶狠，但一面不能不钦佩他们的力求上进的精神。

我们从横滨下船，没有停留，就坐火车到东京，住在一个协会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有日本招待团所供给的汽车五辆，载我们到各学校各大公司去参观。在东京住了两个星期，所有的学校都参观了。同时有许多中国学生团体，开欢迎会招待我们，所以终日没有停息的时候。这时我的兴趣极好，每日作日记，预备将来汇成一本游记的。

我们离开东京后就坐火车到西京，——西京的一切都和东京不同——东京是动的，而西京是静的，——拿中国地方来说，东京有些象上海，而西京就象北京了。我觉得西京给我的印象最好，那里有皇宫故址，我们在黄昏时，漫步宫墙左近，但见满地

杜鹃花，鲜艳夺目，至于街上也没有东京那样拥挤紧张。就是此地的人民，也比较平和冲淡些。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帝国大学的医科，和附设的医院等。

除了参观学校，我们又到了德岛，日光等名胜地方玩了许久。德岛的山光水色至今还深印我的脑际。至于日光当然以华严泷为最出名的胜迹了。我们从日光的宿舍出发到华严泷是步行去的，其中有十余里的距离，所以到了华严泷时，大家都已筋疲力尽。但我同另外的三个同学，因为看了这三千尺的大瀑布，不禁叹为奇观，不肯即此而止，必欲穷其究极，所以我们不辞劳苦攀了软木梯到了瀑布的下面。我站在瀑布的前面，但见匹练自天而降，飞珠细沫，微溅衣襟，心胸不禁为之爽然。与此同时激起一些灵感，于是我在日记簿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华严泷下》，曾在某刊物上发表，可惜我无底稿，现在这篇东西竟不知到那里去了。

玩过胜景，我们就乘船，渡海到朝鲜。参观了箕子墓后，在青年会住了几天，有一个大连学生团体，请我们吃饭。在谈话中，他们隐隐露出许多朝鲜人亡国的苦痛，并希望我国能提携他们，早谋独立的意思。我听了这话，满心悲愤，几乎落下泪来，同学们也都黯然。

离了朝鲜，坐火车到奉天。在高师住了两天，也到处去参观。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奉天人特别不讲卫生，蚊子，苍蝇，臭虫，到处都是，我记得在饭碗里曾发现三个苍蝇，因之我不敢下箸。

从奉天又到大连旅顺，那地方简直是变相的日本，只有一两条唐人街，还依稀有点中国人特殊的风味，怪模怪样的中国小脚女人，时时点缀其间而已。

从大连回到天津，又转北平。这一个多月奔马似的生活，现

在告了结束。回到学校，忙忙作毕业论文，拿了文凭，从此脱离学生生活，踏进社会。这些可歌可泣的青年生活，又成了历史上的陈迹了。所以在毕业生聚餐的那一天，大家都是满面愁容，尤其是我更觉得难堪，因为别人至少还有些美丽的幻梦——对于她们不曾经验的社会里，而我呢，是个中苦趣，已知二三，当然怀惧更深了。

但是时间是解决一切的，三年的大学生活被无情的时间送去，此后的一切，也只有让时间来解决了。

著作生活

当我小的时候，已被冷酷的环境，压迫得成了一个木然无所动于中的人物。又因为家人都料定我是没出息的，所以美丽的幻梦——我从不敢轻易沉溺，而且我也自信是个没出息的，不然为什么人人都会作的，我偏不会；人人都爱的，我偏不爱呢?

童年消逝了，我进了中学，那时候虽然比较活泼多了，可是仍然和一切的孩子一般，一天到晚，玩玩笑笑，也从来没有作过任何梦想，读书呢，也不感到兴味，只象向先生还债般，逼得紧，也念得勤，不然仍是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除了有一些灰色的阴影，掩映于心头外，什么都不觉得，也什么都不想到。直到中学将毕业那一年，我才开始看小说，开始了解小说的趣味——不过那时候还不曾有人谈过文艺，我更不知道小说也是文艺的一种。我只觉得这种书里满含着活泼的逼真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解忧，可以消愁，可以给人以刺激，可以予人以希望。因此我放弃其他一切的书，专门看小说，在一年中我看了二百本左右的小说。不过我虽看了不少的小说，可是我还不敢妄想自己也写小说。

在我进大学的那一年，胡适先生极力提倡白话文，——同时胡先生又教我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的最快，所谓人生观也者，亦略具雏形，对于宇宙虽不能有什么新见解，至少知道想什么是宇宙，和宇宙间的种种现象，何以成，何以灭的种种哲学问题了。可是这个时期我也最苦闷，我常常觉

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但这种尝试的工作，越秘密越好，不然写不好，被人知道了笑话，因此我每每躲开他们，藏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的写。过了几天，我把那写好的东西，自己读了一遍，觉得杂乱无章，心也懒了，把它藏在箱子里，——这一本没有结束的残稿，至今还不曾续好。前年我竟把它烧了，只在我创作生命上留一点忆记而已。

后来我读了几本短篇小说，我想到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都不容易，还是去先学写短篇的罢。当时不记得取了一种什么题材，写了一篇短篇的，拿去请教文学教授陈某，——当然我的心是在紧张的跳动，我惟恐他决定我没有创作的天才，那我什么希望都完结了。这简直等于判定死刑待绞一般的难堪呢。当我战战兢兢把文章递在他手里时，我真觉得他有无上的权威。他把那小说马马虎虎看了一下，说道：“你也想作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象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我被他这当头一棒，打得我全身挛痉起来，我满脸羞愧的接过那稿子来撕了个粉碎。

为了这件事情，我难过了几天。但是我还想写，同时我又发现这位陈某他自己就没写过小说。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些经学通论呵一类的陈旧东西。他有时就连客观与主观都分不清楚，这么一个人难道他也懂文学吗？我这么一想，于是胆又壮了起来。我经了几天的思索，写了一篇叫作《一个著作家》——现在收在《海滨故人》的集子里。——那时候正是沈雁冰先生在编《小说月报》，我由郑振铎君的介绍认识他，便把这稿子寄给他，——当然我没有敢希望一定可以刊登，所以心情也很紧张。直等了一个多月，我看见《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了出来。这一喜，真似于

金榜题名时，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但是那时候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人，究竟太少。所以一般脑筋顽固的人们，对于我这种的努力，认为是可笑的，——在他们的脑筋里，只有长篇累牍东抄西剪的论文是值钱的，况且魏文帝也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们的时代又何独不然呢！幸而好天生就我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在大学的三年里，我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其中有短篇小说，有游记，也有散文。短篇小说已集成册子，而出版问世的，就是《海滨故人》（短篇小说集）。游记有一本《扶桑印影》，就是记载日本参观的一切。可惜被一个朋友拿去弄丢了——而我又无副本——这也许是习惯，我从来写文章最难得起稿——并不是别的。我怕誊清，所以每一篇小说，因为起头的不得当，有时竟换七八张稿纸，等到头一起好，那便一直写下来，毫不困难，所以我作文章不怕结尾，只怕起头。

在我的处女作《海滨故人》出版以后，我因为生活上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是满足了——就是在种种的困难中，我已和郭君结了婚。而一方面我是失望了——就是我理想的结婚生活，和我实际的结婚生活，完全相反。在这种心情中，又加着家庭的琐事，我几乎搁笔半年不曾写文章。半年以后，我又继续的努力我的著作生涯。这时节所作的有《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又经过半年我便遭到人生的大不幸，郭君竟一病而逝。在这时节我心里当然充满绝望哀感。在我送他的灵柩回故乡安葬后，我便在故乡的女师范教了半年书。在这半年中，我所过的生活，所谓极人世之黯淡生活。但是我的心倒比较清闲了，于是又继续写文章。在这时所写的，如《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

《灵海潮汐致梅姊》等短篇，共收集一册名为《灵海潮汐》，约六七万字，在开明出版。

故乡的人情，习惯对于我都觉得太不惯，尤其他们作人的态度更和我格格不入。所以我住了半年，便又跑到上海飘泊着。在这个时期，我在上海大夏附中教书，就住在女生寄宿舍，每逢课余，仍继续写文章。但是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东西，到底太少。

不久接到北平朋友们给我的信，回到故都去——故都是我自幼生长的地方，我对于那地方的感情特别浓厚，所以我就辞了这方面的教职，和几个朋友一同北上。在北平，我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员之职，所以镇日更是笔不离手。不过这时节我所写的东西，全不是我心里想写的。比如编平民千字课，一天到晚拿着那一千个基本生字，想尽方法，编成种种常识，歌谣等。虽然，写的也不算少，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在报纸上发表。在表面上有些人或以为我在创作的路上，已经搁浅了。而我自己呢，也感到编千字课这一类的工作太机械死板。所以只作一年，我便辞了不干。以后我便想试着写中篇或长篇的东西。有几个朋友，觉得在北平办一个书店，出一本定期刊，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们几个人，每人拿出几百元来，筹备办一书店，起名为华严——取其有文章之彩饰，而又有态度庄严之意。在书局不曾开幕之先，我们又创办了一种半月刊，叫作《华严半月刊》。我任编辑之职，因此更不能不努力写文章，我的中篇小说《归雁》就在这时期中产生了。同时我又搜集了年来所作的短篇集成一册叫作《曼丽》，这里面所有的文章，多半是在《晨报副刊》，和石评梅君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发表过的。这些文章，我认为都不足登大雅之堂，不是为了要几个稿费而作的，便是被朋友逼出来的。在这几本东西以后，我又和李唯建君共出了一本《云鸥情书集》——这本东西之能问世，是在我们意想之外，因为那里面的

几十封信，完全是我们一年以来的通信。有一次大家无意的谈起这些信，拿出来重看一遍，觉得写得很美，不象一般人的情书，在这里面，有我们真正的作人的态度，也有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象，所以我们便决定把它公开了。

在《云鸥情书集》以后，便是我所写的《东京小品》了。这本东西，是我同李君旅居日本时所写的小品文，共拟了二十个题目，而我只写了十一篇，便回国了。其余的九篇虽有题目，还没有工夫把它写齐。那已经写好的，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将来或能收集成册。

从日本回来后，我们就寄寓西子湖滨。我们决意不作事，修养半年，写半年文章。——本来这地方最是好写文章的地方，山青水秀，生活又非常松散，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环境里，随时随地都有触发的可能。况且我们这时候又最穷——文以穷而后工，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文章的好不好，我自己也难说。不过这半年的出产量的确不少，我写一本十万字的长篇在《小说月报》已发表了十分之八九，其余的一部分，不幸因国难而遭焚。——不然这本书在民国廿一年就可以和人们相见了。现在呢，这本书 成了焦尾巴狗，不知哪天才能把它续起来。除了这一本长篇外，我又写了许多短篇的东西，如《地上的乐园》，《玫瑰的刺》，《苹果烂了》诸短篇，集成一册，名为《玫瑰的刺》，已交中华出版，不久或可与世人相见。

离开杭州我又到上海从事口耕生涯。可是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在《申江日报》的《海潮》上我写了不少的短篇。还有《女声》上我也作了一些短文。其它如《时代》《前途》杂志、《现代》杂志上也都有我一二篇创作。这些东西我将来也想把它收集成册。在暑假中炎暑的天气里，挥着汗写成一部长篇

战事小说，这本书本想出版的，不过我还要修改一次。最近我在《时事新报·青光》中发表一部中篇是《女人的心》。

由以上的事实看起来，我的创作生活，都不是很悠闲的。除了在杭州的半年，和在日本的半年，我是没有教书，其余的时间我都是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这种的努力，我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

我创作的生活大概如此。但假使我能活六十岁的话，我未来的生命还有二十六七年呢！这二十六七年中我应当怎样呢？我知道凡认识我的朋友们，都愿意知道。不过这未来的事情，无论谁也算不定的。不过在我却不能没有一个志愿，我愿将我全生命供献于文艺。我愿我六十岁作自传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那么我就在众人赞叹的声中，含笑长逝吧！

思想的转变

在我所述的过去生活中，也许可以看出我思想的大概来。但我觉得这十年中，我思想上有几个显然的转变期，很有关系于我的作品，所以想把它详细说：

从童年到中学时候这一节时间，虽然不短，而我的思想还没有确定的形式，姑置不论。到了大学时代——也就是我从事于创作的时代，因此就从我表现于作品上的思想来说吧。

我第一期作品《海滨故人》一书所取材的方面有关于恋爱的，有关于工厂生活的，也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但是其中除了一两篇如《海滨故人》等是真的由我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东西，其余多半由于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在这本册子里，充满了哀感，然而是一种薄浅的哀感，——也可以说是想象的哀感。为了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无计奈何的自然现象的缺陷，于是我便以悲哀空虚，估价了人间。同时，又因为我正读叔本华的哲学，对于他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服膺甚深，所以这时候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在这时候，我的努力，是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每一个人的一声叹息，一颗眼泪，都是我灵魂上的安慰——但是我自私了，我自己对世界这样认定，我也想拖着别人往这条路上走。我并不想法来解决这悲哀，也不愿意指示人们以新路，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

这种思想，支配我最久第二本的小说《灵海潮汐》，和第三本小说的《曼丽》，都未能出这个范围。不过在实际的生活上，我比从前复杂了，同时我接连着遭遇人间最不幸的死别：第一是母亲的死，在儿时我虽然不被母亲所爱，但是以后几年，为了我的努力，母亲渐渐的对我慈和；同时呢，我是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所以对于母亲仍然有着极深的眷恋。——而且她的死是太出乎我意料之外。那时候正是年假，我放学回家，在家里住了七天，接到北平的朋友的快信，要我即刻北去，一来参加她们的婚礼，其次呢，另有要事介绍我去担任，必须当面接洽。我当时把信给母亲看过，母亲脸上露着不忍离别的热情，和声说道："差五六天就到新年了，你一去不是不能在家过年了吗?"我听了这话，又看了母亲那慈和的面容，我就想不走吧，但那时候究竟是少年，血气方刚，觉得动比静好，因此最后还是决定去了。

我走时，是早上八点钟。那时节母亲不曾起来，只坐在床上招呼我吃东西，并嘱咐我路上小心。她含着微笑，望着我走出家门。我心里不期然的发酸，眼泪滴了下来——我从来离家没有掉过眼泪，而这是第一次。

唉，谁知道这一次的别离，是我们母女间的永别。我到北平两个星期，忽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是"母病重速归!"这一吓我如失去了魂魄，当夜就动身南下，那晓得到家里，母亲已经死了两天，棺盖已紧紧的盖上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哪晓得母亲死后一年多，郭君也一病不起。这仿佛在那尚未结痂的疮痛上，又刺了一刀。这时节我对于人生才真的了解了悲哀，所以在这个时期我的作品上，是渲染着更深的感伤——这是由伤感的哲学为基础，而加上事实的伤感所组成的更深的伤感。

我被困在这种伤感中，整整几年。我只向灭亡的路上奔，我

不想找新的出路。后来我又回到北平，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是由石评梅介绍的。——评梅那时也正过着悲伤的生活，所以她很体贴我，帮助我，我俩同在一个中学教书。稍有闲暇就一同出去散步谈心。有时两人跑到陶然亭，对着累累荒坟，放声痛哭。有时尽量的吃酒，吃得人事不知。有时呢，绝早起来，跑到中央公园的最高峰上，酣歌狂舞，我们象是一对疯子。就在那个时期，我获得浪漫女作家的头衔。好在我道不孤，我因有评梅和我同情，对于这种生活仍能继续下去——哪顾得别人的冷讽热嘲。在这个时期我写了《醉后》等短篇文章。

不久评梅得了脑膜炎的急症，从她病起，直到她死，我不曾离开她。后来她搬到协和医院去，我也是天天去看她。在她临终的那一夜，正是阴历八月十六，我接到协和医院的电话，连忙坐汽车赶到那里，她正在作最后的挣扎。我看她喘气，我看她哽咽，最后我看她咽气。唉，又是一个心伤!，从评梅死后，我不但是一个没有家可归的飘泊人儿，同时也是一个无伴的长途旅行者。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着慢性的自杀。

可是天心还不以为足，评梅死后两三月，我又接到我大哥哥去世的消息。他遗下了几个幼小的侄儿侄女，和一个刚刚三十岁的寡嫂。唉！人非木石，这接连不断的割宰，我如何受得了？我病了。在病中我想了许多，我觉得我悲哀的哲学，和悲哀的生活已经到最高潮。这时节这若不能死，我不论对于生活上和作品上，都有转变方向的必要——因为我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在我病好以后，我结束了我第一个时期的思想。

到了我作《归雁》的时候，我的思想已在转变中，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服服贴贴的被困于悲哀中。虽然世界是有缺陷，

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纵然这只是等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梦想，但我只要有了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上便有了光明，有了力。所以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的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调协，我受尽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原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从新去飘泊了”。

我的《归雁》虽是以这样无结果而结果了，而我在这时期，认识了唯建——他是一个勇敢的，彻底的新时代的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也没有可顾忌的事情。他有着热烈的纯情，有着热烈的想象，他是一往直前的奔他生命的途程。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们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在这个时期，我们出版了《云鸥情书集》。——这是一本真实的情书，其中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当我们写这些信时，也正是我们真正的剖白自己的时候。在那里可以看出，我已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从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过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我们洒然的离开北平，宣告了以真情为基础的结合，翱翔于蓬莱仙境。从此以后，我的笔调也跟着改变。虽然在西湖时我还写了一篇充满哀情的《象牙戒指》——那并不是我的理想。只不过忠实的替我的朋友评梅不幸的生命写照，留个永久的纪念罢了。

在这个大转变之后，我居然跳出悲哀的苦海。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开始注意到我四围的人了。最近我所写

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更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观。

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

归纳上面的事实看来，这十余年来，我的思想可分三个时期：

一、悲哀时期——在这时期产生了《海滨故人》，《灵魂潮汐》，《曼丽》。

二、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归雁》，《云鸥情书集》。

三、开拓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女人的心》和短篇《情妇日记》等。

以上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观，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难道一个人的人生观，根本上也会改变吗？——也许有的人是如此的，不过我却不是这样。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我伤感，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可是同时我也想解决这个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这情形正好以辛弃疾的《丑奴儿》辞来形容之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辞强

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社会经验

我大学卒业后，被安徽宣城某中学请去当教员，在那里我发现人间许多罪恶。

当我还不曾到这个学校之先，我见了这学校新聘的教务主任,，他是北平师大的卒业生，也是一经历不深的青年，所以他的理想很高，头一件：他想开通地方风气，提倡男女社交公开，职业平等，所以他自从接了那学校教务主任的聘书后，就想请一批新教员去——在这些新教员中，又请了两位女教员，我也是被请的一个。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有着很好的理想，谁也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当我们到了那地方的时候，虽然有几百对亮晶晶照了奇异光波的眼睛，向我们投射，而我们还是不气馁，雷厉风行的把学校的一切改组起来。第一个礼拜彼此都在看风势的期间，因此得平安无事。到了第二个礼拜，渐渐的不对了，有几个有背景的学生，在讲堂上发难了，不是找些冷字僻典来考你，便是问些叫你不能回答的问题。每一次上课，真有点象绑到囚牢里受罪的情形，一点钟比一年还难度，只要听见下堂铃响了，禁不住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这样苦难的日子整整熬了两个多月，我这时有点后悔不该为了一百二十块钱，零卖了灵魂，但是聘书，既已接了，至少也该教完这个学期呀，忍耐吧，没有别的方法。对于功课，充分的预备，竟弄得教一点钟书，要预备三个钟头。我这种卖力气，果然有点效果，除了三五个是有作用的学生，还是待机而动外，其余对我已有了相当信仰。

但是社会的花样却不是这么简单，这一隙攻不进去，他们另找门路。一天下午，我们正从外面散步回来，走到学校门口时忽见一群学生，围在一起，窃窃私议，见了我们脸上更露出一种不可形容的怪相。可怜我们这些惊弓之鸟，早又怦怦心跳起来，知道大难就在眼前了。

到晚上，我们才探听出结果来，原来是当我们未来前，此地有几个老教员，——多半是本地的土棍，被新校长辞退，尤以那位国文教员，资格老，而我就不幸是抢了他的饭碗，所以他想在背地里摆布我。最初是利用学生，看看没有什么效果，于是不能不有更毒的第二步计划了，这又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找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故意跑到学校里，站在学生群里说："我是某某人的第三姨太太差来，请这里的两位女先生去叉麻将。"学生们听了这话，又看了这不尴尬的女人，都不禁哄然大吵起来，以为学校庄严之地，岂可有这种交游不择的女教员，因此他们就想拿这件事情，作为风潮的引火线，可是天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认识一个人，更何从晓得某某的姨太太呢。当时我就知道这其中必另有黑幕，越想越怕。照我的意思，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但其余的朋友同事们，都觉得我们不应示弱于人，他们的手段越卑微，我们越应奋斗，——好吧，我只得硬着头皮奋斗，可是自从这天事变之后，我的日子更难过——那时节我仅仅是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儿，还不曾结婚，如果他们栽陷一些不名誉的事实，我可受不住，每天如履薄冰般，战战兢兢的度过。好容易盼到年假来了，我顾不得征求同事们和教务长的同意，我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学校。这一生再不愿重践此地。当我上了回上海的轮船时，我不禁向苍天呼了一口长气。我哪里是去教书，我是去受了半年的宰割之罪，回到家里，我觉得我的心境竟老了十年。

从安徽回来以后，我便立志永不到外县去当教员。年假期

满，我到北平师大附中去教国文，——在这个学校里，我过得很平静，学生纯洁，同事们也都是有志于教育的高尚人物，大家本本份份各尽其职，没有暗潮，没有猜忌。

后来我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住在北平，所以便辞了职到上海来。在这里我们仍然教书，同时我又作了某大学女生指导员，——指导员就是变形的学监，也是变形的高等娘姨，管家婆。那些学生小姐何尝把我放在眼里，房子里常常发现花生皮栗子壳，碰到这种事情，我只好装瞎，如果要不知趣，要训她们几句，那些学生小姐立刻让你脸嘴看。至于她们提着男朋友出入于宿舍，你也不能多管，管了立刻便有麻烦，所以结果我作了半年的指导员，半不曾指导过人，我却被她们指导了，我懂得什么叫敷衍，更明白尸位素餐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不过我究竟是世故太浅，虽是学到了敷衍，和拿钱不作事的本领，可是还不能安之若素，所以满了一学期，我又辞掉了，觉得还是回北平吧！——那个地方是我第二故乡，风俗人情我都还能习惯。还北平后我到一个教育会里作了一年的编辑，在许多间的房子里，全充满了各式各种面孔的编辑员，每人手里拿着笔杆绞他们的脑汁，在那些人的脸上，我发现了人生的劳苦。

编辑当腻了，我又想换一个饭碗吧。正好这时候有一个朋友找我去当校长，——我从来没有作过学校行政方面的事情，借此机会换换新也不坏，所以毫不思虑的便答应了。那里晓得刚接到委任状，就得预备碰壁，从某方面传来一个消息，旧任不想好好的交代，要鼓动学生出来挡新校长的驾。同时有人来报说是旧任手里还有一笔帐，要转过来，叫我小心别上当，哎呀！这又是些新奇事；在我浅薄的经验中，不但没见过，就连听也不曾听过，心想算了吧，当什么校长？还是回教育会去当编辑吧，但是我又怎么发付那些新聘的教务长呀，总务长呀，训育主任呀！而且他

们老早就来包围我，不容我退却；事到如今，只得向前干去。到了那学校，好容易见了旧校长，被他冷讽热嘲的排揎一顿，最后说明，须一个星期后才能接收。

我呢，不知怎么对付，——其实一个星期的期限并不算多，不过开学之期太急促，同时还要招考新生，而且教育局长又千叮万嘱，叫我一定按期开学，这一切纠纷，真弄得我心烦神乱，又再三同旧校长接洽，请他快点交出来，结果呢，先交了一部分，勉勉强强按时开学了。

开学的那一天，二百多学生齐集在大礼堂，每个人的脸上是那样涩濯猜忌，我知道我又碰见对头了。在新校长训话中，我发表了几句对学校建设及改革的意见，而那台下面的面孔竟浮着一些不相信的讪笑，唉！这些笑，比剑还凶，直戳得我心头发疼脸上发烧，可是也还不能不挣扎下去。

上课了，许多待机而发的暗潮，如鬼影般，在空中浮动着，只要在他们下课后，便可以看见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不知在商议些什么。

忽然饭厅里吵起来了，菜里有苍蝇，要总务主任开除厨子。忽然寝室里又沸腾起来了，某某学生失了东西，要训育主任察问。忽然教室里大乱起来了，算术先生讲不清题解，国文先生念了别字，用错典故，请校长和教务主任另请高明的先生。

唉，一处未了，一处又来，我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勉强把这些问题对付了。

对于学生方面是如此，同事方面呢，也一样有着暗潮。一部分旧教员，都虎视眈眈的，专想找机会看笑话，而我所聘的新职员呢，又都不是我的夹带人物——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夹带人物，都是临时找来的，当然能否称职，或忠实不，我都没有把握。而偏偏运气不好，教务主任是一个脑筋不清楚的人，排功课表，排

了两个星期，还是有许多冲突的地方，有的时候把国文都排在一上午，或算术都排在一天。这真是笑话，一点不懂调剂学生的兴趣，无可奈何，我又从新找了一个朋友来，帮他排好。至于那位总务主任呢，也是常常使我麻烦，常不是米太坏不能吃，便是煤太坏烧不着，我屡次叫他买好米好煤，他把发票给我看，那上面的价钱，的确不小，是好货色的价钱。为什么货物是这样糟呢？因此我便设法派人去打听，那里晓得，又给我学了个乖，原来铺子里所开的发票，是有虚头的，你买十块钱东西，他可以给你开十五块钱的发票，有了发票，便是揩油的保障；同时我又知道他们还不仅发票上作弊，还可以刻橡皮图章，假造收据——这些事情我从前连梦都不曾梦过，现在轮到我要亲自对付了，怎能不弄得手忙脚乱；同时我又是个神经脆弱的人，这些在别人看来非当稀松的事情，而我偏偏认为是严重得要命的问题，因此便更加厌恶现实的人间，我悲观，我厌世，我打算辞职。

正在这时候，革命军到了北平，所有政界上的人都躲到关外去，我的校长位置，当然也是跟着动摇了。我本来就不愿长干下去，所以这次的摇动，我只有高兴的。不过我一时又不能卸责，必须等到委下新任来时，我才好走，所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仍然维持着校务。哪里晓得，那些逐鹿的人，看我还不下台，便写了许多匿名信到市党部，告我是某某党，是反动派，要逮捕我去审问，我一个朋友在市党部作事，得了这个消息，连忙叫我暂且逃避，可怜我那时身上只有五块钱，怎么能逃？我又想我并没有什么反动的事情，怕什么，还是不逃吧。后来那位极热心的劝我逃，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同时他又借给我廿元钱，我却不过他的好意，便想逃到天津去住几天吧。后来到了家里和表兄们商议，他们叫我不必到天津去，只躲到我表兄的医院去住几天，风头过了，就不要紧的。我果然照他的话作了，充了几天病

人。新校长委下来了，谁也不再注意我了。这时我才明白了一句古语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哈哈，我又演了人生的一幕剧。

此外我也当过几天大学校里的讲师和教授，这简直都有点滑稽。

我当讲师，教的是新文学。上了课堂，只能讲一些古今中外的文人的风流轶事，这是他们和她们所最高兴听的，至于讲到什么学理，那么你千万不要向他们看，如果看了，你只是自讨苦吃，——有的看小说话，有的看情书，有的打开粉盒擦脂粉，有的写情书，还有的在吃糖，——你在上面叫干了喉咙，只有空气被你震荡了一下，别的再没有反应，于是我知道被人赶掉的讲师和教授，却是太不懂现代人心的笨伯。

说也奇怪，象我这样一个学无专长的人，居然也当了几天大学生欢迎的教授，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心头充满了惭愧和悲哀，中国今天无论什么都已经濒于破产了！

当然我的社会经验太浅薄了，太窄狭，除了知识界，我不曾有过更多的生活方面，我又岂能以一隅之见，而推定全部的社会现象呢？不过这已经很够了，最高尚最神圣的知识界，还不过尔尔，其他官场中，商场中，我又何忍设想。

不过，我究竟还只是三十零岁的人，我还要生活下去，我还须受训练。我只盼望社会现象能一天一天好起来——或者就是我的神经一天一天麻木下去，不然我怕我将受不住那些更伤人的刺激呢。

其　　他

一　从来不追悔

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在我的生活过程上，虽然留下不少的伤痕，也曾经上过许多当，可是我对于这些伤痕与上当的往事，只如一阵暴风雨，只要事情一过，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纤尘了，所以我无论作错了什么事，或者上了什么当，只要是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把时间拉回来的野心，我再不作无谓的追悔。因此便形成了我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就是：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

许多看过我的文章，而不曾见过我的人，在他们的想象中，多半以为我是精神不振，愁眉苦脸的一个女性，假使有一天他们在某个场所遇见了我，看见我那无忧的狂笑，和尚带孩气的行动，一定要暗地惊奇说："原来她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一点不象她的文章呢！"

这种情形，就是我自己，有时也有点惊奇，不知道究竟哪一面是真实的我了。

可是我可以忠实的告诉你们，我并不是象从前人们所说"有

心人”的那种故意把伤心事藏起，装出假快活的样子。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想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的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变了色彩，我无挂碍的生活。我发出真心的笑来。

二　我的宗教

在童年的时候，我皈依了耶稣。等到我离开那所教会学校后，我本来不彻底的信仰，便渐渐的趋于破产。当然以耶稣那种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很够得上人们的崇拜，我就以他为人生的模范，并不算坏。不过我最讨厌那些借耶稣名义混饭吃的教徒，他们一面高声叫着耶稣的十戒，而一面却作着种种不道德的勾当，同时他们把一切人力可以胜天的事实抹杀了，自己不努力，偏说是神的意旨，要不然就把圣经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其实一部圣经，不过是文学家的一种想象，用来发挥耶稣的伟大精神的，何尝是史实的记载？那一班刻舟求剑的教徒，每每断章取义的大说其教，结果只使我生出对于宗教极厌恨的反感。

但无论什么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没有信仰可以说就没有人生的趣味，所以我虽然不信任何形式的宗教，可是我还是有我的宗教。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我无论处世接物，都以我这一点的宗教为出发点，为归宿地。我平生不做欺骗人的事情，不愿处以人难堪的地步，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我为什么要这样作，我不是求死后上天堂，而是在我活的时候，不受“良心”的责备，不怀鬼胎，到处坦然，这就是我的至乐境，我不相信死后的因果，我却相信生时

的因果。虽然世界上充满了魑魅魍魉，我这种作人的态度，有时要碰壁，不过无论事实上怎样吃亏，我“良心”上不受煎熬，我还是坦然的快乐的。

我平日既存心如此，有时在梦境里，我被鬼魔所威吓的时候，我想到我平生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我的心立刻坦然了。

这种宗教，对于我极有帮助，在我困厄的生命历程上，到现在还能保持我的天真，浑然不觉得人们的诡计，完全都靠了这一念“求心之所安”而已。

三　我的嗜好

我是畸形发展的人物，也是一个富于男性色调的人物。我从小就不喜欢一切女孩子所喜欢的东西，我也更讨厌机械形的东西与生活。我怕开形式庄严的会议，我怕背死板的书，我怕整齐的数目字，我怕在一定的格子里写楷写，由这几点看起来，就不难知道什么是我的嗜好了。

我爱不着迹的自然界的种种，我爱有神韵的男人和女人，我爱有个性的写意画，我爱穿在身上舒服的衣服，我更爱看来无踪去无迹的浮云，我喜欢到无人的地方，睡在草地上看小说，我爱买一些佳肴美味，约几个知心的朋友吃酒，吃醉了我爱睡在床上作醉梦。

我是一个喜欢冥想的人，我最怕到人多的地方去挤，也可以说我受不起外界的刺激，所以大戏场，跳舞场，咖啡店里从来没有我的足迹，我更怕到大公司去买东西，伙计们势利的脸，买东西的攘攘人群，都是使我头痛的事情。

我喜欢在乡村的地方，和好朋友或爱人闲步闲谈，除了这些嗜好之外，我还喜欢打小麻将，我对于麻将最感兴趣是摸牌，我每次拿到牌的时候，我不愿就看，我要先摸，——而我摸的本事也很不坏，十张牌总有八九张是摸得出来的。除了摸牌的兴趣外，我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观察人生，——一个人平日多半是戴着假面具，唯有在利害关头的时候，那些面具往往失掉效用，尤其在赌博的场所，可以由他们的发牌，和给钱的神气里，看出他们的心术和胸襟，所以我觉得赌场就是战场，在那时候个个人都要原形毕露，真所谓观赏不尽的人生呢。

四　我创作时的习惯

我写文章最怕誊清，所以我无论写长短篇，我从来不起稿。作短篇呢，先把结构想好，提起笔来，便一直写到底；作长篇，也是把结构想好，此外再作一个大纲，比如我要写十章，我就把十章题目写好，然后一章一章的写下去，写完了全部，再看一遍，改削一些错字，就算全功告成。

还有一层，我自从创作以来，差不多都在学校里担任功课，所以我的文章，多半是在授课这匆忙中，抽暇写出来，因此养成了一个忙里写得出文章的习惯，往往在学校里，学生在教室里作文，我便坐在讲台上写稿子。这成绩并不坏，每两点钟，我平均能写二千三四百字左右。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习惯，我很能支配我的头脑。我教书的时候，我便全心全意都在教授上，放下教本，我脑子里完全再不留教书时的余影，我坐下写我的作品，我又全心都在我的作品上了。

当然这完全是因平日的训练，现在已成了习惯，不但教书不妨碍作文章，而且不教书，专门作文章，反倒不起劲了。

至于我作文章的时候，最好是桌上放一壶好茶，一包香烟。我一面吃着烟和茶，一面就写。同时我的性情非常干脆，我作什么事，最怕拖泥带水，只要时间应许，我竟可以一坐下来，延续到五六个钟头，我不感疲倦，一定要把这东西写个段落，才肯休息。我记得在一个星期日里，因为要写完一篇短篇，从早晨八点，写到晚上十二点，除了吃饭后休息半小时，仍旧继续写，整整写了一万字，把这篇文章结束了，我才放笔，第二天睡个整天。所以我的文章，只有不深刻粗枝大叶的毛病，而没有不接气的。

五 我对于教育的意见

我虽然不是个教育专家，可是我是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我学过教育原理、教授法、教育行政法这一类的科目，同时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教过，我也作过小学校长，中学校长，指导员，当然对于教育上也有我的意见和主张了。

我觉得世界上，最平凡的是教育学，而最假冒为善的也是教育家，明明自己是个爱吸烟吃酒的人，而为了不许学生吸烟吃酒，于是板起面孔来，“你们不可吸烟，不可吃酒。”而他出了讲堂便可大吸其烟，大吃其酒，这种言不由衷的勾当，最是教育家的拿手。本来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都正象一只纸老虎，不戳破的时候，原也可以虎吓人，但一旦戳穿，便一文不值了。教育家的俨然道貌，望之颇似人师，就之亦见其可畏，但细细而察之，那就糟了。所以我生平最恨这种矫揉造作的教育家。乃不幸我亦

为人师，似乎也应当买一副假面具戴起来，可是我是“沐猴而冠”的野性人，即使俨然，也仅仅俨然得一时半刻，便露出原形来了。所以我到无论哪一个学校，初次所给学生的印象，都是非常庄严，正所谓“象煞有介事”。但过了两个礼拜后，我的面孔就板不起来了，这种情形常被学生欢迎，而大大的取厌于办事人，他们觉得我太不够教育家的资格了。

一般的教育当局，对于我的批评是作一个会教书的教员还过得去，若想我管理学生，那就大糟而特糟，我听了这种评论，只是报之以一笑，我从不愿把我的教育意见和主张，对他们说，因为就是说了，他们也未必了解我。

我的教育意见和主张，究竟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呢？就是不教育的教育。我从来不愿对学生说，你们不准怎么样，也不愿对学生说你们必要怎么样，我只是忠忠实实的把我对于人生的态度告诉他们，让他们自由选择，以我为是也好，说我不是也好，我总也要他们也忠忠实实把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告诉我。有时他们的见解错误了，我只指出他们的错误之所在，让他们自己去找不错的方向走。有时我也坦白的说出我自己劣点之所在，并把这些劣点所发生不良的效果，告诉他们，又告诉他们，我这些劣点是如何养成的，使他们自己不由得不怕，不由得不极力的避免，我从来不愿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以对家人朋友的态度对待学生。所以在形式上，我绝对没有人师的庄严，——虽然这是教育当局大不以为然的，我也顾不得了。

其次对于教书的态度，我知道的便忠实的告诉他们，如果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我便告诉他们，我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研究。如果他们之中，有比我见解高明的，我也能虚心领教，如果他们也解释不出，我可以帮他们找能解释的人，来替他们解释。我本了这种的态度教书，——也许有人替我担忧，会失掉学生的信仰，

而其结果，却大谬不然，他们对我只有更亲切，更信仰，因为孩子们的心，到底是喜欢坦白和真实的。

我最反对学校当局，以威吓的——如记过、扣分这种手段来压迫学生，因为我知道，这种压迫，对于学生，不但没有效果，而且容易发生反感，最后养成他们阳奉阴违的诈伪习惯。说到这里，我不免想起我在中学时的一件故事来，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校规非常严厉，不准我们不穿制服，不许穿高跟皮鞋，也不准涂脂抹粉。在学校里无法反对，但一到星期六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那身看了都生气的制服，穿上别的衣服，换了高跟鞋，满脸涂上粉，极热烈的打扮起来，——这并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因为学校压迫太狠了，不如此不舒服，试问这种教育有什么用处？

至于读书呢，我觉得在中学校时读书，就象是受罪，从来没有感到书的趣味，天天坐在讲堂上，听先生讲书，就好象是吃苦药，只盼日子快点过去，早点被赦免。到了毕业的时候，拿到文凭，就什么事都完了——所有的书一齐还给先生。

这种现象，难道不是教育的失败吗？要养成一个大学者，著作家或其他方面有成就的人，舍了兴趣能成功吗？作一个教员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读书的兴趣，一天到晚，象开刻板的留声机器般，这只是戕贼学生个性的罪人，称得起什么教育家，如果没有这般混饭吃的教育家，至少学生还不至埋没了个性吧。

当然这以上的见解，也许不见得高明。也许还是教育界的叛徒，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我的意见，我的主张吧！同时我也深深的觉得我不配为人之师，有时我为了自己站在讲堂上说东道西的骗人，我竟忍不住要脸红，更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会流下忏悔的眼泪来。唉，可惜了一群天真纯洁的孩子，就在这种不自然的矫揉造作的教育家的手腕下，被宰割；我不能忍受良心的罪

责，我只有坦白的把我自己在孩子们面前剖解，我只愿他们看见我的劣点，而改善他们，而不敢自命为人师。

所以我的教育主张，只是人格化的教育，放任式的教育而已。

六　我对于恋爱的主张

在我过去的作品上，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这种头衔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希腊大诗人荷马所歌泳的长诗《依利德》，也是以恋爱为背景。拿破伦一世英雄，他不能免掉恋爱。楚霸王纵横于千军万马中，忘不了虞姬。他如周瑜孙权，在他们那慷慨激昂的事业史上，也点缀着大乔小乔的艳迹。至于辞人墨客，更是舍了男女恋爱无文章。如果上帝不改造了人类，使世上只有男人，或只有女人，这恋爱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纵多描写点男女恋爱，也是事势所使然，何足为怪呢？

但我既是个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当然我总有我的恋爱主张了。

有许多高之又高的人，主张恋爱是神圣的，无条件了，他们这个出发点是千对万对，不过还有唱高调的嫌疑。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

如果恋爱是绝对无条件的，那么芸芸众生之中，为什么某人定要爱上某人，就算是直觉的吧，但你既觉得她或他的可爱，那被你爱上的那几点，便是条件了。比如说你觉得某某态度好，性情纯真，见解深堪，所以你爱上他或她，那么态度好，性情纯

真，见解深堪，便是你恋爱的条件了，你怎能说恋爱无条件呢？至于一般浅薄的人所说的条件，那是表面的认识，而不是刻骨的了解，所以一旦结了婚，这些表面的东西有所变动时，那么感情也同时破裂了。这种条件是要不得的，而由你直觉所鉴定的条件，你却不能否认呢！所以我的主张恋爱是有条件的——精神上的条件。

这些精神上的条件，以哪一种为最要呢？第一步当然是要彼此有深切的了解，仅仅了解还不够，这相爱的一对人儿当中，还须彼此发现各人的特别优点，互相崇拜这优点，我认为这一事比什么都要紧，如果单靠情爱，而不付之以相敬，那么如水波浪的爱情，一旦浪退波平时，将以何物来维持？还有一层，夫妇之间如能相敬，——即能彼此尊重其人格，这便是两个健全的细胞的结合，势力是平衡的，绝不至发生你欺我压的事情来，家庭之间自然不会发生什么龃龉的。

其次要性情合得来，事实上，世界上的人，就没有两个人的性情绝对相同的，即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不过无论如何不同，其中总要有一两点相同，其余那不同之点，也要能相反相成，调协得来才行，不然终日相处，随时争论，这感情也维持不久。

再其次呢，应当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这种牺牲是绝对优美的，伟大的。如果两个真相爱的人，其中若没有这种精神，那爱便不真诚了。

这以上是我恋爱的条件，也便是我恋爱的主张了。

情 倾 异 云
——精典情书选

二

信收到了，诗尚未寄来，想因挂号耽误之故吧。

承你鼓舞我向无结果人生路上强为欢笑，自然是值得感激的；不过，异云，神经过敏的我，觉得你不说悲观是不自然的……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努力？反正一句话，无论谁在没有自杀或自然的死去之先，总是在奋斗在努力，不然便一天也支持不过去的。

异云，我告诉你，我并不畏缩，我虽屡经坎坷，汹浪，恶涛，几次没顶，然而我还是我，现在依然生活着；至于说我总拿一声叹息一颗眼泪去罩笼宇宙，去解释一切，那只怪我生成戴了这副不幸的灰色的眼镜，在我眼睛里不能把宇宙的一切变得更美丽些，这也是无办法的事。至于说悲观有何用——根本上我就没有希望它有用，——不过情激于中，自然的流露于外，不论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歌”，总而言之，心声而已。

我一生别的不敢骄人，只有任情是比一切人高明。我不能勉强敷衍任何人，我甚至于不愿见和我不洽合的人，我是这样的，只有我，没有别人；换言之，我的个性是特别顽强，所以我是不容易感化的，而且我觉得也不必勉强感化。世界原来是种种色色的，况悲切的哀调是更美丽的诗篇，又何必一定都要如欢喜佛大开笑口呢？异云，我愿你不要失去你自己，——不过，如果你从心坎里觉得世界是值得歌颂的，那自然是对的；否则不必戴假面具——那太苦而且无聊！

我们初次相见，即互示以心灵，所以我不高兴打诳语，直抒

所欲言，你当能谅我，是不是?

再说罢，祝你

快乐!

冷　鸥

四

云弟：

放心！我一切都看得雪亮，绝不至误会你！

人间虽然污浊，但是黑暗中也未尝没有光明；人类虽然渺小，但在或种环境之中也未尝没有伟大。云弟，我们原是以圣洁的心灵相结识，我们应当是超人间的情谊，我何至那么愚钝而去误会你，可怜的弟弟，你放心吧，放心吧！

人与人的交接不得已而戴上假面具，那是人间最残酷最可怜的事实，如果能够在某一人面前率真，那就是幸福，所以你能在我面前不虚伪，那是你的幸福，应当好好的享受。

什么叫疯话？——在一般人的意义（解释疯狂的意义之下）你自然难免贤者之讥；但在我觉得这疯话就是一篇美的文学，——至少它有着真诚的情感吧。

但是云弟，你入世未深，你年纪还小，恐怕有那么一天你的疯话将为你的经验和苦难的人生而陶铸成了假话呢！到那时候，才是真正可悲哀的，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现在一般社会上的人物，哪一个是有着活泼生动的心灵？哪一个不是行尸走肉般在光天化日之下转动着？唉！愚钝本是人类的根性，佛家所谓“真如”早已被一切的尘浊所遮掩了，还有什么可说？

其实我也不比谁多知道什么，有的时候我还要比一切愚钝的人更愚钝，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傲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总未曾忘记过“自我”的伟大和尊严；所以我在一般人看

起来是一个最不合宜的固执人，而在我自己，我的灵魂确因此解放不少，我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总是行我心之所安——这就是我现在还能扎挣于万恶的人间绝大的原因。云弟，我所能指导你的不过如是而已！

你是绝对主情生活的人，这种人在一方面说是很伟大很真实的，但在另一方面说，也是最苦痛最可怜的；因为理智与情感永远是冲突的，况且世界上的一切事实往往都穿上理智的衣裳，在这种环境之下，只有你一个人骑着没有羁勒的天马，到处奔驰，结果是到处碰钉子——这话比较玄妙，我可以举一件事实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比如你在南方饭店里所认识的某女士，在你不过任一时的情感说一两句玩话罢了，而结果？别人就拿你的话当作事实，然后加以理智的批评，因之某博士也不高兴你，某诗人也反对你，弄到现在，你自己也进退两难——这个大概够你受了吧？——所以，云弟，我希望你以后稍微冷静点，一般没什么智识的女子，她们不懂得什么神秘，她们可以把你一两句无意的话当作你对她们表示情爱的象征呢！——世路太险恶，天真的朋友，你要留心荆棘的刺伤呢。

云弟，你是极聪明的人，所以你比谁都疯狂，——自然这话也许你要笑我偷自“天才即狂人”的一句话；不过，我确也很了解这话的意义。所谓天才，他的神光与人不同，他的思想是超出人间的，而一般的批评家却是地道的人间的人，那些神秘惊奇的事迹在他们眼里看来自然是太陌生，又焉得不以疯子目之呢？

可是我并不讨厌疯子，我最怕那方行矩步的假人物。——在中国诗人中我最喜欢李太白和苏东坡，我最讨厌杜甫和吴梅村；在外国诗人中我所知道有限，可是我很喜欢雪莱——这也许就是我们能够共鸣的缘故吧。

天地间的东西最神秘的，是无言之言，无声之声，就是你所

说的沉默。中国有一名成语说“无限心头事，都在不言中”。所谓沉默的时候，就是包容宇宙一切的时候，这时候是超人间的，如醉于美酒后的无所顾忌飘逸美满的心情，云，你说对不对？再谈吧，祝你
高兴！

冷　鸥

七

异云：

你的信我收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天底下的春蚕没有不作茧的，也正犹之乎飞蛾扑火，明知是惹炎烧身，但是命运如此，——正如你所说除了冷静去承受，实在也没有更高明的办法。

不过，异云，你要知道人类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的怪物，所以自苦的情形虽等于春蚕等于飞蛾，然而蚕茧的收获可以织出光彩的绸缎，飞蛾投入于火炎中虽是痛苦，同时可以加火的燃烧力，因之，人类虽愚，自甘沉没的结果，便得到最高的快乐和智慧了。异云，你为什么病？你是否为了搜寻智慧而病呢？……我愿意知道。

这些天连着喝酒，我愿迷醉，但是朋友们太小心，唯恐我醉，常常不许我尽量，因此，我只能半醉，我只能模糊的记忆痛苦的已往，——但是我不能整个忘了宇宙呵，异云，这是多么苦痛的事情呢？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醉得十分深——最好永不醒来，唉，异云，我是怪人，我不了解快乐，我只能领会悲哀。

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的心似乎有了一点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也许是一阵风，我的心不安定呢。

我觉得有一个美丽的幻影在我面前诱惑，我发誓纵使这幻影终久是空虚而苦痛的，但是我为了他醉人的星眸，我要追逐他——以至于这幻影消灭了，——我也毁灭的时候！呵！异云，我不愿更饶舌了，我只有沉默——除了沉默是没有方法可以包涵我

心中无限的意思！

疯话一篇也许你懂，——当然我是希望你懂；不过，不懂也好，至少没有钥匙，没有了风，我的心门将永久闭塞，我的生命也永不起波浪。好了，星期日见吧。

冷　鸥

十　二

云：

我将怎样的感激你呢？——这虽是几个不能写出蕴蓄着我心灵深处的情感的文字，但是我得到你的信之后，总觉得心头更充实一点，自然这未免太愚钝了，是不是？

你这几天生活如何？“风”到底经过些什么所在？——美丽的花丛吗？幽暗的森林吗？我虽是捉摸不来，但是我准知道“风”总是“风”罢了，聪明的云，你说对不对？

好了，见面在即，留些话慢慢倾吐吧。你问我每顿吃几碗饭，惭愧！还是一碗主义，然而你呢？——我希望你强饭自爱！

鸥书于灯下

十　四

异云：

炎热的天气，真使人烦燥，灼烁的金色的太阳几乎把我炙成溶液，我真怕夏天！

但是每一年的夏天我也得挣扎着过去，因此我想“人”真太可怜了：形体上要受许多剥蚀，同时精神上也要受各种各式的煎熬，最残酷的要算是不可捉摸的希望，它对于人用尽诱惑的手段，显示着无尽藏的优美与欢乐，于是可怜的人就一步一步向它走去，然而等到接近它的时候，一切又都是平凡而丑恶！唉！我真不免要咒诅事实！所以我一生别无大志，只愿离人间远一点，我的痛苦要少一点，与你所说你应当入世些，你或者可以忘记你的痛苦，简直正相反了。异云，我们试验着谁的真理多一些，好不好？

冷　鸥

十　　六

异云：

现在正是黄昏时候，天空罩着一层薄薄的阴翳，没有娇媚的斜阳，也没有灿烂的彩霞，一切都是灰色的。可是我最喜欢这样的时候，因此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只喜欢人们所不喜欢的东西，自然我应得到人们所逃避的命运了。

灰色最是美丽，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带一点灰色，他将永远被摒弃于灵的世界。你看灰色是多么温柔，它不象火把人炙得喘不过气来，它同时也不象黑暗引人陷入迷途，——我怕太强烈的光线，我怕太热闹的生活，我愿永远沉默于灰色中。

这话太玄了吧，但是我想你懂，至少也懂得一部分，是不是？

今天一天我没有离开我的书案，碧的绿藤叶在微风中鼓荡，我抬头望着，常恍若置身于碧海之滨，细听小的涛浪互语：这是多么神秘的体验呵！

你回校写诗了吗？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看见它，而且我预料一定是一本很美丽的作品。杀青时，千万就寄给我吧。

我今天写了不少的东西，而且心情也比较安定了。希望你的生活也很舒适。

你还吃素吗？天热，多吃点菜蔬，倒是很合卫生，不过有意克苦去吃素，我瞧很可不必——而且吃不了三天又要开斋，真等

于“一曝十寒”，未免太不彻底了。再谈。祝你
康健！

冷　鸥

十　九

异云：

我这两天好象老在酒后，心情有些醉，又有些辛酸，真难过极了！偏偏应酬多，今天下午又要去赴宴，多么世俗啊！哪一天我住到深山穷崖时，便是被赦的日子。

你的长信我收到了——

我从你那里得到许多美的幻影，当我静默时，便立刻映射于我的眼前！在那一刹那间我的心是充实的，不过也太复杂，所以最后仍然是冷漠空虚。——不过这个冷漠空虚，也许是一切被焚毁后的冷漠空虚吧。

天是怎样的不可测，我的心也是怎样的不可捉摸，不安定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恐将困我终生——直到我埋葬时。

世界上认识我的人现在都张着惊奇的眼在注视我，以为我总有不可思议的变化，各种浪漫的谣言常常加在我的身上，真够热闹了。可是我呢还是我！并且永远还是我，因此我更感觉我在世界上太孤独了。

冷　鸥

二 十 一

异云：

不知为什么我这几天的心紊乱极了，我独自坐在书案前的摇椅上，怔怔看着云天出神，只觉得到处都是不能忍受的不和谐，我真愤恨极了，我要毁灭一切！——然而你知道我是太脆弱了，哪里有力量来作这非常的勾当呢。

异云，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在我的眼前时时现露着那个可怕的阴影。它是象利剑似的时时刺得我的心流血——血滴是渐渐的展开来，好象一条河，可怜的我就沐浴于这鲜红的血水中。当我如疯狂似的投向那温软的梦中时，为了这血水的腥气又把我惊醒了，这时我看见我的灵魂踯躅于荒郊，那神气太狼狈了！因此连刹那时的沉醉都不可得！唉，天给我的宿命是如此的残刻，呵，异云，你将何以慰我呢？

从前我也曾经感到生之彷徨，然而程度没有现在的深，现在呵，太糟了，我简直没有法子说出我心里情调之复杂。

你说你每次见了我的时候，都觉得我好象在生病。真的，你的眼光实在够锐利了，因为我太柔弱，我负担不起心浪的掀腾，我受不住情感的重压，最后我是掩饰不住我的病容。

本来我就觉得，求人的谅解容易，现在更觉得了。唉，异云，我为了你的清楚我，曾使我感激得流泪，但同时我又觉得我太认真了，爽性世界上半个清楚我的人也没有，不是更干脆吗？现在呵，你是看见我狼狈的心了！然而那可怕的阴影又不止息的

在我面前荡漾，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唉，太可怜了哟！

你给我写信了吗？每次写信都是这种悲调，我也觉得无谓，无奈根性如此，也没有办法呢。云，原谅我吧。

冷　鸥

二 十 二

异云：

我本是抱定决心在人间扮演，不论悲欢离合甜酸苦辛的味儿，我都想尝。人说这世界太复杂了，然而我嫌它太单调，我愿用我全生命的力去创造一个复音谐和的世界；我愿意我是为了这个愿望而牺牲的人；我愿意我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我愿我是一首又哀婉又绮丽的诗歌，总之，我不愿平凡！——纵使平凡能获得女王的花冠，我亦将弃之如遗。呵，异云，你不必替我找幸福，不用说幸福是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我也不见得会收受。你要知道，有了绝大的不幸，才有冷鸥，冷鸥便是一切不幸的根蒂。唉，异云，我怨吗？我恨吗？不，不，绝不，我早知道我的生是为呕吐心血而生的，我是为点缀没有生气的世界而来的，因之荆棘越多，我的血越鲜红，我的智慧也越高深。

我怀疑作人——尤其是怀疑作幸福的人：什么夫荣妻贵子孙满堂？他们的灵魂便被这一切的幸福遮蔽了，哪里有光芒？哪里有智慧？到世界上走了一趟，结果没有懂得世界是什么样？自己是什么东西？呵，那不是太滑稽得可怜了吗？异云，我真不愿意是这一类的人！在我生活的前半段几乎已经陷到这种可悲的深渊里了，幸喜坎坷的命运将我救起，我现在既然已经认识我自己了，我又哪敢不把自己捉住，让它悄悄的溜了呢？

世俗上的人都以为我是为了坎坷的命运而悲叹而流泪，哪里晓得我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孤独——灵魂的孤独而叹息而伤心呢？

可是人到底是太蠢了，为什么一定要求人了解呢？孤独岂不更隽永有味吗？我近来很觉悟此后或者能够作到不须人了解而处处泰然的地步。呵，异云，那时便是我得救的时候了。

我的心波太不平：忽然高掀如钱塘潮水，有时平静如寒潭静流；所以我有时是迷醉的，有时是解脱的，这种变幻不定的心，要想在人间求寄托，不是太难了吗？——呵，我从此将如长空孤雁永不停住于人间的树上求栖止，人间自然可以遗弃我的，我呢，也应当学着遗弃人间！

异云，我有些狂了，我也不知说什么疯话，请原谅我吧！

昨天你对我说暑假后到广东去，很好！只要你觉得去与你有兴趣的，你就去吧；我现在最羡慕人有奔波的勇气，我呢，说来可怜，便连这一点的兴趣都没有！——我的心也许一天要跑十万八千里，然而我的身体是一块朽了的木头，不能挪动，一挪动，好象立刻要瓦解冰销。每天支持在车尘蹄迹之下奔驰，已经够受，哪里还受得起惊涛骇浪的掀腾？哪里还过得起戴月披星的生活？呵，异云，我本是秋风里的一片落叶，太脆弱了！

异云，我写到这里，不期然把你昨天给我的信看了一遍，不知那里来的一般酸味直冲上来，我的眼泪满了眼眶，——然而我咽下去那咸的涩的眼泪——我是咽下去了哟！

唉！这世界什么是值得惊奇的？什么是值得赞美的？我怀疑！——唉！一切都只是让我怀疑！

什么恋爱？什么友谊？都只是一个太虚渺的幻影！呵！我曾经寻追过，也曾经想捉着过，然而现在，——至少是此刻，我觉得我不须要这些——但是我须要什么呢？我须要失却知觉，呵，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样紊乱呢？除了一瞑不视，我没有安派我自己的方法。

但是异云，请你不必为我悲伤。这种不可捉摸的心波，也许

一两天又会平静，一样的酬应于大庭广众之中，欢歌狂吟，依然是浪漫的冷鸥。至于心伤，那又何必管它呢？或者还有人为了我的疯笑而忌妒我的无忧无虑呢！呵，无穷的人生，如此而已，哓哓不休，又有什么意思？算了吧，就此打住！

冷鸥上

二 十 四

云：

今晚电话里你说曾寄信给我，当时我很急的跑回家，而信还没有送到，不知你什么时候寄的。电话又坏了，听不清楚，真使人不高兴。云，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样不安定呢。

云，我常常虔诚的祈祷，我不希冀人间的富贵虚荣，我只愿我俩中间永远不要有一些隔膜，即使薄于蝉翼的薄膜也不能使它存在，你能允许我吗？

我来到世界上所经的坎坷太多了，并且愈向前走，同路的人愈少，最后我是孤单的，所以我常常拼命蹂躏自己。自从认识你以后，你是那样的同情我，慰藉我，使我绝处逢生，你想我将如何惊喜！我极想抓住你——最初我虽然不敢相信我能，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非抓住你不可，因为你，我可以增加生命的勇气与意义；因为你，我可以为世界所摒弃而不感到凄惶；因为你，我可以忍受人们的冷眼。在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知己，便一切都可无畏，便永远不再感到孤单。云，你想我是怎样的需要你呢？

你今天回学校以后心情怎样？望你能安心写诗，能高兴生活。我今天也写了一些稿子，不过天气太热，下午人不大好过，曾经发过痧，但不久就好了。你的身体怎样呢？云，我时常念着你呵！

再谈吧，祝你

高兴

冷　鸥

二 十 九

亲爱的：

我渴，我要喝翡翠叶上的露珠；我空虚，我要拥抱温软的玉躯；我眼睛发暗，我要看明媚的心光；我耳朵发聋，我要听神秘的幽弦。呵！我需要一切，一切都对我冷淡，可怜我，这几天的心彷徨于忧伤。

我悄对着缄默阴沉的天空虔诚的祷祝，我说："万能的主上帝，在这个世界里，我虽然被万汇摒弃，然而荼毒我的不应当是你，我愿将我的生命宝藏贡献在你的丹墀，我将终身作你的奴隶，只求你不要打破我幻影的倩丽！"

但是万能的主上帝说："可怜的灵魂呵，你错了，幸福与坎坷都在你自己。"

呵，亲爱的，我自从得到神明的诏示后，我不再作无益的悲伤了。现在我要支配我的生命，我要装饰我的生命，我便要创造我的生命。亲爱的，我们是互为生命光明的宝灯，从今后我将努力的挹住你在我空虚的心宫——不错，我们只是"一"，谁能够将我们分析？——只是恶剧惯作的撒旦，他用种种的法则来隔开我们，他用种种阴霾来遮掩我们，故意使我们猜疑，然而这又何济于事？法则有破碎的时候，阴霾有消散的一天，最后我们还是复归于"一"。亲爱的，现在我真的心安意定，我们应当感谢神明，是它给了我们绝大的恩惠。

我们的生命既已溶化为"一"，那里还有什么伤痕？即使自

已抓破了自己的手，那也是无怨无忌，轻轻的用唇——温气的唇，来拭净血痕，创伤更变为神秘。亲爱的，放心吧，你的心情我很清楚，因为我们的心弦正激荡着一样的音浪。愿你千万不要为一些小事介意！

这几天日子过得特别慢，星期（天）太不容易到了。亲爱的，你看我是怎样的需要你呵。你这几天心情如何？我祝福你快乐

鸥

三　十　一

亲爱的——

你瞧！这叫人怎么能忍受？灵魂生着病，环境又是如是的狼狈，风雨从纱窗里一阵一阵打进来，屋顶上也滴着水。我蜷伏着，颤抖着，恰象一只羽毛尽湿的小鸟，我不能飞，只有失神的等待——等待着那不可知的命运之神。

我正象一个落水的难人，四面汹涌的海浪将我紧紧包围，我的眼发花，我的耳发聋，我的心发跳，正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海面上忽然飘来一张菩提叶，那上面坐着的正是你，轻轻的悄悄的来到我的面前，温柔的说道："可怜的灵魂，来吧！我载你到另一个世界。"我惊喜的抬起头来，然而当认清楚是你时，我怕，我发颤，我不敢就爬上去。我知道我两肩所负荷的苦难太重了，你如何载得起？倘若不幸，连你也累得沦陷于这无边的苦海，我又何忍？而且我很明白命运之神对于我是多么严重，它岂肯轻易的让我逃遁？因此我只有低头让一个一个白银似的浪花从我身上踏过。唉，我的爱，——你真是何必！世界并不少我这样狼狈的歌者，世界并不稀罕我这残废的战士，你为甚么一定要把我救起，而且你还紧紧的将我搂在怀里，使我听见奇秘的弦歌，使我开始对生命注意！

呵，多谢你，安慰我以美丽的笑靥，爱抚我以柔媚的心光，但是我求你不要再对我遮饰，我正在喘息，你正在扎挣，——而你还是那样从容的唱着摇篮曲，叫我安睡。可怜！我哪能不感激

你，我哪能不因感激你而怨恨我自己？唉！我为什么这样渺小？这样自私？这样卑鄙？拿爱的桂冠把你套住，使你吃尽苦头？——明明是砒霜而加以多量的糖，使你尝到一阵苦一阵甜，最后你将受不了荼毒而至于沦亡。

唉，亲爱的，你正在为我柔歌时，我已忍心悄悄的逃了，从你温柔的怀里逃了，甘心为冷硬的狂浪所淹没。我昏昏沉沉在万流里飘泊，我的心发出忏悔的痛哭，然而同时我听见你招魂的哀歌。

爱人，世界上正缺乏真情的歌唱。人与人之间隔着万重的铜山，因之我虔诚的祈求你尽你的能力去唱，唱出最美丽的最温柔的歌调，给人群一些新奇的同感。

我在苦海波心不知飘泊几何岁月，后来我飘到一个孤岛上，那里堆满了贝壳和沙砾，我听着我的生命和沙底呻吟，我看着撒旦站在黑云上狞笑。啊，我为我的末路悲悼，我不由的跪下向神明祈祷，我说："主呵！告诉我，谁藏着玫瑰的香露？谁采撷了智慧之果？……一切一切，我所需要的，你都告诉我！你知道我为追求这些受尽人间的坎坷！……现在我将要回到你的神座下，你可怜我，快些告诉我吧！"

我低着头，闭着眼，虔诚的等候回答，谁想到你又是那样轻轻的悄悄的来了！你热烈的抱住我说："不要怕，我的爱！……我为追求你，曾跋涉过海底的宫阙，我为追求你，曾跑遍山岳；谁知那里一切都是陌生，一切都是飘渺，哪有你美丽的倩影？哪有你熟习的声音？于是我夜夜唱着招魂的哀歌，希冀你的回应；最后我是来到这孤岛边，我是找到了你！呵，我的爱，从此我再不能与你分离！"

啊，天！——这时我的口发渴，我的肚子饥饿，我的两臂空虚，——当你将我引到浅草平铺的海滨——我没有固执，我没有

避忌，我忘记命运的残苛；我喝你唇上的露珠，我吃你智慧之果，我拥抱你温软的玉躯。那时你教给我以世界的美丽，你指点我以生命的奥义，唉，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然而，吾爱，你不要惊奇，我要死——死在你充满灵光漾溢情爱的怀里，如此，我才可以伟大，如此我才能不朽！

我的救主，我的爱，你赐予我的如是深厚，而你反谦和的说我给你的太多太够！

然而我相信这绝不是虚伪，绝不是世人所惯用的技巧，这是伟大的爱所发扬出来的彩霓！——美丽而协和，这是人类世界所稀有的奇迹！

今后人世莫非将有更美丽的歌唱，将有更神秘的微笑吗？我爱，这都是你的力量啊！

前此撒旦的狞笑时常在我心中徘徊，我的灵魂永远是非常狼狈——有时我似跳出尘寰，世界上的法则都从我手里撕碎，我游心于苍冥，我与神祇接近。然而有时我又陷在命运的网里，不能挣扎，不能反抗，这种不安定的心情象忽聚忽散的云影。吾爱，这样多变幻的灵魂，多么苦恼，我须要一种神怪的力将我维系，然而这事真是不容易。我曾多方面的试验过：我皈依过宗教，我服膺过名利，我膜拜过爱情，而这一切都太拘执太浅薄了，不能和我多变的心神感应，不能满足我饥渴的灵魂，使我常感到不调协，使我常感到孤寂，但是自碰见你，我的世界变了颜色——我了解不朽，我清楚神秘。

亲爱的，让我们似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末，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亲爱的，你知道我是怎样怪癖，在人间我希冀承受每一个人的温情，同时又最怕人们和我亲近，我不需要形式固定的任何东

西，我所需要的是适应我幽秘心弦的音浪。我哭，不一定是伤心；我笑，不一定是快乐；这一切外形的表现不能象征我心弦的颤动；有时我的眼泪和我的笑声是一同来的；这种心波，前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感着，现在你是将我整个的看透了。你说：

“我握着你的心，
我听你的心音；
忽然轻忽然沉，
忽然热忽然冷，
有时动有时静，——
我知道你最晰清。”

呵！这是何等深刻之言，从此我不敢藐视人群，从此我不敢玩弄一切，因为你已经照彻我的幽秘，我不再倔强，在你面前我将服贴柔顺如一只羔羊。呵，爱的神，你诚然是绝高的智慧，我愿永远生息于你的光辉之下，我也再不彷徨于歧路，我也再不望着前途流泪，一切一切你都给了我，新奇的觉醒——我的爱，我的神……

你的冷鸥

三　十　三

亲爱的异云：

这两天我心情太复杂！是我有生以来所未尝有的复杂，而且又是非常纠纷不容易成为有条理的思想，因此更难以不能达意的言语表现出来了！——这也就是我不能当面对你述说的原因。

异云，让我清楚的具体的告诉你，我个人根本的思想。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同时也是理智的人，而且更是一个孤僻倨傲成性的人，我需要感情的培植，我需要人的同情，而同时我是一脚跷着向最终的地点观望，一只脚是放在感情的漩涡里，因之，我的两只脚的方向不同，遂至既不能超脱又不能深溺，我是彷徨于歧路，——这就是我悲伤苦闷的根源。

我因为要向最终的地点观望，我就不敢对于眼前的幸福沉入；我常常是走两步退三步，所以我可以算是人间最可怜的人——是人间最没有享受到幸福的人——我真恨天为什么赋与我这种矛盾的天性！

说到我的脾气孤傲——我常常抱着宁为玉碎不甘瓦全的信念，但天下到处都是缺陷，就是这区区愿望也是不能得到，呵，异云，你看，我如何的可怜！

我从前——因为经过许多的挫折，我对于人间已经没有什么希望，除了设法消磨灵魂与肉体之外，我常常布下悲哀凄凉的景，我就站在这种布景之前发挥我悲剧的天才。我未尝希冀在秋天的花园中再获得一朵春天的玫瑰；我也不敢希望在我黯淡的生

命中能从新发闪些光芒，我辛苦了半生，我没有找到一点我所要找的东西——以后的岁月更是渺茫，而且我又已经是疲惫的败将，我还哪里再来的勇气去寻找我前者所未发现的东西?

然而谁知道竟那么巧，你是轻轻悄悄走到我的面前，你好象落在地窖里的一颗亮星——你的光芒使我惊疑，我不相信这颗星单是可怜我处于幽暗而来照耀，我以为他不过是无意中来到这里玩玩，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仍然要腾空而去的；但是不幸，我因为惯于现在的光耀而忘了从前的幽黯，而且我是不能再受从前的那种幽暗，因为我惶惴惴唯恐此星一日飞去。我因为怀惧太深，更没有余力来享受眼前的光亮，有时我故意躲到黑暗的角落里，我试试看我离开你以后我能否生存下去，然而几次试验的结果，我知道不行，绝对不行！如果你哪一天飞去，我情愿而死，纵不能死，我也情愿当瞎子，我不愿意看见别人在你照耀之下。呵！异云，你对于我是这样的重要，我自然愿意虔诚的祈祷——求你永远的不要离开我。

不过你是怎样需要我呢?我知道你是一个畸零人，人人都看了你的智慧而可敬，都看了你的柔温而爱慕，但是人人不清楚你起伏不定的心波。你是人们玉盘中养的美丽的金鱼，我相信玉盘虽美，你未必甘心被缚束于其中，然而谁又知道你的心呢?——我常常为了你这种的畸零而悲；我觉得我们有些同病，因此我可怜你就是可怜我自己，我爱你就是爱我自己，我希望我们俩能够互相安慰，互相维系。假如你由我这里得不到安慰，我也不能维系你。那末，我即使需要你，需要得发狂了，但是我为了你的幸福，我情愿你放弃我呵！亲爱的异云，只要你是满足了，我不敢顾到我自己。

我每次涉念到你离开我以后——我不敢也不忍生一丝一毫的怨恨，我只想着我自己凄苦的命运——这命运譬如是一个重担，

我试着挑，也许我能挪动两步三步，我仍然尽力去挪，等到实在挪不动的时候，我只好让这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僵卧在冰冷的黄土地下，就此收束了我的一生。

我常想一个人为什么要活着？为谁活着？如果我是为某人活着，那末，我纵受多少苦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是为我自己活着，——为自己的吃饭睡觉而活着，那末，我不懂活来活去会活出什么意思来！

呵，异云，什么可以维系我？——除了人间确有需要我活着的人以外——如果我生也不见多，死也不觉少，那还不如死了——我个人的灵魂还可以少受些荼毒。

我很希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并不希冀人间的幸福，我只求我奔赴未尽的途程时有一个同伴的人就够了。如果连这一点希冀也得不到，我就愿意这途程尽量的缩短，短到不能再短为止。

呵，异云！我们的结合是根基于彼此伤损的心灵之上，按理我们是不能分离的呢！你愿意使你伤损的心独自的呻吟吗？你不愿意我们彼此抚慰吗？不，绝不呵！异云，你清楚的答复我吧！

当然我也很明白我这种忽冷忽热的心情常常使你难堪——其实呢，我也不曾好受。你知道当你神情黯淡的时候，我是觉得心头阵阵发酸，我几次咽下那咸涩的泪水去，异云，你当时也觉察出来了。你问我是否心头梗着两念的矛盾呵！异云，我不骗你，矛盾也是在所不免，不过事情还不只如是简单。我是在想我现在虽愿捉住你，同时也愿被你捉住，不过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能维持我们几何年月？倘使有一天你变了方向，悄悄的走了，我又将奈何？至于我呢，只要你的心灵中能让我占据的时候，我总不走开。

至于以后的生活，我当然也梦想着美满；至于是否能达到目

的，一半是看我们彼此的诚心，一半也要看命运，命运我们也许无法支配，但我们确能支配我们自己。亲爱的，你愿怎样支配你自己呢?

我对世界的态度你早就明白，我是向着世界的一切感叹，我是含着泪凝视宇宙万汇的，——这一半是我的根性如此，一半是由于我颠沛坎坷的命运所酿成的。为了你的热情，我愿意逃出前此的苦海，我愿意投在你火般的心怀里，不过有时仍不免流露悲声，那时我的贪心太大，我还没觉得十分满足，——换言之，就是我没有十分捉住你呵！异云，我们为免除这种摸索之苦，愿此后我们更坦白些，更实在些。

在这两年中我们努力的作事读书，以后我们希望能到美丽的意大利、瑞士去游历；即使不能如愿，也当同你到庐山或其他名胜的地方住些时候，那时我们不作讨厌的工作，专门发表我们心灵中的感觉，努力创作，同时有相当的机会，我们也不妨为衣食计，而分出一小部分的时间应付——我们这样互相慰藉着，过完我们的一生吧。我们原是一对同命运的鸟儿，希望我们谁也不拆散我们共同的命运，有快乐分享，比较独乐更快乐些；有痛苦分忧，要比较独苦可以减轻些；让我们是相助的盲跛吧——这话你不是早已说过吗?

异云，这一封信的确是很忠实的表白，希望以后我们谁也不掩饰什么，而且说了就算，千万不可再象从前那种若离若即的情形，使得彼此都不安定。我们已是流过血的生命了，为什么自己还要摧残自己呢?

话虽然还有许多，不过说也说不尽，就此搁笔吧。祝你
快乐

冷　鸥

三 十 五

异云：

不幸，疾罹河鱼。夜来数尽更漏，未能成眠，辗转裀褥，苦乃无艺。今日虽稍瘥，而体弱不支；静卧幽轩，目送行云，神驰于飘渺之间，个中哀乐，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况寒蝉凄切，秋意已真；伤往忧来，益不知此狼狈之心身，将如何措置矣！念人生数十寒暑耳，但忧患仍频，恒若度日如年，则此有限之岁月，正难计其久远。境因情迁，情为境移；如是因果，反抗奚益？每一深念，悲来填膺，奈何？奈何？

夜静矣！小院寂寥，促织催眠，而心浪激涌，平之无术；因伸纸濡毫为异云倾吐之。

日来生活如何？伏维眠食清洁，并望努力珍摄为幸！余不一一。

此祝

康健

冷　鸥

三 十 七

亲爱的：

呵，这是怎样的荼毒！——在这样的天气，陪着那些俗不可耐的自命为大人物的一班人，吃了一顿比吃苦药更难受的饭！在他们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只是拼命的吸烟，让那白色的烟雾遮住那太逼真的丑像，我的灵魂同时也飘到虚空去，呵，亲爱的！这时我是怎样的渴念着你！

我时常在别人觉得热闹的宴会中，我是感到可怕的孤独，假如不是游心于美妙的幻影中，我简直要窒息而死呢！作一个人是如此不合时宜，而偏偏又得虚事酬应，这可怎么好呢？天！

今天接到你的信，自然又激起我灵河中的波浪。你待我再不能真实了。但我常常如此不能相信，这实在太对你不起，不过，亲爱的，放心吧，我早已想得清楚：无论以后怎样，只要我现在是捉住人生了——并且我要常常捉住人生，纵使最悲凉最哀伤的人生，只要我捉住，我这一生就不算白活。为什么要学笨伯把什么事的任何方式皆要把持得紧紧的，而不知道变化的妙用呢？因此我纵使觉得前途是悲凉的，也应当现在享乐——况且我们的前途也不见得没有更美妙的境界。呵，亲爱的，好好生活下去吧！生活的波浪越多越好，只不要破灭那维持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幻影。那么我们的前途已有指路的明灯，还有什么不满意？还用得着悲叹穷途吗？

我的病已经好了，只是精神还不大好。

冷 鸥

四　　十

异云：

我真想赤裸裸毫无掩饰的把我最近的心情报告给你。但是我的思绪太复杂，真有如李后主“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

我永远感到心的空虚，但是这时仍然是好现象——最不堪的是麻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情思，没有灵感，只有无限的压迫似乎塞住毛管每一个孔穴，几乎窒了呼息。呵，这种痛苦是我认为最不容易忍受的。不幸，每一个月中，总有这样的几天，目下就是囿于这种牢狱之中——今天也许是逃去牢狱了：心浪异常澎湃，神经也异常兴奋；念了一本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里头有许多话使我受了很深的刺激，他说“不论好与坏，都应当一直冲上前去，不应当徘徊歧路”。异云，我的一生就缺少这种勇气。我认为坏的，自然不敢往那条路上挪一步；但我认为好的，如果是一般人所诽议的，我也不敢向前挪一步，这是多么怯弱可耻没出息的人！呵，我愿意从今以后对于生命努力去充实。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你比我强多了，你能打破一切规则，走你所要走的路，因之你的造诣要比我深了。——但是我相信我的根性并不如现在这样怯弱，缺乏光耀，只可惜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了，其实，我在一般女子里已经算是比较大胆的了，现在我才知道不够，我还要更大胆些，更看得远些。我热就要热到沸点，冷也要冷到冰点，能这样，才配了解人生；如果是半热半冷的，那只是浅肤的生活，不能象征人类的伟大！呵，伟

大其实又值得什么呢？不过，人总是人，当然如出于幽谷而迁于乔木的向上心——就是如此吧，不必再深究下去了，深究下去，白白的自寻苦恼，是不是？异云，你这一个星期的工作如何？我希望你能安定的过下去，我也努力多读书多写文章。星期六我们再见。祝你
高兴

鸥

四　十　三

亲爱的异云：

心神的不安定，使我觉得时间特别难过；而且这几天我是处在一个举目生疏的环境里，独坐静听窗外秋风，看窗前雁影，我的心是从胸膛里跳了出来，孤零零的，冷森得不知怎样才好！时时刻刻祷祝太阳快点走——我虽明知日子是去而不返——但这样荼毒的时光，我实在不愿爱惜，而且也没有勇气爱惜。

我渴念着远离的你们。呵，异云，我的神经本来有些过敏，我只要想到你们，我的心便立刻跳了起来。我可以幻想出许多可怕的事情来，我恨不得抓住天空的一朵行云，飘我回到北平，回到我寄放心神的你们的身旁。呵，异云！从这一次体验中，我更知道人生在世所最可宝贵的是什么了——不是虚荣，也不是物质，只是合拍的心，融洽的情。以后我什么都不愿要，只要捉住你的心，陶醉在你的热情里，让日月在我的头顶上慢慢逝去，让我的躯壳渐渐的衰朽，只要不使我的心孤零，我永远是感谢造物主的！

异云，这三四天我是旅行了一次新沙漠。那些学生虽对我表示十三分的欢迎，但是我所要的不是那些——那些是不能医治我灵魂饥渴的东西。唉，爱人，——异云——你是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呢！请你用你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我实在狼狈到无以复加了！

今天好容易盼到回北平了，无奈倒霉的火车又误了点，今天

还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到北平。你今天下午到我家里，听说我还不曾回来，一定要受一点虚惊吧。异云，我真不明白我怎么越活越没出息，没有勇气；记得前几年我常是过着飘泊的生活，而现在对于这小小的旅行都这样懒惧起来，自然我可以说出相当的理由来，是因为我的心所受的创伤太多了，不能再有支持的力量了——如果再加上一点重量，我自然是担当不住的。

唉，异云，这样一个心神疲弱的人，现在是投在你的怀里，你将为了她更努力的支持了；而且她除了投在你的怀里，任何地方都是不合适的呵！希望你永远温柔的用你的两臂将我环住吧。到处都是冷硬，我实在不能找到更安适的地方。

我在这里等火车，心情非常不耐烦，给你写这封信，还比较松快些。

下午我愿你是坐在我的房里等我的。呵，亲爱的，好好的安慰我吧！

你的鸥

四　十　五

异云——亲爱的：

我真不知道怎样安放我的心！

昨夜我是太兴奋了，一直被复杂的思想困苦着，我头疼心酸——今早醒来时，天上还没有太阳，只见凄凉的灰银色的天幕上缀着宵末残月——这个月下呵，我曾向它流过心的泪滴，它似乎不忍离开我，让我醒来时，再见着它——这时，我禁不住伏在枕上哭了。

唉，异云，我是春天的一只杜鹃鸟，在那时候虽然是被玫瑰荼蘼素馨眷爱，但是天呵，现在是秋天了，杜鹃鸟的本身除了为悼春而流的泪和血外，没有别的东西！

而且秋风落叶，甚至于黄花霜枫，它们都是用尽它们的残忍来压迫这可怜的落魄者——失掉春天的杜鹃鸟——而你呢？是一只了解愁苦的夜莺，并且你也是被一切苦难所压迫的逃难者。我们是在一个幽默的深夜中恰恰的遇见了。当你发出第一声叹息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感到了痛楚，因此我们便不能再分开，我们发誓要互相慰藉，互相哀怜，但是风姨是多么刻薄，雪花是多么冷淡，她们时时肆口讽刺你。呵！异云，我为了这件于你的伤损，我看见我的心流过血，我现在愿意他们赦免了你而来加于我比讽刺更甚的毒害。唉，异云，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我心里的痛楚！

同时我也知道你为可怜我忍受一切的麻烦，有时你也为我流

泪；但是我想来想去，我真对你不住，呵，异云，我现在祷祝皇天给你幸福，纵因此要我死一百次，我也甘愿！

异云呵，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对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于你的人，换一句话说，我自入世以来只有你是唯一认识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愿为你受尽一切的苦恼。

再谈吧，你的灵魂的恩人！

冷　鸥

四　十　七

我的异云！

在我坐在冷清的书斋中碧妙窗前给你写信的时候，你大约正在满含秋意的郊原途上呢？呵，异云，我很深切的看见你那一双多感情而神秘的眸子向云天怅望，你好象要从凝练的白云背后寻视你的冷鸥呢。

唉，爱人，我现在更相信我们是这世界中唯一的伴侣了，因为我们都在追求生命的奥义和空虚背后的光明——那种光明是这世界的一般人所不曾梦想到的境地。我们仿佛是一双永不受羁勒的天马，只知道向我们要追求的奥远的路程狂奔，眼前的一切障碍都在我们手中破碎，仿佛神光的照射鬼魔——那些只能在暗影下藏身的撒旦，现在早已抱头鼠窜，再不敢作祟了。

呵，亲爱的，我一切的痛苦总不是白受，我来人间总不是白来；真的，现在我是捉住我的生命了，我再不会放松它，让它如窃贼般在我面前悄逝。唉，这不是最可赞叹的生命的鲜花吗？我们好好在我们所创造的神境中享受吧！祝你

精神愉快！

你的鸥

四　十　九

亲爱的云：

我想从此以后你我间的心音更要和谐了。一切云翳都消化无踪。我们好好的创造我们未来的生命吧！

异云，我一生永远憧憬于美妙的幻影中，平日颇以没有捉住这幻影的核心为恨，现在你使我弥补了以前的遗憾。我不对你说感谢，因为同时你也已经得到报酬了！

异云，安静的生活下去吧——读书，珍重身体。地上的乐园已在开始建设了；我们应当将全生命加入这种建设中，任它风狂雨暴，也不能捣破我们的和谐。呵，全能的主宰，这是他自有创造以来最美最充实的一个建设呢，何幸我们就是这其中的主角。

星期六早些来吧！祝你

快乐康健！

冷　鸥

五　十　五

异云，亲爱的!

在星期四一天之内，我收到你三封信，我把每一封看过之后，呆呆的坐在寂静的屋里，我遥望着对面的沙发。呵，异云，我似乎看见你了！你神秘而含情的眼，充满天真热情的唇，都逼真的在我心眼里跳动，这时候，我极想捉住这一切，但当我立起身来，我才知道这完全是我心里的幻觉。唉，异云，亲爱的！我们真是不能分离呢！

我来到世界上什么样的把戏都尝试过了，从来没有一个了解我的灵魂的人，现在我在无意中遇到你，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基于心灵的认识。异云，你想我是怎样欣幸？我常常为了你的了解我而欢喜到流泪，真的，异云，我常常想天使我认识你，一定是叫你来补偿我前此所受的坎坷。

最初我是世故太深了，不敢自沉于陶醉中，但现在我知道我自己的错误，我真太傻！此后我愿将整个身心交付你，希望你为了我增加生命的勇气，同时我因为你也敢大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了。

悲观虽是我的根性，但是环境也很有关系，现在以及将来我愿我以扩大悲观的范围，这一切不幸者同情，而对于我自己的生活力求充实与美满。

从前我总觉得我是命运手中的泥，现在我知道错了。我要为了你纯洁的爱，用大无畏的精神自造命运。唉，异云！你所赐与

我的真不能以量计了。

我常常想到你——尤其是你灵魂的脆弱最易受伤——使我不放心！我希望你此后将一切的苦恼都向我面前倾吐，我愿意替你分担，如果碰到难受的时候，你就飞到我面前来吧。亲爱的，我愿为你而好好的作人，自然我也愿为你牺牲一切，只要我们俩能够互相慰藉相互帮助，走完这一条艰辛的人生旅程，别的阻碍应当合力摧毁它。异云，我自然知道而且相信你也是绝对同情的。

你学校的功课很忙，希望你不要使你的灵魂接受其他的负担，好好注意你的身体。至于我呢？近来已绝对不想摧残自己了。从前我觉得没有前途，所以希望早些结束，现在我是正在努力创造新生命，我又怎能不好好保养？爱人，请你放心罢。

无聊的朋友我也不愿常和他们鬼混，而且我的事情也不少，同时还要努力创作，所以以后我也极力避免无谓的应酬。异云，望你相信我，只要你所劝告我的话，我一定听从——因为你是爱我的。

诗人来信说些什么？星期六三点钟以后我准在家等你。亲爱的，我盼望今夜能在梦中见到你，并且盼望是一个美妙的热烈的梦呢！再谈吧，祝你

高兴，我的爱人！

冷　鸥

五　十　七

维系我心灵的云！

暮色苍凉中，一声再会，使我神痴。呆望前途，但见枯树笼烟，归鸦栖遑，不禁哀泪沾襟。念人生如白驹过隙，春华秋月，享受无几，而悲痛惨苦，担荷不尽；身非金石，宁能久持？况名缰利锁，世俗桎梏，复不时诱惑摧残，益令人于邑难禁也！

别后心情，益复无聊；凭几默生，悲绪万端。唉，吾爱，似此狼狈心身，除投向君温柔之怀抱，尚何计以慰其落寞耶？人间名利，不足鼓起我生命之波浪；世上庸福，不足振兴我颓唐之心怀；只有异云之挚情厚谊，可苏我已僵之灵魂耳！吾爱，君诚上帝遣来弥吾之夙憾者！使吾于极痛惨溃之余，犹能恢复三春活泼之气——如此恩惠，宁不令人感激涕零耶？但愿从此与君努力享受生命之光华与美满，使黯惨之人寰中，开一朵绚烂艳丽之生命花耳！

今日天气凝寒，颇有雪意，拥炉而坐，尚无所苦，唯去君遥远，仍不免惆怅盈怀。

文章已改毕，演说稿亦草成，除授课外，无繁锯之负载，差堪告慰；不谂异云课业忙否？务望节劳自爱，良晤不远，珍重不已。顺祝

康乐！

冷鸥书于灯下

六　十

吾爱：

生命的火花实不易捉住！有时闪烁，有时隐晦，我的心竟为它们的变幻莫测所伤害——两日来心绪乱如麻，难剪难理！

天气冷，心境更感到凄寒，我没有很多的欲求，只要我的心能永远贴于你的怀抱。啊！吾爱！

现代的人心是牢困于极繁杂的压迫中，我想逃，然而怎样可能呢？异云呵！除了你再没有人能拯救我，能安慰我了。你在我是如何的重要！

你近日怎样生活？我想象你的不安和怅惘恐怕也不下于我吧。真可厌这种太灵敏的感觉，风吹草动，都似乎含着严重的意义；但是，吾爱，请你千万别为我担心！这是一时的变态，过了这个时期仍然是清风朗日！祝你

愉快！

你的鸥上

六　十　二

亲爱的!

天是冷得令人难受，同时还得在外面奔走。唉，我真觉得倦了!

一个非常美丽的幻影正在向我们招手，无疑的我们都应当注全力向这幻影追逐。我知道这一层对于我们的新生命有绝大的开展，所以除了努力达到目的外，没有更多的任务了。亲爱的，望你静心工作，等到明年榴花照眼时，我们已在万顷波涛中过甜美的生活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确是好见解。我们也不应使生命在黯淡中悄悄逝去呢。

冷　鸥

六 十 四

异云——我的爱:

此刻世界都已沉默，没有灯火，没有星光，只有厚如重絮的云朵凝积天空，在这阴黯寂静中，我听见心深处的弦响——呵，它们是慌乱不规则的跳着呢!

不知什么时候，风神将天空厚絮似的云撕破，于是鹅绒般的雪片便向世界飘舞——它们是那样纯洁，那样晶莹，无物可以象征，除了你美妙智慧的眼波。

雪片越飘越多，它们压在我窗前的藤枝上，细细繁响，恍若你平日的悲吟，呵，爱人，这时我心头着了火，如果此刻你是在我的身旁呵，你将看见我又象疯狂又象悲凉的眼神向那寂静阴暗的四周觑视——总而言之，外面的太冷寂，它是伤害了我。爱人，你应知我对你的情感是怎样热烈与整个了。

在你今夜的信里，又给了我一个小小的伤害。你知道，异云！你那信笺上曾溅上我的泪液，我是为你的身心的飘浮而怆伤。你想吧，以一个心神脆弱的青年，在那样愁惨的环境中，对着他自己的生命独自悲歌，是怎样的使人咽不下泪去呢？呵，异云，忧能伤人，况且你又自己太不保重，不饭不饮，身非金石，如何能支持得来呵！我愿你此后思想不必太趋激烈，好好的振作精神吧。

写到这里，我忽见窗前映出一片白光。掀开幔子一看，原来雪已止了，絮云也都散了，一轮冷月，依然斜倚翠屏向人间渴

望，我想明月雪景，一定很美，有许多时间我没有到陶然亭去了，很希望你明天能同我去玩玩——世界除了雪后很难见到纯洁——固然这也是假的，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假纯洁值得沉醉呢。

夜深了，想你此刻或者在梦中。祝你
梦入神秘吧。

你的鸥

六　十　六

异云——我生命的寄托者：

今天我看看日历已经三月三号了，虽然前两天曾下过雪，但那已是春之复归的春雪。呵，在这阳光融雪，雨滴茅檐的刹那间，我的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仿佛沉梦初醒，又仿佛长途归来，你想我是怎样的庆幸与惊喜呢？唉！我们相识已经整整一年了，——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在人间镂刻上不少的痕迹，我们曾在星月下看过春的倦睡；我们曾在凌晨听过海边的风涛的豪歌；我们也曾互相在迷离的海雾中迷失过；我们也曾在浓艳的玫瑰汁中沉醉过；我们也曾在凄风苦雨的荒庙痛哭过，——呵！这样一段多变化多幽秘的旅途，现在我们是走完了，我们不是初次航海的冒险者了，我们已经看惯海上的风涛，这时候无论海雾如何浓厚，波涛如何猖獗，亦不足动摇我们的目标的分毫了。呵！爱人！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吾爱！让我们放下人间一切的负荷，尽量的享受和协的果实吧。

吾爱！我曾听见“时间”在静悄中溜过，——它是毫不留意的溜过，在这时候，我们要用全生命去追逐它，不愿有一秒钟把它放过，你知道，吾爱！它走了是永不再回来的呵！即使它还回来，我们已经等不得了；所以吾爱，我们应当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享受，不要让时间抛弃了我们。你知道，美丽的春花，是为了我们而含笑的；幽美的月夜，是为了我们而摆设的；我们是一切

的主宰。

你的房屋布置得那样理想，别人或者要为你的阴黯而悲伤，但是我呢，不，绝不觉得是可悲的事情。我看见一朵墨绿色的茶花，是开在你的心上，它是多色彩，多幽秘的象征，所以吾爱，我虔诚的膜拜你，你是支配了生命的跃动，你是美化了万汇。

在这紊乱尘迷的世界，我常常失掉我自己，但是为了你的颂赞——就藉着你那伟大锐利的光芒，我照见了狼狈的自我，爱人呵！我是从渺小中超拔了，我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了。我看见一朵洁白的云上，托着毫不着迹的灵魂，这时我是一朵花，我是一只鸟，我是一阵清风，我是一颗亮星，但是吾爱！你千万不要忘记这完全是你的赐予呵！倘若那一天我是失掉了你，由你心中摒弃了我的时候，我便成了一颗陨了的星，一朵枯了的花，一阵萧瑟的风，一只僵死的鸟，从此宇宙中将永远看不见黑暗中迸出的光芒，残杀中将永无微笑，春天将不再有鸟儿歌唱，所以吾爱，你是掌有宇宙的生杀之权，你是宇宙的神明，同时也是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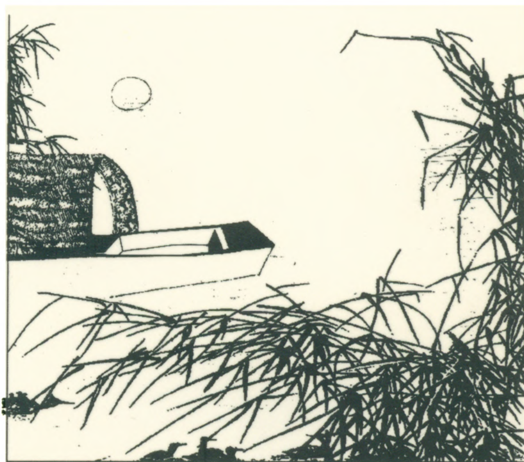
但是美丽爱人，我早认识你了，你虽然两手握着两样的权威，而你温柔的两眼，已保证了你对人类的和慈与爱护，所以我知道宇宙从此绝不再黯淡了。哦，伟大的爱人！我真诚的为你滴出心的泪滴，你是值得感激和膜拜的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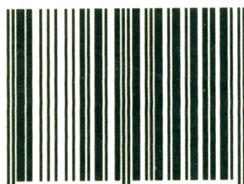
异云——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

你永远的冷鸥

责任编辑：黄　滔
封面设计：剑　虹

月夜孤舟





ISBN 7-204-04442-8/I·800
定价：180.00 元(系列十册)
每册：18.00 元